

# 蘇聯文藝

24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4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6

ШАНХАЙ



## ·十月革命廿九周年紀念·

阿里魯耶娃  
(А. С. Аллилуева)

# 十月的日子

(ОКТАБРЬСКИЕ ДНИ)

一九一七年時，俄國沿用舊歷，因此通稱當年十月二十五日（即新歷十一月七日）的革命為十月革命，革命前後的日子為十月的日子。下面的這篇文字，係自阿里魯耶娃（А. С. Аллилуева）的『回憶錄』（«Воспоминания»）中譯出，就是專紀述這些日子的情形的。

爲了幫助讀者瞭解下面的文字起見，特先將阿里魯耶夫的家庭，作一個簡短的介紹。塞爾蓋·阿里魯耶夫（Сергей Аллилуев）是位著名的工人革命家，於一八六六年誕生在佛隆尼茲省，他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在鐵路修理廠裏工作。一八九〇年到了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參加了當地的革命運動，曾先後被捕和放逐過多次，此後又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領導過工人革命運動。當十月革命時，阿里魯耶夫正在彼得格勒，七月事變後，曾在自己的住宅中隱藏過列寧，史大林也在他家裏住過一些時候，還對當時的革命運動有着很大的功績。

阿里魯耶夫是在梯夫里斯和奧麗加·葉甫格尼耶夫娜（Ольга Евгеньевна）結婚的，先後生了四個子女：巴威爾（Павел）、安娜（Анна，即本文作者，書中通稱為紐娜）、拉傑伊達（Надежда，即書中通稱的拉傑亞）和費多爾（Федор，即書中通稱的費傑亞）

○本文作者安娜·塞爾蓋耶夫娜·阿里魯耶娃(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 )於一八九六年生在梯夫里斯，從小就在家庭中見過加里寧等許多革命工作者，經歷過革命的艱苦鬥爭，後來曾在心理神經學研究院讀過書，當十月革命時在斯莫爾尼宮工作。她所寫的『回憶錄』，於今春由『蘇聯作家』出版局(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出版，全書共三十八章，從一九〇〇年初的情形，一直敘述到十月革命為止，其中關於列寧和斯大林兩個人的記載更為有意義，現特將它最後的兩章譯載於此。

### 第三十七章

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在聖誕街的那間房，最後終於等待到它的主人了<sup>⊖</sup>。

在伊里奇走了之後<sup>⊖</sup>，史大林就到我們那兒來。商量他搬到我們家裏來住的問題。

「我很想搬到你們這兒來」，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這樣講道。「但是我想，目前不值得這樣做。他們可能開始監視這所房子了。因為我，他們會在你們身上找許多麻煩的」。

「約瑟夫，你用不着為我們擔心。我們早就習慣這一套了」，母親這樣回答道。「你到我們家裏來，這只有使我高興，但是，假如這對於你危險的話，當然，最好還是待一些時再說」。

---

⊖，⊖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是史大林的名字，在當年四月中旬，從多年放逐的地點回到彼得格勒。伊里奇(Ильич)是列寧的名字，也在同時自國外回到俄國。

聖誕街的房子，係指本文作者的父親在第十聖誕街(10-ая Рождественка)第十七號所租的房子。當他們最初租賃的時候，曾為史大林留了一間小房，但是史大林本人並沒有立刻就住進去。彼得格勒七月示威慘案之後，形勢逐漸緊張，臨時政府下令懸賞追緝列寧，列寧不得不轉入祕密狀態，曾在此地住了幾天(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及至列寧躲避到拉茲里夫車站附近去時，史大林就正式移住於此，從八月直到十月為止。現在這所房子，已改為博物館。

但是當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過了一個禮拜再來的時候，母親就斷然地表示道：

「我們這所房子，好像沒有人監視。搬到我們這兒來吧。你可以休息休息，睡場好覺，生活得更有規則一些」。

這樣，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就住在我們家裏了。

在搬來的這一天，史大林比平時顯得更為小心的樣子。他晚上回來得很晚。喝了茶之後，立刻就跑到他的房間裏面去，當我們就寢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在自己的房間裏面慢慢地走着。大概，他睡覺很晚，——他房間裏面的燈光很久都沒有熄掉。早晨，當我們已經坐下來吃早飯的時候，他走進了飯廳。他移了一杯茶到自己面前，就微笑道：

「呸，我睡了一場好覺，好久都沒有這樣睡過了」。

接着，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就對母親說道：

「假如我一兩天不回來睡覺，你不用擔心。我會很忙，但就是忙，也不會不小心謹慎的」。

事實上，他好幾天都沒有回來睡覺。有時候在晚上，有時候在大清早，他奔回來一趟，換一換衣服，喝一杯茶，或者就在自己的房間裏面小睡半小時。

史大林搬到我們家裏來，正好和在半合法狀態之下召開的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同時<sup>①</sup>。克倫斯基政府的特務<sup>②</sup>，追蹤着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特別是想伏擊中央委員會的各委員。史大林曾在代表大會上作過報告，他就得時時刻刻都更加小心。正因為這樣，樣些日子裏他都不回來睡覺，只是閒或奔回來，利用不規定的時間稍微休息一會兒。

他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隻不很大的藤編的籃子裏，這還是他從放逐的地方帶回來的。在這隻籃子裏，放着他的手稿、書籍，和一些衣服

① 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是八月八日在彼得格勒秘密召開的，在大會上討論了關於武裝起義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次大會最初在薩姆遜涅夫大街塞爾格耶夫聯誼會(Сергиев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的房子裏舉行，後來移至納爾瓦門的某學校，現在這所學校已改為納爾瓦文化宮。

②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沙皇政府雖被推翻，但是政權却落在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政府的手裏，及至十月革命後，政權才從資產階級的手中轉移到無產階級的手裏去。

• 他只有一套舊的，早就磨破了的衣服。媽媽有一次爲他修補上衣，在仔細看了一遍之後就說道：

「約瑟夫，你不能再穿這一身破爛的衣服到外面去了。一定要買套新的」。

「奧麗加<sup>㉔</sup>，我曉得，我一切都曉得。但是沒有功夫去買。假如你能幫忙的話……」

媽媽和瑪妮亞舅母<sup>㉕</sup>跑遍了所有的商店，爲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買了一套衣服，這套衣服剛好合他的身。史大林非常滿意，只請媽媽爲他的上衣鑲上暖和的領子。當時他的喉嚨正有毛病，但他又不喜歡用好打領帶的領子。瑪妮亞舅母是個能手，就爲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縫了兩條黑天鵝絨的高領。後來他就用這兩條領子。

聖誕街的房子裏，是愈來愈熱鬧和喧騰了。

費傑亞回了家。在學業開始之前，拉傑亞也從莫斯科趕回來了<sup>㉖</sup>。

她詳細地詢問着我，並且還心急地分享了我所聽見和所看見的一切事情。

「列寧！列寧在我們家裏過！你真幸福，你見過列寧！」她這樣叫着，突然間又笑起來。「你想想看，這多麼好笑。在那兒，在消夏別墅裏，也分成了兩個陣營。那些不和我們同道的人，就製造出了各種關於布爾塞維克和列寧的謠言。爲了欺侮我，他們就在我的後面這樣叫：瞧呀，怎樣的一個女布爾塞維克！你的父親是隱藏列寧的一個人，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她爲了家裏有架鋼琴高興得發狂，彈奏了幾支她喜歡的曲子，後來因爲旅途疲乏就去睡覺了。

拉傑亞喜歡管家，喜歡把房子弄得有條有理。

在到家的第二天，她一清早就爬起來忙碌了。她移動了所有的東西

㉔ 奧麗加是本文作者的母親的名字。全名是奧麗加·葉甫格尼耶夫娜·費德林科(Ольг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Федоренко)。

㉕ 瑪妮亞(Маня)是瑪麗亞的暱稱。全名是瑪麗亞·奧希泊夫娜(Марья Осиповна)。

㉖ 費傑亞(Федя)是費多爾的暱稱，本文作者的弟弟，當時正在鄉間工作。拉傑亞(Надя)是拉傑伊達的暱稱，本文作者的妹妹，當時在莫斯科作客。

，把飯廳和臥室裏的一切又重新收拾過。

因為搬傢俱的時候發出響聲，史大林跑出房來看了一眼。

他驚訝地問道：「外面在弄什麼東西？怎麼這樣亂糟糟的？」當他看見拉傑亞穿着圍裙、拿着刷子的時候，他又說道：「啊，原來這是你呀！嗚，一眼就看出，真正的家主婦在管家做事了！」

「怎麼！難道這不好嗎？」拉傑亞採取了一種防禦的姿態。

「不是這樣的意思！很好！你把房子弄到有條有理……。讓他們大家看看……」

從早晨和我們喝了茶之後，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就出去了一整天。他並不是每夜都能回家，住在自己的房間裏面的。爸爸時常也不在家裏過宿。晚上，我和拉傑亞在飯廳裏，會等他們兩個人等得很久。

現在我到斯莫爾尼宮去工作了<sup>①</sup>。我們知道，布爾塞維克的力量是不斷地在增長着。當晚上回家的時候，我會和拉傑亞談起這件事。她焦急地詢問我：

「今天誰講了話？你聽了誰的發言，同志們講了些什麼？」

拉傑亞還在讀書，但是中學裏所有的人，在她覺得都是異己的、沒有趣味的和疏遠的。她的心思並不在課堂裏面，因為女同學們在課堂裏重覆講着各種關於布爾塞維克的流言。她早已就超越過這一批克倫斯基的熱狂的崇拜者了，並且她知道，要說服這些人也並非易事。大部分的女學生在發議論時，都重覆着她們在家裏所聽見的話：

「布爾塞維克！可怕，可怕！他們要什麼？！他們要消滅一切！」

她們知道布爾塞維克的什麼事呢！他們知道布爾塞維克在爲什麼而鬥爭呢！但是關於這些事情，當時還不能高聲地講。不應該引起人家對自己的注意，對自己的家的注意，因爲在自己的家裏住着敵人們所要追蹤的人。但是拉傑亞並沒有掩藏自己的信念。

有一次她這樣告訴我：「嗚，我終於以女布爾塞維克聞名了」，接着就敘述道：「你曉得嗎，女學生們準備募捐。好像是爲了某些被屈辱了的官吏們……。她們到我們那兒來，向所有的人捐錢。大家都給了一點錢，捐了一點款子！……她們也跑到我面前來。爲了大家都能聽得見

<sup>①</sup> 斯莫爾尼 (Смольный) 原來是一所貴族女子學校，後來成爲黨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及十月革命的總指揮部。

→我就高聲地說道：「我不捐錢」。用不着說，她們都爲之驚訝了。「爲什麼不捐？大概你今天沒有帶錢，大概你把錢忘在家裏」。我重覆道：「不，錢我是有的……。但是我不捐給這些官吏們……」。這時候大家都喧嘩起來了。並且異口同聲地說道：「哦，她是個女布爾塞維克！當然，是個女布爾塞維克……」噢，我非常高興……。就讓她們知道吧」。

我並不能經常滿足拉傑亞的合理的好奇心。由於在斯莫爾尼宮的一個部門中擔任着日常的事務工作，我很難把握住四周圍所進行着的一切主要的事情。因此我們兩個人更加不耐煩地等待着各個人回來。我們都急於想知道關於當天的新的事件的實情。

父親常把維堡爾格區、瓦西里耶夫斯基島和尼夫斯基門各工廠的情形，講給我們聽。他愈來愈有信心地，講着工人們——布爾塞維克們的影響和威信在增長的情形。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夫向父親詳細地詢問着有關工廠的事件。他深究一切的問題，向父親提供如何更進一步工作的意見，並且還講道，應該用怎樣的話來更實在地打擊那些沒有信心和動搖的人。

我們聽過史大林的談話。布爾塞維克們所完成的巨大的事業，是愈來愈能感觸到和明白了。

有時候，史大林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回來。我們等着他，很久都不打算睡覺。但也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們覺得已經沒有希望和準備上床時，突然有誰在敲我們的門。

「難道已經睡了嗎？」我們聽見了史大林的聲音。「爬起來！噢，你們這兩個渴睡蟲！我帶了鯉魚和麵包回來了……」

我們跳起來，披上衣服，就奔到廚房裏面去準備茶。有時候，爲了不把睡在飯廳裏的父親和母親驚醒，我們就聚集在約瑟夫的房間裏面。房間裏立刻喧鬧和快活起來了。史大林喜歡開玩笑。他用漫畫的手法，有時是惡毒地，有時是善意地描繪出他當天所見到的那些人。在我們房子裏成爲他開玩笑的目標的，是一個剛才從鄉下來的年青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潘妮亞（Паня）。她用北方的口音念「O」這個字母，並且時常這樣重覆道：

「我們，我們斯可普地方的人！……」



「斯可普地方的人」，史大林嘲笑着和強調着那個「O」字，愚弄這個女孩子。「你們斯可普地方的人，爲什麼會這樣子呢？噢，講給我聽！」

潘妮亞把圍裙掩住面孔，笑着。

「你怎麼一回事呀，總是在笑人家！」當大家哈哈大笑時，她又重覆講了一次：「當然，我們斯可普地方的人」。<sup>Ⓔ</sup>

他喜歡給人家取各種別號。他自己曾經有過許多可愛的好笑的綽號。假如他的心情特別好，那麼他跟我們講話的時候，就會用很多這樣的稱呼：「愛畢芳—密特羅芳」（Елифаны-Митрофаны）。<sup>Ⓕ</sup>

「噢，愛畢芳？聽到了什麼？」他這樣問道。

當他善意地嘲弄我們兩個人當中的什麼人，或者因爲沒有確實地完成任務和某種疏忽的原故而叱責什麼人時，他就這樣重覆地說道：「唉，你們這些密特羅芳，密特羅芳！」

他還另有一個稱號：「梯希卡」（«Тишка»）。他告訴我們，他在流放的時候曾爲一頭狗取過這樣的名字。他很喜歡回想起這頭狼犬。

「他是我談話的對手」，史大林說道。「冬天的夜晚，假如燈裏面還有油的話，就坐下來看看書或是寫些什麼東西，這時候梯希卡從嚴寒裏奔回家，伏下來，緊靠着你的兩腿，嗚嗚地叫着，好像要講話似的。你會彎下身子，撫摩着牠的耳朵，問道：「梯希卡，你怎麼樣，是凍了麼，還是奔跑得疲倦了？噢，暖一下，暖一下！」」

他告訴我們，在漫長的北極夜裏面，奧斯恰克人當中的朋友常來拜望他<sup>ⒼⓇ</sup>。

「其中有一個人來的次數最多。他蹲着身子坐着，目不轉睛地看着我的燈光。就好像這支光吸住他似地。他一句話也不講，可以在地板上坐一個整晚。我時常讓他吸吸我的烟斗。這對於他是一件莫大的快樂。

---

Ⓔ 俄文字母中的「O」，在莫斯科用開口音發音，在其他地方多爲閉口音，且爲古音，因此用閉口音讀「O」這個字母，常被人家開玩笑。斯可普（СКОП）係普斯科夫（ПСКОВ）一地名之訛音，其中就有一個「O」字。

Ⓕ 這是兩個男孩子的名字。

ⒼⓇ 奧斯恰克（ОСЯК）是住居在奧畢河（ОБЬ）和伊爾梯希河（ИРТЫШ）流域的土人。

晚飯時我們一起吃着凍魚。我把魚切開來。梯希卡得到了魚的頭尾。

魚是史大林自己捉來的，從暖和的時候就儲藏起來。但是在冬天，還得再加以補充。他們先在冰洞上安好捕魚的工具，再用小木柱子指示出通到冰洞去的路徑。有一次冬天，他和漁夫們一同出去檢點捕獲的魚。路不十分近——有好幾公里遠。他們在大河上分手了。史大林就跑到自己佈好釣具的地方去。捕得的魚很多，他就把綁好了的沈重的魚，掛在自己的肩膀上，向回去的路上走。這時候突然刮起了雪風。開始了大風雪。北極夜的黑暗，已經穿透不過了。嚴寒也更加利害。風打着面孔，纏住腿。成束的凍魚，愈來愈重地壓着他的雙肩，但是史大林並沒有丟掉他肩頭上的重荷。把它丟掉的話，——這就會使自己挨餓。史大林一步也不停，和風鬥爭着向前走。做標記用的小柱子已經看不見了——它們早被雪蓋沒了。史大林向前走，但是住的地方還是不靠近。難道是走錯了路嗎？

突然間，緊靠着近旁出現了一些人影，還可以聽見聲音。

「咽——咽——咽！」他叫道。「等一等我！……」

但是這些影子跑到另一邊去，就消失不見了。聲音也靜息了。在雪風的喧嘩聲裏，他只能聽見掛在他肩頭上的凍魚在互相撞碰着。他已經沒有氣力了，但是他還繼續前進。停下來的話——那就意味着死亡。大風雪還是在狂吼着，他就和它頑強地鬥爭着。及至當他覺得——再不能指望什麼人的時候，他聽見了一陣狗叫的聲音。聞到了煙氣。到了住區啦！他靠了觸覺摸到了第一家茅草屋，就衝進去，毫無氣力地倒在凳子上。主人們當他出現時都站起來了。

「奧西普<sup>⊕</sup><sub>⊖</sub>，這是你嗎？」他們因為害怕都把身子一直縮到牆壁邊去。

「當然，是我。不是鬼怪！」

「當我們遇見你的時候，我們以為是水神在走着。大家都害怕起來就逃跑開去了……」

突然間，有什麼東西打在地板上。這是蓋在史大林臉上的冰壳裂開來了。這正是漁夫們在路上逃避開他的原因。他身上掛着冰柱，臉上蓋着冰壳，在他們看起來好像是個水神。此外，魚又在他的肩頭上發出響

<sup>⊕</sup><sub>⊖</sub>當史大林在流放時，當地的土人都稱他奧希泊（Осип）。

聲！他禁不住大笑起來了，看着那些狼狽地圍繞着他的奧斯恰克人。

當他講起大風雪時，他這樣回想起：『我當時一口氣睡了十八個鐘頭』。

有時在他的房間裏喝晚茶的時候，史大林跑到床旁的旋轉書架上，拿下一卷契訶夫的作品。

「這時候讀一讀他的作品該是多麼愉快。要不要，我讀他的『蜥蜴』（«Хамелеон»）？」

他非常喜歡契訶夫的『蜥蜴』，『普列西拜耶夫下士』（«Унтер Пришибеев»）和其他等短篇小說。他讀着。着重指出『蜥蜴』一小說中許多人物的可笑的抗辯。我們高聲哈哈大笑起來，要求他再讀一篇。他還時常為我們讀普希金和高爾基的作品，他非常喜歡契訶夫的『心愛的人』（«Душечка»）那篇小說，並且差不多把它都記熟了。

「嗚，這個人嗎！是個真正的『心愛的人』」，他時常喜歡用契訶夫的形容詞來判定他所認識的任何一個人。

當他講着最重大和最嚴肅的事情時，他善於傳達出和着重指出它們最可笑的一面。他的幽默，能確切而明顯地表現出人物和事件。我記得，我們家裏時常重覆着他所講的關於中央委員會開會的故事，在那次會議上，討論到列寧能不能被逮捕的問題。史大林描繪出性急的塞爾高·奧爾忠尼啓哉（Серго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一手抓住他身邊並沒有的劍，就叫道：

「誰要逮捕列寧，那我就用劍把他的頭砸破！」

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也善於非常親切地，和常到我們家裏來玩的年青的朋友們——費傑亞的同志們，我和拉傑亞的女朋友們相處。

不管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回家怎樣晚，他在和我們喝過茶之後，或是在和父親母親談過話之後，他經常要坐下來工作。大概是因為非常疲倦的原故，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就養成了這樣一個習慣——就是在坐近寫字檯旁工作之前，先在床上稍微靠一會兒。他抽着煙斗，集中精神和深思遠慮地靜默着，然後突然站起來，在房間裏跑幾步，就在檯旁坐下來。有一次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就是史大林手裏拿着冒烟的煙斗睡着了。當他醒來的時候，房間裏面已經充滿了焦臭的味道：被煙斗中的火燒壞了的被子還在冒着烟。

「這在我已經不是第一回了」，史大林遺憾地解釋道，「不管我怎樣注意，但突然間就睡着了」。

九月裏，在彼得格勒的阿歷山德林大戲院（Александринский Театр）舉行了民主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又在資格審查委員會工作。我記得我和高加索代表們的愉快的會見。在會議開始之後兩天，史大林帶了一位高加索代表團中的同志到我們家裏來。我們不認識他。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這樣說道：

「介紹你們認識，——這是我的同志」。

我們帶着好奇心看着這位客人，他難為情似地和大家握了手，用着和善的大眼睛微笑着。這位客人立刻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好感。他的身材不很高，很結實，長着光亮的黑頭髮，臉是蒼白無光的。他用顯著的高加索的口音講着話。史大林向我們說道：

「這就是卡摩（Камо）。聽他講吧。他會講許多有趣的事給你們聽！……」

事實上，這就是那位經歷過多次傳奇式的歷險的英雄卡摩。史大林友愛地開玩笑道：

「你們曉得，為什麼他的名字叫做卡摩？這是因為他時常反覆地講着——給誰，給誰！」<sup>⊕⊗</sup>

卡摩只對着史大林的玩笑微笑着。

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把這位客人留在我們家裏，而他自己却出去了，他分別的時候這樣說道：

「現在你們要求他吧，要他把他的所有的歷險都講給你們聽」。

卡摩在我們家裏坐了整晚，我們絲毫沒有覺得時間很快地就過去了，——因為這位真正的革命幻想家的故事那樣迷住了我們。現在大家從他的傳記上，都很知道他的歷史了，但在當時，我們確為這個人的半傳奇式的生活的描繪所震撼。

---

<sup>⊕⊗</sup>卡摩（一八八二年——一九二〇年）原名傑爾·彼特羅相（Тер-Петросян），卡摩一名字，是從俄文的代名詞「誰」的與格「給誰」（Кому）而來的，因為他喜歡常講這個字。他從一八九七年就參加了命革運動，一九〇三年被選為高加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委員。此後曾被捕和逃離過多次，二月革命後才被釋放，一九二〇年四月間為站車壓斃。

這位著名的梯夫里斯徵用國家銀行公款事件的參加者，是在德國被捕的。在監獄裏，他假裝發瘋，並且瞞騙了很多有經驗的德國醫生。他受了好多年的監禁，並組織過好幾次英勇的逃跑。而他在監獄裏養馴了一隻麻雀的故事，更觸動了我們的心。卡摩講起很多關於史大林的事情——那時候，我們這位客人靜靜的安詳的聲音，就變成爲狂歡的了。這因爲史大林是卡摩的第一個導師。

卡摩又詳細地告訴我們他怎樣準備從哈爾科夫流刑監獄裏逃跑掉。他裝死，等到把他運出去和丟進死屍室的時候，他就逃跑掉。但是二月革命把卡摩釋放出來了。當時我們覺得，他因爲沒有能夠實現那個大膽的計劃，很有些惋惜似的。

接着他又講到關於未來。

「在我們沒有奪得政權之前，我們還得鬥爭」，他這樣說道。

對於布爾塞維克會勝利這一點，他心裏是絲毫沒有一點疑念的。

## 第三十八章

當然，布爾塞維克會勝利，我們對於這一件事也是毫無疑念的。我們知道在維堡爾格區，就是凡尼亞舅舅<sup>①②</sup>繼續住着的地方，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那兒的工人們公開要求將政權交給列寧的黨。我們見到我們薩姆遜涅夫大街怎樣沸騰起來。在那兒，大家只聽布爾塞維克演講者的話。布爾塞維克在那兒最好是不露面。

「列寧不久會出來」，在維堡爾格區大家都這樣講着。「那時候一切就都會變樣子……」

但是列寧還不能回到彼得格勒。我們知道，他已經從拉茲里夫到芬蘭去了<sup>①③</sup>。這樣直到緊接十月革命之前時，白天有人在敲我們的門。我就去開門。

<sup>①②</sup>凡尼亞是凡的暱稱。他的全名是伊凡·塞爾蓋耶維奇·費德科科(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

<sup>①③</sup>列寧於三月間離開彼得格勒，藏匿在拉茲里夫車站附近的一個小湖旁，後來爲了安全，又在七月底避居芬蘭，九月間回到維堡爾格，十月二十日再從當地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

在門口，站着一個身材不很高的，穿着黑大衣和帶着芬蘭帽的人。他那個沒有長鬚的面孔上，生着短短的鬍子，這個面孔，在我看起來像是不認識的。

「你找誰？」我絲毫沒有考慮就這樣問道。

「史大林在家麼？」

這時候我從他的聲音才知道他是列寧。

「我的天啦！你，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完全是個真的芬蘭人啦！」

「難道真像得很，是不是？」伊里奇笑起來。「史大林在家嗎？」他又再問了一次。

媽媽向門口看了一眼。她禁不住狂喜地叫起來：

「啊呀，我多麼高興！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你好嗎！……」

伊里奇擁抱着她，大家互相吻了臉。

史大林在家，他已經跑到門口來了。他從房間裏面就聽到伊里奇的聲音。媽媽把他們兩個人請到飯廳裏面，想請他們吃一點東西。列寧拒絕了。在簡短的談話之後，他就和史大林一齊出去了。

在十月革命前夜斯莫爾尼宮緊張的生活中，已經可以看出在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個秋夜中所要完成的事業的綫索；這時候，列寧還沒有公開地露面，只是隱藏地參加執行他的各種指示。

我在斯莫爾尼宮看見了史大林：他更少回家了。有時候他打電話給我們，這架電話是裝在我們房子下面的進口處。

「我今天會來的」，他向我們家裏任何一個應守門人的招呼去接電話的人這樣說道，「也許還可能早一點。你們都在家嗎？」他問道。

「一定要來」，想起他已經好幾天都沒有睡在家裏，我們就這樣懇求他。「趕快來吧」。

「我儘可能快。也許，過一小時就到了」。

過了一個鐘頭，他還是沒有來，但是我們等待着他，大家都不想去睡覺。

假如他見到我們大家都在飯廳裏，那他一定會高興的。

在家裏，史大林和我們像平常一樣地相處，並且愛嘲弄人。

「我們大家都已經在為你擔心了」，媽媽迎接着他。「爲什麼你還

樣久沒有回來過？在這樣的時候，不知道怎樣想才好」。

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奇從不放棄任何一個開玩笑的機會。

「爲什麼要擔心呢」，他假裝嚴肅的樣子回答道。「這倒是我應該擔心的，奧麗加·葉甫格尼耶夫娜。你在醫院裏面作了什麼樣的演講！克倫斯基早就應該就把你抓走了」。<sup>⊕⊗</sup>

「你總是開玩笑」，媽媽還是沒有平靜下去，「你瞧瞧你怎樣瘦了……。這樣也是不應該的」。

但是他還是繼續開玩笑，在大家的狂笑之下，媽媽只有毫無辦法地搖着手。

史大林時常講起他所遇見的傑出的、樸素的彼得格勒的人們——工人們、水兵們、兵士們。他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人的偉大的勇敢、樸實、與英勇精神的特點。當他講起這些人當中某個人的感動了他的言行時，他會這樣重覆道：

「有這樣人是可以完成一切的事情的……」

他善於非難人家。他用簡短而無情的斷話，來鞭笞那些胆小鬼，沒有信心的人和叛徒。

我記得他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回家的情形。他在門口脫下了皮上衣，——他從初秋時起就穿這件上衣和帶着這樣一頂制帽，——就走到我們面前來。所有的人都在家裏。

「啊，是約瑟夫！」大家都高興起來。

媽媽忙着弄東西給他吃。他移了一杯茶到自己面前，就和父親談起城裏發生的事情。他先傾聽了父親的話，接着就非常安詳地講道：

「是的，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明天就起事。所有的部隊都在我們手中。我們一定會奪到政權的……」

在十月之後，在靠了列寧和他的戰友們的努力而確立了人民的政權之後，史大林還是像這樣安詳地回來。他講起十月二十五日的事情，並因爲當時參加的人們的勇敢、大胆、和他們所完成的事業的偉大性而狂喜着。

他詳細地告訴我們，波羅的海的水兵們怎樣佔領了電話局。

<sup>⊕⊗</sup> 本文作者的母親奧麗加·葉甫格尼耶夫娜，當時正在醫院裏面做事，故有此語。

『他們像鋼鐵的人一樣地前進着……士官生們從窗口向他們開槍，子彈把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打死，但他們還是繼續前進，絲毫不戰慄……。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這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

他還講起很多關於水兵們的事情。講起過少數搶到裝甲車的克隆希達特水兵的故事。

他這樣講起這段插話：『裝甲車上開着機關槍，敵人的隊伍就跟在後面衝過來。但是水兵們並不退却——他們包圍住裝甲車，高叫：「烏拉，烏拉！」裝甲車裏面的人無路可走。大家都投降了。全隊的人也都被俘』。

他又重覆道：

『那是些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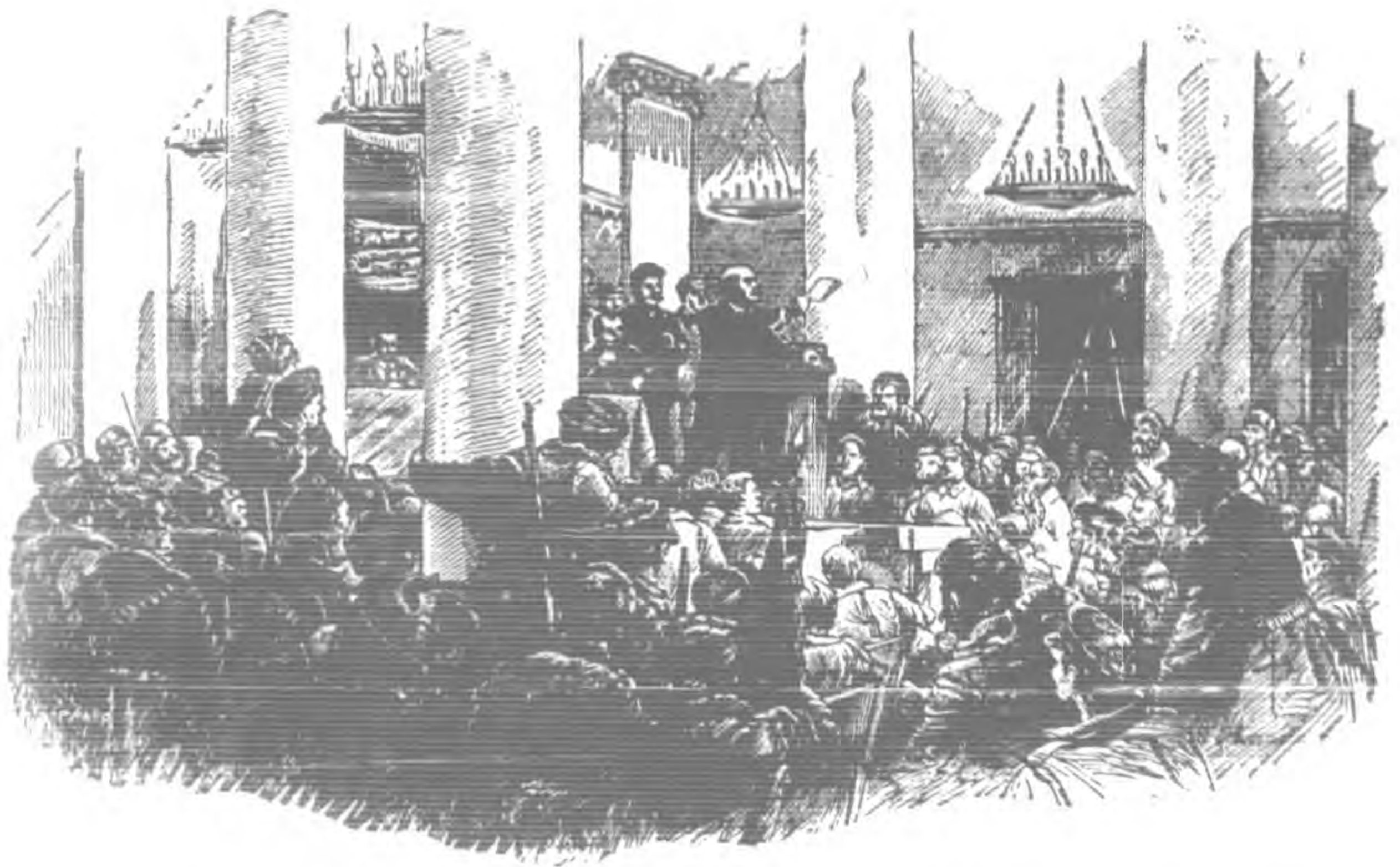
有人通知斯莫爾尼宮：說武裝的工人正向臨時政府所在地的冬宮前進，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也在推進。衝襲冬宮的戰事已經開始了。

當晚，斯莫爾尼宮裏要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大家已經知道——代表大會大部分的代表，都是布爾塞維克。他們從各地來到了斯莫爾尼——這全是勞動羣衆和農民。我看着這些代表，和他們講話，指示他們往什麼地方走。我內心的激動轉變成爲一種堅信：我們一定會勝利的。我已經知道，列寧在斯莫爾尼宮裏。他正在布爾塞維克的黨團會議上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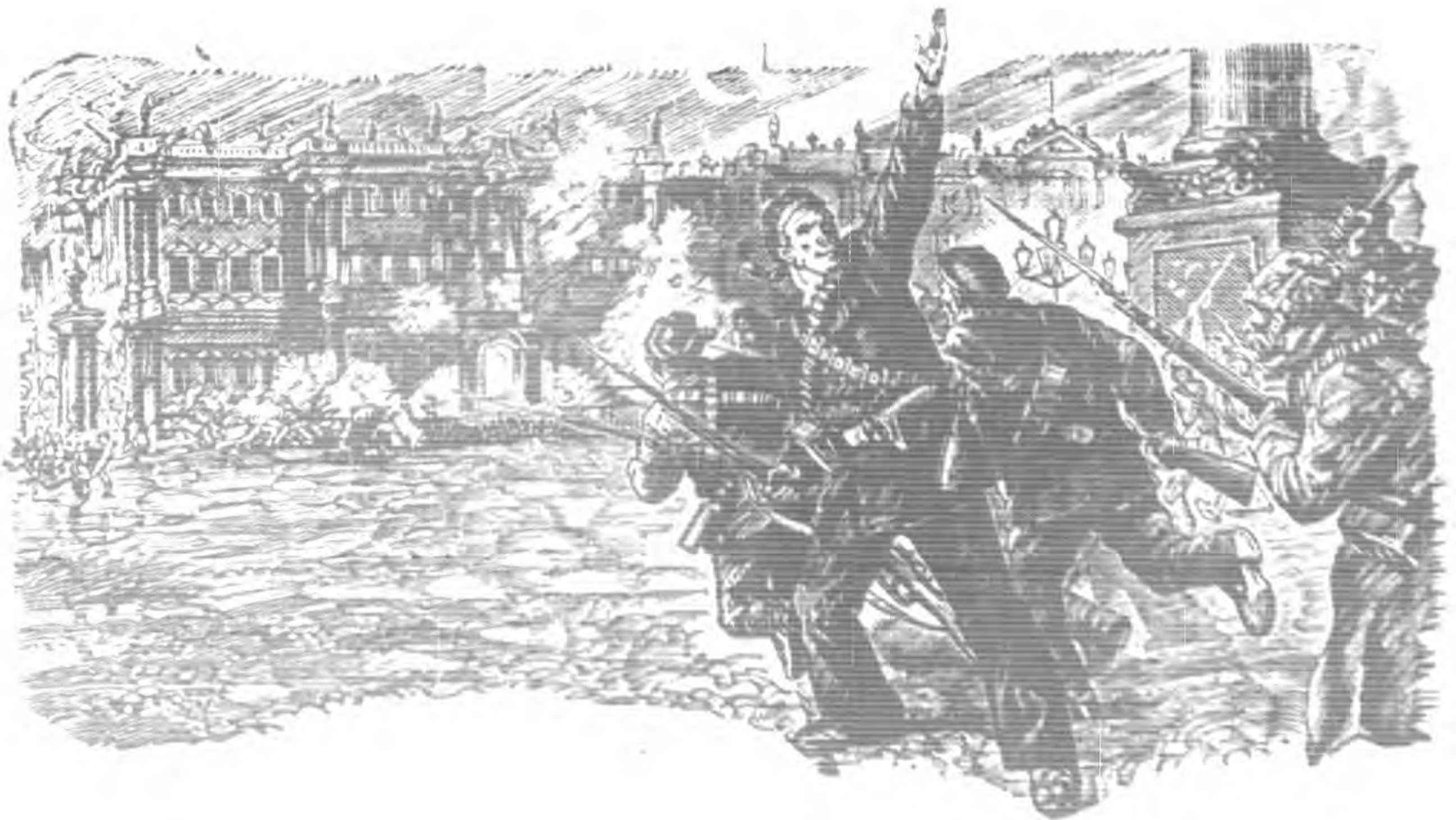
當代表大會開幕時，我答應帶拉傑亞到斯莫爾尼宮裏面來。我必須趕回家，把拉傑亞帶過來。黃昏的時候，我才擠到大街上去。我一邊奔跑着，一邊緊壓着袋子裏爲拉傑亞弄到的通行證。大街上的平靜、寂靜和人跡稀少，很使我驚奇。降着細雨。彼得格勒的秋風穿透了人們的身體。

家裏面我只找到拉傑亞一個人。我催促着她。匆忙地吃了一點什麼，我們就走出大門了。夜色的黑暗，好像是穿透不過似的。路燈也不亮。我們沿着電車軌道走，雨裏面夾着雪，潮濕的雪片掉在我們身上，除了我們兩個人之外，街道上沒有一個行人。當我們看見在我們前面有一個人影時，我們離開家已經很遠了。我們趕上了這個影子。這原來是一個老頭兒，正沿着軌道在走。在他的旁邊，還有一條垂頭傷氣的狗在慢慢地走着，老頭兒的手杖在鋪道上敲出響聲來。





一九一七年列寧和史大林在斯摩爾納宮演說，號召人民武裝起義。



衝擊冬宮——冬宮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所在地。

「你的狗不會咬我們吧？」我們問道，並且因為碰到這個意想不到的同路人而覺得高興。

「不用怕」，老頭兒說道。「它不咬人的。姑娘們，你們在這樣的黑暗中到什麼地方去？城裏面不安靜……。聽說冬宮附近已經打起來了……」

「我們有事情去，老爹爹，我們有事情去……」

老頭兒轉到另一邊去了，在穿透不過的黑暗裏面，又重新剩下了我們兩個人。這時候前面閃着火光。我們已經靠近斯莫爾尼廣場了。已經可以看見斯莫爾尼宮裏面照着明亮的燈光的窗子了。

我們把通行證給哨兵看過之後就走進去。立刻就看見了使人眩目的燈光，和使人茫然的人羣的喧囂和移動的情景。我們走進了會議廳。找到了許多熟識的面孔。從會場裏興奮的聲音，從大家高聲的叫喊，我們猜到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

突然間在向我們走過來的人羣當中，我們認出了史大林。他走過來了，四週都被同志們包圍着。我們決定要叫他一聲。史大林停住脚步，向我們招呼了一下。

「啊，你們兩個人！……真好，你们都來了！聽見了沒有？我們剛剛佔領了冬宮！我們的部隊已經開進去了！」

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斯莫爾尼宮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看見了伊里奇。正像前一天一樣，大廳裏，過道裏，到處都響着喧嚷的聲音，話語的聲音。在斯莫爾尼宮舉行會議的那個圓柱廳裏，到處都坐滿了人，在門口和過道口，大家像牆壁似的站立着。

孟塞維克們還想發言。但是廳裏面的人都不聽他們的話。代表們從議席上叫道：

「滾吧，不要在此地麻煩！」

這時候，那樣平常的，熟識的，穿着一身舊的黑衣服的列寧，出現在演講台上。

「列寧，列寧！」代表們狂熱地鼓着掌。

大家的面孔都變得很快活。在列寧這樣長久的離開之後，在他們已經完成了他所預定的任務之後，現在他們又見到他了。

接着是一片寂靜。列寧用着永不能再重現的姿態，向前伸出手，開始講道：

「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在俄國完成了！……」

（葆 荃譯）



奧爾宗尼基子  
(З.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一個布爾雪維克的道路」之一章——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日夜裏，謝爾戈 (Серго) ⊖ 到了彼得格勒 (Петроград) ⊙。他從車站直到斯摩爾納 (Смольный) 宮——武裝起義的總部。這裏設置着直接領導起義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領導革命委員會的是以史大林爲首的精練的布爾雪維克黨中心。

這天夜裏符拉其米爾·伊理奇到了斯摩爾納宮。

謝爾戈一直走進議事堂。這裏在舉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講台上站着列寧。

當謝爾戈走進會場的時候，符拉其米爾·伊理奇已經在結束演辭，他叫道：

「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暴風疾雨般的掌聲在會場裏滾響着。

在斯摩爾納宮謝爾戈遇見了史大林。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告訴他武裝起義是如何開始的。十月二十四日克倫斯基 (Керенский) 發出命令，封閉布爾雪維克黨中央機關「工人之路」(「Рабочий путь」)，鐵甲車都被派到了編輯所和布爾雪維克的印刷所。但是到早晨十點鐘，由於史大林的指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已經逐走了鐵甲車，並且

⊖ 謝爾戈爲奧爾宗尼基子的名字，本書作者即其妻子。

⊙ 革命後改稱列寧格勒。

建立了自己的強化的警衛。根據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命令，革命士兵和赤衛兵的隊伍排到了斯摩爾納宮。

在談話的時候通信員奔來了。他報告，奉克倫斯基之令而來的一營自動車兵正向彼得格勒移動，目的是在窒死革命。受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託，謝爾戈乘了汽車去迎見這一營兵。

當最後謝爾戈的汽車遇到了自動車兵營的時候，已經是十月二十五日的白天了。兵士們在休息，準備進攻「紅彼得」<sup>⊖</sup>。

謝爾戈命令司機在士兵休息處附近停住車子，他叫來了一個自動車兵，請他領他到營委員會。

在委員會裏謝爾戈聲稱，需要立刻召集會議。在幾分鐘之內，一大羣的自動車兵包圍了謝爾戈。他攀上了汽車，從那裏開始演說，號召自動車兵起來站到起義者的一面，不服從克倫斯基的命令。

會場非常騷動。軍官們好多次截斷了謝爾戈的演說，企圖挑撥他，以引起騷擾。謝爾戈講了近一個半鐘頭。

「難道你們要做祖國和自由的出賣者嗎？」他憤怒地問。

當謝爾戈演講完了的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自動車兵爬上了汽車，爬上了這一獨創的講台。他的靴子、馬褲、短襖和軍帽——統統都是黑皮做的。他把大而有力的手放到謝爾戈的肩頭上，說道：

「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代表的話對的：我們不能做賣國賊。我們的第三自動車兵營永遠是革命的。在誰的車廂裏貼着「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我們的車廂裏！軍官們要求擦掉它，用逮捕來威脅，但是我們並不服從。現在我們應當拋掉軍官，跑到彼得去，好手裏拿着武器來保衛革命的成果。」

會場上接受了布爾雪維克的決議，此後自動車兵們根據謝爾戈的建議舉行了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選舉。很快地代表們就坐進了兩輛裝甲車裏。

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夜裏來到了彼得。

在這幾天中赤衛隊和革命軍隊已經佔領了車站，郵政局，電報局，國務院，國家銀行。那在人民中間獲得了可笑的名字「脫衣室」的預備議會也被解散了。

⊖ 彼得洛勒在人民口中之稱呼。

「巡洋艦「阿芙洛拉」(「Аврора」)以其指向冬宮的大砲的轟響在十月二十五日報導出新紀元——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紀元——的開端。」<sup>①</sup>

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夜裏，當謝爾戈已經來到彼得格勒的時候，革命的工人，兵士和水手以突擊佔領了冬宮並逮捕了臨時政府的人員。

武裝起義在彼得格勒勝利了。

謝爾戈和自動車兵一起來到了斯摩爾納宮。這裏舉行了第二次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那採納了關於和平與土地的法令的代表大會，那組成了以列寧和史大林爲首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大會。

由謝爾戈所指揮的自動車兵擠到了講台邊。其中有一個向代表大會致賀辭；他受到代表們熱烈的歡迎。謝爾戈隨身帶來的裝甲汽車就交給軍事革命委員會使用。

在蘇維埃政權已經在彼得格勒鞏固起來的那些日子裏，莫斯科的街道上還在進行着頑強的，慘烈的戰鬥。彼得格勒城下頗爲不安。克倫斯基從冬宮裏逃出來，到了北路戰綫區域，派克拉斯諾夫(Краснов)將軍指揮的第三軍團向彼得格勒推進。

第二天，在克拉斯諾夫和克倫斯基向彼得格勒進攻之後，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公歷十一月十二日)夜裏，在彼得格勒開始了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的暴動，這是由一個叫「挽救祖國與革命委員會」的反革命組織所鼓動起來的。

謝爾戈受了伊理奇的委託，積極參加肅清這一暴動的工作。士官學校學生們在米哈伊洛夫教場奪到了三輛裝甲車，佔領了電話站。但是次日早晨，在激戰後，水手和赤衛兵們已經攻佔了符拉其米爾軍事學校，把士官學校學生趕出了電話站和巴夫洛夫學校。士官學校學生的前鋒在城的其他地區也受到肅清。

十月二十九日，緊接着收平士官學校學生的暴動之後，列寧派了一隊在謝爾戈領導下的同志進兵克拉斯諾本·賽洛(Красное Село)——到前綫去對抗克倫斯基-克拉斯諾夫的軍隊。

謝爾戈接到列寧和史大林的指令——向士兵們解釋，布爾雪維克是引自俄文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九頁。

些什麼人，告訴他們關於第二屆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讓受騙的士兵轉到反革命一面去。謝爾戈正確地執行了這個指令。和他同去的布爾雪維克鼓動員向士兵們解釋，他們是被驅向何處和做什麼的，於是士兵們都從臨時政府的「可靠支柱」變成了布爾雪維克方面的人，他們都手執着槍擁護蘇維埃政權。

整個工人的彼得城都因為黨的號召而站起來了。在大砲聲和彈藥廠裏以狂熱的速度製造着砲彈和子彈。成千的年青工人加入了赤衛隊到前綫去。城市圍起了鐵絲網，建立起盲障，挖掘了壕溝。

赤衛兵和水手英勇非凡地搏鬥着。謝爾戈以自身的表率感應他們。他用電話把前綫的情況通知列寧和史大林，請求槍彈，砲彈，還有主要的是砲隊。

砲隊的出現鞏固了我們的陣地。

十月三十日克拉斯諾夫在普爾柯夫（Пулков）城下被攻擊得從自己的陣地退走，先是退到蔡爾斯柯亦·賽洛（Царское Село），後來又退到迦特慶那（Гатчина）。謝爾戈把這一事件寫信告訴我如下：

「我們在這裏度着世界史上最偉大的日子。進行着最最無情的鬥爭。離彼得格勒二十里的地方就是一個真正的軍營。夜裏，在蔡爾斯柯亦·賽洛被迎頭痛擊過的克倫斯基的軍隊逃走了。城裏鎮靜如常。前天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想安排士官學校學生暴動的企圖已被粉碎了。士官學校學生住的大廈已被大砲破壞。跟着克倫斯基的是哥薩克和士官學校學生的部隊……」

被克拉斯諾夫驅去進攻的士兵恨絕他。許多的哥薩克都再也不願意打仗。他們要求克拉斯諾夫逮捕克倫斯基，把他送到斯摩爾納宮去。

海軍部隊受了謝爾戈所賦的任務潛入了克拉斯諾夫在迦特慶那的大營裏，在那些已經堅決要求逮捕克倫斯基的哥薩克中間進行了強有力的鼓動工作。那時克拉斯諾夫將軍就替克倫斯基換上了女人的服裝，幫助他逃走。憤慨異常的哥薩克逮捕了克拉斯諾夫將軍，把他送到謝爾戈的本部裏。十一月二日克拉斯諾夫被解到了斯摩爾納宮，不久他就在以後絕不參加內戰的諾言中獲釋了。克倫斯基 - 克拉斯諾夫的進軍就此被完全肅清。

（嚴 洪譯）

# 小說

卡達耶夫  
( Вал. Караев )

## 我們在天上的父……

( О Т Ч Е Н А Ш …… )

「我要睡覺。我冷呢。」

「老天爺！我也要睡覺的。穿上衣服。鬧脾氣也鬧得夠了。夠了。把圍巾圍上。戴上帽子。穿上氈靴。手套在什麼地方？好好地站着。不要扭來扭去。」

等男孩的衣服穿好，她攙着他的手，他們便走出去。孩子還沒有完全醒透。他今年四歲。他瑟縮着蹣跚地走着。東方剛剛發白。院子裏滿佈着藍色的寒霧。母親把孩子頭頸裏的圍巾裹得更緊些，整整衣領，吻了一下兒子的睡意甚濃的，鬧彘扭的臉。

掛在玻璃都打碎了的木頭陽台上的野葡萄的枯莖被霜蓋得好像是糖鐵的。氣溫是零度下二十五度。人嘴裏有濃厚的熱氣噴出來。院子裏的上凍的污水遍地皆是。

「媽媽，我們到那裏去？」

「我對你說了，去溜躡溜躡去。」

「那你爲什麼帶着箱子呢？」



「因為需要這樣，不要開口，不要談話，閉上嘴。你要受涼的，你看，天多麼冷啊。頂好看腳底下，不然要滑倒的。」

門口站着一個穿外套的看門人，他帶着白圍裙，胸部掛一個號碼牌。她看也不看逕自走過看門人身旁。他沉默地跟着他們後面把小門關上，用一根大鐵杠把門堵住。他們在街上走，沒有雪。可是沒有霜和冰的地方，就有光滑的石頭或是堅硬平滑的，像石頭一樣的地。他們在赤裸裸的，在寒冷中有彈力地坼裂的黑槐樹下走着。

母親和兒子的打扮幾乎是一色的。他們身上穿着相當好的人造猴皮的皮襖，淡咖啡色的氈靴和斑駁的絨繩無指手套。祇不過母親頭上的是方格的頭巾，兒子的是帶耳罩的圓形的猴皮帽。街上闐無人跡。當他們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街頭擴音機的傳聲筒裏發出那樣刺耳的雜音，使女人竟戰慄了一下。可是她立刻猜到這是早晨廣播的開始。它像平常一樣，以雄雞的啼聲開始。雄雞的過分響亮的啼聲婉轉地劃裂了全街，報告着新的一天的開始。男孩朝上對擴音機的匣子看了一眼：

「小媽媽，這是小公雞嗎？」

「是的，孩子。」

「它在那裏不冷嗎？」

「不，它在那裏不冷。你不要轉來轉去。看着腳底下。」

後來傳聲筒裏又發出雜聲，開始騷動起來，後來有一個溫柔的孩子的聲音帶着天使似的抑揚三次說了：

「早安！早安！早安！」

後來那同一的聲音從容不迫地，異常動人地用羅馬尼亞文讀了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您的名為聖，願您的國降臨，願您的旨意……」

女人在街角上轉灣避開風，後面拖着孩子，她沿着小巷幾乎是奔跑着，好像這個過分響亮和過分溫柔的聲音追跡着她。聲音很快地寂靜了。主禱文完結了。海風沿着街道的冰冷的走道吹着。前面有一團被赤紫的煙霧圍繞着的篝火在燃燒，旁邊有一個德國巡邏兵取煖。女人轉了灣朝另外一面走。孩子和她並排跑着，踏着他的小小的淺咖啡色的氈靴。他的雙頰通紅，像紅葉似的。鼻底下掛着凍結了的小滴。

「媽媽，我們已經在散步了嗎？」孩子問。

「是的，已經在散步了。」

「我不喜歡散步得這麼快。」

「忍耐一下。」

他們穿過通道走到第二條街上。天已經亮了。粉紅的朝霞的光線微弱地透過蒸氣的青色和藍色的雲塊和濃霜。這朝霞是那樣的寒冽，以致看見它的緋紅的光連下巴都痠癢了，就像吃了酸的東西似的。街上現出幾個行人。他們朝一個方向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帶着東西。有幾個人運着東西，推着車子或是拖着滿載東西的小橋，橋的滑木鉤住赤裸裸的馬路。

這天早上，帶着荷物的人們像螞蟻似的從城市所有的盡頭向一個方向緩緩地走着。這是向猶太區去的猶太人。猶太區建在畢烈賽浦，在城市的那個枯燥低凹的部分，在那裏的海面上有幾個燒盡的石油船，好像流浪馬戲團的帳幕。有幾個骯髒的街區被兩排生鏽的鐵絲網包圍着，留下了一個好像是進捕鼠籠的進口。猶太人沿着一條一條下降到畢烈賽浦的街道走着。他們在鐵路橋下面走着。他們在冰凍的人行道上匍匐而行。他們中間有年老的人跌倒，有些人不能走路，還有患斑疹傷寒的人。他們被用擔床抬着。有些人跌倒了，就留下來躺在那個地方，背倚着燈柱或是用雙手摟住街上的生鐵郵筒。沒有人陪伴他們，他們自己走着，沒有任何的護兵。他們知道留在家裏的人要被槍斃。所以他們自己走着。隱匿猶太人也受槍斃。如果有一個被隱匿的猶太人，一區所有的居民一定要就地槍斃，毫無例外。猶太人推着獨輪車，攙着包裹着的孩子，從全城沿着陡坡，在鐵路橋下面向猶太區前進。他們在被霜掩的房屋和樹林中開魚貫而行，像螞蟻似的，他們走過下鎖的門口，經過德國兵士和羅馬尼亞兵士在旁邊取暖的冒烟的篝火。兵士們並不注意猶太人，他們一面取暖，一面用皮靴踏着拍子和用手套搓着耳朵。

天氣冷得要命。甚至為北方的城市這種寒冷也是厲害的。不過為奧地薩它簡直是可怕的，這樣的寒冷在奧地薩三十年有一次。一輪小小的太陽在濃密的藍色青色的蒸氣的渦卷中微弱地透出光來。馬路上躺着在飛行時凍死的僵硬的麻雀。大海一直凍結到地平綫。海是白茫茫的一片。風從那邊吹來。

女人的樣子像俄國人。男孩也像俄國人。孩子的父親是俄國人。不過這毫不相干。母親是猶太人。他們就應該進猶太區。孩子的父親是紅軍軍官。女人把自己的護照扯掉，早晨把它扔在上凍的廁所裏。她和兒子從家裏出來，打算在城裏走來走去一直到這一切鎮靜下來為止。她想怎樣可以挨過一個時期。進猶太區是愚蠢的。這意思是永久的死亡。她所以就帶着孩子開始在城裏走來走去，一面竭力避免人口最稠密的街道。孩子起初以為他們是在散步，也就不開口。可是很快地他開始鬧起脾氣來了：

「媽媽，我們爲什麼老是走個不停？」

「我們在散步。」

「從來沒有這麼快地散步過。我累了。」

「忍耐一下，小孩子。我也累了。不過我不是沒有鬧脾氣嗎？」

她注意到果然是走得太快了，差不多是在跑，好像有人在後面追她，她使自己走得慢些。孩子往她看了一看竟不認得了。他驚駭地看見一張發腫的，被咬嚙的嘴，一縷難看地從頭巾下面脫出來的被霜落成白色的頭髮，和帶着銳利的瞳仁的凝止的，玻璃似的眼睛。他在玩具的動物身上看過這樣的眼睛。她對兒子看着，她看不見他。她緊握着他的手拖着走。孩子開始恐怖起來。他哭了：

「我要回家。我要撒尿，」

她趕快把他帶到貼着德方命令的廣告往後面。在她一面給他擋着風，一面給他解開和鈕上鈕扣的時候，孩子冷得發抖，繼續啼哭着。後來，他們往前走的時候，他說他要吃東西。她把他領進一個牛奶店，可是因爲有兩個穿寬大的狗皮領大衣的羅馬尼亞兵士在那裏早餐，她沒有證件又怕他們會把他們捉進猶太區，她便裝出樣子，她是弄錯了。她道歉了，趕快把裝鈴的門關上。孩子弄得莫明其妙，跟她跑着，又哭了。第二家牛奶店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懷着輕鬆的心情跨過了釘着馬蹄鐵的門檻。她在那裏給孩子買了一小瓶酸牛奶和圓圈麵包。當裏得很暖和的孩子坐在高椅子上喝他非常喜歡的酸牛奶和嚼麵包的時候，她繼續熱烈地想着，以後怎麼辦。她什麼辦法也想不出。可是牛奶店裏生着鐵爐子可以暖和一下。女人覺得牛奶店女主人在過分注意地看着她。她開始忽忽地付了賬。女主人驚惶地朝窗子看了一眼，向女人提議叫她在爐邊再

坐一會。火爐是赤熱的。它幾乎是櫻桃色的，稍微暗些。裏面有火星奔跑着。熱氣使孩子癱下來。他的眼睛閉起來了。可是女人開始急促起來。她道謝了女主人，說她很急促。他們到底在這裏坐了差不多一小時。睡意甚濃的吃飽了的孩子困難地支撐着站着。她搖撼了他的肩頭，給他整整衣領，輕輕地把他朝門口推。他在釘在門檻上的馬蹄鐵上絆跌了。孩子把小手伸給她，她重又攙着他在街上走。這裏生着幾株篠懸木。他們走過斑斑點點的嫩外皮上掛着冰柱的篠懸樹旁。

「我要睡覺，」孩子說，他的眼睛被寒風吹得迷着。

她裝出沒有聽見的樣子。她明白他們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他們在城裏幾乎沒有熟人。她在戰事發生的兩個月前到了這裏就耽擱下來了。她是舉目無親的。

「我的膝蓋凍壞了。」孩子啜泣着說。

她把他領到一邊，替他搓膝蓋。他安靜下來了。她驀地想起來在城裏她終予有一個認識的家庭。他們是在從諾伏羅西斯克到奧地薩的路上的汽油船「格魯齊亞」號上認識的。後來見過幾次。這是一對新婚夫婦。姓泊夫勞夫斯基（Павловский）——他是大學助教，她剛讀完建設技術學校。她叫薇拉。兩個女人非常惺惺相惜，在汽油船從諾伏羅西斯克到奧地薩的時候，她們已經成了朋友。她們會互相來作客了一兩次。男人們也做了朋友。有一次他們甚至一同喝得爛醉。有一次他們一起——她們和丈夫們——去看哈爾考夫對奧地薩的足球賽。泊夫洛夫斯基夫婦為奧地薩的球隊「受苦」。她和丈夫為哈爾考夫的球隊「受苦」。奧地薩勝了。我的天，這個海上的巨大的新競賽場是多麼天翻地覆了啊！叫喊、號泣、打架、塵土像柱子一般地揚起來。他們當時甚至差一點吵起來。不過現在回憶起這件事來是愉快的，泊夫洛夫斯基不在城裏。他在紅軍裏面。可是薇拉滯留下來了，沒有來得及撤退。不久以前她在亞歷山大市場上看見薇拉，她們甚至稍微談了一會。可是在市場上多耽擱是不安全的。德國人幾乎每天在市場裏都設着埋兵。兩個女人談了五分鐘也不到，從那時起他們沒有見過面。不過薇拉多份是在城裏。她能躲到那裏去呢？泊夫洛夫斯基夫婦倆是俄國人。可以指望在薇拉那裏等過這個時期。至少可以把孩子留下來。泊夫洛夫斯基住得相當遠——在庇洛郭夫，在法國林蔭路的轉角。

女人轉了灣。

「媽媽，我們到那裏去？回家嗎？」

「不，孩子，我們去做客去。」

「到誰那裏去？」

「你記得薇拉·泊夫洛夫斯卡亞姑姑嗎？我們到薇拉·泊夫洛夫斯卡亞姑姑家裏去做客。」

「好，」孩子安慰地說。他喜歡去做客，他高興了。

他們越過通到港口的街道上面的史特洛加諾夫斯基橋。這條街叫做卡倫丁坡。下面聳立着幾所砂石築的暗晦的直角的房屋。其中有幾所變成了瓦礫堆。有幾所表面燒焦了。在斜坡的盡頭現出另一道橋的許多圓拱。圓拱後面隱約可以看見港口的有角的突出的廢墟。再往下，在表面燒焦的，下落的屋頂上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凍結到天邊的大海。在遠遠的天邊有一帶未凍結的水作蒼鬱的藍色。在冰裏，在著名的奧地薩燈塔的白色廢墟四周聳立着漆成鉛灰色的羅馬尼亞的運輸艦。遠遠的，在左面的海上，像貝殼似的城市劇院的圓拱透過城市上面的一團團的帶粉紅色和淡青色蒸氣，發出藍色。史特洛加諾夫斯克橋的橋欄是一長排高高的鐵槍組成的。鐵槍是鮮黑色的。在下面，提着水桶的人們順着卡倫丁坡往上走。水從桶裏潑出來在馬路上凍結了，在緋紅色的太陽的微帶朦朧的光綫下閃耀着，像玻璃一般。這一切在一起是美麗的。最後可以在泊夫洛夫斯卡亞家裏躲避一下，在那裏就可以明白了。

他們走了很久。孩子累了，可是沒有鬧脾氣。他急促地踏着他小小的淺咖啡色的氈靴，僅僅跟得上母親。他希望快點去做客。一路上母親幾次搓擦他的發白的面頰。兵士們在泊夫洛夫斯基所住的房屋的人行道旁邊燃着篝火取暖。這所房子很大，有幾進。出進的門都用鍊索鎖着。這裏在進行搜查。所有出出進進的人所要檢查證件。女人裝出忽忽忙忙的樣子走過門前。沒有人注意她。孩子重又開始鬧脾氣了。那時她抓着他的手便踏着藍色的岑岩的石板——人行道是用它們鋪成的——奔跑了。孩子鎮靜下來了。她重又開始在城裏旅行起來。她覺得她過分常常在那些同一的地方露面，人家已經開始注意她了。當時她忽然想到她可以在影戲院裏消騰幾個鐘頭。開映的時間很早，因為八點鐘以後在它的恐怖之下，禁止在街上出現。

她置身於塞滿了兵士，和像她一樣的，從街上被寒氣趕到這裏來的妓女的窒息和惡臭的戲廳裏面，她感覺要作嘔和頭眩。不過這裏至少是溫暖的，在這裏可以坐着。她把孩子頭頸上的圍巾鬆開，孩子雙手摟着她的膀臂上面的手臂，立刻就睡着了。她接連坐着看了兩場電影不出去，她好不費力纔明白銀幕上進行的事，這大概是戰事紀錄片，後來是喜劇或是這一類的東西：她不能抓住錢索。一切都混亂了。一會兒，一個淺色的頭髮捲着一個個的圓捲的美好的少女的頭部佔了整個銀幕，她的面頰貼着一個高大的，沒有頭的男子的平坦的胸部，他們由音樂伴奏着，男女二重合唱了一隻小調。一會兒就是這個少女坐上一部低低的競賽的汽車。一會兒黑色的爆炸接連着一，二，三，四像噴水池挾着錫的轟聲沖上去，彷彿是一口氣把屋頂的鐵皮扯裂成長條——一，二，三，四條，黑色的土地像冰雹似的降下來，用砲彈敲着錫鼓，敲着被開墾的土地，帶着喪葬的十字架的坦克爬行着，一面發出軌軌的聲音，滑陷着，從長長的大砲裏更投出更長的火舌和旋轉的白烟的波流。

一個穿着釘底的氈靴，戴着俄國式的皮風帽的德國兵沉重地倒在女人的肩上，用一隻不乾潔的大手指輕彈着孩子的腮，努力要把他弄醒。他身上發出大蒜和原料酒精的氣味，他一直友善地大笑着，一面無意義地重複着：

『不要睡覺，bybe。不要睡覺，bybe。』

Bybe在德文裏意思是男孩。孩子沒有醒，祇是轉着頭和在夢中啜泣着。那時德國人把沉重的頭放在女人的肩上，用一隻手摟着她，開始用另一隻手揉捏孩子的臉。女人不開口，恐怕觸怒了兵士。她怕他要問她要證件。德國人身上除此以外還有燻魚的味道。她胸中作惡。她作了極大的努力不要發脾氣和不要鬧出笑話來。她說服自己要安靜。德國人到底並沒有做出特別不好的事來。不過是個粗人。是一個很好的德國人。可以忍耐一下。而且德國人很快地在她的肩頭上睡熟了。她一動不動地坐着。這個德國人很重。好的是他睡了。

帶着淺色髮捲的少女重又在銀幕上移動着，白的和黑的長光束和她一同經過整個戲廳移動着。黑色的噴泉帶着鐵的轟聲向上飛着，坦克爬行着，一營德國兵在沙漠的沙子上行軍，在埃菲爾塔（在巴黎）上昇起了一面極大的法西斯旗。尖鼻子和女人下巴的希特勒在銀幕上狂吠着，

翹着女人似的臀部，瞪出眼睛，嘴非常迅速地張開和閉起。他的嘴那樣迅速地張開閉起，以致聲音都遲緩了許多：「AB， AB， AB， AB……」

兵士們在黑暗中探摸着姑娘們，姑娘們尖聲叫着。裏面是過分地熱和窒息，充滿了大蒜、鱈魚、原料的酒精、阿斯必靈、和「香奴兒」牌子的羅馬尼亞香水的氣味。不過無論如何這裏總比在寒風裏好些。女人稍稍休息了一會。孩子大睡了一覺。然而最後的放映結束了，又要走到街上去。她攙着孩子的手，他們就走了。城中完全是漆黑的。祇有緊密的，寒冷的蒸氣在掩暗的房屋中間迴旋着。睫毛被它粘起來了。各條街道上燃着幾乎被寒氣悶熄的冒烟的篝火。有時在什麼地方發出零落的發射的響聲。巡邏隊在街上走着。九點鐘了。她把因為睡着了而發重的孩子抱在手裏奔跑着，祇因為巡邏隊會叫他們停下來的一個思想，她幾乎失去了意識。她選擇了最僻靜的小巷。蓋着霜的篠槐木和懸樹沿街立着，像幽靈似的。城市是荒涼黑暗的。有時在黑暗中有一扇門打開，同時有一條鮮明的光綫突然照耀着在門口的上凍的汽車，從酒館裏一瞬間送出一聲小提琴的熱情的，刺入肺腑的泣聲。女人安全地跑到謝夫勤阿文化與休息公園。龐大的公園沿海蜿蜒着，這裏是黑暗而寂靜。下面的懸崖底下，一直凍結到天邊的大海上是特別地寂靜，大海上籠罩着緊密得像一堵牆的寂靜。幾粒大星在樹林的白色樹枝上遊玩。青色的探照燈光在星星上滑過。

她在寬闊的柏油路上走着。左邊就是他們一同看奧地薩—哈爾考夫球賽的那個競賽場。競賽場的廢墟後面是一片大海。在黑暗中看不見它，可是從寂靜的氣氛上立時可以推測是它。公園在右面延長着，廣闊的柏油路在星光下發出微明，像一張沙皮紙，女人一路走着一面辨認樹林的類別。這裏是有着像繩子似的，幾乎垂到地面的長莢的紫藤。這裏是角錐狀的苦槐，篠懸木，和醋木。它們被濃霜掩着，都粘在一塊，低垂到要貼着地面，就像雲朵似的。她舒了一口氣，已經比較緩慢地沿着一排長無盡頭的空椅子走着。然而，一隻椅子上有一個人坐着。她懷着跳盪的心走過。一個黑的人形，頭垂在椅背上，一動也不動。女人發見這個人半身被霜掩着，像樹一樣。大熊星座的硃珠磨出來的星星在高聳在公園裏的白雲中的氣象台的圓拱上面顫動着。這裏是萬籟無聲而且完全

不恐怖。或許不恐怖的原因是因爲女人過分地疲乏了。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全亮的時候，收集夜來凍死的人的屍體的卡車沿城開着。有一輛卡車緩緩地在謝夫勤柯的文化休息公園裏的寬敞的柏油路上開着。

這輛卡車停了兩次。一次它停在一個凍死的老人坐的椅子旁邊。第二次停在女人和孩子坐的椅子旁邊。她握着他的手。他們並排坐着。他們幾乎是一色打扮。他們身上穿着相當好的人造猴皮的短大衣，淺咖啡色的氈靴和斑駁的無指手套。他們坐着好像活的一樣，祇是他們的臉一夜來被霜蓋着，完全成了白的和毛茸茸的，睫毛上掛着冰的鑲邊。兵士們把他們拉了站起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伸直。兵士將蜷着腿女人搖撼了一下把她拉進卡車。她就像木頭人似的撞在老人身上。後來兵士把蜷着腿的孩子搖撼了一下輕輕地拉進去。他也像木頭又撞在女人身上，甚至稍微跳上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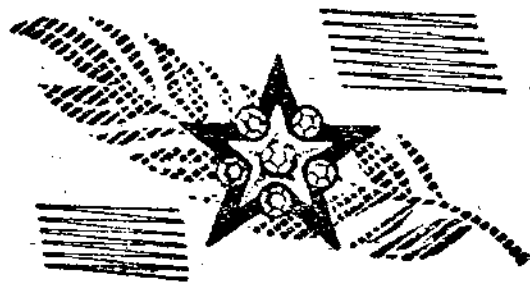
等卡車開走了，街頭擴音機傳聲筒裏的雄雞似啼起來，報告新的一天的開始。後來一個溫柔的孩子的聲音帶着天使似的抑揚說了三次：

「早安！早安！早安！」

後來用那同一的聲音，從容不迫地異常動人地讀了羅馬尼亞文的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您的名爲聖，願您的國……」

(檢 青譯)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續自第 21, 22, 23 期 ]

### 第十三章

娜佳·邱列寧娜，自從戰綫接近頓巴斯和第一批的傷兵在克拉斯諾頓出現之後，就志願加入了婦女救護班，現在已經在傷兵醫院裏工作了兩年了——市立醫院的下層是完全撥給傷兵醫院使用的。

雖然傷兵醫院的全體人員，除了醫師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之外，已經撤退了有好幾天，而且以主任醫師為首的醫院裏的大部份醫藥工作人員也已經到東方去了，但醫院仍舊過着以前的生活秩序。謝廖士卡和維奇卡對於這個機關馬上就充滿了敬仰，因為他們在接應室裏被一個值日的看護擋住，吩咐他們用濕布把雙腳揩乾淨在入口處等待，讓她跑去找尋在醫院裏做護士長的娜佳。

過了一會，看護伴着娜佳向他們走來，但這已經不是謝廖士卡昨天夜裏在其床上與之談話的娜佳了：在娜佳的顴骨頗高的，細眉修畫過的平常的臉孔上，也像那看護的和善的，柔軟的，多皺紋的臉孔上一樣，有着一種新的，非常嚴重和嚴整的，深刻的表情。

「娜佳，」謝廖士卡在手中揉着帽子，不知為什麼在姊姊面前竟胆怯起來，輕輕地說道，「娜佳，得營救孩子，你應當明白……我和維奇卡可以挨戶去跑，你告訴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

娜佳沉吟着默默地望了謝廖士卡好一會。過了一會她不信任地搖搖頭。

「去喊，把醫師喊來，或是領我們去見他！」謝廖士卡臉色陰沉下來說道。

「魯霞（Луша），把長衣給這兩個小夥子，」娜佳說。

看護從一架漆着白油漆的長方櫃子裏取出兩件長衣，遞給他們，甚至按習慣的扶着他們，使插進袖子的時候便利些。

「小夥子說的是實話，」魯霞嬌嬌突然說，她急遽地嚼動着軟軟的老太婆的嘴唇，用那對慈祥的，對她的全部殘生預備妥協的眼睛瞅了一下娜佳。「人家會接受的。我自己就可以接受一個。誰不憐惜這批孩子？我祇有一個人，兒子在前綫，我祇和一個女兒在一起。我們住在鄉下。德國人過來，我就說——是兒子。應當預先通知大家，叫他們承認是親戚。」

「你不知道他們這些德國人，」娜佳說。

「不錯，德國人我不知道，可是自己人却知道的，」魯霞急速地嚼着嘴唇，胸有成竹地說道。「我指點你們誰是村子裏的好人。」

娜佳領着孩子們沿窗子朝城那面開的明廊走去。腐爛的老創和髒襯衣的艱重的烘熱的氣味，那甚至連藥氣都不能蓋過的氣味，當他們走過病房的打開的門口時，不斷的撲向他們。他們突然覺得從醫院的窗口看出去的浴滿着陽光的生身的城市是這樣的光亮、慣熟、平和、愜意。

留在醫院裏的傷兵都是躺着的人；有幾個撐着拐杖在走廊上徘徊；在所有的臉孔上，年青的和中年的，修過面的和長滿多日來的兵士剛毛的，都有着像娜佳和護士魯霞臉上那樣的嚴重的、峻厲的、深沉的表情。

孩子們的步聲一在走廊上響起，吊床上的傷兵就探詢地，懷着希望地抬起頭，而那些拄着拐杖的則默默地，但臉上也帶着模糊的興奮目送着這兩個穿長衣的少年和走在他們前面的臉色嚴肅峻厲的很熟的護士娜佳。

他們走近走廊尾端的唯一關着的門，娜佳並不敲門，用她的準確的小手的一個急速的動作打開了門。

「來看您的，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她讓孩子們進去，說道。

謝廖士卡和維奇卡倆稍微有點胆怯地走進了辦公室。迎着他們站起了一個修長、闊肩、乾瘦、有力的老頭子，修刮得很乾淨，頭髮灰白，在那太陽晒黑的，閃着黑油油的光彩的臉上有着綫條分明的縱皺紋，顴骨突出，鼻子隆起，下巴骨立，——老頭子全身彷彿是由銅鑄成的。他從他挨坐着的桌子旁站起來，因為他獨自一人坐在辦公室裏，因為桌上既沒有書報，又沒有藥物，整個辦公室都是空的，所以孩子們就明白醫師在這一辦公室是什麼事也不做的，祇獨自坐着，思量着任何人想想就頭痛的問題。他們明白這一點還因為醫師已經不穿軍服，而是穿着便服：他穿着灰色的上衣，領緣從縛在頸邊的長衣下面露了出來，下身套着灰色的褲子，腳踏沒有擦過的，大概不是自己的長統靴。

毫不足奇，他也是像娜佳，魯霞和病房裏的傷兵一樣，很嚴重地望着兩個孩子。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我們來幫助您把傷兵分散到各個住家去，」謝廖士卡馬上明白對這個人用不着多說，所以就這樣說道。

「接受嗎？」那一個問道。

「這樣的人找得到的，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娜佳用曼妙的聲音說。「魯霞——醫院裏的護士——願意帶一個去，她還答應介紹幾個人，孩子們會去探問，我也可以幫忙，而且別的我們的克拉斯諾頓人也不會拒絕幫助的。我們，邱列寧家的人也可以帶幾個去，不過我們家裏沒有房子，」娜佳說時，臉紅得這樣，以致紅暈鮮豔地出現在她的小小的顴骨上。謝廖士卡突然也紅起臉來，雖然娜佳說的是實話。

「請喚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Наталья Алексеевна）來，」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說。

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是醫院裏的年青醫師，她沒有同全體人員一起走是因為有一個孤苦的患病的母親不是住在城裏，而是住在離城十八公里的克拉斯諾頓礦村。由於醫院裏還留着病人和院產，藥品，器械等，那在同事面前對於自己什麼地方都不去，而留在德國人統治下面覺得羞恥的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便自願地把醫院裏主任醫師的責任担承到自己身上。

娜佳出去了。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坐到桌旁自己的位置，以一個堅決的，精

神充沛的動作用開了長衣的衣裾，從上衣袋裏取出煙匣和一張摺攏的，鬆皺的舊報紙，對角撕下報邊，用一只青筋突露的大手和兩片嘴唇非常迅速地動作着，把煙匣裏的馬霍爾卡<sup>⊖</sup>撒到紙上捲成煙捲來抽。

「是的，這是一個出路，」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說，跟着不露笑容地望了望文雅地坐在沙發上的孩子們。

他把眼睛從謝廖士卡身上移到維奇卡身上，接着又回到謝廖士卡身上，似乎懂得他是頭腦一樣。維奇卡懂得這一瞥視的意義，但是毫不覺得受辱，因為他也知道謝廖士卡是頭腦，他是以謝廖士卡為驕矜。

辦公室裏進來了由娜佳伴着一個廿七八歲的婦人，她顯得像一個小孩子，因為在她的臉上，手上，脚上都有着一種幼稚、溫柔和胖嫩的表情，這種表情在婦人的身上常常是這樣的迷人，使人推測出她有一種溫柔性格。這雙胖胖的小小的脚，從前，當父親不要她繼續在醫學院裏求學的時候，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就用來從克拉斯諾頓步行到哈科夫，這雙胖胖的小手她就是用來做針錢和洗衣以賺得麵包去求學，後來，當父親死了之後，她也就是用這雙手担承了一家八口的生計，現在，這個家庭的成員一部份已經在作戰，一部份已經在其他的城市裏工作，另一部份則尚在求學，她也就是用這雙手來大胆地施行年長的，經驗豐富的男醫師都不敢做的手術，在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的兒童般的胖胖的臉龐上是那對表情正直、有力、潑辣、實際的眼睛，這種表情甚至一個全聯邦性機關的事務主任都完全可能羨慕的。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站起來迎接他。

「別忙，我全知道了，」她說，圓胖的雙手放到了胸前，這姿勢與雙眼的這一事務的，實際的神色和她說話的非常刻板的，甚至有點枯燥乏味的態度是常非的矛盾。「我全知道了，這當然很聰明，」她說，接着望了望謝廖士卡和維奇卡，並不表示任何私人對他們的態度，但是也懷着可能利用他們的實際表情。過了一會她又瞅了一眼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那麼您呢？」她問道。

他馬上明白她的話。

「對我最適當的是作為一個本地醫師留在您的醫院裏。那時我就能够在任何條件下幫助他們了。」大家都明白他是用「他們」來暗示傷兵

<sup>⊖</sup> 一種劣等煙草。

的。「這可能嗎？」

「這可能的，」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說。

「在你們的醫院裏我不會被出賣嗎？」

「在我們的醫院裏您不會被出賣的，」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把圓胖的雙手放到胸前，說道。

「多謝。謝謝你們，」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第一次笑開了眼，把他的手指結實的大手先遞給謝廖士卡，繼而遞給魯基揚慶柯。

「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謝廖士卡一面說，一面用他的堅定的，明亮的眼睛直瞪着醫師的臉孔，眼睛裏是這樣的表情：「您和大家對這個無論怎樣看法，但是我的說出這一點，乃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請注意，您總是可以倚靠我和我的同伴維佳·魯基揚慶柯的，總是可以這樣。至於同我們的聯系，那可以通過娜佳。我還要代表我和我的同伴維佳·魯基揚慶柯向您說：您的行動，您在這種時候留在傷兵身邊，您的行動我們認為是崇高的行動，」謝廖士卡說，他的額骨也蒸出汗來了。

「多謝，」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非常嚴肅地說。「如果你們說到這一點，那麼我告訴你們下面的話：一個人，不管他是屬於什麼職業，任何職業，他一生中都可以發生這種情形：他不僅可以，而且應當離開那些倚靠他或是他所領導或是把希望寄於他身上的人，是的，可能發生這種情形，他離他們而去更為需要。我重複一遍，不管那一種職業的人，甚至是統帥和政治人物，都有這種最高的需要，祇有一種除外——是就生的職業，特別是軍醫。醫師應當和傷兵一起。永遠和傷兵一起。不管在什麼地方。沒有比這種職責更高的需要。甚至是軍紀律、命令都可以破壞，如果它們和這一職責相抵觸的話。即使戰綫指揮命令我丟下這些傷兵走，我也要不服從他的。即使史大林同志對我說：「考慮到既造成的局勢，您可以走」——我也不會走。但是他永遠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比誰都更瞭解這一點。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也是不論在什麼條件下都無權走開的人，祇有他和軍醫……。謝謝，謝謝你們，」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說，一面低低地在孩子們面前屈下他的彷彿由銅鑄成、臉孔閃着暗光、頭髮灰白的頭。

娜達麗雅·阿列克賽葉芙娜默默地把軟胖的小手貼向胸口，而在她

的盯着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的實際的臉上則露出了莊嚴的表情。

在前廳的會議——已經祇有謝廖士卡，娜佳，魯霞嬌嬌和維奇卡·魯基揚慶柯參加的會議，最近四分之一世紀來最短的會議，因為它總共祇費去孩子們脫去長衣所需要的時間，——在這個會議上擬定了一個行動計劃。接着，已經按捺不住，孩子們像子彈一樣奔出醫院，七月天正午的難忍的陽光直射着他們的眼睛。一種說不出的欣喜，為自己為人類的驕矜之感，以及要活動的非常渴望極度的充滿他們的身體。

「這才是人，這才是人！是不是？」謝廖士卡激動地望着自己的朋友，說道。

「確實的，」維奇卡·魯基揚慶柯說，一面眨了一下眼睛。

「我現在去打聽一下，這個藏在伊格那特·福明家裏的人是誰！」突然，同他們所經歷和談論的毫無顯明的聯系地，謝廖士卡這樣說道。

「你怎麼打聽法？」

「我請他帶一個傷兵回家。」

「要出賣的，」維奇卡非常肯定地說。

「我又不曾對他說實話！我祇要走進屋子，」接着謝廖士卡就大笑起來，狡猾地，高興地閃耀着眼睛和牙齒。這個念頭已經籠罩得他這樣厲害，使他知道它一定會實現的。

他站在那處於遠離市集的上海近郊的伊格那特·福明的屋子的門邊，窗下有粗大的，散成篩形的向日葵匍屈着。

好久沒有人答應敲門聲，謝廖士卡猜想一定有人隔着窗企圖看清他的臉，所以他就故意貼近門口，使看不見他。最後門開了，伊格那特·福明，並不放開門的把手，另一只手抵着門緣，俯着頭，——他像蚯蚓一樣的長，——懷着真誠的好奇心用那對深藏在多樣的無數皮褶中的灰色小眼睛望着謝廖士卡。

「謝謝您，」謝廖士卡說，接着便這樣鎮靜自若地，彷彿替他打開門正是為了使他進去地鑽過了伊格那特·福明的抵着門緣的手，他不僅到了門斗，而且還打開了通上房的門，這時那個甚至來不及驚叫的伊格那特·福明就快快追趕他。

「對不起，公民，」謝廖士卡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在上房了，他和顛地向伊格那特·福明鞠了一躬，那一個正站在他面前，身穿格子花上

裝，馬甲上有一條重重的鍍金鍊圍在肚子上，格子花褲子塞在塗了靴墨的小牛皮的長統靴筒裏，——個子修長，有一張長長的，端正的宦官的臉孔，這個臉孔終於採取了驚異的，甚至有點憤慨的表情。

「你要什麼？」伊格那特·福明一揚稀疏的眉毛，說，他眼睛周圍的無數的多樣性的褶皺起了一陣非常複雜的運動，彷彿努力在伸直。

「公民！」對自己對伊格那特·福明都顯得突然地採取了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國民會議議員的姿態，謝廖士卡激情地說道。「公民！請救救受傷的戰鬥員！」

伊格那特·福明眼睛周圍的褶皺剎時間停止了它們的運動，而那對注視着謝廖士卡的眼睛則像木偶的眼睛般凝住不動。

「不，不是我受傷，」謝廖士卡說，明白了什麼東西把伊格那特弄成這副目瞪口呆的樣子。「戰鬥員們撤退，把傷兵就這樣丟棄在街上，端端正正在市場旁邊。我和孩子們看見了，所以就直接來看您。」

在伊格那特·福明的長長的，端正的臉上驀地反映出許多激動着他的熱情的標記，他不禁朝那通向另一間上房的關緊着的門瞟了一眼。

「不過爲什麼直接來看我呢？」他把聲音壓低到嚶嚶聲間，狠狠地把他的眼睛刺住謝廖士卡之後，眼睛周圍的褶皺又恢復了無限複雜的運動。

「除了看您，還好去看誰呢，伊格那特·謝妙諾維奇？全城都知道您在我們這裏是第一個史達哈諾夫工人，」眼睛非常明淨的謝廖士卡說，無情地把這支毒矛刺向伊格那特·福明。

「你是那一家的？」伊格那特·福明問，他愈來愈惶亂，愈來愈覺得驚奇了。

「我是您所熟悉的普洛霍爾·劉別士諾夫(Прохор Любезнов)的兒子，他也是一個史達哈諾夫工人，」謝廖士卡說得非常堅決，因爲他知道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普洛霍爾·劉別士諾夫的。

「普洛霍爾·劉別士諾夫我可不知道。瞧，我的小兄弟，」伊格那特·福明神志清醒了一點，忙碌地，下意識地動了動長手，說道，「我這裏沒有地方可以給你的戰鬥員住，而且我的老婆在生病，所以你，那個……」他的手，雖然不甚顯明地，是朝出口門那邊擺動。

「您這樣做真奇怪，公民，大家明明知道您有第二間房的，」謝廖

士卡帶着責備的口氣說，一面用那對明澈的，稚氣的，大胆的眼睛逼視着福明。

福明還來不及移動或是發出聲音，謝廖士卡已經一步——甚至是不很匆促的一步——跨到了通鄰室的門口，打開了門就走進了這間房間。

在這間護窗半閉、按放着傢俱和裝有無花果的木桶的清潔而收拾得整齊的上房裏，一個身穿工匠服裝，雙肩圓而有力，大而結實的頭剛剛理剪過，白髮隱約可見，臉上佈滿暗點的人坐在桌旁。他抬起頭，異常鎮靜地望了望走進來的謝廖士卡。

就在這一剎那間謝廖士卡明白他面前坐着的祇是一個很好的，有力而鎮靜的人。明白了這一點之後，謝廖士卡立即怪異地，難以置信地胆怯起來了。是的，沒有一克重的勇毅留在他的老鷹似的心中。他胆怯得這樣，甚至說不出一句話，做不出一個動作，而這時門口却出現了伊格那特·福明的非常惱怒和駭懼的臉孔。

「等一等，夥伴，」這個坐在桌旁的陌生人鎮靜地對那逼近謝廖士卡的伊格那特·福明說。「那麼您爲什麼不把這個受傷的戰鬥員帶到您家裏去呢？」他問謝廖士卡道。

謝廖士卡默不作聲。

「你的父親在這裏呢還是已經疏散了？」

「疏散了，」謝廖士卡滿面通紅的說道。

「母親呢？」

「母親在家。」

「爲什麼你不先到她那裏去？」

謝廖士卡不作一聲。

「難道她是這樣的女人，竟不肯接受嗎？」

謝廖士卡心裏懷着懼怕的感覺點了點頭。從扮演結束的時候起，在「父親」，「母親」等字眼後面他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實在的父親和母親，對他們說了這種卑鄙的謊言覺得苦痛地羞恥。

但是這個人顯然相信謝廖士卡。

「這樣，」他說，一面審視着謝廖士卡。「伊格那特·謝妙諾維奇對你說的是實話，他不能接受那個戰鬥員，」他沉吟着說。「但是肯接受的人你找得到的。這是一樁好事情。你是一個好漢子，——我告訴你



• 去找找看，你會找得到的。不過這是祕密的事情，你不要隨便去看人  
• 要是各處都不肯接受，再到我這裏來吧。要是有人接受——那麼就回來，最好是現在給我一個地址，讓我需要的時候可以找你。」

這裏，謝廖士卡爲了他的莽撞而付出了對他說來是最受辱的和苦惱的代價。正是現在，當謝廖士卡非常想把自己的真正地址告訴這個人的時候，他却不得不在這裏邊走邊想出一個最早跑到腦子裏的地名，而因爲他的這一謊言，他就永遠給自己截斷了同這個人的聯絡。

謝廖士卡又到了街上。他失神落魄，惶亂不堪。毫無疑問，那個藏在伊格那特·福明家裏的人是一個大人物，難以懷疑，伊格那特·福明是一個不重要的人。但是他們無疑地是互相聯系着的。這裏存在着一種難以解釋的東西，可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他謝廖士卡是無可饒恕地撒了謊，把事情攪亂了。於是謝廖士卡就覺得不自在起來了。

## 第十四章

就在那一天，當馬特維·蘇爾迦離開奧西摩興家的小屋子的時候，他走向從前稱爲「戈路比亞特尼基」的克拉斯諾頓的近郊，去看他從前打遊擊時的朋友——伊凡·康德拉多維奇·格那金柯。

這個近郊，也像克拉斯諾頓的許多區域一樣，已經造起了標準屋，但是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知道康德拉多維奇照舊的住在屬於他的小木頭房子裏，這木頭房子是近郊因之獲得「戈路比亞特尼基」的名稱的那幾房子之一。

隨着敲窗聲，門口出現了一個很像女茨岡，還非常年青，但皮膚已經很鬆弛很衰頹的雖然穿得並不寒酸的婦人。柯斯吉葉維奇說，他走過這裏，他要見伊凡·康德拉多維奇，——他請老頭兒到街上來和他談談，如果這可能的話。

這裏，在這座小房子後面，在草原上，——他們走到低處，使不在高處漏臉，——在那一天還聽得很清楚的遠方砲轟的聲音下面舉行了馬特維·蘇爾迦和伊凡·格那金柯的會面。

伊凡·格那金柯，或是普通喊的康德拉多維奇，是那有權利自稱爲頓聶茨鎮場的創始者的幾代礦工的後裔。他的祖父，父親都是烏克蘭的

移民，還有康德拉多維奇，——這是真正的，天生的，建造起頓巴斯的礦工，是礦工光榮和傳統的保持者，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德國干涉軍和白黨運動在頓巴斯碰到它就折斷了自己的牙齒的礦工近衛隊。

這也是那一個康德拉多維奇，他曾經同自己的主任安德列·華爾柯及葛里戈里·伊里奇·謝夫卓夫一起炸毀了第一礦洞。

這就是他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在草原裏的這一低地上，在那已經斜向西的太陽底下舉行的談話。

「你可知道，康德拉多維奇，我來看你做什麼！」

「不知道，可是我猜得到的，馬特維·康斯坦丁諾維奇，」康德拉多維奇悲哀地說，並不望着蘇爾迦。

闖入低地的草原之風傾斜地把那在祖輩時代就佈滿布綻的短襖的衣裾吹向一邊，這件短襖掛在老頭子的枯乾的身體上就像掛在十字架上一樣。

「我是被留在這裏工作的，像一九一八年一樣，所以我來看你，」柯斯吉葉維奇說。

「我全部的生命都是你的，這你是知道的，馬特維·康斯坦丁諾維奇，」康德拉多維奇用低沉的沙啞的聲音說，眼睛並不望着蘇爾迦。「但是我不能把你接到家裏來，馬特維·康斯坦丁諾維奇。」

康德拉多維奇所說的話是這樣的意外和不可能，以致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連回答的話都找不到，他沉默起來了。康德拉多維奇也默不作聲。

「我瞭解你得對，康德拉多維奇，——你拒絕把我接到家裏？」蘇爾迦突然轉用純粹的俄文，輕輕地問，但不敢瞅視老頭子。

「我不是拒絕，我是不能夠，」老頭子悲痛地說。

他們並不互相望着地談話談了好一會。

「你從前不是同意的了的？」柯斯吉葉維奇心中懷着沸騰起來的憤怒問道。

老頭子垂下了頭。

「你知道你走的是什麼路綫嗎？」

老頭子默不作聲。

「你可明白，你像是出賣我們嗎？」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老頭子非常低沉而沙啞地，威脅地

，彷彿是嚙呔地叫道。「別說這種無法改正的事情吧。」

「我怕什麼？」蘇爾迦恨恨地說，同時正面望了望康德拉多維奇的長着稀疏的，彷彿拔過一般的，香烟燻黃的鬚鬚的枯乾的臉孔，蘇爾迦的牛眼充滿了血。「我怕什麼？比我所聽到的更爲可怕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

「等一等……」康德拉多維奇抬起了頭，用他的指甲黑而殘缺的腳爪一般的手抓住了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的臂肘。「你相信我嗎？」他悲痛地，低沉地，用他聲音的最可怕的低音問道。

蘇爾迦要說什麼話，但是老頭子緊緊地壓住他的臂肘，用那對刺人肺腑的深陷的眼睛凝望着他，幾乎是祈禱地說：

「等一等……聽我說……」

現在他們是面對面望着。

「我不能把你接到家裏來住，因爲我怕我的大兒子。我怕他會出賣，」老頭子把自己的臉貼近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用沙啞的低音說道。「記得嗎，你在一九二七年到過我們家裏？這是最後一次你到我們家來，那時我和我的老伴正慶祝我們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周年，就是我們的銀婚紀念。當然你不記得我所有的孩子，而且你也沒有這種義務，」老頭子苦笑了一聲，「可是大兒子你應當在一九一八年就記得他的……」

蘇爾迦一聲不響。

「他走上了邪路，」康德拉多維奇用沙啞的低音說。「記得嗎，他那個時候，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經失去了一只手？」

蘇爾迦模糊地記起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在康德拉多維奇家裏看見了一個皺眉蹙額、行動遲緩、沉默寡言的少年。但是那些在一九二七年在康德拉多維奇屋子裏圍繞着蘇爾迦的年青人中間誰是這個少年，他們中間誰沒有一只手，那他已經記不起來了。他驚奇地發覺，那一次晚會他總之是記不清楚了。大概他那時去看康德拉多維奇是有點職責上的事情，所以這一次晚會就在許多相似的，在別人中間，在別的情況下面，也是由於職務而舉行的晚會中間消失了。

「他的手是在魯干斯克（Луганск）工廠裏折斷的……」康德拉多維奇應用伏羅希洛夫格勒的響名字，從這一點看，蘇爾迦明白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回家靠我們的錢生活。他受教育很遲，我們

一下子也沒有想到，而他可能幹的職業他又找不到，所以就不務正道了。他開始用父親的錢，那就是說我的錢，喝酒。我呢，很可憐他。誰也不肯嫁給他，因此他遊浪得更厲害。到了一九三〇年，就是你剛才看見的那個寶貝看中了他，嫁給了他，後來他們那裏就出現了不明不白的事情。她像一個黑店的老闆娘，他們做着投機的賣買，——對你，我祇好承認——他們連贓物都不恥於買進來。起初我可憐他，後來又怕羞。我和老太婆這樣決定——我們不多嘴。我們真的一聲不響。我們對親生的孩子也一聲不響。以後我們也要一聲不響……。在蘇維埃政權下面他受到兩次的審訊，——應當是審她，可是他每一次都把罪名往自己身上背。唔，你知道的，法官都知道我是一個老遊擊隊員，出名的開鑿工，著名的人物，——所以有一次是給他一頓訓斥，另外一次是有條件的釋放。可是他却一年一年的愈來愈狠。你相信我嗎？我怎麼能夠把你接到家裏來住？他可能爲了獲得房子而甚至把我和老太婆都出賣了！』康德拉多維奇難爲情地扭轉了身，背向着蘇爾迦。

『但是你既然知道這一點，怎麼還同意呢？』蘇爾迦激動地說，一面瞪望着康德拉多維奇的像刀一樣尖的臉孔，不知道相信他呢還是不相信，接着突然發覺他在心中已經喪失了任何尺度，在他所處的那種條件下對那一種人可以相信，對那一些則不可以相信的尺度。

『但是我怎麼能拒絕，馬特維·康斯坦丁諾維奇？』康德拉多維奇聲音中帶着愁苦地說道。『你祇要想一想：我，伊凡·格那金柯，突然——拒絕。多恥的事情？而且這一次談話是在什麼時候啊？是這樣談的：也許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你同意嗎？他彷彿在檢驗我的良心，我可以把兒子的事告訴他，我自己就可以逃脫責任，而把兒子送進了監牢。不過他是我的兒子啊！……馬特維·康斯坦丁諾維奇！』老頭子突然帶着極度的絕望力量說。『我整個身子都是你的，任你做什麼用都好。你知道我的性格——沉默到死，可是我並不怕死。你支配我可以像支配你自己一樣。我替你找個躲藏的地方，我認識人，我找得到可靠的人，你相信我。我那個時候在區委會就曾這樣想過：我自己對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關於兒子，作爲一個非黨員，我沒有義務要在區委會說明，但是，我的良心是純潔的……。我主要是要你相信我……。關於房子我可以替你找到，』康德拉多維奇說着說着，沒有發覺在他的聲音裏竟出現了

諂媚的調子。

「我相信你，」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說。但是他說的並不完全是真話：他相信但又不相信。他懷疑不定。他的這樣說是因為這對他比較有利。

老頭子的臉孔頓時全部變了樣，他馬上軟癱下來，垂下了頭，默默地吐息了好一會。

蘇爾迦則站着，望着他，同時衡量着康德拉多維奇所告訴他的一切，置換着天秤上兩只盤裏的物件。當然，他知道康德拉多維奇是自己人。但是蘇爾迦不知道康德拉多維奇整整十五年來過的是什麼生活，而這幾年，國內正完成了最巨大和最尖銳的事業。康德拉多維奇隱匿了自己的兒子不報告當局，甚至在生活最重要的時刻藏匿他，而在像可能利用他的房子在德人治下做地下工作這樣緊要的事情上都說了謊，——所有這一切都在天秤的一只盤上重起來，表明不能完全信任康德拉多維奇。

「你暫時在這裏坐一下或是躺一下，我去替你拿一點東吃的西來，」康德拉多維奇用沙啞的低音說道，「我先到一個地方去，我們什麼都弄得舒齊的。」

祇有一霎眼的功夫，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差點兒屈服於康德拉多維奇向他提議的事情，但是發自內心的聲音——這他認為不僅是小心的聲音，而且是生活經驗的聲音——立即告訴他，不應當屈服於感情。

「去做什麼，我心目中並不止一所房子，我會找到地方的，」他說，「關於吃——我還熬得住：要是那個鬼婆娘和你的兒子想出什麼壞主意，那就更糟了。」

「是你看得更清楚，」康德拉多維奇傷心地說。「不過無論如何你別對我這老頭子失望，我對你還適用的。」

「這我知道，康德拉多維奇，」蘇爾迦這樣說，目的是爲了安慰這老頭子。

「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告訴我你去找誰。我可以立時告訴你，那個人好不好，值不值得去找他，而且萬一有事的時候，我也可以知道到什麼地方來找你……」

「告訴你我到那裏去，我沒有權。你自己是一個老地下工作人員，你知道要守秘密的，」蘇爾迦含着詭譎的笑容說道。「至於我要去看他

的人，那是我的熟人。」

康德拉多維奇想說：我不是你的熟人嗎，可是你瞧，結果却多麼的陌生，所以你現在還是同我商量的好。但是他恥於對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這樣說。

「是你看得更清楚，」老頭子陰鬱地說，最後明白蘇爾迦並不相信他。

「好，康德拉多維奇，我們走吧！」柯斯吉葉維奇饒着做作的勇氣說道。

「是你看得更清楚，」老頭子在沉思中重複了一句，但並不望着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

他要帶柯斯吉葉奇經過他的屋子沿溝走去。但是蘇爾迦止住步，說道：

「你還是從小路領我出去吧，否則還要給你那個……寶貝看見，」他乾笑了笑。

老頭子要想對他說：「如果你知道守祕密，那麼你就應當明白，你還是像你來時那樣的去，——誰會想到你是爲了地下工作來看老頭子格那金柯約」。但是他明白人家不相信他，所以說也無益。於是他就操小路把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領到鄰街中間的一條。那邊，在煤棧旁邊，他們止住了步。

「再見，康德拉多維奇，」蘇爾迦說，他的心是這樣的緊夾攏來，簡直還是躺進棺材的好。「我還會找到你。」

「隨你的便了，」老頭子說。

蘇爾迦沿街走去，而康德拉多維奇——乾瘦、長腿、身上的老式短襖像掛在十字架上一樣，——則目送着蘇爾迦，還在這一煤棧旁邊站了好一會。

這樣，馬特維·蘇爾迦迎着他的死亡走了第二步。

## 第十五章

在那個時候，當馬特維·蘇爾迦獨自一人坐在福明的泥屋的半暗的上房裏，不知道他現在與之相處的那個人，也不知道他將要在其間工作

的那些人時，謝廖士卡·邱列寧，他的朋友維奇卡·魯基楊慶柯，他的姊姊娜佳以及老看護婦魯霞在幾小時中已經替傷兵在各個城區裏找到了七十多份人家。不過仍舊有近四十個傷兵沒有分配掉：無論是謝廖士卡和娜佳，無論是魯霞嬌嬌，無論是維奇卡·魯基楊慶柯，無論是那些幫他們忙的人都不知道再可以帶着這個請求去看誰，同時也不願意使整個冒受失敗的危險。

這是很奇怪的一天——這樣的日子祇有在夢中才有。沿大路走過城市的部隊和難民的遼遠的聲音，草原上戰鬥的轟隆聲，還在昨天就都停止了。城裏和四周整個草原上都非常的靜。都在等，德國人就要進城，——但德國人沒有來。機關和商店的大廈，門雖開着但空闖得很，誰也不到裏面去。企業默默的屹立着，靜悄悄的，也是空無一人。在炸掉的礦場上還冒着細烟。城裏沒有任何政權，沒有民警，沒有交易，沒有勞動——什麼都沒有。街道上空闖無人，偶然有一個孤獨的婦人跑到自來水龍頭邊或是井邊或跑進菜園，——去摘兩三個胡瓜，接着又是靜靜的，又是沒有一個人。住家的煙囪已經不冒烟，——誰也不燒飯。狗都安靜下來，因為沒有一個傍人來騷擾牠們的安寧。祇有那貓兒偶然奔越過街道，接着重又是荒涼一片。

傷兵是在七月二十日分藏到各戶去的，但是謝廖士卡和維奇卡已經不參加這件事情了。這一夜他們把燃料瓶從謝尼亞基的倉庫移到上海，把它們埋在峽谷裏的灌木叢下，並且各人在自家的菜園裏埋了幾瓶，好在必要的時候手邊總有幾瓶。

但是德國人到底那裏去了呢？

黎明的時候謝廖士卡就到了城外的草原上。太陽在紅灰色的霧幕後面升起，大大的，滾圓的，可以望着它。過了一會它的邊緣在霧幕上露出，溶解，於是千萬滴露珠就各以各的色彩在草原上迸發開來，各處突現在草原上的暗色的圓錐形運煤台被染成了玫瑰色。一切都蘇生了，都在四周閃着光輝，謝廖士卡覺得自己這樣，好像自己是一只被放入遊戲場的膠質球兒。

公路是沿着鐵路支綫走的，一會兒接近它，一會兒遠離它。而兩條路都是隨着高地鋪的，從這高地的兩邊迤延出被峽谷分開、漸漸低下去而同草原融合的不大的山崗。山崗和它們中間的不深的峽谷都長滿了茂

透的小林子和灌木林。整個這塊地方就叫做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

立即開始灼人的太陽很快地升到草原上空。環視着四周，謝廖士卡幾乎看見了全城，它不整齊地，一簇一簇地分佈在丘陵和低地上，大部份靠近着礦場和它們的突出的地上裝置，還有就圍繞着區執行委員會和「克拉斯諾頓煤公司」。山崗上的樹蓋鮮豔地迎着太陽發綠，而在長滿草木的峽谷底則還橫着陰涼的清晨之影。軌道迎着太陽閃閃發光，交融着延長到遠方而消失在遠遠的小丘後面，從這一小丘後面，一圈一圈的，白色的，和平的烟縷正緩慢地升向天空，——那邊是維爾赫涅杜望那雅車站。

突然在這個小丘脊背上，在那公路似乎結束了的一點上，出現了一個黑點，它很快地迎面拉成一條狹狹的黑帶的形狀。過了幾秒鐘這條帶子在地平綫上顯得很分明，——一件細長的，壓縮的，暗色的東西箭似地從遠方迎着謝廖士卡衝來，在身後留下了滾滾的赤色塵土。在謝廖士卡能夠看清楚這是什麼東西以前，他已經根據充滿草原上的軋軋聲明白這是摩托車隊在移動了。

謝廖士卡鑽進了比路還低的樹叢裏，撲臥着等。不到一刻鐘，愈來愈大的摩托軋聲充滿了四周的一切，在謝廖士卡的身邊，馳過了他祇能看見胴體上部的德國摩托自動槍兵隊，——他們約有二十多個。他們穿着普通泥灰色的德軍制服，戴着船形帽，但是眼睛、前額和鼻子的上部却給暗色的，凸出的大眼鏡遮住，這賦予了這些突然在這裏，在頓聶茨草原出現的人以怪誕的外貌。

他們馳到了屋子的附近，止住了機器，跳下了車子，在兩邊分散開來；車旁留下了三四個人。但是沒有過了十分鐘，所有的摩托車手又一個跟着一個的坐上了車子，向城裏馳去。

到了低地的屋後謝廖士卡就看不見他們了，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們是馳向城中心，馳向公園，那麼他們免不了要經過這裏看得很清楚的第二水平交叉後面的路子的斜坡，所以謝廖士卡就隱在這條路的高坡後面觀察。四五個摩托車扇形地馳上這一高坡，但是並不跟着到公園去，而是折向小丘上的簇房子，——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大廈也在那邊。過了幾分鐘摩托車手們馳回水平交叉，於是謝廖士卡又看見了屋子附近的整隊摩托自動槍兵，——這一隊人在回轉維爾赫涅杜望那雅。



謝廖士卡俯伏在矮樹中間，已經不再抬起頭，直到這一隊人馳過了他的身邊。

他攀到了長着高高矮矮的樹木的山崗，這山崗是迤向維爾赫涅杜望那雅一邊，從那裏可以看得見前面的整個地形。他在這裏的樹下躺了好幾點鐘。在天上移動的太陽一次又一次地照到謝廖士卡身上，並且開始這樣的烘燒，以致他不斷的爬着避開它——到背蔭的地方去。

黃蜂和山蜂在矮樹叢裏嗡嗡着，搜集着暮夏花朵上的七月密脂和各種樹葉上由葉蚜蟲在葉背組成的透明的，粘性的黴菌。從樹葉和草身上飄蕩出新鮮的氣息，草在這裏長得華麗非凡，但在整個的草原空間上它却已經給太陽灼燒很厲害。有時微風一起，樹葉就悉索作聲。在天空的高處，滯留着細碎的，蹙縮的，給太陽照得非常燦爛的綿雲。

這樣的困憊的感覺錮禁了他的四肢，壓到了心上，以致謝廖士卡不時忘記了，他到這裏來幹什麼。童年的幽靜的，純潔的感覺來到了他的記憶，那時他也是這樣閉起了雙眼，躺在草原上什麼地方的草地上，太陽也是這樣灼燒着他的身體，黃蜂和山蜂也是這樣的在四周嗡嗡着，也是這樣散發着晒熱的草的氣味，世界顯得這樣的可親、透明、和永恆。耳朵裏又響起了摩托的軋軋聲，在深沉的天空的背景上他看見了這些戴着大得不自然的眼鏡的摩托車手，他突然明白，童年的幽靜的，純潔的感覺，這些早年的，不再重現的幸福的呼吸已經永遠不會再來了。一會兒他的心又痛苦又甜蜜地被箝制着，一會兒整個身體又漲滿了在他血液裏沸騰的對戰鬥的劇烈渴望。

太陽已經顯得是午後了，這時從遠遠的小丘後面又向路上射出了一支暗色的長箭，地平線上立即濃密地揚起了灰塵。這又是摩托車手，他們的人數很多——一個長長的，無窮盡的縱隊。他們後面是汽車，千百輛卡車排成了無數縱隊，在縱隊的空隙間有指揮員的輕載汽車在移動着。汽車不斷的由小丘背後馳出來。長長的，粗大的，綠色的，迎着太陽閃着鱗光的蟒蛇不斷蜿蜒着從地平綫游出來，——牠的頭離開謝廖士卡躺着的地方已經不遠，可是尾巴還看不見。塵埃像一堵牆般橫在公路上。而摩托的吼聲則似乎填滿了天地間的空隙。

德國人開進克拉斯諾頓。謝廖士卡是頭一個看見他們的人。

他用像貓一樣的滑溜動作，也不像爬，也不像跳，也不像飛地越過。

了公路，然後越過了鐵路，再朝下奔到峽谷裏，已經是沿着高坡的另一面，那裏，在鐵路路堤後面行進的德軍縱隊是看不見他的。

謝廖士卡思索着一條路綫，好趕過德國人先到城裏，佔領城中心最有利的觀察崗，——在那位於市立公園的高爾基學校的屋頂。

他沿着一個開採過的礦洞傍邊的空地奔到公園後面的一條街尾，這條街從古時起就保持了它原來的形狀，在土話中帶着「傑列維揚那雅」（«Деревянная»）（中文意為木頭）的名字。

這裏他看見了一種如此震駭他的想像的東西，以致他不得不停步。他一無聲息地沿着那些隔離着通傑列維揚那雅街尾的住宅小花園的牆垣換過去，在一家小花園裏他看見了那個前天夜裏命運之神會使他在草原上在卡車上與之相會的姑娘。

那姑娘，在金合歡下的草地上攤開了暗色的條子肩巾，頭下枕了一個枕頭，躺在離謝廖士卡五六步遠的地方，側面向着他，穿着便鞋的給太陽晒黑的腳交疊着，她無所睹於四周發生的事情，仍舊讀着書，粗大的，亞麻色的，發着金光的辮子中的一根平靜地，自由地散落在枕頭上，影襯出她的睫毛暗色、飽滿的上唇自尊地微微翹起的晒黑的臉龐。是的，在那個時候，當成千輛車子以摩托的吼聲和軋士令的臭氣塞滿草原和天之間的整個空間，向克拉斯諾頓城推進的時候，這姑娘却在小花園裏，躺在肩巾上，用那雙晒黑的，覆着柔毛的手執着一本書在讀。

謝廖士卡屏住那絲絲地從胸口掙脫出來的呼吸，兩手握著牆垣的木板，昏眩地，幸福地對這個姑娘望了好一會。有一種天真的，像生活本身一樣美麗的東西存在於這個姑娘身上——她在世界生存史中最可怕的日子裏的一天，拿着打開的書躺在花園裏。

謝廖士卡懷着拚命的勇毅跳過了牆垣，站到了這個姑娘的腳邊。她摺疊了書，她的圍着暗色的睫毛、帶着鎮靜、驚奇和快樂的神色的眼睛停在謝廖士卡的身上。

在那天夜裏，當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鮑爾茨把孩子們從別洛伏德斯克區帶到了克拉斯諾頓的時候，鮑爾茨全家——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自己，她的丈夫，長女華麗雅和十二歲的幼女劉霞（Люся）——都直到天亮沒有睡着。

他們坐在火油燈光之下——供給城市以光明的電站從十七日起就已

停止工作，——圍着桌子面對面坐着，彷彿是作客一樣。他們所交換的新聞並不複雜，但是這樣的可怕，以致不可能在這一停滯在屋裏、街上、整個城市裏的寂靜中出聲談論它們。到什麼地方去已經太晚了。留在這裏却可怕得很。他們大家，甚至是劉霞，一個也有像姊姊那樣的金色的，但更爲光亮的頭髮和蒼白的小臉上的嚴肅的大眼睛的小姑娘，都覺得發生了某種如此難以平復的事情，不管是理智或是情感都還無力來理會災難的程度。

父親很可憐。他老是轉動着廉價烟草做成的香烟，抽吸着。孩子們已經難以想像父親是力量的化身、家庭的支柱和保護者的時代了。他坐着，瘦骨嶙峋，身材矮小。他一向視力就很差，可是最近幾年來他簡直是喪失了視力，準備功課已經很困難了。他，也像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一樣，是教文學的，他學生的練習簿常常是妻子替他改的。在油燈之下他什麼都看不見，他的埃及式的眼睛一霎也不霎地瞪望着。

四周的一切是這樣的習慣，從小就熟悉，但是一切都改了樣。覆着花檯布的餐桌，華麗雅每天在演奏自己的短劇的鋼琴，門是玻璃、門後對稱地陳列着樸素的，照自己的趣味精選的碗盞櫃子，開着的書櫃——這一切都是像往常一樣，可是這一切却又是陌生的。華麗雅的許多崇拜者都說，在鮑爾茨的家裏又舒服又富有浪漫性，華麗雅也知道，這是她，一個住在這所屋子裏的姑娘，把圍繞着她的一切做得很有浪漫氣息。瞧，現在這一切都屹立在她面前，彷彿是赤裸的一般。

熄掉燈，分散開來，各人懷着自己的思念和感慨獨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他們是非常的可怖。所以他們就默默地坐到天亮，——祇有鐘在的答着。僅在聽到鄰人在他們家斜對面的貯水塔上用唧筒取水的聲音時，他們才熄了燈，打開了護窗，華麗雅則故意做出很多的喧響，脫掉衣服睡了。劉霞也睡着了。可是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和丈夫就這樣一直沒有睡過。

華麗雅彷彿是給人推醒了的。餐室裏母親和父親在輕聲地收拾茶具——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仍舊生起了茶鼎。太陽射進了窗。華麗雅懷着突然而起的嫌惡之感記起了這一次夜坐。這樣的躺下簡直可恥和可怕。

歸根結蒂她同德國人有什麼關係？她有她自己的精神生活。讓人家

等得和怕得發愁吧，但決不是她，不是的。

她享受地用熱水洗了頭髮，喝飽了茶。然後她從書櫥裏取了一卷內有『被洗劫者』和『卡特麗奧娜』的史蒂文生的小說，在花園的金合歡下攤開了肩巾，專心於閱讀了。

四周是寂靜一片。太陽照在荒蕪的花壇上和草地上。棕色的蝴蝶駐足在花上，時而收斂，時而推開雙翼。毛茸茸的，暗色的，肚皮周圍有着闊闊的，柔毛的白帶的地蜂在花間飛來飛去，甜蜜地嗡嗡着。年代久遠、枝幹衆多的金合歡向四周投出影子。穿過那有的地方已經開始萎黃的葉子，看得見點點的綠玉石般的天。

天、太陽、草木、蜂和蝴蝶的這一個神話似的世界神妙地和另一個虛構出來的書中的世界，冒險、荒野的自然界、人類的勇毅、崇高、純潔的友誼和純潔的愛的世界交織在一起了。

有時華麗雅摺攏了書，夢幻地久久望着金合歡極枝間的天。她夢想着什麼？她不知道。但是，我的天哪，獨自一人拿着打開的書，這樣的躺在這個神話般的花園裏是多麼的好啊！

『大概大家都已經走了，來得及的，』她記起了自己的同學，『奧廖格大概也走了。』她同柯敬伏亦很要好，正像他們的父母很要好一樣。『是的，大家都忘記她華麗雅了。奧廖格走了。史巧普卡不走。也是朋友啊。『我起誓！』瞧這個牛皮大王！要是那個那時跳進卡車的小夥子，——他叫什麼……謝爾蓋·邱列寧……謝廖薩·邱列寧，——要是那個小夥子起了誓，那麼他一定守得住自己的話的……』

她已經把自己想像為卡特麗奧娜，而主人公，充滿勇毅和崇高之感的被洗劫者，在她的想像中就是那個夜裏跳進卡車的小夥子。似乎，他的頭髮很硬，她非常想摸摸它們。『否則算是什麼男孩子，如果他的頭髮是像女孩子那樣的柔軟，男孩子的頭髮應當是硬的，唉，要是他們這些德國人永遠不來哪！』她懷着難以形容的哀愁想着。接着她又沉溺於書本中的虛構的世界，那混着浴滿陽光的花園和毛茸茸的地蜂與棕色的蝴蝶的世界。

這樣她度過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她又拿了肩巾，枕頭和史蒂文生的小說，走到了花園裏。她現在就預備這樣的生活，在花園裏的金合歡下面，不管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惜這樣的生活她的父母是做不到的。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忍受不住了。她是一個喜歡吵吵嚷嚷的女人，身體壯健，行動靈活，嘴脣飽滿，牙齒粗大，聲音響亮。不，這樣生活是不可能的。她對着鏡打扮了一下，就到柯歇伏亦家去打聽他們在城裏呢還是已經走掉。

柯歇伏亦家住在通公園大門的薩陀伐雅（Садовая）街，佔據着半幢標準石屋，這石屋是「克拉斯諾頓煤公司」配給奧廖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亦維奇·柯羅斯蒂廖夫，或是柯里亞舅舅的。在另外半幢房子裏住着高爾基學校的校長，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的同事，教師薩普林（Саплин）和他的家庭。

孤伶伶的一聲斧頭響在薩陀伐雅街上傳出，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覺得這一斧劈聲是從柯歇伏亦的院子裏傳出來的。她的心猛跳起來，在走進院子以前，她朝四周張望了一下，有沒有人看見，彷彿她在做一樁危險的和犯法的舉動一樣。

躺在台階附近熱得伸出紅舌頭的一只黑毛狗因為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的鞋後跟的聲音而微微抬起身來，但在認出了她之後就負疚地望了她一眼，——意思是說，對不起，熱得很，我連向你搖尾的氣力都沒有，——又蹲到了地上。

瘦削的，高高的，強健的祖母維拉·華西里葉芙娜（Ве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在劈柴，她用骨立的長長的雙手舉起斧頭，這樣的用力把它砸下，以致氣息喘喘地從祖母的胸口噴出。顯然，她還不抱怨腰肢，也許她還認為以毒攻毒，再劈下去，腰痛就會好的。祖母的臉給太陽晒得很厲害，黧黑，瘦削，鼻子纖細，鼻翼抖個不停，——她的側面總使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記起但丁·阿里吉也里，關於這個人的畫像，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曾在革命前出版的卷帙繁多的「神曲」裏見過。蹣跚成一圈一圈的灰白的暗栗色的頭髮附在祖母的黧黑的臉上，並垂落在她的肩上。平時祖母總戴着細細的黑玳瑁邊的眼鏡，這副眼鏡戴得這樣長久，以致架到耳朵背後的鏡腳之一祇因為年代長久而壞了，現在是用一根黑線縛在鏡架上。但是這時祖母却不戴眼鏡。

她特別用力地，用二倍三倍的精力工作着，劈柴隆隆地四散開來。祖母的臉孔和整個身形的表情大概是這樣：「讓鬼來把這些德國人抓去吧，讓鬼來把你們大家都抓去吧，如果你們怕德國人的話！我還是劈劈

這些木柴的好……喀拉……喀拉……。讓它們四面散開吧！是的，比起容許自己達到你們那種受辱的情狀，我還是劈劈這些柴的好。如果因此我要被註定死亡，那麼就讓鬼吊去我吧，我已經老了，我不怕死……喀拉……喀拉……」

祖母維拉把斧頭劈進了一根多節的木段，突然把整段木頭倒提到肩膀上，倒轉來用木段去砸斧柄，——木段就這樣的迸裂為二，其中之一險些兒把瑪麗雅砸得站不住腳。

由於這一情勢，祖母維拉才看見了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她睜起了眼睛，認出了她，就丟掉了斧頭，用她的似乎傳得到整條街道的響亮的聲音說道：

「啊，瑪麗雅，哦——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好得很，你過來了，你不嫌棄嗎！我的小女兒，列娜，已經把頭塞進枕頭裏三天了，就像鱧魚一樣嚎哭着。我對他說：你有多少眼淚？請進來吧……」

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對她的響亮的聲音很為駭懼，不過這聲音却不知怎的又安慰了她——不是她自己說得高聲嗎。但是無論如何他仍舊輕輕地，恐懼地問道：

「薩普林家走了嗎？」

「他自己走了，可是家裏人都在這裏，也在哭。您同我一起用飯好嗎？我燉了這樣甜菜湯，可是沒有人吃。」

不，她，祖母維拉，一個貧農的妻子，一向是受人尊敬的。她是一個鄉間木匠的女兒，波爾達華郡人。她的丈夫，一個基輔土著，普吉洛夫廠的工匠，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了重傷回來之後，就住在他們的村子裏。但是嫁了丈夫，祖母維拉却走上了獨立的道路，她成為村裏的代表，曾在貧農委員會工作，過後到醫院裏服務。丈夫之死沒有摧毀她，反而使她身上的這種獨立性格更為發展。不錯，現在她已經不在做事，而是靠年金生活，但即使現在，如果需要的話，她還能夠發出威嚴的嗓音。祖母維拉入黨已經十二年了。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奧廖格的母親，撲臥在床上，她穿着揉皺的花衣服，赤着腳，平時在她的頭上結成一個巧妙的大髮髻的金黃色的華麗的髮辮現在並沒有盤好，差不多直到腳踵地遮蓋了她全部小小的，有着一個年青、美麗、強健的婦人的發達形

態的身體。

當祖母維拉和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走進上房的時候，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從枕頭裏抬起那配着和祥的，聰明的，神色溫柔的，厚眼皮的眼睛的哭腫了的高顴骨臉孔，接着尖叫了一聲，就奔到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的懷抱裏。她們擁抱着，互相緊貼着，親吻了一下，哭了起來，接着又笑起來。她們的所以高興是因為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她們能夠這樣的互相對待，這樣的瞭解和分損共同的苦難。她們哭着笑着，而祖母維拉則把青筋突露的雙手插在腰間，搖着她的頭髮捲曲的，像但丁·阿里吉也里的頭，不斷的重複着：

「唉，蠢東西，真是一批蠢東西，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笑是平白無故的，哭，我們大家都還來得及……」

這時一陣奇怪的，愈來愈大的喧聲從街上傳到婦人們的耳際，彷彿是無數摩托的軋軋聲，伴着惡狠狠的，使人心肝爲之痛裂的，也是愈來愈響的狗吠聲；好像全城的狗都瘋了。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和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互相鬆了抱。祖母維拉也放下了雙手，她的驚黑的瘦削的臉孔變成了蒼白色。她們這樣的站了一會，不敢瞭解這是什麼聲音，但是她們已經知道這是什麼音響。突然，她們三人——第一個是祖母，跟着她的是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她後面則是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奔到了小庭園裏，接着，並沒有事先談好，而是用直覺瞭解到應該這樣做地奔出去，不是向着側門，而是在陌隴中間，穿過向日葵，向着沿牆垣種植的素馨樹叢。

許多汽車的噪聲愈來愈響地從城的下部傳來。車輪已經在木板上，在那由此看不見的第二水平交叉上的什麼地方滾響着。驀地，在街尾，在斜坡上，出現了一輛無頂的灰色輕汽車，接着，耀眼地用玻璃反射出太陽，慢慢地沿街駛向站在素馨叢邊的婦人。車子裏筆直地，厲色地，一動也不動地坐着穿灰色制服的軍人，他們都戴着帽頂的前部高高凸起的灰色的帽子。

跟着這輛汽車還有幾輛輕汽車駛來。它們從水平交叉駛上街道，一輛接着一輛地，慢慢地向這裏，向公園駛來。

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目不轉睛地望着這些車子，猛地用她的小小的，骨節纖細的手指的狂烈動作逐一拾起兩根辮子，開始把它們盤到頭

上、這動作她做得非常快，完全機械式地，但是在發覺她沒有隨身帶着簪子之後，就祇好繼續站在原地，用雙手捧住頭上的辮子，望着街道。

而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則發出了輕輕的一聲叫喊，急急離開了她站於其後的素馨叢，不是奔向通街的側門，而是回到屋子裏去。她繞過了住着薩普林家的那一角，走第二個側門，離開了薩普林家，跑到了和德國人所走的那條街道平行的街道上。這條街是空闖無人的，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就沿着這條街奔回家去。

「對不起，我已經沒有力氣替你準備了……。拿出點勇氣……。你得快快躲藏起來……他們可能馬上就要湧到我們的街道上來的！」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對丈夫說道。

她喘息着，把手按在胸口，但是，像所有健康的人一樣，她奔跑得這樣的臉孔血紅，汗流滿面，以致她激動的外貌並不符合她所說的事情的可怕意義。

「德國人嗎？」劉霞聲音裏帶着這樣的非兒童的恐懼口吻，以致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驚地緘了口，她瞅望了一下女兒，迷惘地環視了一下四周。

「華麗雅到什麼地方去了？」

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的丈夫嘴唇蒼白地站着，默不作聲。

「我來告訴你，我全看見的，」劉霞非常輕聲和正經地說。「她在花園裏看書，一個男孩子，已經成人了，跳過了牆。她騎着，後來站起來，他們老是談着話，過了一會她跳了起來，他們一同爬過了牆頭，跑走了。」

「跑到那兒去呢？」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眼睛盯着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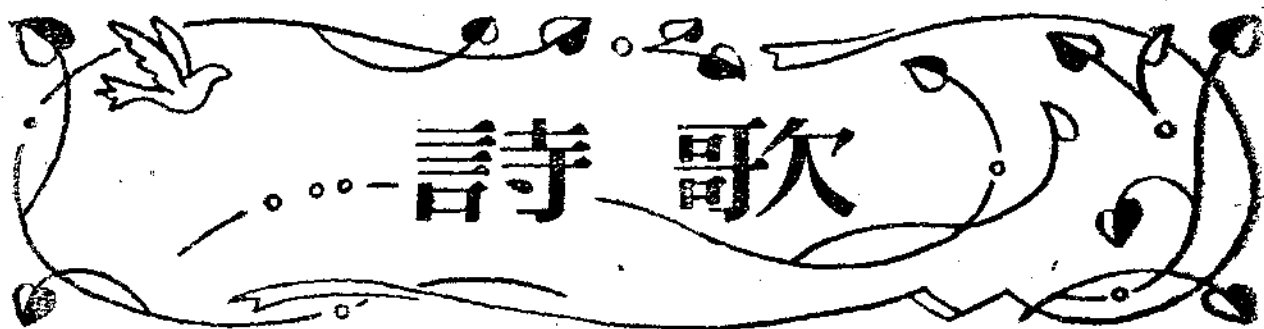
「到公園去……。肩巾留着，枕頭和書也留着。我以爲她馬上要回轉來，就出去看守着，別給偷了去，可是她沒有回來，所以我就把一切都拿回家了。」

「我的人哪……」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說，重重地蹲到了地板上。

（本章完，全書待續）

（水 夫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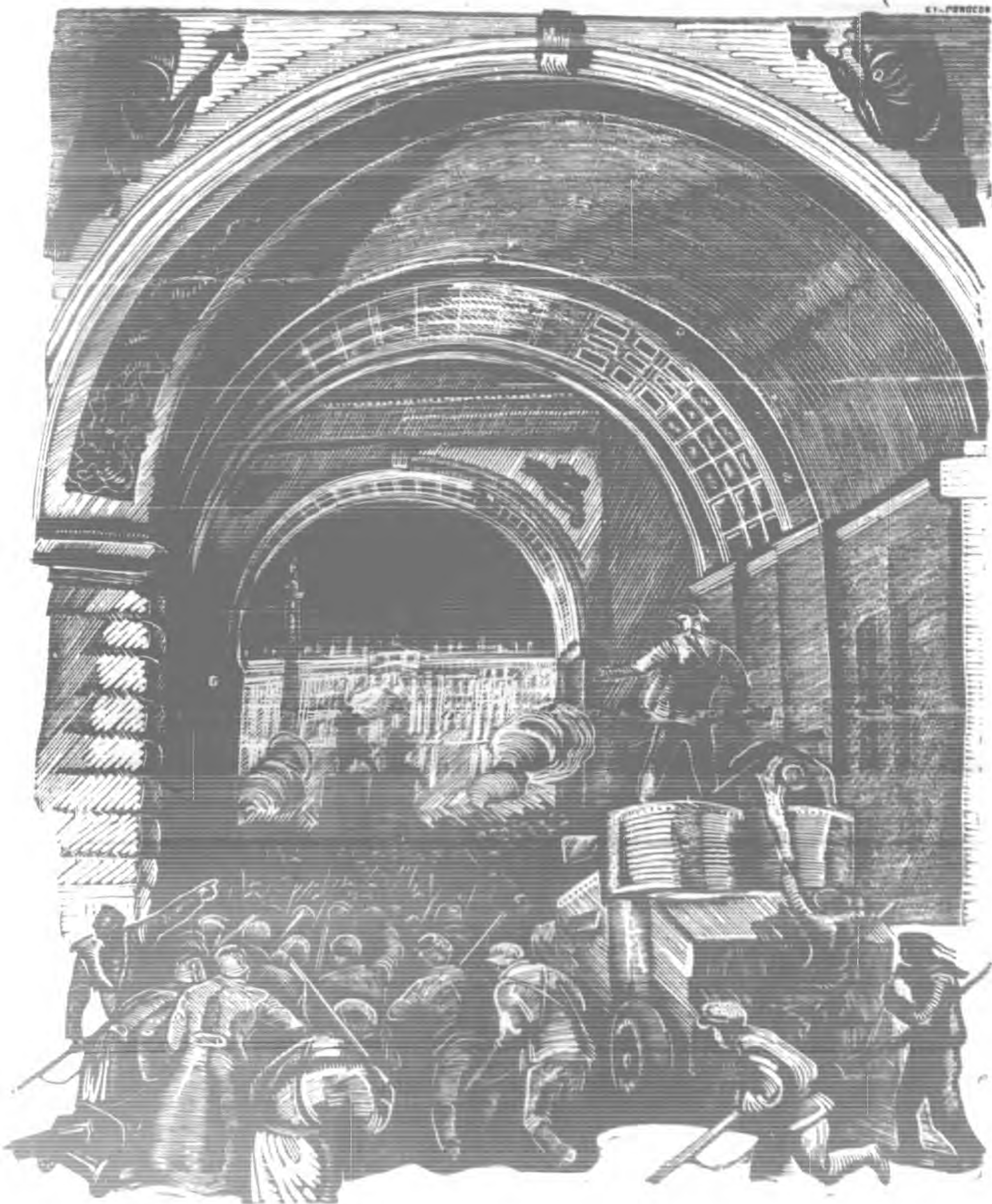


布留索夫  
(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

##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

(ОКТАБРЬ 1917 ГОДА)

有許多月份，早被宿命之神  
銘刻在世紀的曆本上。  
誰能從全世界的紀事碑上  
抹掉三月十五那個日子？  
在這一天，最後一個愛自由的羅馬人  
將他的利刃刺進了暴君的胸膛。☹  
怎能忘記，在一個寒冷多霧的正午，  
那羣勇者的行列，冰雹似的榴霰彈，  
還有那和陰霾的十二月廿四日溶合着的一切？☹  
六月二十，八月初十，  
再加上悲傷的「霧月」的日子，  
正像旗幟一樣，閃着血紅的光亮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革命士兵與革命工人進攻彼得堡冬宮

飄揚在大革命的海洋之上。  
同 個法蘭西還又呈現出兩支火焰——  
二月革命和七月革命。⑤  
但是高出於這一切神聖的日子之上，  
高出於使一九〇五年光輝的十二月，  
高出於一九一七年的二月，⑥  
你，使人眩目的十月，閃出了萬丈光芒，  
你把陰鬱的秋天  
轉變成充滿力量為狂歡的春天，  
並用永不會暗淡的曙光  
勝利地給我們在世紀中照明了正確的路向！

——一九二〇年——

(戈實權譯)

- ⑤ 係指紀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 被刺的日子。
- ⑥ 十二月十四日係指一八二五年俄國十二月黨人 (Декабристы) 的起義而言，事敗，五個主要的首領被捕，並處絞刑，其中有詩人里萊耶夫 (Рылеев)。
- ⑦ 六月二十，八月初十，俱係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中的兩個重要的日子：六月二十這一天，參加國民會議的第三階級 (即當時的資產階級) 的代議士，在網球場 (Jeu de Paume) 舉行宣誓，為建立鞏固的政體及制定憲法而鬥爭。八月十日國民會議通過人權宣言。「霧月」的日子，係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按法國當時通用的歷法是霧月十八日)，這一天覆滅勝利者委頓自埃及返國的拿破崙，發動了政變，並被選為終身的執政官。七月革命在一八三〇年，二月革命在一八四八年，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法國重建第二次共和。
- ⑧ 「使一九〇五年光輝的十二月」，係指當年全俄的總政治罷工及莫斯科的武裝起義而言。一九一七年的二月，即指當年的二月革命，沙皇政權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樣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政權才移轉到無產階級的手中。

伊薩科夫斯基  
(М. Исаковский)

## 祖國頌歌四章

(ЧЕТЫРЕ СТИХОВОРЕНИЯ О РОДИНЕ)

### 革命頌歌

(ПЕСНЯ О РЕВОЛЮЦИИ)

在黎明，在霧氣的曙光中，  
沿着貧瘠而不可愛的田地，  
這是我——一個無名的農夫——  
在播着五穀和悲哀參半的種子。

這是我，走遍了城市和鄉村，  
到處在尋覓你的足跡；  
我用不快樂的歌聲召喚着你，  
我等你等待了一千年。

這是我，在寒冷的長夜中  
千思萬思地想念着你。

這是我，肩上掛着槍  
爲了你作戰。

穿過了森林，穿過了永遠的新墾地，  
你聽見了我的哀愁。  
這是你——千年以來第一個人——  
向農民伸出了手。

在他沒有修過的屋脊下  
你帶來了幸福的生活，  
從你，這第一個人，我聽見了  
自己的真正的名字。

我因爲你的呼吸而感到和暖，  
我因爲你的愛撫而感到溫馨，  
我現在是陸地和海洋的主人，  
正走遍全蘇維埃的國土。

我不知道——我還要越過怎樣的大河，  
走過怎樣的地方，  
但我知道，我永不能讓你  
受到任何人的凌辱。

——一九三六年——

## 我生長在窮鄉僻壤

(Я ВЫРОС В ЗАХОЛУСТНОЙ СТОРОНЕ)

我生長在窮鄉僻壤，  
那兒的農夫們不快樂地打趣道：  
幸福騎了馬到他們那兒來，  
但是富人們把他抓走了。

我生長在那兒，我的父親和祖父  
在別人家的領地上胆怯地徘徊着，  
在那兒的每所茅屋裏——也許，成千年——  
貧困就高居在榮譽的座位上。

我生長在那兒，在貧瘠的田野間，  
那兒所有的道路都消失在霧氣裏，  
那兒的母親，在搖孩子睡覺時，  
很早就向他們歌唱着悲哀的命運。

一小塊土地，一隻犁，一隻耙——  
這就是我們親愛的故鄉，  
在我們今天的高高的青空下  
我時常還想起它。

我想起那些過去了的年代，  
想起那暗淡而無光的青春，  
凡是我們現在手中所掌握的一切，  
我每天都覺得它們更加珍貴……

——一九四一年——

## 你走遍全國……

(ТЫ ПО СТРАНЕ ИДЕШЬ……)

你走遍全國，沒有這樣一個障礙  
能阻擋住你的去路……  
在你的前面，瀑布會靜息，  
冰冷的黑暗也要讓步，

你走遍全國，由於你的保證，  
大地改變了遠古的河流的道路。  
大海向大海伸出了手，  
大海和大海永遠共處着。

你走遍全國。母親的大地  
把所有的道路都展開在你的眼前。  
遼闊的集體農場的田野，  
像地氈一樣地舖在你的腳邊。

甚至在那兒，在不知道草香的地方，  
在河流、池塘都乾涸了的地方，  
只要你走過，——跟在你的足跡後面，  
就喧嚷地長起了青綠色的花園。

你的火光比星星和彩虹更美麗，  
你的道路鋪向了太陽：  
你走遍全國。沒有這樣一個障礙  
能阻擋住你的去路。

——一九三五年——

## 土 地

( З Е М Л Я )

『集體農場所使用之土地，均歸各集體  
農場無代價及無期限使用，即永遠使用之』

——蘇聯憲法——

土地，土地——親愛的母親！  
和你心愛的兒子講話吧……  
你的丘陵和平原  
是一望無涯，無邊。

你的富源是無法測量，  
它們埋藏着，數也數不盡……  
土地，土地！而我們爲了你  
也不知道忍受了多少不幸！



那不是你嗎？多少世紀以來  
就是我們不敢大胆期望着的幻想。  
那不是關於你嗎？窮苦人的命  
在黑暗中唱着悲哀的歌。

那不是你嗎？使我們  
賣掉了最後的一點產業？  
那不是你嗎？派遣我們  
乘上了移民用的暖車。⊖

那不是爲了你嗎？我們每年  
向富人們彎腰屈膝。  
那不是爲了你嗎？人民  
沿着烏拉地米爾大道⊖向前走。

那不是你嗎？整世紀地被俘虜着，  
親愛的母親——濕潤的土地。  
那不是爲了你嗎？我們走遍了全國，  
從這個邊疆到那個邊疆。

土地，土地！曙光正在燃燒，  
而你爲了我們——已在四周圍展開……  
土地，土地，爲了你，  
我們身受了多少不幸，多少悲哀！

(戈寶權譯)

⊖ 裝有暖氣設備的客車。

⊖ 帝俄時代從莫斯科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囚徒必經的一條大路。

# 戰前作品

費 定  
(К. Федин)

## 城 與 年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 續 自 第 23 期 ]

一 九 一 四 年

愛 神 的 遠 心 機<sup>⊖</sup>

【夾肉麵包！】

【熱香腸！】

【請喝啤酒！】

【森普利雜誌，柏林新聞，快活雜誌！】

【星期周刊！星期周刊！星期周刊！】

【啤酒！啤酒！啤酒！】

【夾肉麵包，熱香腸！】

【雪茄煙，雪茄煙，香煙！】

⊖ 形象語，此處作者指旋轉輪機，英譯為Merry go round，即：有平置大輪一，上裝木馬，木舟等物，兒童坐其上，隨輪旋轉以娛樂者。

「可來得，可來得笑話雜誌！」

「請進來！」

雪茄的青烟，好像天藍色的被單似的，在頂棚下動盪着，柔軟的把噙噙的人聲包了起來。大肚子，汗禿頭，白裙子，結實的裸肘，花邊和鑲邊下的圓圓乳頭——都悠揚的在座位上幌盪着。

廣袤的，浴着陽光的祖國，在窗外慢慢兒浮着。

富麗的，隆隆響着的，裝飾得很講究的火車，衝到車站上，衝下去，順着一條窄街道，衝到城市的盡頭。

安得列和古爾特從人叢中出來，進到大學的花園裏。

這兒靜得很，溫暖的蔭影，落到小路上，樺樹和橡樹，把天遮了起來。寫着拉丁文的明光發亮的小板，在樹幹上發着黃色，插在花壇裏的小木竿上，也有這樣的小板。發着一股肥沃的土味和新鮮的油漆味。

「你有這樣的情感嗎，」古爾特問道，「有靜穆而和諧的祖國的情感嗎？我們很滿意這些瑣事，因為這是我們的瑣事。我請你相信，我來到這兒真是幸福呢。胡塗而好玩的節氣，胡塗而好玩的習慣，我在看一看這棵樺對，牠是多麼樣的老朽，多少小孔呵。去年的時候，這樹上到我半腰高都是生着蘇蘆。你瞧，現在這些生得更高了嗎？這是解剖所的大門。咱們去吧，我帶你去看看博物館。」

一股冰涼的帶甜味的三碘化甲烷的氣味，順着地上，從通到花園的門裏撲出來，在他們進來的那一間房裏，一隻鍍鋅的大箱子，推在一堵濕牆的壁龕裏。箱蓋微微的開着。

古爾特把箱蓋掀開。箱子裏亂放着剝了皮的人手和人腿，一塊塊青紫的筋肉，帶着拔斷的好像纖維似的髓的白骨，黑紅的，烏黑的，暗藍的內臟——腸子，肝子，肺。隔着門從花園裏透過來的白晝的光綫照着的兩個頭，緊緊的擠在箱子角裏。一個頭是剝了皮的，頭骨縫好像血淋淋的小鋸似的，在頭上蔓延着。另一個頭的脖子——沒有汗毛的，長得很周正的脖子——就好像用領帶紮着似的，被一隻腫了的小孩的青手抱着。處處都是一堆堆的什麼粉。

「走吧，」安得列說。

古爾特往箱子裏望了一眼。

⊙ 三碘化甲烷，沃康仿藥，黃色結晶，狀如小板，有特殊臭氣，可以防腐。

「走吧，這兒叫人喘不過氣來。」

古爾特把箱蓋放下來，微笑了一下，悄悄的挽着安得列的臂膊。

他們從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裏過去，房間裏放些用玻璃鋪着的又窄又高的桌子。桌子洗得乾乾淨淨，地板發着光亮，涼爽的，微微發着樟腦氣的穿堂風，從一道門裏往一道門裏吹着。一條半明半暗的穹形的走廊，通到一道很寬的樓梯上。一個看守人，坐在平台上的桌子旁邊。他脫了帽子問道：

「諸位要參觀博物館嗎？」

玻璃櫃一張張的排列着。櫃裏的玻璃格子上，按着高度和直徑，放着玻璃罐，罐裏是用酒精浸着的人類器官的標本，玻璃，酒精，以及青的，暗藍的，大紅的人體的塊，綫絲，纖維，肉塊——這些都充滿了又高又寬敞的大廳。

陽光傾瀉到乾乾淨淨的窗子裏，於是被玻璃櫃，玻璃格子，玻璃罐和酒精所曲折出來的多色的熱光譜<sup>⊖</sup>，在牆上，頂棚上，地板上，人們的衣襟，手和臉上抖顫着。

看守人突然停起來，伸着一隻腳，把右手的大拇指，插到制服的衣襟裏，不慌不忙的張開口來：

「胎生學部。在標本的數量上，居世界第一位。」

在這兒，在小玻璃罐子裏，漂着幾乎不分個的，微黃的一團團的胎兒——沒有出世的一堆胎兒。其次是密集的，頭的小人，那些小人帶着緊貼到肚子上的細腿和指間有薄膜的手。在盡頭的地方，在容量好像小桶大的玻璃罐子裏，胎兒在望着自己的膝蓋，這些就像母親生產之後，清醒過來，在自己的床邊看見的那些嬰兒一般。再前去，在另一個廳裏，一塊塊的腦髓，在陽光裏發着暗色，在這些腦髓後邊，在一個特別玻璃匣下邊，有一個人頭，放在一個很寬的玻璃罐的底上。

頭的額顛很低，整個的額顛上，有一道馬馬虎虎縫着的針縫。褐色的眼睛睜着，擴大的睛珠，凝視着大概直然擺在他面前的什麼目標。上嘴唇上和兩頰上，向各方伸着又短又粗的黑鬚子——這是死前不到一星期的光景剃過的。整個的面孔，砍下來的一塊脖子和兩耳，都是深青色的。在玻璃匣下邊，放着一個小木籤：

⊖ 光譜，物理學用語，即用三稜鏡等分散之光所映之色帶。

著名兇手

艾貝梭之頭

(最近在紐倫堡公開執行死刑)

「這次執行死刑的時候，家父也在場的，」看守人把一隻腿向旁邊一伸，開始說起來，「如果諸位願意……」

「你聽着，」安得列突然說，「實在說，我們看這些幹嗎呢。」古爾特把頭一揚。

「這是鼎鼎大名的博物館呵，」

「我到這兒來是坐旋轉輪機的，而不是來看死人的。」

「咱們就是坐旋轉輪機也不遲。可是這博物館……」

「去他媽的博物館吧，去他媽的艾貝梭吧，我要到外面去，到陽光裏去！」

★

愛蘭良真是開闊的地方。

坐在涼台上，嘴裏啣着煙斗，喝着咖啡，——閒情呵，只有這一個小城裏才有這種閒情可誇耀呢。

過午以後，當大街上靜靜的有涼蔭的那一面現出來的時候，當每一個窗子上搭着小地氈，枕頭和鴨絨褥子的時候，大學生們半躺在愛蘭良的涼台上的躺椅上。

一陣陣的盛開的微微的花樹香，從大學的花園裏飄來，從下邊，從潺潺的活潑的小河上，送來陣陣的濕潤的涼風。天空是無限的高，這小城真感到一種輕鬆，愉快和舒適。路上和人行道上寂無人影。

「咳—咳！」清脆的聲音，從涼台上傳來。「咳—咳！裏里赫！昨天的娛樂場以後你怎麼樣？」

「別開玩笑吧，小矮子：一夜的光景，我的腰長了五生的米達……」

「咳—咳！」

於是由一個涼台到一個涼台，由街道的這一端到那一端：

「咳—咳，老同道呵！你在那兒叫什麼呢？」

「裏里赫行外科治療了：他的腰寬起來了！」

「哈—哈！」

「亞弗學生會反對根本治療法。你去試一試消息子<sup>⊖</sup>吧。」

「輕啞嗓子你怎麼治呢？」

在窄術術裏由一所房子到一所房子傳着：

「有人在大街上找舊褲子的；腰身爲一百五十生的米達。」

「哈—哈！」

在那些涼台那邊，在一些掛着窗幔，鋪着地毯的不高的房間裏，勤勉的女房東們用皮鞋油給自己的房客們擦着皮鞋。大學試驗室和研究室的看守人，從從容容的在洗着試驗管，蒸溜器和曲頸瓶。在一個大廳裏，打掃了打掃，把長槍，馬刀，劍和長劍，都擺在台子上。

「咳—咳，鄂度！你對咱們的哀里赫有什麼話說呢？……」

★

裸胸的，鑲着花邊的，盛裝的客人們，成羣結隊的還儘在向小河邊去的下面的大街上走着。可是沒有亂轟轟的聲音，涼台上抽煙的一縷縷的煙，靜靜兒沿着平光的牆壁向上浮動着。

「真是昇平氣象呵，無限的昇平氣象呵，」古爾特說。

他光着頭走着，慢慢的，親切的，向每一個角裏張望着，彷彿尋找着早已失掉的最心愛的什麼似的。安得列默然不語。

近年來我們的朋友們所舉行的一切旅行中，沒有一次能像這次在愛蘭良的旅行能有如此的自動，如此的閒情逸致呢。就因此我們才不慌慌張張的向人前邊跑，而是快快樂樂的一步步的在街上走着，往街道走着，過了橋，往前邊的蔽着小密林的山上走。誰繞得呢，這次的旅行或者是最後一次的休息，其中更充滿着死嗎？

好像裹着頭巾的頭部的，被菩提樹，白楊和楓林籠罩着的山，在馨香的活動的漏斗裏旋轉着。聲音就地碰着，從這面到那面旋轉着，好像蛇似的纏繞在樹的周圍，鋪到腳底下。這兒有一切的樂器，有東方和西方發明的樂器，有手工業製造的和工廠的出品，有自動的，吹奏的樂器，有絃樂器和擊奏樂器。他們都嘯着，敲着，吹着，拉着，一起奏着，沒有片刻的止息。除了莊嚴的聖樂，悲哀的康塔塔，狂想曲，米紐埃，波蘭舞曲不計外，一切從前世紀所作的小歌劇和歌劇，馬叔卡和華爾士

⊖ 消息子，外科術用語，爲治療或檢驗時，刺入尿道之細管或通條。

• 進行曲和加洛普<sup>⊖</sup>——這一切音樂作品的等級與種類，動物界和樂器製造廠所熟悉的一切音調和節拍，——他們拚着最大的力氣，用極高音在這兒，在這好像裹着頭巾似的被菩提樹和楓樹的密林籠罩似的山上，盡力來表現着自己。

山也在旋轉着，旋轉着。

在山頂上，順着林蔭道的長度，擠滿了賽會台，售物亭，小店舖，旋轉輪機，陳列館，西洋鏡，電影，催眠室，鞦韆，打靶，測力室和運動房，算命亭和占卦洞。在這盛會上，每一個人夾到人叢中，就好像填彈塞填在彈筒裏似的，毫無疑義的滿足着頭可以向四面八方轉動呢。

「最美麗的夫人們，最可貴的先生們！我請諸位拚着氣力在我面前只停兩分鐘。所拚的氣力應該能抵擋得住那些想佔你們位置的蠢貨們的推擠。可貴的先生們呵，你們不甘心把自己的位置讓給蠢貨們吧！注意一分鐘。在諸位面前有一副背帶，牠的平淡無奇的皮兒，會使老實頭和莊稼漢感到興味索然的。可是我們曉得，真正美善，從來是平淡無奇的。諸位瞧吧，我拚着一切力量拉長這副背帶，我把牠撕斷，好像漢堡動物園的獅子一般，用牙把牠咬斷，我用牠挽成結，我用斧子把牠砍碎，瞧吧——咳，唉咳，呵咳！我用牠把二十五公斤的錘子提起來！諸位瞧吧——牠只能更有彈性，更柔軟而更逗人愛，牠的顏色，堅實和好看的程度，一點兒也不變。諸位等一等，等一等！我把牠放到水裏，打上胰子，我用刷子把牠刷一刷……」

「到這兒來，到這兒來，太太們！這傘用來遮護諸位美麗無比的皮膚，不叫烈日晒呢。咱們試一試來用水澆牠吧，咱們試一試來把牠擰翻過來吧，咱們試一試來把傘柄折斷或是用手指把傘面戳穿着吧——那是

---

⊖ 康塔塔 (Cantata) 即歌曲之意，為一種反映偉大事件 (如頌揚英雄偉績等) 的有音樂伴奏的長歌。狂想曲 (Rhapsody)，一種狂放不規則的，往往是即興形式的音樂作品。米紐埃 (Minuet)，一種優美而高貴的三拍子舞。波蘭舞 (Polonaise)，為波蘭舞最重要之一種，具有嫺雅的性格，三拍子，舞時開始於第一拍，終止於第三拍；最後一節的第一拍包含有四個或四個以上的音符，第二拍則為四分音符的強拍，結於第三拍。馬叔平 (Mazurka)，一種三拍子的波蘭舞或舞曲，第二拍常是強拍，並且終止於第二拍。加洛普 (Gallop)，一種兩拍子的快步舞。(盛家倫先生代註)。

瞎費氣力呵！偉大的拿破崙用這樣的綫子給自己的第二房妻子——給自己心愛的第二房妻子縫了衣服，這是歷史科學證實了的。如果有能手把這傘合起來，那牠就細得好像駱駝從針孔裏穿過去到天堂去的那縫針一樣的細呢。當然，如果你的奶奶看那不是駱駝……」

「呵一哩，呵一哩！那些人真高興在五花八門的吹牛的面前豎起耳朵來！謝天謝地，諸位是在樹蔭下呢。諸位幹嗎去化錢買傘呢？可是愛蘭長的市自治會從自己的街上把所有的灰塵都填到諸位張着的口裏，諸位不妨用冰和糖的檸檬水來漱一漱口……」

「好朋友們，爲了文明和德國君主同盟的友善關係——只請注意半分鐘。教授所發明的金鏈子……」

「太太們早已利用背帶來穿褲叉了嗎？別再聽這個賣背帶人的話吧，我的午飯後的休息硬糟蹋了……」

「要開始了，要開始了！」

「諸位將要瞧瞧一輩子吃舊皮鞋掌的人。現在要對大家表演呢……」

「誰能證明出來他用自己的手摸着比彭吉—龍吉—加斯還小的矮人，就給他五百馬克，那矮人身高十九生的米達，其體重……」

那些流着汗，噴着唾沫的赤紫色面孔的叫賣者，喝了一杯利口酒，於是唾沫又在發着臭氣，額顛和脖子的血管裏，充滿了很重的青血。

「要開始了！」

「要開始了！」

鸚鵡的叫聲，有訓練的驢子的吼聲，留音機，風琴，手風琴，樂隊，大音樂匣子，鋼琴和個別的發着尖銳聲音的提琴。而駕乎這一切之上的是人的轟叫聲，是空前未有的巨大的轟叫聲。因爲人要壓倒這一切的聲響，一切的嘈雜，一切機器，樂器，鳥獸的喧鬧聲。因爲必需在這一一年一度的佳節——夏季的，戀愛的聖餐節——不但需要賣東西，不但是要表示真貨色，而且要嬉笑，遊樂，戀愛呢。

呵，是的，戀愛呢。

對於這應當好像在鐘樓上撞鐘似的，在戀人的耳朵上大吼呢。

可是真正的激情難道能含在耳語裏邊嗎？

呵哈，激情呵，呵哈，奔騰狂暴的青年的激情呵！



坐在映照著金光輝煌的旋轉輪機的小車斗裏，坐着，緊緊的擠着，混身子擠到剛才每一個人夾到人叢中，就好像填彈塞填在彈筒裏似的所遇見的，碰着的，擠到跟前的那鑲着花邊的，很熱的，有豐美乳頭的，擦油抹粉的，微微出汗的姑娘跟前坐着，——呵哈，呵哈，不是的！——而是飛呢，而是在雲霧裏飛轉呢。這是黑漆漆的半圈——隧道，咫尺莫辨，誰也看不見，一秒鐘，再一秒鐘，再一秒鐘；就是令人眩目的白晝呵；人們在脚下望着，用指頭指着，笑着；於是又黑起來了——什麼人也不見了，只有她——她是誰？——是不相識的被旋轉輪機轉得頭暈目眩的姑娘呵，——一秒鐘，再一秒鐘，再一秒鐘——光明，白晝，人；於是又鑽入隧道裏了！

人類想出了這樣的機器沒有呢？牠把心，靈魂，眼色，擁抱，接吻——就好像旋轉輪機所作的一般，把這一切愛的原料，製造成結晶的凝固的幸福成品呢，這是愛神的魔術的遠心機嗎？

這一切的鞦韆，這一切的跳梯，無窮無盡的飛奔的道路及美國山<sup>⊖</sup>——所有這些，連品質欠佳的幸福的代用品也產生不出來，而幸福的成品，就構成了旋轉輪機的不怕搶，不怕奪的專利了。真正的幸福，人間唯一無二的最幸福的涅槃<sup>⊗</sup>，真正的旋風似的激情（當心假貨！）——是旋轉輪機的專利品。

樂吧，輝煌閃耀，五光十色，銀輝四射，光怪陸離，交織着競馬和悠揚的划船，永遠被手風琴的聲音征服了的，永遠旋轉着的旋轉輪機呵——樂吧！

## 實在說，世界大戰什麼時候開始呢

古爾特和馬得列搖搖擺擺，幌幌蕩蕩的被人們從賽會台旁擠到鞦韆跟前，從鞦韆旁擠到售物亭跟前，這人羣令他們沉醉了，這人羣的無憂無慮和縱情幻想令他們沉醉了。他們好像天生的游蕩漢似的，許不會說那些叫讀者，商人，滑稽大家，以及那些親手把那花花綠綠睡着的患夢

⊖ 美國山為公園或遊戲場中人造之假山，山上鋪小鐵軌，有小車飛馳其上，遊客乘車上下飛馳以為樂。

⊗ 涅槃，梵語，即脫去煩惱，入於不生不滅之門。

游病的人們，拉到賽會台上的戴着揉皺的鴨嘴帽，自己擺着神經學和精神病學教授架子的先生們，把他們的時間糟蹋了多少呢。

當人流把這兩個朋友沖到那可以自由活動與呼吸的空曠地方的時候，他們就相顧而笑了。他們混身大汗，狼狽不堪的樣兒，活像猛雨淋了的人們似的。古爾特歡天喜地的叫起來：

『你瞧，安得列！這些大鬍子的人，甚至有些白髮蒼蒼的人，這些父親，母親們，或許他們都是祖父祖母們呢，這些人都是孩子，他們看玩具比什麼都寶貴呢。這樣的佳節……這樣天真爛漫快樂呵……』

『別忙，』安得列擋住他的話說，『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古爾特？』

『打靶場。』

安得列撲向前去，後來抓住古爾特的手，混身貼着他，彷彿找掩蔽和保護似的。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呢？』

在不高的賽會台上，起着一陣和平的大笑聲。擠得緊緊的一堆男人，忽而離開帳棚的柵欄，忽而又擁到上邊去。距柵欄八九步遠的地方，有些打破的，亂髮的人頭，插在鐵桿上。每一個人頭上邊，掛着一個小木籤，上邊寫着罪人的姓名，他們的頭是被判斷決的，而現在變成賽會台老板手中的靶子了。

這遊戲是不複雜的。應當用很大的破布球，打中了這頭。布球把人頭打得仰到後邊，落下去，滾到麻布圍子後邊。在布圍子後邊跑來跑去的枯瘦的面色蒼白的少年，即刻將靶子弄好，將球擲到自己老板的腳跟前，那老板在柵欄跟前，向每次輸了的人收着錢。

遊戲無間斷的進行着：布球由柵欄跟前向目標的方向來往投擲着；老板換着馬克，把球遞給參加競賽的人，呼喚着那個少年，由杯子裏喝着啤酒；看客們哈哈大笑，鼓勵着，當運動員揮起球來的時候，就後退着，當他把球向目標投去的時候，就又擁上來。

在目標中間兀立着的那一個人頭，那低低的額顛上，有一道馬馬虎虎縫着的針縫，滿長着剃過的短鬍的深青色的臉上，有一副睜大的褐色的眼睛，這一個人頭，引起了看客的一般的同情，於是一個球跟着一個球的投擲着。而這頭就向後仰着，掉下去，又繼續不斷的兀立到有彈性

的鐵桿上，於是就又用自己的褐色的瘋狂的眼睛，斑斑的凝視着哈哈大笑，混身大汗的人羣。

人們都溫存而親切的對這人頭喊道：

「可愛的艾貝梭，小艾貝梭呀，小把戲呀。」

殘酷的兇手，可怕的悍匪，白晝行劫的強盜及婦女的著名的折磨者

艾 貝 梭 。

在倫紐堡將此壞蛋斬首。

「這是什麼呢？」安得列又叫起來。

「這是運動，」平心靜氣的對他耳朵回答道。

他沒有馬上明白過來這話是誰說的，而且也沒有馬上猜想到這說的是俄國話。那麼，他也說起俄國話了嗎？

「認識認識吧。我是本地大學生，我姓……可是，這沒要緊。我很喜歡你同你這位朋友：我早已瞧着你們在望着這亂七八糟的現象出神呢。」

微微密縫着的，略含倦意的眼睛，怪可笑的，平心靜氣的望着，似乎不大相信的微笑，掛在嘴上。

大學生握着安得列和古爾特的手。

「你是德國人嗎？」他活潑的對古爾特說。「好極了，咱們用德國話聊天吧。這一個賽會台的娛樂，使你的朋友受到這樣大的刺激，連他的面色都蒼白了。」

安得列用力的望着古爾特的眼睛說：

「至少兒童們不如此消遣呢。」

古爾特彷彿寬安得列的心似的，把他的肘子彎捏了一下，就對那位新的同伴望了一下。

那位不大顧慮到他的聲音聽見聽不見，就說道：

「都曉得，競技是一種體育。可是競技場的老板把有益的和高尚的聯繫到一起，這他發揮了多少聰明呵！真妙不可言呵！用這樣的方法，你不但可以使不發達的國民軍的筋肉系統發達起來，而且可以磨練他的

精神，堅強他的正當意志等等。爲了不使這些太過於無聊，用最刺激的暗示，把這令人不起快感的東西鍍上一層金子：婦女的折磨者，而且還不是平平常常的，而是鼎鼎大名的婦女的折磨者呢！那真是絕頂的聰明呵！基茨商人的想像力真是海闊天空呵！沒有一幅日本畫能從這樣簡短的一句題字：婦女的折磨者！如此的興奮起他的想像力呢！主要的——這一套把戲貫澈着愛國主義的思想，培養國民的國家觀念。」

『實在說，很令人生厭的！』安得列瑟縮了一下說。

『哈哈，要不是我心境好的話，』古爾特笑着說，『好朋友，我許揍你一伙呢。』

『爲什麼呢？』

『因爲你做這一般化的結論。江湖小販弄些把戲欺騙傻瓜，而你却瞎扯起國家來了。』

那位大學生把眼睛一密縫，聳了聳肩。微笑不斷的在他臉上蕩漾着，可是這微笑的表情，却依然是不可捉摸的。

他彷彿在笑自己所說的話似的，於是就低語着——他們信我不信呢。

『你的風度真不錯。不概你是大學生，或者是藝術家嗎？總而言之，沒有什麼可問你的。我所要說的是你們都是愛幻想的人。而我却是清醒的人，雖然並不討厭喝酒。咱們到那兒去，到山上去，到飯館子去吧。咱們還是免除習氣，不從小路走吧。從小樹林裏走近些，而且自在。……朋友們，我幹過五個大學，並且從四個大學裏把我趕走了。況且事情不在大學，而是在乎我短期間遊了四國，弄慣了藐視一切。很難捉住我有特別的嗜好來。我是國際的混蛋。如果你想打我想得手發癢的話，我爲了綜合在一起挨你一頓揍，我仍是準備做自己的一般化的結論呢。你同意嗎？』

沒穿上身西服，沒戴帽子的疲倦的人們，在扔在地上的撐開的傘下，在草地上躺着。他們走了小樹林，就又出現到俚會的人叢裏了。

這兒在一個很寬的曠場上，有一個飯館。順着曠場的長度，擺着一行行的長桌子和板凳，穿着漿粉制服的女堂官，經過平平的台階，往那篷屋裏衝着。好像一棵孤樹的樹枝上，落滿了白嘴鴉似的，板凳上擠滿了客人。桌子上擺滿了陶器的啤酒杯子。肥胖的女堂官，把套在手指上

的啤酒杯，舉到頭頂上，往那放着起沫的啤酒桶的篷厚裏擠着。賣花的和賣彩帶的小販，隔着客人的脊背，帶着這樣的微笑，望着他們的面孔，就彷彿這些人都是他們的情人似的。各色的彩帶，在頭頂的樹枝上掛着，糾纏着，旋捲着，被新的彩帶打斷了，在飄擺着。這兒是一片大笑聲。

這兩個朋友坐到曠場上端的桌子跟前。他們的同伴坐在他們中間，順次的忽而轉過來對着這一位，忽然轉過去對着那一位，盡力的要叫聽見他的話：

『這就是對你們的生物學入門呵：如果一個器官長久的不運用，牠就要失掉自己的機能。我以爲罵有機論的人是徒勞無益的。實際上，生物學的原則是包括了各民族全部的心理生活。歐洲人用決鬥來代替對於血仇的報復，而決鬥表現在劍上：用劍把敵人的頰一刺傷就滿意了。還有更妙的呢：人家打了你一個耳光，法官對於侮辱者一處罰，恥辱就雪除了，你就心安了。這是因爲咱們世世代代沒有練習過復仇的感情。這感情就慢慢兒死滅了。』

『你想說服我們什麼呢？』安得列問道。

那位大學生從杯子裏喝乾了啤酒，他的臉突然就瘦起來了，陰沉了，老相了，微笑消失了，他就神疲力倦的說：

『什麼也不想說服。你看賽會的那種天真，使我樂起來了。過後你在打靶場跟前的那種恐怖。我想聊一聊天，別的什麼也沒有。』

他凝神的望着安得列。

『特別是同你，同俄國人。我只不過是把問題提出來就是了。當你第一次看見德國的時候，不會想到羅馬吧？你明白嗎？這樣的開化，這樣的華麗，這樣的富裕，這樣的滿足。真是叫人忍不住。我覺得在全國的地層下，在全體人民的意識下，有令人難忍的緊張的整整的層。週圍一切都這樣飽和，充實，豐滿得必需要放電，不可免的要放電了。我聽見我週圍有一種可怕的潛隱力的呼吸。而且我看見，就好像冲着電的蓄電池似的，這潛隱力是如何的在發展，牠是如何不斷的從外面吸取着滋養着。你記得那些運動員的面孔嗎？你覺得可怕嗎？可是你想過這種消遣的後面有一種什麼力量嗎？用這樣無害的方法去訓練牠，以便將來把牠支配到應該用的方面去。你明白牠將來用到那一方面嗎？你明白嗎？

你感覺到這力量把你腳下的地都震動了嗎？你感覺着這將來是如何的噴發嗎？」

「你談的是什麼呢？」安得列突如其來的叫了一聲。

那位大學生抓住他手。

「噴發，」他低聲的重複了一句，「你感覺着了嗎？」於是他把頭向下，向那好像白嘴鴉落在樹枝上一般的滿擠着遊客的桌子點了一下。

「你瞧！」

一位大學生登到他們坐的那下邊一行桌子的板凳上。雜色的學生會的鴨嘴帽，嵌到他那平光的微紅的後腦上。他沒穿西裝上衣，捲着襯衫袖子。一個提彩帶籃子的姑娘，在他旁邊站着。他從籃子裏取了一小輪彩帶，把彩帶頭纏到指頭上，好久的測量着，瞄準着，後來就把那一小輪彩帶照下邊那張桌子的方向投了出去。彩帶在中途糾纏到從樹上掛下來的彩帶的結子上，或是碰到迎面投來的彩帶上，同牠糾纏在一起，或是還沒來得及放開的時候，馬上就絆到菩提樹枝上了。那大學生眼睛連望都不望的把手伸到那向他端着的籃子裏，取了一小輪新的彩帶，很利落的躲過了複雜的障礙網，重新投去了。他興勁上來了，每一次的落空，逗得他火氣更衝上來了。他終於用自己的彩帶，把他和他的目標遮開來的華麗的彩帶簾纏住了。在大家的哈哈大笑裏，他把牠往下邊的遊客們的頭上拉着。戰場成了他的了。他把兩腿撇開，抓起一束彩帶，於是就猛烈的毆起來了。

他的目標是一位姑娘。她同一位年長的有威儀的太太坐在一起，那太太看來像她的母親或伯母。打中了的第一輪彩帶，落到姑娘的肩上。她從從容容的把彩帶扔在地上。這兒的彩帶當時還少了嗎？——牠雨一般的從上邊落下來，在脚下沙沙響着，就好像木匠鋪裏的鏢花一般呢。第二輪彩帶打在她手上。她不耐煩的把牠扔開去。第三輪輕快的落在太太面前的桌子上。姑娘帶着預防的神情，把彩帶拂到一邊去，談着什麼話，不由得把牠纏在指頭上。

那時大學生扯着彩帶，非常當心的把牠頓了一下。姑娘抬起頭來，她的視線向上，順着空中的彩帶溜着，碰着那微笑的滿面汗光的大學生的臉。她微笑了一下，就飛快的把彩帶撕斷了。

古爾特和安得列笑了。他們同伴的面孔，又變年輕起來，臉上浮着

疑神疑鬼的微笑。

「你曉得，」他說道，「大學生們把這節氣稱做婦科病的季節嗎？不曉得嗎？這是頗有教訓的故事呢。有一位本地教授，開始講授自己功課的時候說：「很可惜咱們的功課是從冬天的學期開始的，最初咱們將要喪失了那些使咱們博物館的胎生學部獲得世界聲譽的那些好材料；愛蘭良賽會以後，經過兩三個月的光景，這樣的材料多極了。」你奇怪嗎？這一層你不懂嗎？那位教授曉得他所說的話呢。成羣結隊的女人，一年一度的來到這永遠飢荒小城市。大學生們和丘八們在這兒等候着她們。你想着他們等着女人是白等的嗎？過兩個月之後，這些碧眼的未婚妻，太太，表姊妹和姊妹們之中，有百分之幾又將來到這好客的愛蘭良城裏，躺到大學附屬醫院的病床上。」

「朋友，你言之過甚了，你面色很陰沈，」古爾特說。

「我言之過甚嗎？面色陰沈嗎？呵，你是空想家呵！這位小夥子不到今天晚上就要達到目的呢，你願意打賭嗎？你瞧吧，瞧吧！」

在板凳上站着的那位大學生跟前，擠了一堆賣花的女人。他和下一張棹子跟前坐的那姑娘中間，扯了一條新的彩帶。大學生把捏在手裏的彩帶頭，貼在嘴唇上，他那肥胖的渾身，都對那姑娘表露着一股莫之能禦的熱情。他從那向他端着籃子裏選了一朵花，吻了一下，就打發這賣花女把牠送給自己的那位女子。後來把啤酒杯子舉到頭頂上，就幾口把牠喝乾了。姑娘接了花，把牠拿到臉跟前，不易捉摸的對那大學生送了一個機敏的秋波。大學生望見了，用神色和手勢，表露了自己的狂喜，這使她笑了。

「快樂呵，實在話，真快樂呵！」古爾特笑起來。

「你瞧瞧他的樣兒吧，」那位大學生嚷起來，「他真可怕呵！你試試去打攪他一下，去打斷他一分鐘吧，他會好像屠戶似的怒氣沖沖的揍你，會把你毀了呢！他幹這玩藝感到無窮的興趣呢，因為他急躁到點了。」

「你是說這一位小夥子嗎？」

「我是說一切人的。」

「你發瘋了嗎！」

「哈哈！你是藝術家呵！我曉得呢！你到處坐在自己的粗麻布小凳

上，你一次也不會想到你是坐在火山上呢。哈哈！有一天就好像太陽地裏的蘇打瓶子似的，要把你和你的畫稿，傘和小凳子，都一起炸碎呢。這些成羣的大學生，要用自己的靴踵，把你這種寬宏大量踏碎呢。」

「瘋子，」古爾特離開那位大學生說。

「你等一下，」那位大學生的腿從板凳上跨過來說，「我要找一個傻瓜。我馬上回來就把我的意思對你說完吧。」

「你別費神吧，」古爾特回答道。

「我要舌敝唇焦的告訴你，——不是告訴你，不是告訴你，朋友，而是告訴自己的好心腸的老鄉……我過後再說吧……」

他兜了一個圈子，就在那半醒半醉的喧雜的人叢中消失了。

「咱們走吧，」安得列說着，在注視着朋友面孔的他的眼睛裏，那煩愁溜去了。

當他們下去到賽會台跟前去了的時候，他們的週圍，樂聲就大作起來了。

「這位小夥子當然是有病的。」

於是少停了一會，含着無精打采的微笑說：

「咱們離開他來樂一樂吧，呵？……」

★

夜間，在車站上，在那被陽光，旋轉輪機，降神術和人羣弄得精疲力盡的往火車裏鑽的人們的爭吵和擁擠裏，被這些目光，歌聲和夜鼓舞起來的古爾特，陷入桃色的觀察裏了。

「安得列，反正咱們搭不上火車了。咱們按着舊規矩來把這節過完吧：咱們去找一個旅館，住一宿，明天破曉咱們步行回去，回到咱那妙不可言的……」

古爾特沒有說完。他的眼光落到大廳盡頭的棹旁兀立着的一棵尖頂塔似的小樹上。

「那一位小夥子，」他說道，「今天纏着咱們的那位小夥子，有些話說的對呢，他媽的！」

尖塔頂似的小樹後邊的棹子上，放着一口黴黃的手提箱。提箱後邊的皮沙發的，躺着一個大學生，懷裏摟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幾點鐘以前，在那兒，在那兒，在山上的賽會場上的飯館裏，只是紙彩帶把他們連



繫起來。他們的眼睛，閃着懶洋洋的光芒。那位大學生在空中揮着手，甚至不是手，甚至也不是手腕，而只是抵在一起的直直的手指。這寬大而懇切的，同時又是怠慢的手勢，是對一位年長的有感儀的太太——姑娘的母親或是伯母做的。那太太站得遠一點，打算要走，搖了搖頭——當時不明白這是表示非難呢，是憐惜呢，還是鼓勵呢。她的帽子溜到一邊了，從帽子裏露出來的一縷頭髮是溫潤的。大學生帶調解的口氣說：

『再見吧，可愛的媽媽呵，再見吧！』

有一羣六七個大嗓子的人，手挽着手，結成一條堅固的鏈子，左右搖擺着，在廣場上走着。他們高聲的，和諧的唱着：

男人盡是惡漢，  
他們的心呵——是一個暗洞。  
女人也好不了多少，  
但是可愛，但是她們可愛呵！

## 詩 與 現 實

「你毫不費力的將置身於幾百年以前了。你已經不是生活在文明時代了。想像力輕而易舉的恢復着已往的最細微的特點。只要你不反抗牠，不阻礙牠，不使勁的把牠往下拉，在今天晚上……呵，你瞧，你已經成了徒弟了，你忙着在天黑以前要趕到城裏呢，你曉得牠，看見牠，感覺到牠。在飯店和客棧裏，關於牠的傳說在流行着，低聲兒在述說着牠，詠歌着牠。這一座美麗的古城，有一切名場的溫良的手藝匠，有驚人的相當於斯特拉斯堡大教堂<sup>①</sup>的聖羅凌士寺院，有奇异的噴泉，最好的野市和奇特的炒香腸。你一步一步的走近了目的，你的疲倦也一步一步的也減少了。你一登到小山上，那城市就在你面前展開了，高聳的城牆，圍成一個環圈，那兒有塔，樹木，花草。你看見了城門，你一定想在太陽未落以前進到城裏去。你跑着。可是在黃昏的靜寂裏，忽然有一陣動人的沉鬱的笛聲。一個高個的憔悴的人，迎面走來。他散亂着頭髮，半閉着眼睛，他用牧笛吹着單調的曲子，輕飄飄的走着，好像夢遊病

①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為中世紀最佳建築之一。

者似的，幾乎是順着道路滑着。安得列，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呢？路面在他後邊起伏着，就好像達不到岸邊的浪頭似的。這一層路面的灰色的，有一種什麼活東西在蠕行着，安得列，這是耗子，是耗子呵！牠們好像崩塌的雪堆似的，鋪在道路上，長着靜止的黑琉璃珠子似的眼睛，露着牙齒，一個一個的疊起來。站住，站住，別動！牠們從旁邊繞過你，牠們什麼也不留意，什麼也看不見，牠們只願意一件事：就是聽那把牠們從洞和倉底下叫到街上，往田野裏帶的那人的沉鬱的笛聲。城門在這大羣耗子後邊匆匆的關起了。太陽落了。你覺得涼爽起來，疲倦消失了。你進到城裏……」

「進到城裏，」安得列接着說，「那職工，侍女，兒童們的興致勃勃的面孔，就即刻把你包圍起來了，這就是那些市民，就是在唱歌比賽上高聲大笑。在野市的廣場上看宗教劇見到咱們基督受難而放聲痛哭的那些市民們。他們都是提心吊膽的，他們都用貪婪的眼睛盯着你，他們一定要打聽對於今天黎明到他們城市裏來的那位可怕的少年，你聽說過沒有？因為你不是本地人嗎？你大概是從遠的地方來的，你見識得很廣，知道得很多。比方說吧，今天早晨在街上出現了一個誰也不曉得的少年。他蒼白得好像紙一般，他的皮膚是透明的，他很瘦，而且弱得連五步路也走不動。他有很美麗的藍眼睛，大概從來不曾剪過的柔如羽毛似的很長的頭髮。照他的身個判斷起來，他或許有十四五歲，可是他軟弱得好像嬰孩一般。他的眼光真怕人——這樣明朗聖潔的眼光呵。那些大殉教者和天使大概是都這樣看的。可是最可怕的就是他不知道一句話，彷彿剛生下來似的。呵，你是從別的城裏來的，從嘉里，從法蘭克福，再不然是從萊因來的吧。你不會在什麼地方聽說過這位少年嗎？聽說有一個惡漢，他一生下來的時候，就把他關到小黑屋，因此他沒有見過一個人臉，也沒有聽見人聲，這話對嗎？」

「連你也已經胆顫心驚了，」古爾特說着，抱着安得列的肩，「你自己也同這些老實頭一樣，心慌起來了，你心的跳動同這城市的心的跳動，若合符節了，你沉醉到牠的生活裏，這樣的以牠的生命為生命，就活像你生在這兒，長在這兒……」

這兩朋友用整齊的步伐，在那堅固的石鋪路上很快的走着。路兩邊是成行的低矮的蘋果樹，樹枝繁茂，滿樹是發黃的半熟的果實。腳上

鬚滿了微白的細塵，可是步伐越來越輕快，越來越健壯了。在前邊，在一小座斜山那面，天空裏罩着一層輕微的煙幕。那兒就是城市。這兩個朋友微揚着沒戴帽子的，頭髮散亂的頭，向前邊，向天空裏望着。

「你用胸膛呼吸着這城市，牠好像夢似的，用自己的生命把你罩起來。這兒所完成的那一切，也都完成在你心靈裏。你一件奇蹟一件奇蹟的過着……一個小孩子在聖羅凌士寺院附近玩耍着說：鬼把我捉去！鬼說來就來了：說話之間那孩子就在他腋下亂跳着，於是那孩子就到地底下了，地下只有一個小洞。鬼有什麼角，他有什麼尾巴，他有一股什麼味，你難道對這些都漠不關心嗎？難道你不跑到城堡裏，去親眼看一看那馬背上騎着強盜，跨過城壕，在城牆留下的那馬蹄印嗎？……」

兩個朋友停住了。道路從他們的腳下，平坦的一畦畦那田野的鮮豔的斑斑的方塊伸去了。新城好像一個模糊的圈子似的，把舊城圈起來。五座又寬又大的塔，窺視着近郊。微紅色的城壕，好像千秋萬代的王冠似的，放在那些牢不可破的，在直胸膛裏生根的密集的暗色的房子上。

「紐倫堡呵！」古爾特衝口而出的說。

「紐倫堡呵！」安得列重複着說。

他們一下不動的站着，全身向前伸着就像沙漠的旅人在一口意外的水井前面似的。後來古爾特抓住安得列的手，往自己跟前拉了一把，用激情的匆忙的動作，往他眼裏望了一下——就活像要把全部的狂歡灌注到安得列心裏似的，於是他們接吻起來了。

「願我們的友情天長地久！」安得列說道。

「天長地久！」

他們手挽着手，突然間爆發了一陣無言的歡呼，就跑下去，往城裏去了。



是傍晚的時分。

古爾特從自己的樓頂房間裏，沿着樓梯往下下着，遇着了一位軍官。軍官年輕，活潑，在他那端莊的姿勢裏，流露着一種大方不拘的神情。他行着舉手禮：

「你能不能告訴我，藝術家古爾特先生住在那兒？」

「我有什麼可效勞的？」

軍官上了一級樓梯，就同古爾特臉對臉的站起來，微笑了一下，幾乎感嘆的說：

「哈哈，這就是你自己嗎！我照着作者自畫像認出你來了——是這樣一小幅鉛筆畫像，你記得嗎？」

「你……你……」古爾特低聲說着，就忽然轉過身來，想下樓梯。可是即刻又變了計，隔着兩級樓梯跨上去，過後又撲下來，向軍官望了一眼，握着他伸着的手，清清楚楚的，照着士兵的樣兒回答着：

「歡迎得很，中尉先生。」

「看來你很忙吧？請你簡直稱我馮·舍瑞好了。或者總共幾分鐘……我不就誤你。請你簡直稱我馮·舍瑞吧。」

「歡迎得很，」古爾特重複了一句，就手向上邊指了一下，

「我毫不十分費力的把你找到了，」軍官上着樓梯說，「直到現在你同他來往的我那位代理人說，你的畫室簡直沒法找。哈哈！我怕這位老實頭一定把我你之間的那堵牆保存起來呢。碰巧請你告訴我吧，最後一次你從他手裏預支了多少錢？」

「五百馬克。」

「你說吧！這給他好面子呢，哈哈！」

古爾特開了門，把軍官讓進來。

「這就是你的畫室嗎？你說吧！真正偉大人物是多麼樣樸實呵。」  
多謝你，馮·舍瑞先生，不過……」

「實在話，我是說笑話的。我很想同你要好。你同他來往的那位老實頭，大概告訴過你，我是如何的尊重你的天才。我很想家家常常，不帶一點客氣。我找着你，真高興不得了。一般說來，我是愛藝術家的。按對照說來：我們的一切都是如此的複雜——代理，禮儀，而你是這樣純樸。請告訴我吧，這是你的新作品嗎？轉一轉，轉一轉，這樣……就這樣。這是給我預定的嗎？哈哈！」

「對不起，馮·舍瑞先生，可是這幅畫我已經答應別人了……原來是答應紐倫堡市長了……」

軍官坐到安樂椅上，肘子支在膝蓋上，向前欠着身子。面孔狹長起來了，軍帽箍成了一道紅印的寬額顛，大起來了，嘴巴分明而嚴峻的描繪了出來。他望着畫。

「你說什麼？」他嘟囔着。

後來他沒看畫說：

「古爾特先生，你胡說些什麼？」

古爾特向客人跟前走了一步，他的聲音也成了沉重的了。

「馮·舍瑞先生，我打算謝謝你……我並且想把預支的錢奉還……」

軍官很快的站起來，把手往前邊一伸，好像體育家似的，簡潔而嚴厲的說：

「拿來吧！」

「可惜此刻……我……」

「親愛的古爾特先生，你胡說。我給你工作的可能。我不催你。你一幅畫可以畫三年。請吧。我給你保障。除了一個條件之外，我對你任何條件都不提。那一個條件就是：這畫室裏的作品只曉得一條路——到我的收藏裏去。」

「侮辱！」

軍官的嘴巴，分明而嚴峻的描繪出來了，他的話也好像嘴巴似的，分明而嚴峻：

「你先生明白軍官對你說的什麼話。軍官提議，藝術家贊成或是拒絕。你拒絕嗎？」

「天呵！你剝奪我最重要的，你取了我……」

「我是推崇你。你看過我的收藏目錄嗎？王德克和魯賓斯，法國派，直到謝桑，德國派到克林格爾<sup>⊖</sup>。我整整給你開闢一堵牆。」

「誰也不曉得我。我工作着……我工作着……」

古爾特抓住沙發的靠背，用腳把畫一踢，就活像渴得要死似的，用破嗓子說：

「我替你工作！」

「你說吧！古爾特，古爾特，你好像天才似的要瘋了。你想一步一步的開闢自己的道路，而我答應你一股氣就發揚了你的前途。誰也不曉得你嗎？而我作得叫全世界都曉得你。我作這個。」

古爾特倒到沙發上。

「可是這幅畫……就是這幅畫。我請求你。我願意在市長那裏看見

⊖ 均藝術家名字。

牠。德國博物館的庭院——這是咱們的，是紐倫堡的，對我們最親切的……」

「古爾特，別胡說吧！我不想使你心裏難受。而且……」

軍官的額顫又大起來了，軍帽箍成那一道紅印，蒼白起來了，消失了。軍官看着畫。

「挺好。秋天。望着你的發展是多麼樣的幸福呵。你曉得……」

軍官站起來，走到古爾特跟前，抓住他的肩，就好像凝視着士兵的臉似的，端詳着他的臉——鼓舞的說：

「你曉得，你是你這一代最優秀的藝術家。你比我年長不了多少吧，是嗎？」

後來他又把房間環顧了一下，從衣兜裏掏出一張名片來，在上邊寫了幾個字，依然帶着年輕的神氣說：

「我是由這兒路過。我會到你，真高興極了。給，拿去吧，或許用得着呢。再見吧。我一定請你到我那兒去呢。你將看見我給你關的那堵牆呵。一定的。再見吧。」

軍官握了手，制服精幹而愉快的沙沙作響，薄薄的玻璃門，大聲的隨後關起來。

古爾特死死的坐着。

晚上從工廠下工回來的工人的談話聲，從下邊的街上傳來。聽見自行車輪子在馬路上的沙沙聲。黃昏在屋角裏躲藏着。畫架上的畫，反映着紅光。

古爾特覺着自己手裏有張名片。把牠拿到眼跟前。

那上邊用鉛筆寫道：

「清付畫資德國博物館的庭院二百馬克。」

用黑色印着：

「中尉馮·慕林·舍璦（侯爵）。」

於是古爾特從沙發上跳起來，把名片一撕，跑到窗子跟前，用拳頭向下邊的街上威脅。

低而慢的話，隨着沉重的呼吸，吐了出來：

「我——憎——恨——你！」

★

羅塞南是處在低地裏，在羅塞南有地沼。由於牠的潮濕，由於草地上繁茂的野草和濃蔭的柳叢，在羅塞南是很涼爽的。

當黃昏上來，城裏悶熱的時候，人們都到羅塞南溜去了。

因為本年夏季巴威起了大雷雨。

雷雨在夜裏聚集起來，狂暴的落到城市裏，道路上和田野上。

從黎明起——天空就一清如洗了，白天是炎熱，緊張，傍晚的時分，黑雲湧起了，夜裏黑雲被雷雨撕碎了，暴雨襲來了……

人在這自然界的瘋狂裏，去作自己的補救。裝置了避雷針，疏通了水道，設計了雨傘。

呵，這位自命不凡的人呵！

當第一滴雨好像冷酷的豫言家似的落到地上的時候，他用手掌到禿頭上摸了一下，把雨傘撐開，他的面孔上連一點惶惑的神色也不帶：依然是這位宇宙的主宰者打着傘走着。

總之，沒有一點兒惶惑。不憂慮，不匆忙，不慌張。生活，這就是和諧。和諧的祖國——就是巴赫，門德桑，李斯特，葛登<sup>⊖</sup>的祖國。

你每一步遇見的連音樂常識都沒有的人，可是他們都曉得葛登和門德桑都是德國生的。而且每個人就好像古希臘的正教徒似的，都相信階上的七音是應答分光譜上的七色的。

生活，這就是和諧，在牠裏邊每一枝雪茄烟都有一定的音調。

橙色的屋瓦，氣鈴的鈕蓋，香腸商人的皮袖口，女堂倌的梳子——都有一定的僅僅他們所固有的，僅僅他們所特有的愉快的音色。

你用刀子把柏林咖啡館的咖啡杯子敲敲看吧。杯子所發的音調，就是漢諾威，德勒斯登，斯德丁，律伯克等城的任何咖啡館的咖啡杯子所發的那種音調。請你把格里茨市議員的墨水瓶同賓琴市議員的墨水瓶調換一調換吧。那些可敬的市民們連想都不會想到他們用的是別人的墨水瓶呢。

賓琴怎麼呢，格里茨怎麼呢？這兩個鄰城相隔四十公里嗎？

呵，就讓隔四百，五百，甚至一千公里又怎麼呢！

⊖ 均德國名作曲家。

因為這是市議員的墨水瓶。而不是大學教授，神甫，不是軍官的墨水瓶呵。

生活，這就是和諧。

生活——這就是不要破壞了和諧。在每種年齡和每點鐘裏，在一切身份和官級裏，在任何社會環境裏——都發着他們所固有而特具的，愉快的音調……

這麼着，本年夏季當巴威有大雷雨的時候，黃昏的時分，城裏悶熱起來，每晚人們都到羅塞南，到池沼爽涼地方去了。

男人們脫了上身西服，把帽子繫到背心的扣子上，拿着傘就走了。

他們從第一步起，脚步剛剛一開動，就脫了上身西服，把帽子繫到扣子上，於是一切都在和諧所容許的節奏和韻律裏行進了。

男子們是這樣的。

他們後邊和隨的跟着：妻子，女兒，岳母。統統都穿着白上衣，帶着小提包和雨傘。

在前邊走的是兒子們：不戴帽子，穿着羅貝式襯衫，下襟束在短褲裏。呵，他們都不帶傘。當打第一聲雷的時候，就開步走，開步走，跑回家裏了。至於羅貝式襯衫一乾，明天熨一熨……

他們安穩穩的很久的在小桌旁邊坐着。沈靜的聽着管絃樂。伴唱着石特萊<sup>⊖</sup>的曲子，都受感動了。

「真好的作曲家呵！祝你康健吧！」

上十樂隊長好像在閱兵似的，明確的指揮着。向鼓掌轉過身來——一，二，三。照軍規和領子所許的可能鞠着躬。

吹笛的人站起來，換了第四項的小牌。

這時每一個家庭——依着家長的順序——都看着節目單：

「第四項嗎？舒曼<sup>⊖</sup>，雜曲節錄。」

「哈哈，舒曼嗎！」

「是的，節錄……」

「絕好的音樂家，雖然是奧國人。祝你健康吧！」

一切都在這節奏和韻律裏。

⊖ 石特萊——作曲家，著名華爾士舞曲作者。

⊖ 舒曼——德國名作曲家。



★

可是在夜裏，在城市的天空裏，烏雲密佈和雷雨大作以前，習慣而舒適的節奏破壞了。

就好像雷雨撕破了炎熱似的，那些撕破了和諧的字，在羅塞南的乘涼之後，在石特萊和舒曼的樂曲之後，刺入到固有的，特具的，一定不移的愉快的音調裏了。

被暴雨淋了的人們，就活像被襲的鳥，被雷震聾了的羊似的，都擁擠到十字路口上。

把傘撐開又合起來。把領子解開又扣起來。把帽子卸了又戴上。

可是都不動；都在等着電閃。

於是當牠狡猾的在屋頂上跳動的時候，人們就用眼睜盯着那貼在牆上的電訊的破紙片，想再二再三的叫那些字把眼睛弄花牠：

奧國皇太子！

被雷電和暴雨襲擊而且震聾了的人們，後來就拔步跑開了，於是又擠到擁在十字路口的人羣裏，於是又被那些字把眼睛弄花了：

奧國皇太子！

於是又不動了；都在等着電閃。

這麼着每一個人：在每種年齡裏，在一切身份裏，從一切社會環境裏。

因為從這夜起，眼睛被：

奧國皇太子！

這些字弄花了，舊的和諧沒有了，於是惶惶失措的人們都撲去追求新的去了。

★

安得列混身都濕透了，他經過熟識的近郊，勉強到了古爾特住的房子跟前。瓦斯燈在風的撕裂下滅而復明了。安得列擦着洋火，尋找着門鈴。過了三分鐘，微弱的一聲，由上邊傳到街上來：

「這是你嗎，古爾特先生？」

安得列從門口跑到街心裏：

『打擾你，對不起，馬太太。難道古爾特沒在家嗎？』

『呵哈，安先生呵！晚安。我們想着古爾特先生跟你一起呢。他早已出去了。有一位軍官到他這兒來過。』

『軍官嗎？』

『年輕的軍官。』

『古爾特也同他一塊出去了嗎？』

『不。軍官先出去。』

『可是古爾特在那兒呢？』

『你實在把我嚇住了，安先生。我從那曉得他上那去了呢？當他出去的時候，他把門撲通一關，我廚房裏的盤子碗碟都震得跳了起來呢。』

『打擾你，對不起，馬太太。夜安！』

『夜安，安先生！』

樓頂房間的一塊白斑消失了，窗子關起了。安得列一下不動的站了一會。後來用不高的聲音說：

『軍官……』

後來慢慢兒順那原來的近郊回去了。

他在家裏脫了衣服，用乾毛巾把自己的胸膛，脊背，肚子，腿，都拭了拭，換了襯衣，開了窗子，裹起被子，就好像落到什麼坑裏似的，一下子就睡着了。

在這坑裏他清清楚楚的看見：

一個人頭，掛在無邊無際的，或許是雪的空間裏。周圍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凝然不動的。突然間，憑空冒出來了一位大學生，平光的微紅的後腦上，嵌着一頂學生會的鴨嘴帽。人頭的褐色的眼睛睜着，眼珠死死的盯着大學生。

『再見吧，媽媽夫人，』人頭說着，向那位大學生使着眼色。於是大學生向後跑去，寬寬撇開兩腿，揮起手來。他的破布球從那來的呢？第一下打到旁邊了。第二下仍然是那樣。球落在頭左右半生的米達遠。人頭把眼光移轉到安得列身上，張開青嘴唇，想說什麼似的。可是片刻間，球把牠遮住了，牠搖擺着，抖顛着，好像靈魂不定似的，後來後腦跳翻過來，就往下滾去。

了。就在那時候，無邊無際的雪的空間消失了，在安得列面前出現了一掛巨大的石梯，人頭帶着極精確的時間的比率，在梯子上滾着，忽而用臉，忽而用後腦，輪流的在每一級上大聲的碰着：

碰——磅  
碰——磅……

可是他的眼光不斷的盯着安得列的眼睛，雖然應該，應該有時候安得列不能夠看見這眼光，不能夠呵！

碰——磅  
碰——磅……

安得列從被窩裏跳起來。他混身大汗，他的嘴好像用什麼鹹的乾東西塞起了似的。他兩手抱着頭。細聽着。嘹亮的聲音，在街上響着。安得列撲到窗子跟前，微微的把窗幔掀了起來。

無數的鐵蹄聲，在清鮮的雷雨後的晨曦裏，在馬路上跨跨的響着。兩色的小旗，在空中，在騎兵的馬槍的尖上飄展着。穿着光澤的深綠色的軍服的寬胸的仔身幹，在馬鞍上挺立着，跳動着。清晨天色的擺動的陰影，在黑漆的方形的鋼盔上跳動着。

兵團的樂隊，騎着黑馬，帶着明光發亮的銅喇叭，在騎兵前邊行進着。大鼓震動了街區的清夢：

碰——磅  
碰——磅……

安得列溜到窗台上，用手掌掩着臉。

★

人都記得世上存在着國王呢。  
在那些把眼睛都弄花了的字：

奧國皇太子！

以後，他們的真正現實的生活，突然明明白白的就埋沒到和諧裏了，節奏破壞了，韻律歪曲了，音色變成畸形了。

國王們竟然不僅是在雜誌，年代紀和照相館的窗櫺裏存在着。國王們竟然不僅旅行，不僅由冬宮遷到夏宮裏，在照片上微笑着，每年慶祝

壽命名目。國王們竟然不僅是在歷史和地理上，就是說，實際上在學校的板凳上。不是呵！

國王們真真正正在現實裏生活過的。實際上國王們同他們臣民一樣，也有那與槍彈有關的頭蓋骨。國王們也很會叫喊，他們的聲音，在距王宮極遠的地方都能聽見。

呵，天呵，突然出現了多少國王呵！他們就好像從縫隙裏爬出來的油虫似的，每天，每小時都從自己的宮裏爬出來了。他們終於使自己把所有的報紙都載滿了，這種國王的混亂境界，應該是停止的時候了。

紛歧的意見聽够了，混亂的現象想够了，損壞了眼睛去看照會，備忘錄，命令和宣言看够了，看够了！

難道還不明白天職的感情號召你們到那去嗎？

你們聽從這感情——聽從這天職的感情吧！再沒別的，只有牠而已！

牠把你們帶到大街上，到人羣裏，人羣就好像波浪把木屑扔到自己的浪頭上似的，把你們扔到自己肩上。你飛快的去到塞爾維亞的商務領事館跟前，天職的感情就從你心裏把憤怒的號泣押出來。後來你就用棍子打着領事館的正門，一直打到警察來給你解釋說，你想錯了，彷彿理當把門打壞似的，一直打到那時為止。於是天職的感情，把你從街上帶到意大利商務領事館跟前，你將唱着國歌，喊着「意大利萬歲」，一直喊到警察又來勸你回家的時候為止，因為警察的時間到了，應當停止喧鬧的。雖然天職的感情和嘶啞的嗓子，緩和着你的熱情，你依然是喊着，憤慨着，惱怒着，因為——難道在那新爽的雷雨之後，生活發着已往的和諧的音調嗎，難道沒有命定着要體驗那卓絕的久已期待的變動嗎，難道又是那祝福的，苦難的，和諧的世界嗎？呵，再不會有的事！決不會有的事！變動，變動，變動！

我們要求，我們希望，我們渴想變動呵！

那你們就聽從天職的感情吧。

人羣在塞爾維亞商務領事的正門跟前憤慨起來了，人羣裏當時有安得列和古爾特。可是他們誰也沒有看見誰。因為，如果把街的兩邊所夾的人羣當作一個長方形的話，那麼，安得列在對角錢的一端上，而古爾

特在另一端上。而這對角綫的另一端，適在領事館的正門跟前，可是頭端是在沒有被天職的感情滲透的，或者生來就沒有這種感情的人們所站的地方。

市街上的羣衆的機械學，有自己的規律，而這些規律當然也不會被如此的外界的現象，比如人類的友誼之類的東西所破壞的。

於是當人羣轉過頭來，向後——向意大利商務領事館走去的時候，安得列處在行列的前端，把這行列領導到第一條衚衕跟前。

在那兒，他突然鑽到轉角裏，就沿着近郊，向古爾特那兒跑去了。

從馬太太那兒打聽到她的房客一早就沒在家，他去到他房間裏，在桌上找了一片紙，就用手邊裏的一枝褐色的圖畫鉛筆，粗大的寫道：

「你怎麼了，古爾特？我來過兩次。我明天早上來。我很苦惱。安得列留。」

第二天，太陽比往日出得遲兩分半鐘。其餘的清晨，都沒有這樣的美麗。

好像平日似的，早上七點鐘左右，騎自行車的人，背上背着口袋和筐籃，在街上出現了。自行車的輪帶沙沙的響着，在古爾特的窗下左右走着。

那些騎着車向右走的是費貝爾的工人<sup>⊖</sup>。

好像平日似的，工人們把自行車放到黃大的停車場裏，放到停車架上，就到換衣室裏去了。每人在那兒開了自己的小櫃子——櫃子上有個別的小鎖，號碼和工人的姓名，——脫了上身西服，解開袖口和賽璐珞質的領子及護胸，把這些都掛到櫃子裏，穿上麻布衣罩。

在七點鐘的時候，一切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七點鐘的時候，匠人馬爾上了耐火性爐子的第二班。

計量器，輻射高溫計<sup>⊖</sup>，都在隔邊的房子裏，在那兒，在標尺，圖表和米達尺跟前，坐着一些凝在不動的人們，他們在社會的測力計上，比平常的匠人多提高了一度。架空電綫，電鈴和電話，把這些人同馬爾連絡起來，而他奉行着他們的命令，就像水手們奉行着舵樓上的信號——

⊖ 費貝爾——鉛筆製造廠主人。

⊖ 計算三六〇度以上溫度之儀器。

殺。

他對隔壁房裏高溫計跟前坐的那些凝然不動的人們的報告，模模糊糊的理解着。他只知道按照他們的意志所發出來的信號，以及按着信號可以相信的說在爐子裏燒到測針的多少號數。

他相信這舵樓，而且還相信在那兒，在活板門，螺旋釘，鋼骨水泥的鐵牆後邊，稱爲爐子的那裏面，或者燒到一千三百度了。

到攝氏表一千三百度。

他，匠人馬爾相信這個的。

每天正午的時候，工人們到洗臉室裏，用工廠的胰子和毛巾，把手臉洗了洗，戴上賽璐璐質的領子及袖口，就到停車場裏取自行車去了。

在這一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他們到了洗臉室裏，可是都沒有取自行車。

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有兩個人到了耐火爐的房子裏。

「我們告訴你吧，馬爾，」他們說，「我們今天到街上去的。我們反對戰爭。跟我們去吧。」

「反對戰爭？」馬爾又問道，「這挺好。可是我有爐子呢。」

「這話不錯，馬爾，你有爐子。可是我們想着你除了爐子以外還有腦袋呢……」

馬爾把眉頭往上一抬，他嘴裏就好像含着根長煙管似的嚼了一下。

「可是我對你們說我是反戰的。」

「既然這樣，咱們就去吧。」

「可是爐子呢？」

「那你就讓工人去吧。」

馬爾去到屋角裏，從兜裏掏出烟末來，低聲咕嚕着說：

「我什麼也不曉得……」

過了一刻鐘，一個穿着細棉布衣罩篷頭亂髮的人，衝進門裏來，一直對着馬爾叫道：

「馬爾，你在這兒的嗎？」

不知所措的微笑了一下，於是馬上就飛跑出去了。

那時馬爾走到電話筒跟前，就平心靜氣的說：

「給我派兩個人來幫忙吧。他媽的，我的人不知道上那去了……」  
又過了一刻鐘，一個巡官，走到從工廠大門裏拿出：

我們社會民主黨員們，反對戰爭。

標語的一個人腿前，把長桿子從他手裏奪過來，把標語交給警察說：

「把這爛玩藝拿到警察分署裏去。」

從他手裏被奪去標語的那個人後邊，跟着一堆凌亂的疏稀動搖的人羣。穿着警察制服的齊整的隊形，在馬路上，在巡官後邊徐徐的行進着。在一分鐘的光景，人羣望着警察。過後人羣就開始疏稀起來，後來就消失了，人羣中的最後一個人，就是打着標語到街上來的那位，他悄悄的回到工廠院子裏，隨身把那鐵大門關了起來。

這時是差一刻十一點鐘。

就在這時候，安得列去到古爾特住的地方。

他停在門口裏想喘一喘氣。他的視線落到古爾特窗下的人行道上一個紙團上。不知什麼東西把他推向前去。他彎下腰，拾起紙團，把牠展開來。

撕破的，摔皺的，用褐色的圖畫鉛筆寫的字條的結尾是：「安得列留」。

## 花

馬爾身上穿着針織品的胸前有衣袋的短上衣。小鏈子由一個衣袋裏入到另一個衣袋裏。沒牙的，好看的，周圍長着蒼白鬍鬚的嘴裏，垂着一根長烟管。烟斗放在肚子上。肚子很胖，可是這並不是因為馬爾的生活很好，吃了好多火腿，而只是他年過六十，盡是吃些馬鈴薯，萵苣菜和肝肺香腸，馬爾的肚子不過是有點下垂罷了。

馬爾當了十八年匠人，可是他依然不敢奢侈，把自己樓頂上所有的房間都生火來，而且把最大的（在東南方）一個房間出租了。

現在，中飯以後，馬爾抽着烟，就到自己的房客那兒，到空想家，怪人，可是大體上說來是一個挺好青年，到藝術家古爾特那兒去了。

這位挺好的青年，站在開着的窗子跟前，往下邊的街上望着。

「光天化日之下，盡發生些什麼事呵！……」馬爾說了，用嘴唇把長烟管收了收。

那位挺好的青年沒有回答。

「事情大概比七十一年更厲害呢……」

挺好的青年，用皮靴在地板上敲起來。

「你一想……」馬爾又開始說着，舌頭拌得響起來：「嘖—嘖—嘖—嘖—嘖……」

挺好的青年不轉身的問道：

「有什麼新聞，馬先生？」

房東吸了一口煙，把那滿是灰塵的框子挪了挪，坐到沙發上。

「每一個工作間裏都有自己的秩序，如果細細一看的話，這都可以明白的。我看着你的工作間，我一點也不明白。古爾特先生，你什麼時候告訴一聲，叫我的內人把你這兒的灰塵抹一抹呢？……新聞嗎？儘都是那一樣糊塗事。」

「照你的意見，天職——也是糊塗事嗎？憤慨，憤怒，也是的嗎？」

古爾特轉過身來，用拳頭在自己胸上槌着，叫道：

「當我這兒好像開水一般，好像火一般怎麼樣呢！」於是臉又對着窗子了。

「我昨天夜裏沒有睡，古爾特先生。我想心事了，古爾特先生，我的女人想把我腳底掌上敷芥子膏。我起了這樣的思想，古爾特先生。你曉得，我在自己的爐子跟前站了這麼多年。我的朋友——藝術家古爾特先生，不讓叫把他房間裏灰塵抹一抹，他到城裏去寫生，後來畫成畫。誰也沒有得罪過我和我的朋友，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見怪的。可是忽然間……」

「民族呀，馬先生，民族，國民！」古爾特對着窗子喊道。

「我明白，古爾特先生。可是我想了，古爾特先生。或者關於芥子膏的事，我應該聽太太的話呢：這并能使血從頭上降下來呢。我想這樣設備呢？為什麼我應該受這侮辱……」

古爾特打斷他的話說：

「有些事情是不能想的。請你原諒我，馬先生，可是人家給你一個



耳光，而你却大談其哲學來了。」

「我是同你一塊曉得這事的，從報上知道的，是第二天看電報曉得的。可是當這一耳光打下來的時候，我正同內人安穩穩的睡覺呢。」

古爾特離開窗子，走到房東跟前，抽動着頭，勉強的說：

「馬先生，我請遷你，不要同我談這題目吧。」

「我設想到你是這樣有火性的人，」馬爾回答着，用嘴吞把長烟膏收了收。「我本不想提這題目。你自己問我有什麼新聞？我想把今天午飯前我所發生的事說一說……」

馬爾開了煙斗的小蓋，用手指把煙末按了按，就抽了起來。

「早上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吃中飯時到辦公處去一趟。我去了。二經理李貝先生，迎着我走來，伸着手就說：馬爾先生，管理處委託我代表他向你致謝，因為你表現了責任心，當廠內發生紊亂的時候，你沒有離開職守。我對他說：經理先生，可是因為爐子，因為他……這時就有人給他拿公文來，他問道，這是什麼公文？回答他說——公文，處理的公文。那時他從兜裏掏出一枝本廠出的灰桿鉛筆來，最後一句話說：火力是用機械供給的，不必加也不必減，用機械供給的，——他翻着公文，我就看見一頁接着一頁，一頁接着一頁，可是我沒有計算，我是在看經理的手指頭呢。這樣細長，這樣潔白的的手指頭呵。你信我吧，古先生，我只是想着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手指頭，甚至在年輕的時候也沒有，並不是因為做工做的了，只是因為我的手指頭生來就是另一種的罷了。經理先生翻着公文，輕輕的用鉛筆在必要的地方劃了一下，於是又把手伸給我，就代表管理處說。我握着他的手——那手完全是沒有骨頭的——說，爐子，因為他……儘是這一套話，而自己除了手指頭以外，我什麼也不能夠想。我就這樣出來了。走過了院子，拿起自行車，用腳把踏板一蹬，這時忽然自己對自己說：站住，老馬，別動！因為你把事壞了，大概把事壞了，當整個工廠，當全體工人……如果你受到感謝……」

藝術家的眼睛慢慢兒密縫起來了，他搖搖頭問道：

「你承認吧，馬先生，你是社會黨黨員嗎？」

馬爾把長煙管拔出來，向明亮的窗子眨了眨眼，竭力端詳着房客的面孔，柔軟的嘴巴拌得響了一下，後來躊躇的微笑了一下，過後站起

來。

「古先生，你從前更會開心些。」

於是就出去了。

古爾特隔窗子望着。

自行車的輪帶，在那砥了似的白色的道路上，沙沙的響着，左右轉動的駛着。騎車人的背上背着口袋和筐籃。烟斗好像籬擺似的，在車把上擺動着，時時把青色的小煙球，投到抽烟人的背後。小煙球撲到口袋和筐籃後面，掛在這些上邊，扯成了一條白帶子就逐漸消失了。自行車互相追逐着，擁擠成一羣，成串的爬開去，匆匆的從房後冒出來，在街頭集成了稠密的黑色的激流。

一輛黃色的自行車，裝着挺高的車把，騎着很高的人，出現在路上，兜着圈子，向右邊走去了。那騎車的人，筆直而安穩的騎着，就好像坐在安樂椅上似的：這是馬爾先生到費貝爾工廠去了。

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互相追逐着，擁擠成一羣，成串的爬開去，消失在街頭的稠密的黑色的激流裏——這樣有一刻鐘之久。過了一刻鐘之後，一個人也沒有誤班，因為什麼事也沒有發生，路上空起來了。一個女人，拭着臉上的汗，推着裝在手車裏的兩隻滿身橫肉的狗。狗張着嘴，就是在那離馬路很高的樓頂房間裏，當時都聽得見牠們的孜孜不廢的喘息。穿着帶頭罩的褐色袈裟的和尚，他束着緊緊的有緒子的腰帶，手裏拿着金珠，低着頭，從馬路上跑了過去。

古爾特隔窗子望着。

★

「戰爭。」

誰說的這一句話？

「戰爭。」

這是誰的聲音？

「戰爭。」

爲什麼在這兒，在這兩旁栽着蘋果樹的馬路上，在這栽培得很好的、可愛的杉樹蔭下呢，爲什麼在這兒呢？

「戰爭。」

在沈在柳蔭裏的輪機的喧囂聲裏，在放行商船的水閘的嘯聲和沙沙

聲裏，爲什麼在這兒呢？

「戰爭。」

我們的房子周圍栽着花草，我們的鬆軟的田地上，長着新的收成，我們的工廠，我們的工廠，我們的工廠——這是我們從幼年起，日夜供奉的廟堂呵！爲什麼，爲什麼呢？

「戰爭。」

蘋果樹和杉樹，花草和輪機，田地和水閘，以及我們對於工廠的永遠的供奉，這是在我們的骨上，在我們的肉上，在我們的心靈上呢，我們不願意，不願意！

「戰爭。」

★

古爾特順着樓梯往下跑着，穿過了馬路，跳到電車上。電車往市中心，往舊城裏急駛着，那兒有公共汽車，餐廳，廣場和街道，有禮拜堂，有自動機售品處，有中世紀的城市，任情的，隨心所欲的飛駛去了。

這城市非常清淨，牠幾乎是微睡了。牠憐惜自己的中世紀的石骨架的清淨。餐廳和自動機的刀杯的聲音，敲得並不十分響，而公共汽車敬謹的震動着這十七世紀的微睡。

可是現在，這覺醒的，驚懼的，醒悟了的城市，應當在幾天之內，在幾小時之內，追上二十世紀。他爲着要完全保存自己的中世紀的骨架，應當追上牠。早報和晚報，保守派和社會民主派的報紙，人民自由派和天主教會派的報紙，有錢的，無錢的，大的，小的，有讀者的和無讀者的，畫報，快報，傳統的報紙，對基督教徒，對主人，對僕役，對軍官老爺們，——所有的報紙都對這件事情呼喊起來了。

已經派通訊員到邊境去了，四部新的長篇軍事小說，已經宣佈付印了，第一道軍事消息已經登載出來——用大字在第一欄裏登載出來，在基督教報紙，在社會民主黨及其他報紙上，用大字把第一道軍事消息病載出來了：

昨日午後四時，在梅茨西南的法奈爾村莊附近，我邊防巡邏隊與法國偵察隊接觸，並將其襲擊。法軍開槍抵抗後，倉皇潰退。

呵，呵！他們已經倉皇潰退了！

呵，他們不會射擊呵！

「你看過了嗎？」

「你看過了嗎？」

「你聽說沒有，法國間諜喬裝成僧侶……」

「你曉得俄國人已經好久好久……」

「呵，我們真是太寬大了，我們的耐性也……」

「把他捉住了，你想怎樣呢？他的口裏竟然是裝了炸藥的……」

「去他的吧，不過，他給咱們的皇帝寫了一封信，同時……」

「她當時有一張普通女教員的護照，可是當搜查她的時候……」

「無恥的小胆子，他們一看見我們鋼盔就逃跑了！」

「我請你相信吧，最善良的樣子：藍色的眼睛……」

「我許一下子就看出來了！……」

「拿住，拿住，拿——住——吧！」

「外號！……」

「號……」

「……外！……」

「都看吧，看吧！」

「呵——呵！……」

「我說過了，我說過了！……」

「你看了嗎？」

「可是你呢？」

「可是你呢？」

「呵，他們已經倉皇潰退了！」

「呵，他們不會射擊呵！」

今晨五時，在洛特近郊，有一青年被扣，他自稱……

馬車夫把高筒禮帽嵌到後腦窩上，坐到車前的高座上，把號外在空中揮着。汽車夫一隻手抓住駕駛盤，另一隻手把號外塞到袖口裏。警察離開十字路口十步，用一只眼睛斜望着貼着號外的鬍子。騎自行車的人，不下車，從氣喘喘的報童手裏買着號外。在餐廳裏，啤酒店裏，自動機售品處裏，在電車裏，在頭頂上，在手裏，在衣兜裏，在地板上——

都是號外。在窗子上，在牆壁上，在欄窗裏，在風刮着的空中——都是號外，號外，號外！

「號外！」

「號……」

「……外！……」

彷彿強烈的酒傾瀉在全城似的，人們都被牠噴着，游泳着，沈沒着，在酒海裏消失了。

古爾特把一張滿印着字的擊皺的白紙，捏成一團。後來把牠展平，銳利的目光，順着那些一清二楚的字行溜着，又把紙捏成了緊緊的一團，喊道：

「職工頭！」

付清了錢，往廣場上跑去了。在那兒，在那發噴着的，沈沒着城市的喧鬧與戰慄裏，他忽然在那人行道中間站住了。都繞過他走着，碰着他，回頭望着他。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隔着人們的頭，肩，帽和傘，一直望着他剛剛來的那方面。他就如同停住似的那麼突然的轉回身來，穿過廣場，坐到電車上了。有一個人，離開了人行道上那一條帶子似的人羣，經過廣場跑着。電車開動了。那人加快了脚步，跳到腳踏板上，鑽到車裏，眼睛在尋找着什麼人。

「古爾特！」

古爾特往街上望着，手裏捏着一團白紙。

「古爾特，古爾特！……你瞧見我了嗎？」

古爾特轉過身來，兩手插在衣兜裏。他的嘴閉着，皺着眉頭。

「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說。」

「古爾特！……」

「你聽着吧！」古爾特開始說。

可是叫他名字的那一位，抓著頭，低聲說：

「你這樣躲避我嗎？」

古爾特坐到凳子上。他的嘴唇抖顫着，眼睛發紅起來。或許他馬上要發笑，或許他要痛哭，或許他要叫喊呢。

他也低聲說着：

「我憎恨你，安得列……我應當憎恨你！走開。再見……走開吧。」

！」

「你是違背着理性，違背你的心說話的！」

「心？心？」古爾特嚷着，從座位上起來。「走開，別纏我吧。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走開吧！……不然我要喊得全車上都聽見的——你是誰，叫把你……」

「喊你的吧，喊你的吧！我連一步也不動！」

他們面對面的站着，頑強的眼睛互相瞪着，他們面色蒼白，緊張得抽歪着，滿面都是汗。

「我等着。」

古爾特不作聲。

「再見吧，古爾特。你會醒悟過來的，——我知道。」

「我不是偽君子。再見吧，」古爾特說着，回過頭來背着安得列。安得列從車上跳下來。

報童駛在自行車上，在街上飛駛着向他馳來，沙沙的叫聲，把沈寂衝破了：

「號外！」

「號……」

「……外！……」

房舍的周圍，靜寂無人，開着的窗子裏的花，發黃着，捲曲着，在樓頂房間上垂下來，這兒保持着街道的寧靜。人們都從這兒到市中心去了——到餐廳，自動機售品處，報館，到教堂去了，都去了，都跑去了，都飛跑去要親眼看一看那睡了千百年，而現在發奮為雄，走向戰爭與光榮的城市。

安得列順着近郊，順着隱藏的衚衕，慢慢的往那不齊整的彎曲的舊石房子裏走着。用不着慌張呢。沒處可慌張呢。都過去了——那些年代都一去不復返了，而且也都用不着了，那些人永遠也不會像從前一樣的了，永遠也不會了，都過去了。往那兒去，反正不都是一樣嗎？往那去。去到去不到，反正不都是一樣嗎？

穿過那通到弗爾特的鐵路交叉點——德國最古的第一條鐵路，安得列常常從跟前過的那鐵路交叉點，現在衛兵在保護着。

那士兵們穿着灰綠色軍裝，綴着暗色的鈕子，背着小牛皮的背囊，

鋼盔上罩着麻布罩，肚子的兩邊帶着子彈盒，安得列注意到沒有呢？他注意到士兵們穿着行軍服裝沒有呢？注意到人們從窗子裏，門裏，從路上，從人行道上望着這軍裝沒有呢？往弗爾特開行的車窗裏，手帕，傘，帽，手，都在亂撲亂跳，花，雪茄，紙煙，又是花，花，花，從車窗裏往那穿着行軍服裝的士兵腳前亂撒着，亂飛着，他看見了沒有呢？穿着行軍服裝的士兵們，莊嚴的向後仰着頭，一種微笑，從他們的嘴唇上，落到手帕，傘，帽，花上，他看見了沒有呢？穿行軍服裝的士兵們沒有把擲在他們腳下的一切花都拾起來，而只每人往槍口裏和腰間的子彈盒上，都各插一朵玫瑰花。祖國在這全付戎裝的軍隊走着的路上所敷的這些花，難道你能拾盡嗎？這一切，安得列都看見了嗎？

反正不都是一樣嗎？

安得列低着頭走着。

一些人穿着黑色的長大衣，帶着低低的圓帽子，一下不動的站在安得列門口的明亮的洗得乾乾淨淨的樓梯上。他們五個人。他們當時靜悄悄的。安得列走到門口的時候才望見他們。

一個人面色蒼白，臉剃得很光，一付光亮的眼睛帶着慈善的眼光，他微微把帽子一舉，問道：

「你安得列先生嗎？」

「是的。」

「借光，」於是他把安得列前面的開了鎖的門，微微拉開來。

「安得列先生或者可以把自己的行李叫我們看看嗎？」

四個人卸了帽子，脫了大衣，上身外衣，解開袖口，把條子布襯衫的袖子挽到肘子上。那些脫去外衣的人，他們腰間的狹皮帶上，緊貼着右邊的大腿，排着帶黃白色盒子面的小手槍。

## 離開本題

### 傳說，謠言，故事

吳碧霞的別莊是在距波希節亞邊界不遠的萬山叢裏。周圍都是松樹，那些松樹傍晚是薄紫色的，正午是赤褐色的。山峯上的石頭是禿的，側面是尖的。如果從遠處看來，那就好像滿山上亂堆着破傢俱似的。並且，在一個山頂上，有三尼峯，戴着帽子，頭巾溜到脊背上，向東方跪拜着。一個尼姑手裏拿着念珠：這是石縫裏長的彎彎曲曲的粉紅色的石角。在那通到吳碧霞別莊的彎彎曲曲的山谷裏，有一稱白色的石鋪路，同牠並行的一條輕便鐵道。在那兒，在山谷依憑着拉霧什的傾斜的山麓，有一個煙燻的紅屋頂的火車站。從上邊，從那好像乳頭似的圓白白的拉霧什的高峯上看起來，山谷，石鋪路，鐵道路基，火車站——都好像處在掌心裏似的。從這兒聽那車頭的互相應答的汽笛聲，就好像麻雀的唧唧聲一般。回聲埋藏在柔嫩的松針的深處，在這兒睡眠着。因此，山谷裏每一種聲音，都從三尼峯的山腳跟前攀登着。傍晚的時候，當農夫的馬車，在石鋪路上匆匆的趕着宿夜的時候，最大胆的人也不敢在三尼峯的腳下停留。

如果有必要的話，那可以在最壞的機遇裏，也想出關於馮·傅麗賓的傳說來。可是沒有必要。

三尼峯的北方，有天主教修道院的廢墟。這是當修道僧把鄰村的兩個美女誘到修道院的地窖裏那時候，被電閃燒了的。所有的修道僧都被燒光了。被神怪救下來的兩個鄉村的美女，活活的留下了：爲着教訓基督教徒，天神把這童貞保全起來了。這是收到兩位美女的那些同村的人證明了的。這兒應當說一說爲了這兩個姑娘，全區求婚的男子中間，起了多麼大的一場爭鬥：每個人都想通過她們去同天神接觸。可是現在來說這個故事，却不是時候。

話說農民當時是不需要傳說的。當天主教徒未到此地以前，當這城堡沒有讓給他們作修道院的時候，牠好多年來都是一個不大的侯爵馮。



慕林·舍瑞的府第，這位騎士家門的先祖，當年羅馬教皇的宮廷的親信，曾兩次派部隊去朝拜聖墓。在三十年戰爭的時候，侯爵們都好像蝙蝠似的，蟄伏在城堡的砲台裏。後來在新教徒的薩克森，大施劫掠。過後就不聲不響的衰敗下去了。羅馬紅衣天主教賽萬斯麥請侯爵們對於貧困的天主教團的會友們，加以收容，侯爵們把自己的府第讓出來，作為修道院，並且把這件事情通知了一切天主教的國王。到這時，城堡裏只剩下鼠婦<sup>⊖</sup>和蜘蛛了。

拉霧什以西，差不多在牠的山坡緊跟前，建築了一座比那廢墟更小，更質樸，更年輕的新的城堡。騎士的先祖們，把自己的府第讓給了鼠婦和蜘蛛的天主教徒們，當時就遷到這兒了。這兒保存了領主門第的紀念品。這兒生長了他的最後的苗裔——寡言的，光滑的淡色頭髮的男孩——馮·慕林·舍瑞。他是在監護人的保護之下長大的，是農人們眼看着長大的，這些農人的祖先，兩次企圖幫助上帝，要把他的棺材從異教徒的手裏奪回來。

這就是在這些地方所以不需要傳說的原故。這就是所以當你在後邊看着那好像馬似的蹩開腿的農人的時候，就覺得那萬代千秋的和那些騎士，國王，紅衣天主教以及修道僧的重担，為什麼安放他背上的原故了。如果不是這脊背的話，——誰知道呢，——這一本極好的發綠了的古書：『領主侯爵馮·慕林·舍瑞的紋章學和家譜』，怕許會放到拉霧什西邊的城堡的藏書室裏了？

這以後，關於吳碧霍的別莊，你有什麼話說呢？

造謠吧，造謠吧——呵，是呵！

這位莫名其妙的吳碧霍先生呵！如果在別的什麼國家裏，他或許不會引起注起了。可是在德國，在德國……

首先要問的：他是幹什麼的？地主。好吧。可是為什麼他連一次也不會去瞧過乾酪製造廠，沒有去看過牲口圈，沒有過問到收穫呢？他有管事人嗎？好吧。把一份大家業託付給一個平平常常的辦事人去管？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有錢人的事，令人不可捉摸的多着呢。不過為什麼吳碧霍先生連一次也不會聽過管事人的報告，而且每次總打發他去找自

⊖ 鼠婦，屬節肢動物門，甲殼綱第二亞綱軟甲類，第一目等足類，棲息於濕地井中地板下；嗜食朽木。

己的妻子——吳碧霍太太，馮·傅麗賓女士呢？或許吳碧霍先生是國家官吏嗎？是市長嗎？完全不是的。或許是學者嗎？那人們許稱他博士了。或許是作家嗎？這麼以來，每個憲兵許都曉得呢。不過是吃利息的人嗎？可是難道吃利息的人能有這樣的活方式嗎？今天在別莊，明天在城裏，後天在療養院裏。夜間在山上，午飯時睡覺，不然就一連三天三夜不出書房。真正吃利息者的生活方式，整個由醫藥顧問規定的。吃利息的人不是熬日子的，而是不斷健康的。都說吳碧霍畫了一些什麼圖案。可是這是些什麼圖案呢——誰也不曉得。那麼，只是些風言罷了。

不，吳碧霍先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吳太太怕永遠不會嫁他的，要不是……總而言之，當她還是馮·傅麗賓小姐的時候，她生了一個兒子。並且她一隻腿有點跛：這是她從小就這樣的。可是她一個魁梧，端莊，有德行的夫人，當她在馬路上驅車駛過的時候，不對她行禮彷彿就不方便似的。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名叫瑪麗的女孩子，當那孩子一出世的時候，吳碧霍突然就覺得幸福起來了。說也奇怪，命運是如何的公正而嚴肅呵。大孩子像母親。亨利·亞多弗，當然不是吳碧霍的。亨利·亞多弗是馮·傅麗賓的後嗣。瑪麗呢……呵，關於這一個毛丫頭有什麼話可說呢！

造謠吧，造謠吧——呵，是呵！

你問問每個農人吧——全區都曉得她呢。她到處鑽着，而且一向總是好像幽靈似的突如其來的。突然的，如果瑪麗跑到人家院子裏，那就是一個凶兆。在她出現以後，家務上一定要出岔子的：不是馬上生病，就是壞了刈禾機，或者至少牛奶要發酸了。有一次，瑪麗在教堂跟前停住了。這時有一個風琴師，從那兒出來。

「你好吧，小姑娘，」他說道。

於是瑪麗就用這樣的眼光望着他，使得他鼻子裏即刻發癢起來了。你想怎麼樣呢——因為風琴師傷風了，這麼以來，在奉經的時候，大打起噴嚏來，打得當時只聽見合唱團裏喀噓喀噓的噴嚏聲！

有一次瑪麗隔着一位地方自治官吏的窗子望了一眼。那位地方自治官吏坐着，處理着自己的文件和寫着各樣的東西。

「呵呀，」瑪麗說，「你多少公文呵！難道你鬧不錯嗎？」

「不，」那位答道，「因為我鬧不錯才做地方自治官吏呢。可是你走開吧，別打攪。」

「呵，」瑪麗說，「這可叫你鬧錯了。」

於是就開始了。

可是從那天起，那位地方自治官吏作出這樣糟糕的事情，使得從城裏來的上司，即刻吩咐叫把他開消了。

這毛丫頭心裏定然是有鬼，而且生辰是不吉利的……

可是怎麼在這些地方不需要傳說呢，因為這兒每一個石頭都被傳說包圍着，同樣關於瑪麗也不需要謠言的，因為關於她幼年的故事，充滿了離奇和神祕，解答這些，或許比一切謠言都奇特而可怕。

瑪麗在三個月的時候，死神首先就來光顧她來了。吳碧霍先生從城裏帶來了兩個醫生，醫生十九天都沒有離開吳碧霍的別莊。十九天中小孩子都是奄奄一息的。她靜靜的，幾乎沒有聲音，只在一天晚上發燒起來，好像炭火似的，在夜裏混身灰白得好像蓋了一層灰似的就慢慢兒涼下去了。她的眼睛有時亮得好像秋水一般，突然盯着她父親，那時吳碧霍先生一直從家裏撲出去，就遍山徘徊起來了。醫生們商議着，開了藥方，成好久的給孩子的父親解釋着，後來就上到樓上，去到給他們預備的房間裏，就下起棋來。被派的人們，帶着藥方，火速飛奔到藥房裏，帶回了壓定布，體溫表，浴盆，後來都坐在廚房裏，從從容容的記算着主人埋葬這孩子得費多少錢。

瑪麗命在旦夕了。這不但在外人——如醫生和別的人看來是如此的，就是她父母也覺得是這樣了。他常常下了山，偷偷的回來，細聽着寂無聲息的孩子。吳太太不出房門，等着女兒的臨終。

第十八天頭上，一個醫生下棋下鬧了，他就走了，答應從城裏派自己的同事來。第十九天上，另一個醫生來了，那是毫不濟事的。

在那天晚上，當那僵死的孩子的身體，通紅的發燒起來的時候，孩子的房間裏起了一聲哭聲。這哭聲短而且弱，即刻使大家回想起三個月前。瑪麗落地時那一聲可憐的哭聲。

「好徵兆，」女看護說，「孩子再生了一次。」

吳碧霍先生大哭起來。

「我覺得，」醫生告別着說，「雖然病症診斷不出來，可是我們所

採取的治療完全正確的。」

這時辰永遠決定了瑪麗在家庭所處的地位：她成了父親的寵兒，可是母親不愛她。當然，這遲早是要發生的，因為姓吳碧霍，而血液是馮·傅麗賓的兒子——亨利·亞多弗——在家裏長大了。可是這事情却發生在瑪麗再生的那一刻。

病後就用羊奶喂起她來。當她學會拿東西的時候，父親就送她一些玩具，瑪麗當着人對這些禮物毫不表示希奇，只有她一個人留在自己搖籃裏的時候，才端詳着這些玩具。

九個月的時候，瑪麗學會了走路。父親偶然瞧見了這回事的經過。周圍擺滿了玩具的孩子，在地板上坐着。保姆出去了。瑪麗在她後邊望了一眼，彷彿相信房裏一個人也沒有了，就把手向椅子伸去了。她氣喘喘的鼓着勁，微微站起來，開始移動着那兩隻不靈活的，互相絆着的小腿。瑪麗在椅子周圍繞了一圈，大起胆子來，不扶東西的走了幾步，就向床跟前移動去了。可是即刻跌倒了，後腦窩碰到地板上。吳碧霍先生不由得向前走了一步。瑪麗勉強的抬起身來，盡力想把小手伸到碰了後腦上，去揉揉牠，沒伸到跟前，低聲的嘟囔了一句什麼話，就環顧了一下。椅子在她後邊，床在她前邊。要想去抓住椅子，那得走兩三步路。到床跟前更遠一點。瑪麗決定達到床跟前。起初她跪起來。後來鼓着力氣把兩膝放在肚子下邊，四肢着地，稍微休息了一下。抬起頭來，同時使兩手離開地更難了。瑪麗可以輕而易舉的爬到床跟前呢。可是她決心要站起來。而且她一定要達到目的呢。一隻小手終於離開地板，在空中擺動起來了。可是，因此小小身體的全付重量，就落在另一隻手上。當時站起來是不可能的。那時瑪麗坐下來，休息了一下，於是全部工作從頭開始了。兩膝又放在肚子下邊，又休息了一下，一隻手又在空中擺動着。可是這時兩腿突然在兩膝間自然而然的打起彎來，瑪麗就蹲下去了。於是她兩手支着膝蓋，鼓着力氣，伸着身子，手不離開膝蓋，起初移動一隻腳，然後再移動着另一隻腳。瑪麗相信她可以移動了，於是就把一隻小手向前伸去，更其把身子挺直起來，搖曳的移動着，向前，向前，差不多到了床跟前了。這兒她把另一隻小手也離開了膝蓋，歡天喜地的拍着小手掌，好像鴨子似的呱呱的叫着，手指抓着被子就倒到床上了。那時吳碧霍撲到她跟前，高高的把她舉到頭頂上，口裏喊着不連貫

的什麼話。

可是素來不聲不響的瑪麗，突然一發而不可遏的大哭起來，有人當她孤孤一個人的時候，在偷偷的瞧着她，這彷彿她傷透了心似的。

這以後，無論如何教瑪麗學步，無論如何教她站起來，每次她總是好像石頭一般，一下不動的坐着，一直到她滿一週歲，而且她不要任何幫助，相信的走路的時候為止。

## 石 侯 爵 夫 人

脚下的柔軟腐爛的松針，槍竿木材的齊齊的行列，石柱圍繞的岩石，到處重疊的山巒，城堡的廢墟，鐵道環繞的山谷，以及拉霧什的傾瀉而光平的山麓——這是瑪麗的兒童樂園。

她以房屋，家俱爲重累，而且以爲生平最不幸的就是冬天。可是就在冬天瑪麗也是在野外的嚴冷裏，在風地裏，滑雪，從山上滑雪，跳走，在那些結冰的溜滑的石上爬着。她好像山羊似的，抓住那望不見的突出的岩石，在懸岩絕壁上攀登着，飛快的，無聲的爬着，跑着。人家都說得實在對，她很像她的那全區都討厭的，愛惹是非的，亂蹦亂跑的保母。

有一年秋天，瑪麗失蹤了。整天找不着她，晚上的時候，吳碧雲的別莊驚慌起來了。到處都派人去了。同瑪麗相好的村中的孩子們問遍了。誰也沒有看見她。

暮色無影無蹤的把森林遮起了，道路退避到夜裏了，細雨好像冰冷的隔扇似的，在山間懸掛着。

全村都動員了。農人們拿起燈籠，分成班，剛剛向四面八方出發的時候，個年輕的雇農，從大道上飛駛而來。他的馬混身大汗，車上的乾草散亂着，他自己好像汗澆了似的，抖擻着，好久都說不出他發生什麼事。

事情是當他順着石鋪路，從三尼峯跟前經過的時候，一種可怕的聲音，突然向他襲來。這小子覺得好像山崩了，魔鬼在追着他大笑狂吠呢。馬在飛奔着，他拚力的守在馬車上，念着耶穌以及神甫教他一切祈禱文都念了。而在他後邊是——呼嘯，切齒，大笑，狂吠。大概是魔王瑪

在過生呢。

我些答應夜裏到三尼峯去的人，不是這樣簡單的事。吳碧霍先生親自率領了這些勇敢的農人。好在他深知自己的女兒，如果即刻判斷到她除了在魔鬼那兒當客以外，那裏也不會有的！

在這該咒的晚上，應當聽一聽這魔鬼所舉行的什麼樣的音樂會呵！噓噓聲和隆隆聲在周圍的森林裏滾着，就好像雷雨傾瀉下來，把松樹都刮倒了。山在轟鳴，嘆息，妖怪用爪子把牠們的胸膛撕開了。再加之——黑夜：黑漆漆的，什麼也望不見，就是那些燈籠，眼看也被雨淋滅了。在這樣的夜裏，誰不要命，誰許會到三尼峯上去呢。

那些好漢的胆子，只够到鐵路跟前。至於跨過鐵路，而且去到石鋪路上，他們就斷然的拒絕了。吳碧霍先生選了一盞好些的燈籠，繞道走到石岩跟前。他還沒來得及跨過石鋪路和繞過三尼峯的時候，聲音突然就息了。不緊不慢的抖擻鐵葉的清脆聲，遠遠的從山頂上滾來。回聲在這兒一次也沒有反響。

吳碧霍先生喊了一聲：

「瑪麗！」

「呵——呵！」送來一聲回答。

「我在下邊等你的！」

「去——了！」

當時聽得見鐵在石頭上磕碰的響聲。平靜的沉寂逐漸的在山間落下去了。

混身落着光輝水珠的，雨淋了的瑪麗，很快的順着濕溜溜的石頭滑着出現在燈籠光的黃圈裏。她把手指按到嘴上，好像同謀者似的搖着頭。

「爸爸，只是你對誰也不要說這是我。洋鐵葉留在上邊的。明天我再到這兒來，再帶一張鐵葉來。」

「你明天整天坐到房間裏。」

「不，爸爸，咱們一塊到這兒來。你一定要在上邊，在三尼峯的屠姑腳跟前坐一坐呢。」

「要把你鎖到家裏呢，——這是我說的。」

「哈哈，你多麼那個！我告訴你說：那兒真怕死人，怕得叫你站都站不住。你一定要嚇得滾下來的！」

她笑着，拉着父親的手，在他前邊跳着，彷彿不是他引她，而是她引他回家似的。

這是最後的一次惡作劇，牠對於瑪麗連任何痕跡也沒留。

春天的時候，她對於村中的自己的小朋友們，開始熟悉起來了。應當考驗他們的忠實性，選擇最可靠，果斷，沉默而堅定的人。對對付付可靠的只有三個人。這是些十三四歲的少年，寬肩膀，身體健壯，眼睛都是一個樣的又大又圓，當瑪麗把那些可怕的事由告訴了的時候，她覺得這些眼睛馬上就要脫眶滾出來了。當然，這些小朋友的頭腦是能幹的，他們會嚴守祕密的。而且他們也多少聽說過城堡裏幾百年以前所埋葬的石侯爵夫人。勸他們去到那修道院的廢墟裏作神祕的發掘，並不是難事：他們自己催促過瑪麗，而且老早就生法講到那兒去，什麼時候在城堡的地下室發現出來侯爵夫人的寶庫。

像探求寶藏這樣精細的事情，怕不是每個人可以佈置得好的吧。

瑪麗曉得怎樣作。

有一天，她把自己的小朋友們帶到父親的書房裏。一些書籍和圖案，從書櫃裏和書架上，都往小朋友們身上落下來了。

「這不是！你們瞧吧！這兒是用英文寫的：四百年前，侯爵們在自己祖墓裏掘開了一具變成石頭的侯爵夫人。當他們企圖去卸她身上的寶貝的時候，棺材蓋自己緊緊的蓋起來了，再打開這蓋子是不可能了。」

「你們瞧這文件。這兒用德文寫的。你們自己會念德文：「一五六〇年侯爵們將自己的城堡交給了天主教團」。你們瞧見了嗎？你們念一念吧：交給了天主教團。」

沒有什麼可以反駁的：黑白分明的寫着——交給了天主教團。還有年份呢。非常確實的寫着——一五六〇年。

「事情是確實的，」一個同謀者說。

「呵哈！」瑪麗說了一句，大家都嚇了一跳。

「其次，是在這一本書裏。你們瞧，這兒還有圖畫呢：基林·舍瑞的舊城堡。而且寫着說裝着夫人的棺材，放在廢墟下邊一直到現在。你們明白嗎？」

當然大家都非常明白的。當瑪麗在同謀者們面前表現出異常有學問，不單是念英文，而且念荷蘭文，甚至念美國文，翻閱着什麼褐色的書

頁，巨大的公文夾和褪色的地圖的時候，他們也不能不明白呢。這真是當時叫他們的眼睛吃驚得要脫眶而出的呵！

「現在就幹吧！」一個同謀者低聲說。

「不，」瑪麗聲明道，「我現在來下手研究吧。」

帶着勝利的神氣說了這句話，大家都同意不研究就下手幹是不行的。

「這是誰今天到我們的公文夾裏亂翻了？」晚上吳碧霍先生問道。

「你這那的話，那的話！」瑪麗怕起來，就把父親的頭搬彎到自己的嘴唇上：

「這都是揭露密密的古抄本……」

「你應當學的不是祕密，而是算術。」

可是祕密當時被揭露了。

這祕密在距廢墟不遠的森林裏被揭露了，把牠畫到圖形裏了，瑪麗在這圖形上記下了舊城堡的一切地下的通路，應當挖掘的地方及石侯爵夫人的墓穴。在這一天，對於地下寶藏的捕風捉影的信仰，成了切切實實的信念了。

「你們賭咒吧，每個字跟着我重複吧，瑪麗舉起手來，低聲說。

同謀者就都跟着說道：

「我們賭咒在世界上對任何人都不洩露自己的祕密。我們賭咒我們一直幹到找着石侯爵夫人爲止。我們將像獸一樣的幹着。我們將像牛一分的幹着。讓他們用火燒我們，用嚴刑拷問我們吧。我們賭咒，對自己的同伴連一聲都不供出來。我們賭咒，我們將像弟兄似的毫不爭吵的去將那些財寶。我們賭咒，我們弄鐵錘，燈籠和繩子來。而且我們一切都得聽瑪麗指揮。亞們。」

「等一等，」當呢賭咒的時候瑪麗說，「結尾我不喜歡，應當重說。」

大家都又舉起手來重複道：

「而且我們一切和一生都將聽瑪麗指揮。我們賭咒，賭咒，賭咒。亞們。」

「現在好了。可以下手了。」

於是都下手幹起來了。



在廢墟上第一步工作是勘察地形。當時找到了一個台階，被土蓋着，滿長着蘚苔，圓而且高。當時斷定這就是到地下室去的入口。

第二天就下手挖掘。工作繼續了三天。每天早上，當灌木叢上的玻璃似的露水珠還在發光的時侯，三個同謀者在自己老子的做棚裏，把鋤偷出來，每人順着自己的路，偷偷的到廢墟上去了。在那兒遇見以後，沉鬱的眼光，互相注視了一下，選一個人擔任放哨。兩個人下手挖掘。土很鬆軟，朽樹根和爛樹盤，輕輕的用鋤一掘，就都成了碎屑，沒有石頭，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當太陽上到拉霧什高空的時侯，一聲規定的哨子聲，傳到放哨的跟前：瑪麗給小朋友們送早飯來了。這是這些探求寶藏人的體驗中最愉快的一刻。呵呀，吳碧雲別莊上的茶點室裏有多麼好吃的東西呵！早晨十點來鐘的時侯，這些挖土人的口胃是多麼健旺呵！爲了一片愛達母乳餅<sup>⊖</sup>也值得用鋤來挖土呵！

瑪麗就像軍官問兵士似的，詢問着自己的小朋友們，從挖開的台階周圍，走了一圈用鋤在地上敲着喊道：

「你們聽見嗚嗚響的嗎？」

「響的，嗚——嗚——嗚！」同謀者們都答應道。

「我們馬上就挖透了！」

「我們要挖透了！」

怪不得，他們真正挖透了。

第三天早上，當他們吃了早飯，拿起鋤的時侯，腳下挖的坑突然陷下去了。他們駭得向後跳了一步。面面相顧着。謹慎小心的在缺口旁邊試着把土挖了一下。發出了一種什麼驚喜的鳥聲：土塊落到穴裏，在地下室的望不見的硬底上，微微的碰得響着。

「繩子！」瑪麗指揮着，在挖出的一堆土上，選了一個尖稜的石頭。

後來所發生的一切，就好像在輪船甲板上似的——簡單，明確而且順利。

用石頭和繩子做了一根測定綫。用這測定綫測量了穴的深淺。把一棵乾樹身，滾到穴跟前，橫架到穴口上。繩子的一端，挽了繩結，另一

<sup>⊖</sup> 愛達母乳餅，爲荷蘭所製之黃色乳餅，因其產於亞母斯特丹（Amsterdam）附近之愛達母（Edam），故名。

端綁到橫木上。

瑪麗套上繩結，手裏拿着燈籠，對小朋友們投了一個勝利的眼色。她臉上表現着一種堅決，嘴微張着，貪慾的不均等的抽動着嘴唇。她坐到橫木上，兩腿在穴裏懸着，她發着號令：

『往下放！』

小朋友們腳蹬住地，拉緊繩子。瑪麗從橫木上跳下去，在穴口上呈現着她的頭，在地下消失了。繩子就好像顫動的琴弦似的，往穴裏爬去了，小朋友們瞪着黑漆漆的穴口，提心吊胆的喘着氣，抖顫的手，放着繩子。可是她無力了，在空中擺動着，落下去了，從地下邊，低微的，響隱約約送來一聲：

『到這兒來！』

當小朋友的頭伏到洞口上，當他們的眼睛在洞裏的深處，辨出燈籠的暗淡的白斑和瑪麗的可怕的蒼白面孔的時候，他們又聽見了低微的陌生的聲音：

『地下室呵！你們下來吧，把鋤頭帶上。我在前邊走。』

他們望見蒼白的面孔，在地下消失了，暗淡的燈光，微弱起來，息滅了，在黑暗裏消失了。那時他們就把繩子從坑裏拉出來，走到旁邊去，開始決定把誰繫到地下室裏去。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下面的地抖顫了一下，於是沉重的呻吟聲，由山頂上，向山頂上，遍山的響起來：挖掘的地方陷下去了，把瑪麗吞沒了的那個坑崩成了很深的一個洞。

又一轉眼間，小朋友們向四面八方的跑開了。聽見廢墟那邊，在四面八方裏，樹枝喳喳的響着，碎石亂落着。越來越遠了。

寂靜。

這樣以來，死神第二次來光顧瑪麗來了……

尋寶人當初所發的誓，並不會背棄。誠然，沒有人嚴刑拷打過他們，也沒有用火燒過他們，因為忘在挖掘地方的鋤，把一切同謀者揭發了，可是他們的悲苦的時光到了。怎知道當時更苦的是什麼呢：是他們所久已嘗過的父親的拳頭呢，抑或從第一天晚上起，對於寶庫的幻想就失掉了呢？

因為晚上——地崩後過了九點鐘——當農人們挖掘到地下室裏，瑪

麗抱在父親手裏哭着的時候，她的第一句話是：

「那兒沒有侯爵夫人……」

瑪麗下地下室所帶的那盞燈籠，微微的點着。她用兩手緊緊的抓着。她面如土色而且嚴肅。淚珠兒在上邊慢慢兒滾着。

「胡塗蟲，你這胡塗蟲，」吳碧霍先生說，「應當先問一問我：侯爵夫人停放在新城堡裏呢。」

這樣瑪麗第三次復生了。

這恰是瑪麗十三歲的生日，農人們都認為這是她性格變化的轉捩點。

她成了沉默而遲緩的人了，那樣激烈的性格，在她的舉動裏消失了，雖然她還是一個孩子，可是成年人的特點，已經準備把她所具有的一切孩子氣要吞沒了。誰碰見她，她就躲開誰。特別是她眼裏表現着可怕的兇惡的頑強，一種冷酷的，不快樂的思想，常常使她的眼光冰冷起來。

關於瑪麗的謠言，從那時就起來了，說她同魔鬼是好不了多少的，最好是別碰見她。那時候，就是在那時候，那位地方官發生了莫名其妙的弄錯公文的事，而可敬的風琴師，因為那毛丫頭的垂愛，在奉祀的時候打噴嚏，一直打到底。

老馬車夫一生不知道殺了多少鷄，鵝，鴨，他突然拒絕宰殺了。只消在廚房裏好好兒同他扯一扯，他就會把在敝棚裏發生的事情，他最後一次殺鵝的事情告訴你的。他剛剛在椅子跟前準備妥當，把鵝夾到兩膝中間，在鵝脖子上舉起刀子的時候，瑪麗就跑到他跟前，就對他說她願意親手殺這隻鵝。是的，是的，親手殺呵！他聽了這話是多麼難過呢？當然，他勸告她，哀求她，甚至拿要去訴苦的話來威嚇她。可是却相反！瑪麗抓住鵝脖子就麻纏起來了。她終於把刀子從他手裏奪過來，就到鵝脖子割了一下。她沒把鵝頭割下來，可是血濺了一袖子，鵝就從車夫手裏掙脫出去了。鵝是很大很有力的。牠把翅膀鼓了兩三下——就在屋頂下飛起來了，在敝棚裏縱橫亂飛着，嘴裏呼噏着，撞到橫梁上，門框上。牠混身都染得血紅了，沈重的黑血滴，從牠身上往地下滴着。

可是瑪麗一下不動的站在門楣跟前，用死死的冷眼，望着這垂死的家禽。當車夫一瞧見這眼光的時候，就飛快的從敝棚裏跑出去了。他一

想起瑪麗的眼睛，或者去到他看見這眼眼的做棚裏，他真覺得毛骨悚然。他現在簡直不能再殺家禽了。

瑪麗在殺鵝的事件以後，很快的就把亞多弗的一隻愛貓偷去了。

呵哈，是的，亨利·亞多弗呵。可是要談起瑪麗，那就不能不提她的哥哥。他們是分居的，仇視的，住在各別的房間裏，在相對的兩部分房子裏。他們各有各的教員，各有各的愉快和厭惡。瑪麗是吳碧霍先生的女兒，亨利·亞多弗是吳碧霍太太的兒子，是馮·傅麗賓生的兒子。只是姓和食堂把他們連繫了起來。特別是食堂比姓的關係更大。他們是漠不相識的。

經常養動物的亞多弗，馬上看出來自己鍾愛的一隻養得肥胖的安果拉種的貓不見了。

整個房子的門，都開來開去的亂響着，走廊和過廳裏，人聲都亂嚷着，吳太太自己也舉起自己的帶橡皮頭的手杖，把沙發套和床單挑起來，到沙發和床下望着。亞多弗哭哭啼啼的跺着腳，各房間裏亂跑着，最後，大起胆子來，到父親那半邊別莊去了。在那兒，他偷偷摸摸的屏着氣息，向瑪麗的房間跟前溜着，在門口裏遲疑了一下，拚着全力把門推開來，衝到房間裏就呆起來了。

在床頭邊的壁燈柱子上，吊着一隻貓，那貓夾着尾巴，背上的柔軟的長毛聳立着，吊着的脖子在擺動着。貓蹄在抽動着，明光發亮的硬鬚子，彷彿誰撩牠發癢似的，在露出的牙齒上亂抽着，肚子痙攣的陷到脊椎骨上。

亞多弗沒看見瑪麗。他撲到貓跟前，把牠拿起來，下手扯着那同毛糾纏在一起的，勒入到脖子裏的細繩。他喘着氣，紅着臉，流着淚，咒罵着，性急的跺着腳，把地板上放的盛着牛奶的碟子都濺了一地。後來他高聲的叫起來；貓兒喘了一口氣，用爪子抓着他。女僕跑來了。

到處沒有瑪麗……

晚上她站到父親的書房裏，淚汪汪的銳利的眼睛，要狠狠的注視着他；她彷彿等待襲擊似的，縮着身子，好像小獸一般，準備迎接襲擊。

吳碧霍由屋角裏到屋角裏來回踱着，撩亂着自己的短頭髮，用兩手拍着自己，彷彿在衣兜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哼聲嘆氣的用力說：

「呵—呵—呵！」

他第三次的停在瑪麗面前，拍着手，問道：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瑪麗？」

她高高的聳起尖肩膀，不把牠放下來，在可怕的驚愕裏叫道：

「我已經告訴你，最好我叫牠，叫這討厭的貓喝一點牛奶！」

「可是你幹嗎作這樣可惡的事呢？」

「我想瞧瞧牠怎麼死的……」

「我的天呵！」

吳碧霍先生倒到安樂椅上。他雙手好像鞭子似的下垂着，他的死死的眼睛，凝視着燈罩，好久的，無聲的坐着，連一個指頭也不動，連眉毛也不抬——他在想着心事。

吳太太不但是把亞多弗的貓告訴了他。做棚裏發生的事情她也曉得的。她曉得瑪麗在花園裏的殘忍的，討厭的惡作劇。她堅持，她要求，她吩咐叫把瑪麗送到什麼寄宿學校，教養院，最後——對於重犯有這樣的設備呢！不能夠叫亞多弗在畸形的環境裏教養呢！

「什嘴！」那時吳碧霍先生嘆了一聲。

關着的，掛着布幔的門窗，帶橡皮頭的手杖在地板上的敲聲，啼哭，責罵，威嚇，卑賤的，無聊的，令人欲嘔的神經狂。是的，是的，有德行的，魁梧而嚴厲的吳太太發神經狂了。

瑪麗躲到屋角裏，不言不語的注視着父親。

他抖擻了一下精神，用眼光尋着她，用變了的，麻木的，語不成聲的嗓音說：

「怎麼辦，怎麼辦，瑪麗。我從來願意你好，願同你要好。怎麼辦。」

他站起來，用拳頭到桌子上擡着。

「秋天你到寄宿學校去吧。」

他轉過身來，面對着女兒。

「我從來沒有約束過你。現在……這樣將好一點……回你房裏去吧。」

瑪麗從躲着的地方出來，半信半疑的往門口走着。她已經開了門，停起來，向父親望了一眼。他又背着她站着。她輕輕的，激情的向他撲去，在安樂椅跟前呆住了，謹慎小心的在他的上衣上觸了一下，低聲

說：

「祝你夜安，好爸爸。」

他一下不動的重複道：

「回你房裏去吧。」

於是她猛然的，幾乎跳了一下似的轉過身來，跑着隨身把門關起來，在走廊裏飛奔去了。

她不脫衣服，在被窩裏一直躺到深夜，兩肘支到枕頭上，往桌子下邊望，那是好久以前扔在那兒的黑人，毛驢，洋娃娃，狗熊和狗頭猴，有的背朝天，有的肚向地，有的頭插在下邊，亂扔成一堆。瑪麗總在等着小猴子貝八寶把自己的臉轉過來對着她，可憐着說：

「可憐的瑪麗。」

可是貝八寶不作聲。

當吳碧霍進到太太房裏的時候，吳太太在坐着織毛綫。他伸着手，低聲說：

「請原諒我剛才激烈而且粗暴，我決定照你所勸的話對付瑪麗。」

「這是理所當然的，」吳太太答道，就把自己的手指尖，放到丈夫的手裏。

吳碧霍先生把太太的手指吻了一下，就同她並排的坐到沙發上。房子浸沈在寂靜裏。吳太太的那一隻病腿，懸在有珠緣的長凳上。骨質的鉤針，柔和的編織着那絨毛的毛織品。吳碧霍先生凝視着太太的剛毅的，映着白光的面孔的側影。

「你真冷酷，」他說道，「你真冷酷！」

「你走開吧，」她說着，沉默了一下。

他站起來，把手指折得彎着。

「你不請我怕也會這樣作的……」

貝八寶不作聲。小猴子的下巴無感覺的把稀落落的灰色的小鬚往上升着，紅黃色的琥珀眼睛，癡癡的瞪着那窺視着桌下玩具的月老。由這整整一大堆活東西——當然是活東西和寶貝裏面，沒有一點兒動作，也沒有一點兒聲音。

可憐的瑪麗呵！

她跳起來，從桌子下邊把貝八寶抓出來，把他的頭在窗台上撞了一

下，就扔到花園去了。

『去在那兒瞪你的傻月老去吧！』

然後她把百葉窗放下來，在黑暗裏，她裹着被子在床上抽動着。

早晨父親把瑪麗叫醒了：

『起來吧。你願意到海上去嗎？』

她在床上跳起來，被子從她身上溜下來，她從夢裏醒來，混身翻熱，雙頰緋紅，頭髮蓬亂，用休息過後的有力的手，拚力的抓着父親，對着他臉說：

『我不生你的氣。我曉得寄宿學校不是你想出來的。對的嗎——不是你嗎？……』

### 脚步放穩些

開關，開關而且光明。

風從南方向西方刮着那烙人的，刺人的熱砂，從平滑的岸上刮到海裏去。低而且緩的浪頭，尉着平靜的海水，滾到砂灘上，把牠攪成捲似的，梳一梳，把牠染成一種紅的，透亮的雲母片似的，就向海裏滾回去了。砂灘上浪滾過的一帶，發着淡紅色，變成了卵黃色就消失了。

雲在反轉着，伸開來就靜止了：牠往海裏望着。一道濃濃的青藍色，往天空扯下來，越來越快的飛飄着，起着無數的碎波紋，這些碎波紋無聲的從水上跳起來，向雲騰上去，昇到雲上邊，向那無底的青藍色，向天空裏騰上去了。

平坦的，黃色的海岸，遠遠的一直伸到地平線上，無邊無際的海岸呵。奇怪的，遼遠的，光輝的綫條那面——人的眼睛怎麼能看到呢？那或者是海岸綫嗎，或者是天邊嗎，在背風的方向，在風間歇的當兒，發着一股樹脂香和什麼鹹樹皮的氣味，這是魚味呵，這是新鮮的熱牛奶味呵。

密縫着眼睛，站在一個地方轉起來，然後你猜你看見的顏色吧，如果你臉對着海把眼睛睜開的話——那你無論如何也猜不出來呵！深藍色的，天青色的，鋼青色的，藍色的，而且有的地方是灰色斑點，那是藍寶石色的，那是綠色的。

仰着頭，向上舉着兩手，或者要擁抱似的張着兩手，光腳輕輕的觸着那灼熱的砂，扼着全身，迎着那被燒到骨頭縫裏的熱風，吹來的刺人的尖砂，在海岸上飛奔着。耳朵裏是海水的嘆息聲，在眼睛後邊，在腦袋裏，在激昂的，灼熱的腦袋的深處，是不滅的火花，是火線似的光綫。

中午的時候，瑪麗沿着海岸，沿着那靜靜的波浪滾到砂岸的邊緣走着。飽含着溫水的腳下的砂，鬆軟得很，光腳板在自己的週圍踏出了一個不深的圓坑，這坑剎那間發着白色，隨後即刻就充滿了濃暗的水分了。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裝飾得花花綠綠的海水浴場的更衣室，早已留在後邊了。繁茂的黑綠色的灌木叢，越來越近的生在水邊了。三棵柳樹的附近，停放着一隻腐爛的半破的小帆船的殘骸，船肋插入到砂裏的那地方，長着肥騰騰的就地爬的野草，草上鮮明的映着一個很寬的紅斑。

瑪麗無聲的在砂地上向這紅斑走去了。

一個淡髮的少年，穿着紅色的浴衣，彎着腰，背着海，坐在柳樹下邊。他低着頭，幾乎一下不動的，週圍什麼也沒注意到的，在光砂灘上，在伸着的兩腿中間，用貝殼做着什麼東西。

瑪麗走到他緊跟前，近得她看見他的手——又瘦又白的好像砂一般的手——檢着貝殼，看見他面前築成的精巧的岩洞，要塞，稜堡。她在那少年的背後站了好久，後來小心謹慎的，不聲不響的悄悄溜走了。

瑪麗在海邊拾了些貝殼：這些貝殼構成波狀形，散佈在距海水幾步遠的岸邊，風吹日晒，都是乾的。可是用這些貝殼做點什麼東西，就讓是最簡單的吧，瑪麗也做不成功。貝殼到她手裏都溜了，都滑掉了，什麼巧妙的方法也不能把這些貝殼逗在一起，逗成一個整體。瑪麗把貝殼踏到砂灘裏了。

後來她回到柳樹跟前，溜到那少年跟前了。要塞用山岩圍起來，稜堡與稜堡之間，有紅砂石鋪的小路，岩洞埋沒在野草裏。這是整整的一個小天地呵！

於是——一二！——一下子就跳到這小天地正中間了，用飛快的腳到岩洞上，要塞上，稜堡上，隨後到旁邊的砂地上，草上踏起來，貝殼發着清脆的響聲，唏哩嘩喇的聲音，以及絕望的叫喊。

那少年跑開了，轉過身來。他驚懼的叫了一聲——並不是因為心痛



那貝殼作的精巧的建築——而現在遠遠的站在那兒，奇怪着自己的驚懼。瑪麗望了他一眼，把雙手背到背後，在等待着。她等待着那好像小姑娘似的幹着耍貝殼這無聊玩藝的那少年的反抗，眼淚和保衛。可是怪得很，她面前站着一位少年，——她現在才看出來他是多麼偉大，剛強而沉着，——不會想到眼淚，也不會想到保衛。他用那又寬又亮的鎮定的眼光，對瑪麗望了一下，微微的把口一張，就沉默起來了。

片刻間，瑪麗覺得什麼時候她見過這面孔。她更定睛的對他仔細望了一眼，就忽然想起來她是裸體的，是沒有穿衣服就跑到海裏去了的，想起來這一個少年是她從浴場更衣室跑出來所遇到的第一個人，想起來只有光與空氣把她和他隔開來。她咬着牙，把預先想好的話說出來：

「你禮一下試試看吧！」

可是那少年沒有動，用鎮定的眼光，盡在望着她，而且這眼光從頭到脚，把她全身都望到了。

於是瑪麗就向海裏撲去了……

後來，當她同父親回家的時候，在熱鬧城市的車站隧道裏，她又看見這一副又寬又亮的眼睛了，她無端的覺得愉快而恐懼起來。這眼睛沒有遇見她，——這只是偶然的一瞥而已，——可是來得及看見他戴着有很深遮蔭的軍帽。一路上不由得想回憶起來最初在那兒見過這帶着微張的口和鎮定而明亮的眼睛的面孔呢。於是——當熟識的松樹已經閃了過去，當皺着眉頭的三尼峯從高處望着這列車以及小車頭好像生氣的麻雀似的，在發黑的車站附近叫起來的時候，——那微張着口的面孔，突然又出現到她前邊了。

這位梳得光光的淡髮的士官學生，走到瑪麗跟前，腳踵嗒的響了一下，面色發白的匆匆的說道：

「大概我們認識的……在砂灘上……」

瑪麗臉紅起來，抓住父親的手：

「我是此地人，舍瑞……咱們是鄰居……」

瑪麗對父親望了一眼，很快的把手從父親手裏拉下來，問道：

「是城堡裏嗎，在拉霖什那邊裏嗎？」

「是的，在西邊的……」

瑪麗毅然決然向前走了一步。

「你告訴我吧，侯爵夫人，石侯爵夫人……」她氣上不來了，她不能把話說到底了。

「是的，在新的城堡裏。你想看嗎？請來吧。」

吳碧霍先生走到一位站得比士官學生遠一點的圓胖的上年紀的人跟前，輕輕把帽子舉了舉……

在這萬山叢中的煙熏的火車站中間，在拉霧什西邊的林蔭道路中間，度日如年的兩天怎麼過去了呢？這晝夜停止着不動的時光，怎樣逝去了呢？當一刹那都應當有事情發生，每一瞬間都會有呼聲響起，每一秒鐘都隱藏着問題的時候，那遲緩的苦痛的終局怎會來到呢？

可是這終局來到了，於是那些刹那，瞬間，時光，在那林蔭道上，由那些赤松旁邊，在樹脂香和柔軟清脆的松針裏，同人的脚步爭先恐後的飛奔起來了。

「來了嗎？」眼睛明光發亮的士官學生問，瑪麗覺得他好像嚇得氣塞住了似的。

「你別怕，」她給他壯着胆子說，「一直到那兒去吧，一直去看她吧……」

城堡當時很寂靜，是座落在那位士官學生等待瑪麗的那花園裏，沿着舊牆根，有一堆堆的剝落下來的石灰，滿生着野草，門和走廊都很低，脚步声在兩邊轟轟的響着，在牆的深處起了轟轟聲。

「呵，這真是一座真正的城堡！」瑪麗說。

可是住人的房間，差不多同吳碧霍別莊上的一樣的——只是到處懸掛着嵌着笨重，暗淡的鏡框的畫，以及窄狹的窗子，遮住了光綫——瑪麗發急起來了：

「呵，快些吧，快些吧！」

於是最後瑪麗手裏提着燈，由穹形的走廊裏走着，踏着濕溜溜的冰冷的兩堵石牆中間的又堅硬又險峻的台階。

「向右轉，」她聽見自己的同伴的聲音，她覺他離她好遠好遠了，雖然她的呼吸在這兒，很近很近的就在背後。

「腰彎得更低一點，現在……」

一道上部半圓形的鐵門，上銹的插門——無鎖，無暗釘，吱嚶作響的銹鏈——笨重的，不靈活的門扇和沒有台階的很深的低地。

「你跳吧。你瞧見地了嗎？現在向左轉，那就是的，第三……」

「第三什麼？」

「從這兒起，第三口石槨。這兩口石槨是空的。這些石槨下邊是棺材，在地裏呢。可是這是棺材。」

「真的嗎？」

「是的。現在我來把蓋子揭開。」

「她就在這兒的嗎？」

「你馬上就瞧見了……」

蓋子輕輕的掀了起來，溜着，枕邊露出來了，蓋子砰然一聲，橫着放到棺材上。

「呵，你瞧吧。」

瑪麗走了一步，兩步，盡可能的把燈向自己前邊提着，隔着那笨重的棺材蓋子，欠着身子。

棺材裏週圍繞着灰色的碎屑，一個無髮的頭，躺在碎屑上，就好像躺在枕頭上似的。在微弱的燈光裏，臉是黃白色的，眼皮深深的凹陷着，直直的鼻子幾乎是透亮的，兩個圓圓的鼻孔，口半張着，齊齊整整的嫩牙齒不發光，而是好像額顫，下巴，好像歪着的微微被着碎屑的膀子似的，暗暗的發着黃色。

「她總共才十七歲，」士官學生說，「同我一樣大……」

瑪麗向他回顧了一下，——他站在她肩後——他臉色蒼白着，甚至好像侯爵夫人似的，發着黃白色，而且他的口，他的口也在半張着，而牙齒也同……

瑪麗對那黃色燈光裏的冰冷的石臉，又望了一眼。

「很漂亮，」她低聲說。

「誰願意看，早都給人看了。你瞧瞧吧。」

士官學生把手伸到棺材裏，掏出來了一個小鎚子——鎚子柄很長，刮得很光，他就用牠在侯爵夫人的頭上敲着。頭應着鎚子，發出短而又低的聲音，於是鎚子就無聲的沒入到碎屑裏了。

「完全像石頭似的。」

一長行低低的墓碑，在黑暗裏伸去，黑色的穹窿，好像雞蛋似的，在墓地上懸着，騎士們，貴族們，侯爵們，千百年來無聲無息的在這土

石的潮濕裏長眠着。

「可是寶貝呢……你們從她身上把這些卸了嗎？」瑪麗低聲說。

「什麼寶貝也沒有……老早就沒有了……」

這是什麼呢？他似乎微笑了一下吧？不，這是一陣恐懼使他的臉抽動了一下。他怕什麼呢？他臉色多麼蒼白嗎——當然的，他比侯爵夫人還蒼白些。他的眼睛都停止不動了，他幾乎氣都不出了。他怎麼了，怎麼了？他把兩手向瑪麗伸着，他把她抱住，他的半張着的口，完全接近她的嘴唇了，他……

「呵——呵——呵！」

瑪麗拚着全力，照他胸上打了一下，她手裏提的燈籠抖顫着，閃了一下，她轉過身來，向出口，向鐵門跟前跑着，到了走廊裏，跑着，跑着。到轉彎的岔路跟前，瑪麗停住了：可是他留在黑暗裏了，——那兒黑漆漆的好像……同時是在地窖裏呢，——他找不着門呢——可笑的人呵！她於是哈哈大笑，喊道：

「呵鳴——呵鳴，戈普——戈普！」

後來他默然的在瑪麗前邊走着，溫順的提着燈，好久的照亮着一切高坎，轉彎和門限。在往花園出口的地方，瑪麗說：

「我一個人走了。再見吧。」

當剝落着石灰的城牆望不見的時候，從花園裏喊着：

「呵鳴——呵鳴，戈普——戈普！呵鳴！……」

於是就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彷彿預感到這笑聲是保持得很久，直到晚上父親在家裏對她說：

「瑪麗，後天到威馬爾去吧，到羅尼女士那兒去吧。」

「那麼，這是真的嗎？」瑪麗感嘆起來。

「怎麼辦，怎麼辦呵，瑪麗，」吳碧霍先生一說完，就到自己房間裏把門關起了……

## 羅尼女士寄宿學校

寄宿學校佔着一所寬敞的房子，房子的四週，圍着很高的帶鍍金尖頂的鐵柵欄，大門上嵌着石球。一條很結實的洋灰磚的路，從大門口經過花園，通到正門跟前，這條路用熱水和刷子洗刷得明光發亮。園中的

小徑，用石子鋪得平平正正的，插在地下的黃藍相間的鐵條的弧形，就像玲瓏花邊的腰帶似的，把花壇和草地圍起來，光澤的圓球，在花壇裏插的刨了的木桿上，映着太陽的各色的光輝，一個矮的人像，手中推着手車，仰着頭，瓦鞋很牢穩的埋到剪得齊整的草地裏，滑頭的在笑着。

房子堂皇，平正而緊湊，銅和鍍銀的窗柄，鎖，擦得明光的電鈴蓋和門上掛的招牌，就好像警察的銅扣似的，在陽光上閃着光輝。招牌上寫着：

羅尼女士貴族

女子寄宿學校

在接近門口的一個窗框上，對着門樓，有一面帶着鐵之字形架的鏡子在映着光輝。掛着鏡子的窗子那面，窗幔遮得陰暗的，而且從來都寂無聲息的，那是羅尼女士的辦公室。辦公室的旁邊，是她的住室，遠處的角上，是教員室，走廊那面是僕室，廚房，儲藏室和幽禁室。樓上是教室，體育室和寬敞的公共宿舍。

羅尼女士所定的校規，是一成不變的，這校規就好像鐵柵欄，好像窗子上的鎖，好像花園裏的小徑和光澤的圓球似的，不苟，堅實而精確。每一個跨進了羅尼地界的人，唯有恪守女校長所定的明確的，劃一不二的規則，在給他設置的椅子上坐，在預定的地方嘆氣，以及在預定的時候微笑。這兒無論對誰都沒有通融的地方。英文教員和女廚子，級任教員和園丁，女校長自己，舞蹈教員——她們擔任各種不同的勞作，可是都遵守着一個嚴格的制度。那些貴族小姐們，在這校規面前那些替她們收拾床鋪的女僕們是不同的，可是犯了校規的時候，無論學生，無論女僕，都要受到同樣嚴厲的處罰。

「小姐，」羅尼女士對犯錯的女生們說，「如果你想着我到了忍受不住的時候，令你退學，那你就想錯了。你去到級任那裏對她說，叫她把你幽監三點鐘。」

當羅尼女士遇到學校的整個制度，完完全全反映着她的生活方式的時候，那這學校才算妥善呢。

羅尼女士起身後，行冷水浴，體操，用毛巾拭身，穿上制服，祈禱

和辦公。而且她要求大凡同她在這所房子住的人，起身後，立刻淋浴——因浴盆缺少——體操，用毛巾拭和祈禱。甚至連園丁——六十歲的老頭——也向羅尼女士保證，每天早上實行米勒氏的體操，而且切實按照給他規定的——禮拜三和禮拜六換襯衫。對於女僕，羅尼女士可以親自檢查，欺騙這兒是不能有的。至於男子，除了園丁和到校上課的教員，即體操和毛巾拭身以後，這房子裏是沒有的。

二十名女生——從來二十名女生，不多也不少——處在校長向毫不知倦的監視下，什麼也不能瞞着她，那就好像她辦公室的窗子上懸的一面鏡子，門口裏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能不照到牠裏邊似的。

每逢中飯，舞蹈和祈禱時，教員們都對一對自己的錶，就是連太陽也偷偷窺視着羅尼女士寄宿學校的郊外旅行和散步呢。

學生們冬天兩次參觀了歌德陳列館，而且在參觀以前，羅尼女士在教室裏把他的傳記讀了一段。她同意這一位人的名字可以同莎士比亞的名字並稱呢。

秋天和春天的時候，都到城外去，那時羅尼女士疑神疑鬼的傾聽着自然科學教員，講解植物的的受粉作用。

每月到城裏玩一次。每禮拜都到教堂去，在那兒聽講道，隨着風琴唱歌。

每日的散步，是在花園裏舉行的，順着園中的道路和小徑，距柵欄遠遠的，在微笑着的矮人和花壇裏光澤圓球的周圍舉行的，散步的時間延長到三刻鐘。她們一對對的從從容容的，不回顧的走着，十來次的在那同一的一點上盤旋行走着，級任教員伸着脖子，兩手交叉的放在肚子上，在前邊領着，而羅尼女士穿在硬底鞋，在後邊的草地上走着。

「小姐，」她叫着學生的名字說，「你站住。我瞧見你從楊樹上折了一根樹枝，把牠。在草地上。這麼以來，你作了兩件壞事情。你把這些說出來吧。第一……」

「第一，我從楊樹上折了一根樹枝……」

「還有第二……」

「第二，我把樹枝扔到草地上……」

「你沒有應該再說的話嗎？」

「對不起，羅尼女士。」

「從草地上把樹枝拾起來，把牠放到垃圾筐裏。」

呵，羅尼女士所採用的教育制度，不但爲教育界權威所共認，而堪爲社會，甚至上流社會所稱道。這制度是無可非難的，這一層，學生們也瞭解得非常清楚。

瑪麗很瞭解這一點，當她一披上披肩，套上袖套，束上帷裙的時候，忽然就失掉了自己的面目，自己的聲音，甚至連自己的眼光也失掉了，那些模糊的，被痛苦遮着的，彷彿從來不曾有過的修道院的廢墟，太陽往上爬的拉霧什的高峯，好像破家俱似的，亂堆在山脊上的側面尖銳岩石，侯爵們的陰森森的墓地，以及在那兒的蒼白的，嘴微微張着的乞求的面孔，這一切都忽然從記憶裏滑走了。

從這時起，瑪麗感覺到這鐵背心<sup>⊖</sup>的生理上的不便當，夾在鐵背心裏的寄宿學校的生活，而且現在把她也都夾到這鐵背心裏了。她覺得她的幼年時代過去了。她更其凝神的細看着那些構成學校日常生活的形式，試着左右動着，前後走着——每次都引起一種苦痛，而且引起無限的比苦痛更堅毅的抵抗力。她仔細的端詳着束縛擺佈她的那些人的鐵背心，端詳着鐵背心的紐帶，骨筋和鈎環，於是她看出來要把牠撕開，扯破，毀棄，或甚而只把牠鬆一鬆——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她就同她們妥協了，而且毫無困難的，彷彿生來就是爲着用自己的慣於反抗，任性，撒嬌和自由的手，把這鐵背心穿到自己身上，而且即刻使大家相信她覺得是非常痛快的。

「瑪麗小姐，」有一次羅尼女士說，「我看你太沉思而少交際。你應該稍微活潑一點。」

當瑪麗稍微活潑了一點的時候，羅尼女士在她身上已經找不到有可以改正的地方了，聖誕節的時候，在名冊上給她寫着：

「品行端正，成績卓異，勤勉，專心。」

而在放暑假的時候所得評語是：

「品行爲全校冕，成績優良。」

在學生中間，瑪麗毫不費力的佔了第一把交椅，總之，比她的父親容易得不可以道里計的——他相信這是她，是他的女兒瑪麗佔了這一把。

<sup>⊖</sup> 鐵背心，爲女子之胸衣，緊身搭，爲鯨骨或鋼鐵絲等所製，用以束胸者。此處爲借喻的用法。

交椅。他很狐疑，機警，或者感到有些侮辱，因為他覺得從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使瑪麗這樣有禮而冷淡的對他呢。從前對瑪麗的那嚴峻的態度，他不覺到瑪麗會報復他嗎？怎會覺得呢？可是因此吳太太對女兒却顯然的要好起來，而且對她行屈膝禮時，很親切的回答她。

這樣兩年過去了。

在第三年的時候，在威馬爾，當寄宿學校的全體學生，在那些很像寄宿學校似的，有鐵柵欄圍着的花園，以及花壇裏微笑的矮人像的住宅附近的清靜街道上散步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軍官，很快的穿過道路，向那一對對的莊重的走着的女生跟前走去，到的級任教員後邊的第一對女生，到了女生瑪麗跟前。

「瑪麗！」他差不多喊了起來。

「馮·慕林·舍瑙！」她回答着，她的女伴們看見她的眉毛飛快的揚起來，血把兩臉漲得緋紅了。

「中尉先生！」級任教員轉過身來。

「一分鐘，」軍官說罷，就向羅尼女士走去了。

「可敬的女士，請允許我同我的表妹吳碧霍小姐談兩句話吧？」

「中尉先生，可是學校裏有規定時間……」

「對對對，可敬的女士。可是我由這兒路過，總共只停一點鐘，我必須……」

他突然行了一個舉手禮，說了一聲「謝謝你」，彷彿得到允許似的，就匆匆的往瑪麗跟前走去了。

當學生的隊形凌亂，當有的人舉起手，有的人笑起來，有的人嗚咽起來。當級任教員咳嗽得出不來氣，當整個的隊形亂了起來，當羅尼女士自己不知所措的向前走了兩步又退回來，因為在這當兒，他心裏對於薩克森軍官的尊敬和必需遵守既定的校規之間，起了猛烈的搏鬥，這場混亂總共只經過了一分鐘的光景。

可是在下一分鐘，那軍官已簡截了當的同瑪麗交談了，把手伸給她，於是他們笑着，加快了脚步，穿過道路走去了。那時大家都看見瑪麗緊緊的貼着軍官的肘和肩膀，而且大家都向她扭過身來，高聲而愉快的說道：

「天呵，羅尼女士，你多麼像啄木鳥呵！」



過後更高聲的說：

『再見吧，再見吧，毛丫頭們！』

瑪麗的女友們聽了『毛丫頭』這個字以後，都覺得挽着軍官的臂膀走去了的不是套着袖套，披着披肩，束着帷帽的少女，而是一個少婦——是百依百順的，有彈性的，美麗的……

中尉對羅尼女士說他由威馬爾路過，總共只停一點鐘，大概是扯謊的：他同瑪麗一走過轉角，就無影無蹤的消失了。

三天兩夜她到那兒去了呢——這只有她曉得。

第三天，當吳碧霍先生在畢紹英斯堡的舊宅的書房裏坐着的時候，給他送上一張名片來：

陸軍中尉

馮·慕林·舍璦

（侯爵）

這個字在包括弧裏，用小一點的字體，印在一張很大的方形名片的角上，馮·慕林·舍璦老早就想出了這個字，這並不是表示着在德國恢復了加爾<sup>⊖</sup>時代的豪華的爵位，而只是不要把侯爵門第的後裔及繼承人和偶然同姓的波羅的海沿岸的什麼德國男爵相混吧了。

中尉帶着瑪麗來了，她穿着把她稱得更窈窕靚麗的新衣服，梳着花樣翻新的髮結，矇矓的興奮的眼睛，閃着什麼新的光芒。她坐到客廳裏，彷彿到了不大熟識的人家裏拜客似的，沒卸帽子，右手的手套卸了一半。她椅子後邊放的一面鏡子，使她不安起來，她很快的就轉過身來尋着牠。

中尉在她父親的書房裏留了五分鐘，後來他們由客廳裏走過去，吳碧霍先生對女兒瞟了一眼，一邊走，一邊說道：

『祝福你歸來！』

後來中尉一個人回到客廳裏，把瑪麗的手吻了一下說：

『一切都弄妥當了。你留在這裏，我回家去。明天我中午來……』

馮·舍璦的求婚是奇突而決斷的，瑪麗從那曾經得過「品行端正，成績卓異」的寄宿學校的私奔，而主要的當然是侯爵的求婚，不是什麼男爵的求婚，而主要的當然是……總而言之，吳太太當時無限惶惑，而

⊖ 加爾——第七八世紀羅馬皇帝。

且受寵若驚了。這一切把那對於可容忍的和體面的觀念，攪得如此的一塌胡塗，叫那從來善於觀察的本領，遲鈍到這樣的地步，使瑪麗的母親對她那奇特異服和怪模怪樣的風度不敢注視，而她的父親不得已躲到自己的書房裏去了。

這晚上，吳太太想起來瑪麗暑假回來的時候，不時到舍璫家裏去，讀到好多關於侯爵監護人在城堡裏所收藏的畫。可見當時事情不僅在於畫上呢。吳太太心滿意足了。

吳先生在書房裏踱着方步，只想起一件事：就是當他對瑪麗說「祝福你歸來」的時候，他看見她身上穿的那件新的——別人的衣服。他按了電鈴，叫拿進炭來生壁爐，雖然窗外是令人生倦的初夏的暑熱。

第二天正午，陸軍中尉馮·慕林·舍璫的監護人——頭梳得光光的，腰難得打彎的一位退伍的上校——陪着他來了，監護證明了中尉的求婚。訂婚的典禮，定在兩年之後，等瑪麗滿十八歲的時候舉行。

這事發生於一九一六年的春天。

〔本節完，全文未完〕

（曹靖華譯）



高爾基  
(М. Горький)

## 小市民

(МЕЩАНЕ)

[續自第 21, 22, 23 期]

### 第四幕

還是那個房間。黃昏。房間破一盞放在桌子上的燈照亮着。波里雅在收拾茶具。有病的達吉羊娜躺在半黑暗的屋角裏的躺椅上。次維達亦娃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

達 (輕聲地，責難地)。你以為，我不願意像你一樣快樂興奮地正視生活嗎？啊，我願意的……但是我不能夠！我一生下來心裏就沒有信仰……我學會了推理。

次 乖乖！你推理推得太多了。你不是也同意嗎，——不值得專門爲了推理而做一個聰明的人……理性——這很好，可是你看見沒有……爲了使一個人生活得不寂寞，不痛苦，他應該做一個理想家……他應該，即使不常常，向前看，向未來看……(波里雅注意地聽着次

達亦娃的話，柔和地，深思地微笑着）。

達 那裏，在前面，有什麼呢？

次 你要看到什麼就有什麼！

達 是的……應該空想！

次 應該相信……

達 相信什麼？

次 相信自己的幻想。你知道……當我看着我那些小孩子的眼睛的時候，我就想他們：拿諾維柯夫（НОВИКОВ）來說。他學校畢業之後，便進中學……然後再進大學……我覺得，他將來會做一個醫生！這樣一個可靠的孩子，用心，和善……他的前額很大。他是一個很好動的人……他將做很多很多事情，大公無私，光明磊落……人們會很愛他，敬重他……我這是知道的。有一天，他回想自己童年的時候，他會想起，女教員次維達亦娃在下課時和他遊戲，打破他的鼻子……啊，也許，想不起來……噯，反正都是一樣！……不，會想起的，我想……他很喜歡我。我還有一個疏忽的，蓬頭散髮的，老是很髒的克洛柯夫（КЛОКОВ）。他是一個永久爭論，吵鬧，暴躁的人。他是一個孤兒，住在叔叔家裏，一個看夜的！他幾乎是一個花子……但是這樣的驕傲、勇敢！我想，他會做一個新聞記者。啊，我有多少有趣的孩子啊！不知怎麼的時常會不知不覺地想，他們將會怎麼樣，他們將在生活中起什麼作用……想像我的學生將要怎樣生活，簡直有趣得要命……你看見不，達吉羊娜，這是不大多，但是假使你知道，是多麼快樂啊！

達 而你呢？你自己在什麼地方呢？你的學生……也許，將生活得很好……可是你那時候已經……

次 要死了？倒想得出！不，我打算活得很久很久……

波 （不高地，愛撫地，好像嘆息似地）。你多麼可愛啊，次維達亦娃！多麼光明啊……

次 （向波里雅微笑地）。紅雀唱起來了……你知道，達吉羊娜，我並不重情感……但是，當我想到將來，想到將來的人，想到生活的時候，——我就覺得甜蜜而又悲哀了……好像我的心裏有秋日的，興奮的陽光放射出來……你知道，秋天有這樣的日子：晴明的天空有

安靜的太陽，天是蔚藍的，透明的，遠處一切是這樣清朗……清涼，但是並不冷；暖和，但並不熱……

達 這一切都是……童話……我，假定，也許，你們——你，尼爾，西斯克——以及所有像你們這樣的人，也許，真的，能夠靠幻想來過生活……可是我却不能夠。

次 不，等一回……也不單是幻想啊……

達 除了這是牆，這是我之外，我無論什麼從來都不覺得是可信的……當我說是或不是的時候……我並不是依照信念來說的……不過是這樣說說……我隨便回答回答，不過如此罷了。真的！有時候說不是，立刻就會私自想道——難道？也許，——是的吧？

次 你喜歡這一套……你對於你自己細細看一下看，你在這種精神兩分性的狀態之下，你發現什麼對於自己愉快的東西嗎？也許，——你怕相信……因為信仰——必須……

達 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要強迫我信仰。你們不是強迫別人相信你們嗎……（低聲地笑）。那些相信你們的人，我倒可憐他們……因為你們是欺騙他們！因為生活永久是像現在這樣的……又混濁，又擠軋……並且永久會是這樣！

次 （微笑着）。難道？可是，也許不是吧？

波 （好像自己對自己說）。不是。

達 你說什麼？

波 我說：不會的！

次 好傢伙，安靜的小鳥——紅雀兒！

達 這就是一個不幸的……信徒……你倒問問她看！——為什麼不呢？為什麼生活會改變呢？你問。

波 （低聲地，走近一些）。你看，是怎麼一回事，——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真正地生活！很少人享受到生活……許多人完全沒有功夫可生活……他們只是做工，為了一塊麵包……當他們也……

西 （很快地上）。晚安！（對波里雅）。你好，東康國王亞麻色頭髮公主！

波 什麼？什麼國王？

西 啊哈！被我抓住了！我現在可發現，海涅那本書你並沒有看，雖然

書在你的手裏已經兩個多禮拜了。你好，達吉羊娜！

達 （伸手過去）。他現在不要書了……她要出嫁了……

西 哦？嫁給誰？啊？

次 嫁給尼爾……

西 啊啊！假使是這樣的話，我還可以恭賀恭賀……但是，一般地說：這並不是聰明的玩意——娶老婆，嫁丈夫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現代環境之下的結婚……

達 噤嘴，不，別說了！免了吧！你已經不是一次對這事情發表意見了……

西 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作聲！正巧——我也沒有功夫。（對次維達亦娃）。你和我一同去嗎？好極了！彼得不在嗎？

波 他在樓上……

西 唔……不，我不去看他了！我請你，達吉羊娜……或者你，波里雅……告訴他，說我……又那個，你知道……那就是說普羅霍羅夫（Прохоров）那的課程又辭退了……

次 又？噯，你運氣真不好！

達 你們吵嘴了嗎？

西 實在說……不很厲害！我很能抑制。

次 但是——爲了什麼呢？你不是自己稱讚過普羅霍羅夫嗎？……

西 呀！稱讚過……鬼迷了！實際上說，他比別的許多人……要體面些……並不糊塗……稍微有些——說大話……多嘴，一般地說（突然而又激烈地），——是體面的畜牲！

達 現在彼得恐怕不能給你弄到課程教了……

西 是呀，恐怕，他要生氣了……

次 普羅霍羅夫的事情究竟怎麼樣？

西 你們想想看，他是反猶太主義者！<sup>⊖</sup>

達 這關你什麼事情呢？

西 可是，你要知道……這不體面！一個有知識的人是不配的。並且，一般地說，他是一個布爾喬亞！就說這一段故事吧：他的女用人上星期學校去念書。好極了！是他自己再三不厭煩地向我說明星期學

⊖ 原文爲「反閃族主義者」。

校的益處……這事情我一點也沒有求他！他甚至於還誇口說：我是創辦這種學校的發起人之一。於是，不久之前，星期天，他回家去——了不得！不是女用人，是保母去開的門。莎薩（Саша）<sup>㊀</sup>在那；在學校裏。哦！於是便禁止女用人上學校去。照你的意思，這算什麼？（達吉羊娜默默地聳聳肩）。

次 他是這樣一個空談家……

西 一般地說，彼得，簡直像髒玩笑一樣，老是給我弄來這種騙子的功課。

達 （乾燥無味地）。想想看，你曾經很誇過這賬房先生。

西 是的……當然……那小老頭子倒很和氣！但是是一個搜集錢幣的！他把各種各樣的銅錢塞到我的眼前，說什麼凱撒皇<sup>㊁</sup>，賈陀赫<sup>㊂</sup>，各種坐馬車的法老王<sup>㊃</sup>。敵不過，我的氣力沒有了！所以，我就對他說：「你聽我說呀，維肯基（Викентий）！據我看，這都是無聊！任何一個石子，都要比你的銅錢要古！」他惱怒了。他說，「怎麼，我十五年的生命都白費在無聊的事情上了嗎？」我便確定地回答說是的。在算賬的時候，他少給我半個魯布……大概是留下來補充他的搜集了。但是這是小事……可是我跟這個普羅霍羅夫……唔……（陰沉地）。我的性子很壞！（急急忙忙地）。喂，女維達亦娃，走罷，到時候了！

次 我須備好了。再見，達吉羊娜！明天禮拜天……我一早來看你……

達 謝謝。真的……我……覺得，我是你們腳下的一種絆籐草……我既沒有美色，也沒有歡欣……可是我却妨礙人家走路，絆住他們……

西 多有害的思想，呸！

次 聽這話都可恨，達吉羊娜。

達 不，慢點……你知道？我明白……我明白了生活的殘酷邏輯：誰要是什麼也不能相信，他就不能生活……誰就應該毀滅……是的！

次 （微笑着）。難道？也許，不是吧？

㊀ 女用人的名字。

㊁ 羅馬皇帝。

㊂ 亞力山大·馬其頓的元帥們。

㊃ 埃及王。

達 你學我……噯，值得嗎？譏笑我……值得嗎？

次 不是，達吉羊娜，不是，親愛的。這都是你的病，你的疲倦說的話，不是你……噯，再見吧！別把我們認爲殘酷的兇惡的人。

達 你們走吧……再見！

西 （對波里雅）。噯，你什麼時候讀海涅呢？哎呀，你要出嫁了……唔！本來可以說幾句，反對這事情……但是——再見吧！（跟着次維達亦娃下。啞場）。

波 大概，晚禱快要完結了吧……要去說，端上茶鼎來嗎？

達 老人們恐怕不會要喝茶吧……不過，隨你便。（啞場）。從前安靜使我難受，現在，我們安靜的時候，我倒愉快。

波 你該吃藥了吧？

達 還不要……最近幾天我們是這樣忙碌，這樣吵鬧。這個西施京多麼愛鬧啊……

波 （走到她跟前）。他是個好人……

達 很和善……但是很蠢……

波 他是個光明正大，很勇敢的人。他要在什麼地方看見什麼不公平的事情，他便立刻抱不平。你看，——女用人他注意到了。女用人和別的爲富人服務的人，怎樣生活，誰會注意到？假使有人注意到，——難道肯抱不平嗎？

達 （不看着波里雅）。你告訴我，波里雅……你嫁尼爾，你不害怕嗎？

波 （安靜地，懷着驚奇地）。怕什麼呢？不，沒有什麼，我不害怕……

達 什麼？……可是我……倒害怕的呀！我和你說這個話是因爲……我愛你！你不是像他那樣的人。你是一個普通的姑娘，他讀過很多書，他已經是一個有教育的人。他和你在一起可能會寂寞的……這一點你想過沒有，波里雅？

波 沒有。不過我知道：他是愛我的。

達 （懷有惱意地）。這怎麼可以知道呢？

〔吉見列夫端進茶鼎來。〕

波 謝謝你！我去拿牛奶。（下）。



吉 (宿酒未醒，腫脹着)。我走過廚房，史吉邦尼達懇求道：「老伯！把茶鼎端去！她說，等要的時候，我給你黃瓜，鹽水吧……」我這個嘴饞的，就被誘惑了……

達 你已經晚禱回來了嗎？

吉 不，我今天沒有去。頭疼得要裂開來。你怎麼樣？覺得好一點嗎？

達 不怎麼樣，謝謝。關於這一點，人家一天要問我二十遍……假使我們家再少吵鬧一點的話，我就要覺得更好一點了。這種東奔西闖……老是往什麼地方鑽，叫喚，有些刺戟我。父親恨尼爾，母親老是嘆氣……我躺着，觀察着……他們……把所有這些個……叫做生活，我看不出有什麼意思。

吉 不，這倒很好奇。我是一個旁觀者，不參加世間事情的人……我是爲了好奇才生活，我發現，這裏倒非常有趣。

達 你無所求的，我知道。但是這裏有什麼有趣的？

吉 就是——人們調整生活。在戲院裏的時候，我喜歡聽音樂師調整提琴和喇叭。耳朵收取許多個別的可靠的音符，有時候你會聽到美麗的樂句……很想快些聽到，——樂師們究竟要奏什麼……他們中間誰是獨奏？什麼曲子？這裏也是這樣……在調音……

達 在戲院裏……是的。樂隊指揮走得來，把棍子一揮，於是樂師便惡劣地，冷淡地奏起一隻什麼陳舊熟爛的東西。可是這裏……這些人呢？他們能奏什麼？我不知道。

吉 似乎，能奏些什麼最高音的……

達 我們看着吧。(啞場。吉見列夫用烟斗吸烟)。你爲什麼抽烟斗，不抽烟捲？

吉 方便一些。因爲我是一個流浪漢，一年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在路上。看，我又快要走了。冬天一來，我便上路了。

達 上那去？

吉 我不知道……不過，還不反正都是一樣嗎？

達 你會在什麼地方凍死的……你酒醉糊塗……

吉 在路上我從來不喝酒……我就是凍死……那又有什麼呢？走着凍死比坐在一個地方爛死要好一些……

達 你這是暗地指我吧？

吉 (驚慌地跳了起來)。天哪！你怎麼啦？難道我……我不是野獸！  
達 (微笑地)。你別着急。這並不使我生氣。我失去了痛楚的感覺。  
(哀傷地)。大家都知道不能得罪我。波里雅，葉林娜，次維達亦娃……她們都像富人似的，不管花子在感覺什麼……花子在看見她們吃珍奇食物的時候，在想什麼。  
吉 (面孔繃起來，透過牙齒)。為什麼自卑？應該尊重自己……  
達 那末，好……我們別說這個了吧。(啞場)。你講些什麼自己的事情給我聽聽！你從來不說到你自己……為什麼？  
吉 倒是個大題目，就是沒有趣味。  
達 不，你說！你為什麼這樣奇怪地過生活？我覺得你是聰明的，有天才的……你生活裏發生了些什麼變故？……  
吉 (露出牙齒來)。發生了什麼變故？啊，這是一段又長又無聊的故事……假使用自己的話來把它講的話……

我去尋找的太陽，幸福。  
光身赤腳回來睡覺；  
衣裳和希望  
在我的流浪中都穿破了。

但是這解釋對於我太漂亮了……雖然很簡短。這應該再加上一句說：在俄國做醉鬼，做流浪漢，要比做清醒的，誠實的，做事的人方便得多，安靜得多。(彼得和尼爾上)。只有像大刀樣無情地正直和強硬的人，——只有他們才能有所成就。……啊！尼爾！從那裏來？

尼 從車廠裏來。並且是在得到光輝勝利的一次戰爭之後。這個木頭腦袋的車廠廠長……

彼 大概，你快要被趕走，沒有職業了……

尼 我再去找一個職業……

達 你知道，西施京和普羅霍洛夫吵嘴了，他不敢親自把這事告訴你……

彼 (憤怒地，刺入地)。他該死！這……真可恨！在普羅霍洛夫面前，他把我處到什麼昏蛋的地位？並且，簡直使人沒法對別的朋友盡

力了……

尼 你慢點發火看。先打聽一下，究竟誰不對。

彼 這個我知道！

達 西施京不喜歡普羅霍洛夫，因為他是一個反猶太的……

尼 （笑了起來）。哎呀，可愛的傢伙。

彼 噢，是的！你歡喜這一套。你也完全失去了尊重別人觀點的感覺了……野蠻人……

尼 慢點！難道你自己肯尊重仇視猶太人的人嗎？

彼 我無論如何不認為我自己有權扼住別人的喉嚨。

尼 我却要扼住……

吉 （把爭論的人挨次看一下）。扼吧！

彼 誰給……誰給你這個權利的？

尼 權利不是給的，是爭來的……人應該自己給自己爭取權利，假使他  
不願意被愚蠢的義務所踴死……

彼 請問！……

達 （煩惱地）。噯，又爭起來了……沒有個停的爭！你們怎麼不厭煩的？

彼 （抑制住）。對不住，我不再爭了！但是，實在的，這個西施京把我……

達 我明白，……他糊塗！

尼 他是個好漢！他非但不許別人踹他的腳，他並且自己先踹別人！自  
己身上有這麼許多人格之感有多好啊……

達 你是要說這麼許多孩子氣吧？

尼 不，我沒有說錯。但是就算這是孩子氣——無論如何也是好的！

彼 可笑……

尼 哼，踢開唯一的一塊麵包，只是因為它是不同情的人給的……

彼 那就是說，那個踢開麵包的人，並不十分餓……我知道，——你是  
要反對的。你自己也是這樣……你也是……小學生……你看，你每  
一步都要竭力向父親表明，你對他一點敬意也沒有……這可為什  
麼？

尼 爲什麼要把這隱瞞呢？

吉 我的孩子！人要面子，就得撒謊……

彼 這有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尼 老弟，我們互相不瞭解……沒有什麼好說的。凡是你父親所做所說的我都反感……

彼 我也反感……也許。但是，我抑止住。可是你却經常地刺戟他……於是我們——我，姊姊，却要償付這個刺戟的代價……

達 噯，你們說夠了吧！這不是無聊嗎！（尼爾，看她一眼，走到桌子跟前去）。

彼 談話使你心煩嗎？

達 我討厭。老是那一套……永久是那一套。（波里雅手裏拿着一壺牛奶上。看見尼爾在幻想地微笑着，她看了看大家，說）。

波 看，他多麼享福。

吉 你笑什麼？

尼 我？我想起，我怎樣把車廠廠長收拾了一頓……生活真是有趣的玩意！

吉 （濃重地）。啊們！

彼 （聳聳肩）。我奇怪！是瞎子還是什麼，生來就是樂觀主義者？

尼 我是樂觀主義者，還是什麼別的，——這並不重要，但是生活我却很喜歡。（站起來，走着）。活在世界上是很大的愉快！

吉 是的，很有趣！

彼 你們假使是誠實的人，你們兩個便都是小丑！

尼 而你呢……我却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我知道，——並且這個，一般地說，無論對於誰都不是祕密——你在戀愛，人家在愛你。就算為這個事情吧，——難道你就不願意唱歌，跳舞了嗎？難道這也不能使你快樂嗎？（波里雅從茶鼎後面驕矜地看着大家。達吉羊娜不安地轉側着，竭力想要看司尼爾的臉。吉見列夫微笑着，把煙灰從煙斗裏敲出去）。

彼 你忘了一些什麼。第一，大學生是不准許結婚的；第二，我必須支持跟父母的作戰，第三……

尼 天哪！這算什麼呢？噯，你不是只剩一條逃走的路了嗎！跑到曠野裏去吧！（波里雅微笑）。

達 你在信口胡說，尼爾……

尼 不，彼得，不。生活，——甚至於就是不在戀愛的人，——也是極好的事情。秋天夜裏，冒着雨，冒着風……或是在冬天……冒着風雪，你周圍沒有空間，大地上的一切都被黑暗所遮蓋，被雪所淹沒——駕着壞的機車，在這樣的時候疲倦地駕着車，又困難……又危險；假使你願意的話，——就是在這中間還是有它自己的優美的！無論如何還是有的！就是一椿事情我看不出有什麼愉快，——就是我和別的誠實的人却被豬羅，傻瓜，小偷指揮……但是——生活並不是老跟着他們走的！他們會過去，會不見，像健康身體上的腫塊會不見一樣。不變的行車時刻表是沒有的！……

波 我不止一次聽到這種話了。我們看着吧，生活怎麼回答你！

尼 我要怎樣，就強迫它怎樣回答。你別嚇我。我更親切我更明白地知道，生活是困難的，有時候，生活是殘酷得可恨的，毫無約束的粗暴的力量壓迫人，我知道這個。我不歡喜這一套，這使我憤怒。我不要這樣的規矩！我知道，生活是嚴肅的，但並不是安排好的事情……爲了把生活安排好，生活要求我的全部力量和能力。我並且知道，我並不是勇士，不過是一個誠實、健康的人，但是我無論如何要說：沒有關係！我們的力量會勝利！我要把我全身全心的一切方法來滿足我闖進生活最深層的願望……把生活捏成這樣，那樣，對於那個干涉一下……對於這個幫助一下……生活的愉快便在於這裏！

吉 （笑）。這是最最深刻科學的意思！這是全部哲學的意思！別的無論什麼哲學都該咒詛！

葉 （在門口）。這裏爲了什麼事情叫喊和揮手？

尼 （向她衝去）。太太！你明白我！我剛才唱生活的讚歌！喂，你說：生活就是快樂！

波 （不高聲地）。過生活——很好！

葉 誰反對這個？

尼 （對波里雅）。唉，你呀，……我的溫順的姑娘！

葉 別當着我的臉獻慇懃。

彼 鬼才知道這是一套什麼玩意！像喝醉酒似的……

〔達吉羊把頭靠在躺椅上，緩緩地舉起手來，掩住自己的臉。〕

葉 慢點！你們是聚集了要喝茶吧。我是來喊你們到我那裏去……好，

我也和你們待在一起——你們今天很快樂。（對吉見列夫）。只有你，聰明的烏鴉，你一個人板着面孔——爲了什麼？

吉 我也很快樂。不過我歡喜默默地高興，高聲地寂寞……

尼 正和一切又大又聰明又陰沉的狗仔一樣……

葉 我從來沒有看見你悲哀，快樂，只看見你大發哲學高論。諸位，你們可知道，——達吉羊娜，你可知道，——他教我哲學。昨天他做了一篇演講，講一條什麼頗有根據的規律……哎呀！我忘掉了，這條奇怪的規律是怎麼說的……是用那幾個字？那幾個？

吉 （微笑）。沒有什麼是沒有根據的，爲什麼有根據……

葉 你們聽見沒有？看我知道多麼高深的玩意。你們就不知道，這條規律就是那個——就是那個哲學的字眼！——就是那個……類似橡樹那樣，有四個根……對不對？

吉 我不敢爭論……

葉 那，當然囉！你就敢敢看！第一個根——也許不是第一個吧——「有」這條充分有根據的規律……「有」——是一種有形式的物質……我就是一種物質，並非沒有根據的以女人爲形式……但因此——已經毫無根據了——却失去了「在」。「在」是永久的，而虛有其形的物質——在世界上存在一下便——完了！對不對？

吉 好吧，就算過得去。

葉 我還知道，存在着的一種因果關係，有先天的有後天的，但是究竟是怎麼樣，我倒忘了！但是假使我不會由於這些奧深的玩意弄得禿頭，那末我就要變得聰明了。不過全部哲學中最有趣和最深奧的一點是：你，吉見列夫，爲什麼對我講哲學？

吉 因爲，第一，看着你很愉快……

葉 謝謝！第二，大概是沒有趣味……

吉 第二，因爲人只有在談論哲學的時候才不撒謊，因爲他在談哲學的時候，不過是在空想罷了……

葉 一點也不明白！是的，達吉羊娜，你身體怎麼樣？（沒有等到回音）。彼得！你有什麼不滿意？

彼 不滿意自己。

尼 和所有其餘的人？

葉 你知道，——我怪想唱歌！可惜，今天是禮拜六，晚禱還沒有完……（老人們上）。禱告的人來了！你們好！

別 （淡淡地）。我們也問你們好……

阿 你好，大嬭！不過我們今天已經見過你了。

葉 哎呀，是的！我忘了……噫，那有什麼呢……禮拜堂裏熱嗎？

別 我們並不是到那裏去測量氣候的……

葉 （無趣）。噢，自然，我並不是要問這個……我是要問……有很多人嗎？

阿 我們並沒有數，大嬭……

波 （對別斯謝妙諾夫）。你們要喝茶嗎？

別 我們先要吃晚飯……母親，你去，到那去預備。（阿庫林娜下，嗅着鼻子。大家沉默着。達吉羊娜站起來走到桌子跟前去，由葉林娜扶着。尼爾坐在達吉羊娜的位子上。彼得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吉見列夫坐在鋼琴跟前，微笑地注視着大家。波里雅在茶鼎旁邊，別斯謝妙諾夫坐在屋角裏的箱子上）。人變成什麼樣子了，簡直是小偷，真奇怪！方才，我和母親到禮拜堂裏去，把一塊小木板放在大門口，架在爛污泥上，好走過去。我們回來，小板已經沒有了……不知什麼騙子給拖去了。世界上發生大變了……（啞場）。古時候騙子要少些……做强盜的人倒多些，因為從前大家的氣魄大……羞於去為小小的事情傷動良心……（在街上，在窗外，發出歌聲和手拉風琴聲）。哼……唱歌。禮拜六，他們還唱歌。（歌聲近來，兩聲合唱）。一定是做手藝的。大概是，休息了，到酒店裏去，把工錢喝掉，便喉嚨癢起來了。（歌聲已至窗下。尼爾把臉貼到玻璃上去，看街上）。過這麼一年……許多人——過兩年，就完了！就要去做流氓的……做壞蛋了……

尼 大概這是畢爾契興。

阿 （從門裏）。父親，來吃晚飯。

別 （站起來）。畢爾契興……也是……一個無用的人……（下）。

葉 （目送他出去）。到我那裏喝茶……方便一些……

尼 你跟老人們說話倒說得很聰明。

葉 我……他使我沒趣……他不喜歡我……這使我有些不开心……甚至

於難堪！爲什麼不喜歡我？

彼 他，實在說，是一個好老頭子……不過他的自私心很大……

尼 並且他有些貪……有些狠。

波 噓噓！爲什麼背後這樣議論人？不好！

尼 不，做貪心的人不好。

達 （淡淡地）。我提議……把這個課題擱下不討論……父親可能隨時  
走進來……最近三天他……不罵人……竭力和大家都親暱……

彼 並且這對於他的代價很不便宜。

達 應該重視這一點……他年紀大了……他比我們生得早並不是他的錯  
……所以他所想的和我們不一樣……（激動地）。人們是多麼殘酷  
啊！我們大家是多麼粗野，多麼無情呀！老人教我們要互相親愛……  
對我們說：你們要做好人……要順從……

尼 （學着她的聲調）。並且騎在我們的頸子上，騎着我們走……（葉  
林娜哈哈大笑，波里雅和吉見列夫微笑。彼得想要對尼爾說什麼，  
走到他跟前去，達吉羊娜非難地搖着頭）。

別 （上，以不友好的目光投射在葉林娜身上）。波里雅！你的父親在  
灶間裏……你去對他說，叫他……下一次再來……等他清醒的時候  
……是的！你呀，爸爸，回家吧……諸如此類的話！

[波里雅，尼爾跟在離後面——下。]

別 好……你也去吧……你去看看你未來的……唔……（中斷，坐在桌  
子跟前。）你們怎麼不作聲？我看見，我一進門——你們大家就閉  
緊嘴脣了……

達 我們……就是你不在的時候……也不多說話……

別 （低頭由額下注視葉林娜）。你們笑的什麼？

彼 就這麼的……小事情！尼爾……

別 尼爾！都是他的花樣……我本來就知道。

達 要倒茶給你嗎？

別 倒吧……

葉 達吉羊娜，讓我來倒……

別 不，爲什麼要煩勞你。有女兒倒給我……

彼 我想，——誰倒，不反正都是一樣嗎？達吉羊娜身體不好。



別 我沒有問你，你對於這份賬是怎麼想法。假使你覺得外人比親人親近……

彼 父親！噯，你怎麼不害臊？

達 又來了！彼得，——放理智些。

葉 （勉強地微笑）。噯，值得嗎……

〔門輕輕地被推開，畢爾契興上。他喝醉了，但不很厲害。〕

畢 萬西里！我到這裏來了……你從那裏走了……我到這裏來……來找你……

別 （不看他）。來了，就坐下……就喝杯茶……噯……

畢 我不要喝茶！你自己好好喝吧……我是來談話的……

別 談什麼話？都是廢話。

畢 廢話？啊？（笑）。你這怪東西！（尼爾上，嚴峻地注視着別斯謝妙諾夫，站在櫃跟前。）我預備上你這裏來，預備四天了……噯，總算來了……

別 那末，就算了吧……

畢 不，不能就算！萬西里！你是個聰明人！有錢的人……可是我是來看你的良心的！

彼 （走到尼爾跟前，不高聲地）。為什麼你放他到這裏來？

尼 別說了。這不關你的事。

彼 你總是做……鬼事情……

畢 （蓋過彼得的聲音）。老人……我早就認識你了！

別 （發火）。你要什麼？

畢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把我趕出家門？我想了又想——怎麼也想不通！你說說看，老弟！我不是懷着狠心來看你……我，老弟，是懷着愛心來看你的……

別 你是帶着糊塗的腦袋來……看是什麼！

達 彼得！幫我一把……不，還是叫波里雅吧……（彼得下）。

畢 就說波里雅吧！我的親愛的女兒……我的純潔的小鳥……你是爲了她把我趕走嗎？對嗎？是爲了她奪去了達吉羊娜的未婚夫嗎？

達 啊！多麼無理……多麼下流！

別 （從位子上緩緩地站起來）。你看着吧，畢列契興！等二次……

葉 (低聲對尼爾)。拉他出去！他們要相罵了。

尼 我不願意……

畢 第二次——你趕不了，萬西里！沒有什麼理由……波里雅……我愛她……她是我的好姑娘！噯，不過我無論如何不贊成……老弟，我不贊成她，不！爲什麼搶人家的一份呢？不好……

達 葉林娜！我要到自己房間裏去了……(葉林娜幫助她，挽着她的手。在尼爾面前走過，達吉羊娜對她低聲地說)。怎麼不害臊！拉他出去。

別 (抑止着)。畢爾契興！你別作聲！坐着——別作聲……否則滾回去……(波里雅上。彼得跟在她後面)。

彼 (對波里雅)。安心些……我請你……

波 萬西里！上一次你爲什麼把我父親趕走？(別斯謝妙諾夫默默地，嚴峻地依次看視所有的人)。

畢 (用手指威脅)。噓噓！女兒！別說話……你應該明白……達吉羊娜服毒——爲了什麼？哦？萬西里，看見沒有？我，老弟，完全照着道理……我來評判你們大家……照理……按照良心！我很平常地……

波 慢點，父親……

彼 對不住，波里雅……

尼 你就別作聲吧……

別 你呀，波里雅，你是個蠻不講理的……

畢 她嗎？不，她……是我的……

別 你住嘴！我簡直有點不大明白……這是誰的家？誰是這裏的主人？誰是評判的人？

畢 我是！我評判大家，按照次序來……第一——人家的碰都不要碰！第二——借人家的要還人家！

彼 (對畢爾契興)。喂——別說廢話了！上我房間去吧……

查 我不喜歡你，彼得！你是一個驕傲的人……空虛的人！並且你什麼也不知道……連什麼叫做開陰溝都不知道？哦！人家告訴我了，老弟……(彼得拉他的袖子)。別動，等一會……

尼 (對彼得)。別碰他……



高爾基把自己的童話詩「少女與死神」讀  
給史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聽。

——克拉甫欽柯畫

別 (對尼爾)·你在這裏做什麼——咬使狗咬人嗎？啊？  
尼 不，我是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畢爾契與究竟有什麼錯？爲什麼把他撵走？……這裏與波里雅有什麼關係？  
別 你拷問我嗎？  
尼 就是拷問你——又怎麼樣呢？你是人，我也是人……  
別 (瘋狂地)·不，你不是人……你是毒藥！你是畜牲！  
畢 噓噓！小聲！應該小聲，說良心話……  
別 (對波里雅)·你是毒蛇！你是叫花子！  
尼 (透過牙齒)·你別叫喚！……  
別 什麼？哼！小蛇……我費了血汗養大你……  
達 (從自己的房間裏)·爸爸！爸爸！  
彼 (對尼爾)·喂？有這一手？哎呀，你……也害臊害臊呀！  
波 (低聲地)·你……你敢朝我叫。我不是給你做奴隸……你不能欺侮大家……你到說說看，——爲什麼把我父親趕走？  
尼 (安靜地)·我也要求……這裏不是住的瘋子……對於自己的行爲應該負責任……  
別 (聲音更低地，抑制着)·走吧，尼爾，離開罪惡……走吧！你看吧……你是我養大的……我把你養大成人。  
尼 你別拿你的麵包來壓死我！我所吃掉的我都賺還給你了。  
別 你……把我的靈魂都吃光了……你是強盜……  
彼 (攔住尼爾的手)·我們離開這裏吧！  
別 走吧……蛇遊走吧！都是你……都是爲了你……你把我女兒咬了一口……現在又把他……該死的……爲了我，我的女兒……  
畢 萬西里！小聲！說良心話！  
達 (叫喊)·父親！不對！彼得，你怎麼啦？(出現在自己的房門口，無助地伸着雙手，走到中央)·彼得，別來這一套！噢，我的天呀！吉見列夫！告訴他們……告訴他們……尼爾！波里雅！看上帝的面上一——走吧！走吧！爲什麼要這一套……

[大家都胡亂地奔忙着。吉見列夫，露着牙齒，緩緩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別斯謝妙諾夫在女兒面前退却。彼得攔住姊姊的手，突然若失地觀看周圍。]

波 我們走吧……

尼 好！（對別斯謝妙諾夫）。好，我們走了……你看！我很抱憾，竟要這樣驚天動地。

別 滾，滾……拉她出去……

尼 我不再回來了……

波 （高聲地，顫抖的聲音）。拿這個來怪我……爲了達吉羊姪怪我……難道可以嗎？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你這無恥的東西……

別 （瘋狂地）。你走不走？！

尼 小聲點！

畢 孩子們，——別生氣！要順從……

波 分手吧！走，父親！

尼 （對畢爾契興）。我們走吧！

畢 不——不，我不願意和你們一同去……我配不上……我自己管自己……吉見列夫！我自己一個人……我的事情是乾乾淨淨的。

吉 到我那裏去。

波 走吧！走吧，趁他們還沒有揮……

畢 不……我不去……吉見列夫——我跟他們不搭道！我明白……

彼 （對尼爾）。你們走呀……鬼迷啦！……

尼 我就走……分手……不過，你是個怎麼樣的人啊……

波 我們走，我們走……（下）。

別 （向他們後影叫）。回來！來鞠個躬……

彼 拉倒吧，父親！够了……

達 爸爸！我親愛的……別叫喚了……

別 等一會……慢一點……

畢 喂，現在……走了……那很好呀！讓他們走吧！

別 也讓我給他們說幾句分別的話呀……蠢蛋！給他們吃，給他們喝……（對畢爾契興）。你，老鬼！昏蛋！來胡說一頓……你要什麼？要什麼？

彼 爸爸！够了。

畢 萬賈西！別叫喚……我看得起你，你這個怪東西！我蠢——對！但是我明白……誰該到什麼地方去。

別 (坐在牀上) 。我……攪糊塗了。我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突然……好像在夏天一樣，天旱，火……一個人沒有了……他說——我不回來了……看，多方便！看，你怎麼謀……不……這我不能相信……

吉 (對畢爾契興) 。噯，你在這裏做什麼？你要什麼？

畢 爲了規矩……我，老弟，我不過要評評理……說個一兩句！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她是我的女兒嗎？很好……那就是說，——她應該……(突然住嘴) ，我是一個父親……她什麼也不應該……就讓她去要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吧！我倒很可憐達吉羊娜……達吉羊娜……我可憐你……兄弟們，我都可憐你們！哎呀！……因爲假使照良心說，你們都是傻子！……

別 你住嘴……

彼 達吉羊娜！葉林娜走了嗎？

葉 (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 。我在這裏……在預備藥……

別 我們心都給攪亂了……一點也不明白……難道尼爾就這樣走了嗎？

阿 (上，不安地) 。發生什麼事情了？尼爾和波里雅在那裏廚房裏……我是從貨間裏來……

別 他們走了沒有？

阿 沒有……在招呼畢爾契興……波里雅說請你去告訴我父親……她的嘴唇發抖。尼爾簡直和狗一樣，——在咆哮……怎麼一回事？……

別 (站起來) 。我這就……這就去……

彼 父親，——不要！別去……

達 爸爸！請……不要……

別 爲什麼——不要？

阿 怎麼回事？

別 你明白嗎……尼爾走了……不回來了……

彼 那又有什麼呢？走——好極了……你要他做什麼？他要結婚……他要過自己的家庭生活……

別 啊！那末難道……我，我倒是他的外人嗎？

阿 你着急什麼，父親？上帝和他同在。讓他走好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孩子……(對畢爾契興) 。你要什麼？走！

畢 我和他們不走一條路……

別 不……這倒不完全是……你要走你就走吧！可是怎樣？他是怎樣走的……他是用那樣的眼睛看我？……（葉林娜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走出來）。

吉 （挽着畢爾契興的手，隨身拉他到門口去）。我們去喝一杯香草浸酒。

畢 哎呀，吹牛！你真的嗎……（下）。

別 我知道，他是要離開我們的……不過難道是這樣嗎？連這個……這個小姑娘都叫喚。做散工的，小丫頭……我去，和他們說……

阿 唉，够了，父親！他們都是外人！他們有什麼可捨不得？走了——就拉倒！

葉 （對彼得，低聲地）。上我那去吧……

達 （對葉林娜）。我也……把我也帶去……

葉 我們去……你也去……

別 （聽見她的招呼）。往那去？

葉 到我房間裏去！

別 你招呼誰去？招呼彼得？

葉 是的，並且招呼達吉羊娜……

別 達吉羊娜倒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彼得上你那去……還是不要。

彼 對不住，父親！我……不是小孩子！

別 你別去！

阿 彼得！你就讓讓父親！噯，讓讓……

葉 （憤然）。對不住，萬西里！

別 不，你對不住！雖然你們是有教育的人……雖然你們失去了良心，誰也看不起……

達 （歇斯的里地叫喊）。爸爸！別說了！

別 住嘴！你既然不能主宰你自己的命運——你就住嘴……等一會！上那？（葉林娜走到門口去）。

彼 （跟着她衝去，抓住她的手）。對不住。等一會……應該一下子……應該說明了……

別 應該聽我說……給我做個好事，——聽我說。讓我明白——是怎麼

一回事？（畢爾契興上，臉色煥發，快樂，吉見列夫跟在他後面，臉上帶着微笑。他們停在門口，互相交換眼色，畢爾契興向別斯謝妙諾夫閃閃眼睛，揮揮手）。大家都要到什麼地方去……打算怎樣，一點也不解釋……不應該……氣人，放肆！你能到什麼地方去，彼得？你……你是怎麼回事？你要怎樣生活？做什麼？（阿庫林娜在吞泣。彼得，葉林娜和達吉羊娜三人密密地一團站在別斯謝諾夫的面前；在他說「你能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達吉羊娜走到旁邊母親站在那裏的桌子跟前。畢爾契興用手勢向吉見列夫有所表示，搖搖頭，揮揮手，好像是嚇唬鳥雀）。我有權問你……你年輕，你還糊塗！我五十八年來爲了兒女勞苦我的筋骨……

彼 這我聽見過，父親！我幾百次……

別 停下！住嘴！

阿 哎呀，彼得，彼得……

達 媽媽，你一點也不明白！

〔阿庫林娜搖搖頭。〕

別 住嘴！你能說什麼話？你指點什麼？什麼也沒有……

彼 父親，你折磨我！你需要什麼？你要什麼？

阿 （突然高聲地）。不，停住！我也有心……我也有聲音！兒啊！你做什麼？你想什麼念頭？你問過誰？

達 這可怕！這是一種鈍的鋸子……（對母親）。你鋸破人的靈魂……身體……

阿 母親是鋸子？母親？

列 老太婆，等一會！看他……讓他說話。

葉 （對彼得）。噯，够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走了……

彼 等一會……看上帝的面！馬上什麼都可以明白了……

葉 不，這是瘋人院！這是……

吉 葉林娜，走吧！讓他們所有的人都去見鬼吧！

別 你，先生！你呢……

達 這可以完了吧？彼得，走吧！

彼 （幾乎叫喊似的）。父親……看！母親！……這就是我的未婚妻！

〔壓場。大家看彼得。然後阿庫林娜把手一拍，惶恐地看着丈夫。別斯



謝妙諾夫——好像有人推他似的——全身向後倒退，低垂着頭。達吉洋娜，沉重地嘆口氣，緩緩地，兩手緊緊身體地垂着，走到鋼琴跟前去。]

吉 (低聲)•時候挑得好……

畢 (衝到前面)•噯，都完了！你看：——都飛了！哎呀，孩子們呀，從籠子裏飛出去吧，像小鳥似的在喜訊節飛出<sup>⊖</sup>一樣……

葉 (把手從彼得的手中掙脫出來)•放我！我受不了……

彼 (喃喃不休)•現在，什麼都攪明白了……一下子……

別 (向兒子鞠躬)•噯，謝謝兒子……謝謝你的喜信……

阿 (帶哭地)•你把自己毀了，彼得。難道她……她配得上嗎……

畢 她？配不上彼得？噯……你怎麼啦，老太婆！他有什麼了不起的？

別 (緩緩地對葉林娜)•謝謝你，太太！現在，那末，他是毀了！他應該念書……可是現在……好極了！雖然這事我早也感覺到……(惡意地)•恭賀你得到勝利！彼得！不給你祝福了！你呀……你……算是抓到了？偷到了？淫婦……賤貨……

葉 你敢！……

彼 父親！你……瘋了！

葉 不，慢點！是的，這是對的！是的，是我自己把他從你們手裏拿過來的，我自己！我自己……我先對他說，要他和我結婚！你聽見沒有？你，貓頭鷹？聽見沒有？……是我把他從你們手裏奪過來的！我可憐他！你們把他折磨死了……你們是一種鐵鏽，不是人！你們的愛——對他是毀滅！你們以為——嘿，我知道！你們以為，——我這樣做是為了自己嗎？哼，你們去想吧……嘿！我多恨你呀！

達 葉林娜！葉林娜！你怎麼啦？

彼 葉林娜……走吧！

葉 你知道，也許，我還沒有和他行婚禮……你高興，是嗎？噢，這是很可能的！你先不要嚇人！我就這樣，乾脆和他同居……不行婚禮……可是我不把他還給你們了！不給！你再也不能折磨他了，不能了！他也不回到你家來——永久！永久！永久！

吉 萬歲！女人萬歲！

⊖ 喜訊節係指童貞女馬利亞得天使報信，說上帝與她同在，她將懷孕誕生救主耶穌。俄國此節在舊曆三月二十五日，是日必放鳥雀出籠，以示喜悅。

阿 哎呀，老天爺阿！父親……這算什麼？父親……

彼 （把葉林娜推到門跟前去）。走……你走吧……你出去吧……（葉林娜在走出去的時候，招彼得跟他去）。

別 （無助地四顧）。這是那一齣？……（突然高聲而迅速地）。去叫警察！（踏脚）。趕搬家！明天就趕……哼……

達 爸爸！你怎麼啦？

畢 （驚奇得莫明其妙）。萬西里！親愛的！你還是做什麼？叫喚什麼？你應該快樂才是……

達 （走到父親跟前）。你聽我說……

別 啊，是你！還有你……待下！你為什麼不走？你也走呀……沒有什麼人好跟？沒有什麼地方好去？錯過機會了？（達吉羊娜，搖搖幌幌地迅速走向鋼琴那裏。阿庫林娜——手足無措地，可憐相地——向她奔去）。

畢 萬西里。——算了！你想想看！彼得現在不會再念書了……他要念書做什麼？（別斯謝妙諾夫遲鈍地看著畢爾契興的臉，點頭）。過日子——他是有依靠的。你攢積了錢……妻子是個粉嫩的婆娘……你却叫喚，噪吵！怪東西，你醒醒吧。（吉見列夫哈哈大笑）。

阿 （號）。都走了！扔下我們了！

別 （環顧四周）。住嘴，母親！他們會回來的……不敢不回來！……他們上那去？（對吉見列夫）。你在這裏露着牙齒做什麼？你！爛瘡疤！魔鬼！趕搬家！明天就趕！把你們這一夥強盜……

畢 萬西里！

別 走開，你！倒臺的……浪蕩鬼……

阿 達吉羊娜，達吉羊娜！我的親愛的！你這生病的，不幸的！怎麼辦？

別 你，女兒，早都知道。你什麼都知道，你却不作聲。陰謀反對父親。（突然，害怕似的）。你以為……他不會把她……了嗎？把這個小娘們？娶個賊女人……做老婆！我的兒子……你們這些該死的人！不幸的人……放蕩的人！

達 別跟我說吧！別吊我心火了……

阿 小女兒。你太不幸了！害死了！把我們大家害死了……為什麼呢？

別 是誰呢？都是尼爾，那強盜……那混蛋！他把兒子都弄糊塗了……女兒都受罪了！（看見站在欄旁的吉見列夫）。你這懦漢，做什麼？你在這裏做什麼？滾出去！

畢 萬西里！爲什麼攔他呢？哎呀，你……腦子糊塗了，老頭子！

吉 （安靜地）。別叫喚，老頭子！凡是向你侵襲過來的，你不能都趕光……並且你也不要着急……你的兒子會回來的……

別 （很快地）。你……你爲什麼知道？

吉 他不會走得離你遠的。他這是暫時到上面去，他是拉到那裏去的……但是他就會下來……等你死了，——他把這破牢改造一下，把裏面的傢俱重新按放一下，便和你一樣的過日子，——安守本份地，規規矩矩地，舒舒服服……

畢 （對別斯謝妙諾夫）。你看見沒有？怪東西！急性子！人家說你好……說好話，給你安心……你却——叫喚！吉見列夫，——他，老弟，倒是一個聰明人……

吉 他重新按排一下傢俱，他便過日子，自覺他對於生活，對於人已經很出色地盡了自己的義務。他不是和你一樣的人嗎……

畢 兩滴水！

吉 完全是一樣的……又胆小，又蠢笨……

畢 （對吉見列夫）。慢點！你怎麼啦？

別 你……說話，別罵人……你敢！

吉 將來也會和你一樣貪心，自信，殘忍。（畢爾契興奇怪地注視着吉見列夫的臉，弄不明白，——他是在安慰老頭子呢還是罵他。別斯謝妙諾夫的臉上也是狐疑不決，但是吉見列夫的話，他很發生興趣）。並且他將來也會像你現在一樣不幸……生活是進行着的，老頭子，誰要是趕不上生活，誰就要孤獨地落後……

畢 喂！聽見沒有？這樣說來，——什麼都是該怎麼就是怎麼進行的……你却生氣！

別 停住，別煩了！

達 並且人家也不會原諒你那不幸的可憐的兒子，像我現在對你說話似的，人家將來也會對他當着臉說實話：你是爲什麼而生活的？做了什麼好事情？你兒子，也像你現在一樣，回答不出……

別 噯……你在這裏說話……你總是說得頭頭是道！可是心裏怎麼樣？不，我不相信你。並且——無論如何，——你從我家搬出去！够了……我忍着你們我忍够了！並且你也……在這裏攪起了許多……於我有害的事情。

吉 唉，要是我呀！但是，不是，不是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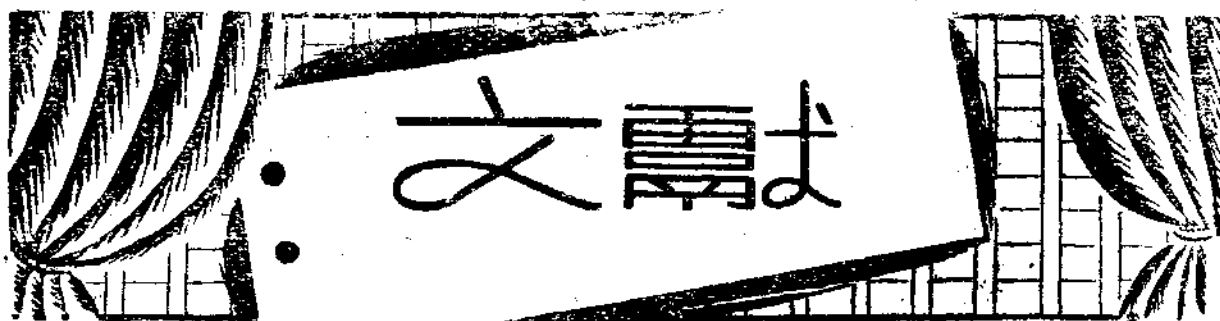
別 （搖頭）。好……我們還要忍下去……好吧！我們等着吧……忍受了一輩子……還要忍！（走到自己房間裏去）。

阿 （追在丈夫的後面）。父親！我親愛的。孩子們爲什麼把我們……？爲什麼處死啊？（走到自己房間裏去。畢爾契與站在中央，莫名其妙地眨着眼睛。達吉羊娜用野性的眼睛環視着周圍，坐在鋼琴旁邊的椅子上。老人的房間裏傳出沉濁的話語聲）。

畢 達吉羊娜！達吉羊娜……（達吉羊娜看着她，不回答）。達吉羊娜！他們爲什麼有的逃走有的哭啊？啊？（看着達吉羊娜，嘆氣）。怪東西！（看着老人房間的門，走向外間去，搖着頭）。我去，好，到吉見列卡那去……怪東西！（達吉羊娜緩緩地身體彎下去，手支着琴鍵。房間裏發出許多琴弦的不和諧的高大的聲音，然後又消沉下去）。

〔幕。全劇完〕

（林 陵譯）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  
「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ОТ 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ОДА)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格勒出版的文藝雜誌「星」(“Звезда”)和「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辦得完全不能使人滿意。

在「星」雜誌上，和蘇聯作家的有意義的，成功的作品一起，最近還出現了許多缺乏意識的，在意識上有毒的作品。「星」的嚴重錯誤乃是把文學論壇供給一個其作品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作家淑希慶柯(Зоценко)。「星」的編輯部知道淑希慶柯早就專門寫作空虛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專門宣揚腐爛的無需意識和缺乏政治的言論，想使我們的青年走入歧途並毒化他們的意識。淑希慶柯最近發表的一篇小說「猴子歷險記」(“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載一九四六年「星」第五、六期)對蘇維埃生活和蘇維埃人表示了卑鄙的諷謗。淑希慶柯用畸形的

漫畫的形式來描寫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人，毀謗地把蘇維埃人描畫成原始的，未開化的，愚蠢的，帶着庸俗的趣味和風尚的人。淑希慶柯對我們的現實詐欺地無賴式的描寫還伴隨着反蘇的攻訐。

把「星」的篇幅供給像淑希慶柯這樣的文學無賴與滓渣所更難容忍的是「星」的編輯部明明知道淑希慶柯和他在戰時的不名譽的舉止，那時淑希慶柯在蘇維埃人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中毫不幫助他們，反寫下了像「日出之前」（“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那樣令人憎惡的東西，——這篇東西的評價，也像淑希慶柯全部文學「創作」的評價一樣，曾在「布爾雪維克」雜誌上登載過。

「星」雜誌也在各方面使女作家阿赫馬托娃（Ахматова）的作品普及化，而這位女作家的文學的與社會政治的面貌則是蘇聯公衆早就熟悉的。阿赫馬托娃是那與我們人民無關涉的空洞無意識的詩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詩篇滿充斥着悲觀主義和頹唐思想，顯露出那在貴族—資產階級的唯美主義與頹廢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立場上形成、不願和自己的人民齊步走的舊沙龍詩歌的趣味，對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帶來損害，因而在蘇維埃文學中是難以容忍的。

容許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在這雜誌裏擔任活動的角色無疑地帶進了列寧格勒作家中間的意識分化和解體的因素。這雜誌上開始出現這樣的作品，它們培養起蘇維埃人所不應有的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諂媚精神。開始發表這樣的作品，它們滲透着憂愁、悲觀主義和對生活的失望（如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薩陀菲葉夫〔Садофьев〕和康米薩洛娃〔Комиссарова〕的詩等）。登載這些作品，編輯部就加深了自己的錯誤，並更加抑低了雜誌的意識水準。

容許在意識方面是不相關的作品侵入這雜誌，編輯部也就降低了對印出來的文學材料的藝術素質的嚴格要求。這雜誌開始充塞着藝術上很弱的劇本和短篇小說（如雅格德費爾德〔Ягдфельд〕的「時間之路」〔“Дорога времени”〕，斯蒂因〔Штейн〕的「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等等）。選擇刊載的材料時的這種潦草造成了該雜誌藝術水準的低落。

中央委員會指出，「列寧格勒」雜誌辦得特別不好，它經常把自己的篇幅供給淑希慶柯的庸俗的，毀謗的文章，供給阿赫馬托娃的空洞的

，無睹政治的詩篇。正像「星」的編輯部一樣，「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也犯了極大的錯誤，登載了許多貫穿着對一切外國事物的諂媚精神的作品。這雜誌發表了許多錯誤的作品（如華爾夏夫斯基〔Варшавский〕和列斯特〔Рест〕的「柏林上空的故事」〔«Случай над Берлином»〕，斯洛尼姆斯基〔Слонимский〕的「關上」〔«На заставе»〕）。在哈靜（Хажин）的用文學打油詩的體裁寫的詩「奧涅金的回來」〔«Возвращение Онегина»〕中有着對現代列寧格勒的誹謗。在「列寧格勒」雜誌上登載着大多是空無內容的，低劣的文學材料。

這怎麼會發生的呢，在列寧格勒——那以自己的前進革命傳統聞名的英雄城市，總是前進意識與前進文化的溫床的城市——出版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竟讓那與蘇維埃文學是不相干的缺乏意識無睹政治的言論侵入雜誌？

「星」和「列寧格勒」的編輯部的錯誤，其意義何在呢？

兩雜誌的領導人員，首先是它們的編輯薩揚諾夫（Саянов）和李哈廖夫（Лихарев），忘了列寧主義的那一論點，就是我們的雜誌，不管它是科學的或是藝術的，都不能與政治無關。他們忘記了，我們的雜誌乃是蘇維埃國家在教育蘇維埃人，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事業上的強有力工具，因此應當受那構成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這制度的政策——領導。蘇維埃制度不能容忍在漠視蘇維埃政策的精神上，在蔑視一切和無需意識的精神上教育青年。

蘇維埃文學，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除掉人民的利益，除掉國家的利益外，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的。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地教育青年，答覆他們的詢問，教育新的一代成爲精神百倍、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的人。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是與蘇維埃文學無關涉的，對蘇維埃人民的利益有害的，在我們的雜誌上不應當有地位。

「星」和「列寧格勒」的領導人員的意識性不夠也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工作人員並不是把準確地教育蘇維埃人和政治上指示文學家活動的利益，而是把私人的，朋友的利益作爲他們對文學家的態度的

根據。由於不願意破壞友好的關係，批評界也遲鈍麻木了。由於怕得罪朋友，顯然是不適用的作品也得以刊載出來。這樣的自由主義——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準確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都作了友好關係的犧牲，在這種自由主義下面，批評界啞口無言，——造成了這一局面：作家們中止了精益求精，喪失了自己對人民，對國家，對黨的責任感，中止了向前進步。

上面所敘述的一切都證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編輯部無力對付所負的事業，在雜誌領導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中央委員會確定，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特別是它的主席鐵霍諾夫同志不會採取任何措置去改善「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不僅不同淑希慶柯，阿赫馬托娃以及和他們相似的非蘇維埃的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影響作鬥爭，而且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氣侵入雜誌。

聯共(布)黨列寧格勒市委員會查到了兩雜誌的重大錯誤，避而不領導兩雜誌，反而供給與蘇維埃文學無涉的人，如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以佔據雜誌中領導位置的可能。更有進者，明明知道黨對淑希慶柯和他的「創作」的態度，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卡普斯金〔Капустин〕同志和席洛柯夫〔Широков〕同志(却以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市委員會的決議批准了「星」雜誌編輯委員會——其中包括淑希慶柯——的新名單，雖然它對這一點是沒有權的。因此列寧格勒市委員會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列寧格勒真理報」(«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也犯了錯誤，在今年七月六日的一期上登載了尤里·蓋爾曼(Юрий Герман)的關於淑希慶柯創作的可恥的捧拍評論。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對列寧格勒雜誌的工作沒有保證相當的控制。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議決：

(一)責成「星」雜誌的編輯部，蘇維埃作家協會理事會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採取措施，無條件去除本法令中所指出的該誌的錯誤和缺點，改正該誌的路綫，阻止淑希慶柯，阿赫馬托娃以及同他們相像的人的作品侵入該誌，保證該誌的高度的意識與藝術水準。

(二)由於目前在列寧格勒出版兩份文藝雜誌並無相當的條件，所



以停止出版「列寧格勒」雜誌，把列寧格勒的文學力量集中在「星」雜誌周圍。

（三）爲了在「星」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中實施相當的制度並大大改進雜誌的內容，所以在該誌設立一個總編輯和他屬下的一個編輯委員會

- 規定該誌的總編輯對該誌的政治意識方向和上面發表的作品的質素負完全的責任。

（四）批准葉戈林（А. М. Еголин）同志爲「星」雜誌的總編輯，仍保留它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傳處副主任的職位。

（水 夫譯）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  
主席團的決議

(РЕЗОЛЮЦ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ПРАВЛЕНИЯ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ОТ 4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

今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星」(«Звезда»)與「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兩雜誌的法令是我黨決定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以及國內一切作家組織的未來工作的戰鬥綱領的最重要文獻，它完全準確地指出了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工作的意識方面的失敗，指出了作家組織在生活中的重大缺點和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在實踐工作中的歪偏向。

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是絕對準確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和它的主席鐵霍諾夫同志並未採取任何措置去改善協會的兩雜誌「星」與「列寧格勒」的工作，不僅不會與淑希慶柯(М. М. Зощенко)，阿赫馬托娃(А. А. Ахматова)以及類似他們的非蘇維埃作家對蘇維埃文學的有害影響作過鬥爭，甚至縱容與蘇維埃文學不相干的傾向和風習的滲進雜誌。兩雜誌——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上有系統的出現淑希慶柯對蘇維埃人和蘇維埃制度的卑鄙的，惡意的誹謗，刊印那受了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精神養育的阿赫馬托娃的空洞的無意識的詩篇，凡此都是作家協會理事會的工作不力，缺乏布爾雪維克原則、政治敏感和對委任事業的責任心的直接後果。

作家協會理事會，兩雜誌的編輯部，出版局的領導人以及文學批評

家沒有從「布爾喬維克」雜誌所發表的關於淑希慶柯的作家面貌的分析中得出相當的結論，——這是一個與蘇維埃文學無關的，甚至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都毫無廉恥地不參加蘇維埃人民的事業的人。

阿赫馬托娃，資產階級—貴族沙龍的詩歌的一個典型代表者，最有毒的資產階級理論「為藝術而藝術」、詩歌的庸俗唯美主義和頹廢墮落的一個表現者，她的創作意義在蘇維埃讀者是早已明白的。

不管這一切，不管這些非蘇維埃作家的「創作」對教育我們人民，首先是教育青年的事業顯然有害，他們的作品仍舊出現在報章上。一九四六年國家出版局列寧格勒分局出版了淑希慶柯的庸俗的小說集，裏面包括那充滿反蘇攻訐的小說「猴子歷險記」（«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編者史巴斯基〔С. Спасский〕）。莫斯科的「星火叢書」以大量的印刷數出版了那包括同一小說的淑希慶柯的小說集（編者蘇爾柯夫〔А. Сурков〕）。

阿赫馬托娃的詩不僅印在列寧格勒的，而且印在莫斯科的雜誌上——「旗幟」（«Знамя»）和「星火」（«Огонек»）上。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的機關報「文學報」（«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登了阿赫馬托娃的訪問記和她的像片，而由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核准的阿赫馬托娃在莫斯科所作的言論則在她創作所不配受的稱讚情況中過去的。

很明白的，作家協會主席團的不同各雜誌、出版局和文學圈子裏的無關影響作鬥爭，可以在作家協會的整個意識生活中和它的機關刊物的活動中得到反面的說明。正是這一點才使「星」和「列寧格勒」上出現墮落的，充滿悲觀主義的詩，平庸的劇本，空洞和一無是處的小說得到了解釋。正是由於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缺乏真正的領導工作與指導工作，所以成為某些批評家（如「旗幟」雜誌上的達拉生柯夫〔А. Тарасенков〕）所褒獎的巴斯巧爾那克（Б. Пастернак）的與政治無關的，無意識的，脫離人民生活的詩歌的廣泛傳播也就變成可能了。

文學團體以及雜誌和出版局的編輯部裏的負責領導文學的人員忘記了文學乃是教育蘇維埃人，尤其是教育青年這一事業的強大武器，因此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應當受那構成蘇維埃制度的生活基礎的東西，即蘇維埃制度的政策的領導。這就造成了無知的政治錯誤。

蘇維埃文學在其發展的四分之一世紀中已經給了我們的人民以不少的出色作品，它們鮮明而真實地描畫出我們的時代和這時代的人。在戰時以及後來的時期中，蘇維埃文學的最優秀作品都是在共產主義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精神上協助教育人民大眾。但是，和這種作品並列的也出現了虛浮的，空無內容的，低劣的作品（如亞力山大·革拉特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ладков〕的劇本『新年之夜』（«Новогодняя ночь»），羅伊托諾夫〔Ройтонов〕的中篇『午夜』（«Ровно в полночь»），尼林〔Нилин〕的電影脚本『燦爛生活』（«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的第二部）。

八月二十六日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劇目的法令完全公正地指出劇作家工作中的極大失敗。無視政治、生活大題材的浮面的平板的論述、意識的空虛等等在伏陀畢揚諾夫（Водопьянов）和拉普吉夫（Лаптев）的『被逼着陸』（«Вынужденная посадка»），杜爾（Тур）兄弟的『非凡法則』（«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закон»），波谷琴（Погодин）的『船娘』（«Лодочница»），拉赫曼諾夫（Рахманов）和雷斯（Рысс）的『林中之窗』（«Окно в лесу»），雷巴克（Рыбак）和薩夫慶果（Савченко）的『飛機遲到一晝夜』（«Самолет опаздывает на сутки»）等劇本中得到了表現。

出現了對生活和材料不熟知，在意識上和藝術上無力的作品（如登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雜誌上的伊凡諾夫〔В. Иванов〕的『在佔領柏林的時候』（«При взятии Берлина»），登在『十月』（«Октябрь»）上的維列德尼茨卡雅〔Веледницкая〕的『東方的太陽』（«Солнце с востока»）），歷史概念不準確的作品（如謝爾蓋葉夫-青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的『勃魯西洛夫突破戰』（«Брусилловский прорыв»））。各雜誌刊載了不少寫得很羅嗦，很隨便的作品，它們證明了作者對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並不出以良心的工作，它們有時簡直就是常識不夠、徒然糟塌俄羅斯語言的作品。

在某些年青詩人的創作裏（比方在梅席洛夫〔А. Межиров〕的詩作裏）出現了對受苦的病態嘆賞，呻吟。老的一代詩人對這些動機並不加以駁斥。在某些經驗豐富的詩人的創作中也浮現着悲觀得心胆欲裂的情緒（如登在『旗幟』雜誌上的安托柯爾斯基〔П.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的「並非永恆的紀念」〔«Не 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對那些降低詩的意識目標的形式主義經驗的嚮往（如基爾尚諾夫〔Кирсанов〕的「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由於各雜誌編輯部的降低對文學作品的作者的要求，某些作家就中止改善自己的作品，中止提高自己的技巧。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法令所指出的，非蘇維埃人所宜有的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阿諛的精神在劇作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劇作家亞力山大·革拉特柯夫把資產階級作家的小說改編為彷彿是描寫現代蘇維埃人的劇本（「新年之夜」）的這一可恥事實乃是這一點最顯明的證據。「藝術」出版局出版了一本現代英美劇作家的低級的，庸俗的獨幕劇的集子，這種獨幕劇是以敵視蘇維埃社會的宇宙觀毒化着吾人的意識。

不相干的影響以及無視政治的，庸俗的，意識上藝術上都很弱的作品之侵入我們的文學，大部份的責任是要我們的文學批評界負的，他們常常忘記了俄羅斯批評界的偉大傳統，那倍林斯基，赤爾納雪夫斯基，陀勃洛柳波夫和高爾基的傳統。批評界在它的實際工作中受列寧和史大林在文藝方面的天才勞作和指示的領導還非常不夠。直到現在為止，批評家還沒有從日丹諾夫（А. А. Жданov）在蘇聯作家第一次全聯邦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得出結論。許多批評文章的理論水準很低，文學作品的意識志圖的分析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大作家並不發表批評的文章，因此破壞了俄羅斯文學的崇高傳統。發展蘇維埃文學的重要問題的嚴肅討論被那使作家離開同時代的根本問題，祇對次要問題而作的過度的喧嚷所代替。在「文學報」和「蘇維埃藝術」（«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上對劇作問題的討論就是這一現象的典型的例子。在某些批評家（如顧爾維奇〔А. Гурвич〕）的意見中透露出唯美的主觀主義，對同時代政治問題的脫節。直到現在，在某些批評家和作家的圈子裏還流行着形式主義的觀念。

批評家並未試圖嚴肅地解剖文學發展的過程，理解並概括文學的經驗。在「文學報」上出現了拉赫曼諾夫關於波里索夫（Борисов）描寫格林（Грин）的書的無原則的庸劣的意見，刊登了達寧（Данин）論史梅里亞柯夫（Смеляков）的唯美的、捧場的文章。這張報上的許多文章的理論水準很低，它和聯月的生活脫了節，它避開了意識上教育作

家的主要問題，不會在原則上尖銳地批評文學上有害的作品和不相干的影響，不組織文學團體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一種有害的理論在作家中間獲得了相當的流行，似乎向同時代的作家要求描寫當代的有價值的作品是不應當的，似乎這種作品祇能在將來出現。這一有害的和混亂的理論粗野地蹂躪了那在自己的生存史上一直是前進的，真實的偉大俄羅斯民主文學的傳統，但並未在報章上遇到駁斥。那建議用「社會主義象徵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藝術創作法的謝爾文斯基（И. Сельвинский）的演說也並未獲得應有的駁斥。烏克蘭作家彼得洛·潘奇（Петро Панч）大談其關於「作家錯誤權」的「理論」。這一「理論」替不相干的影響之侵入文學打開了大門。它也沒有從文學批評家方面獲得相當的限定。

在批評和文藝學戰線上理論意見的落後使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關於蘇維埃文學理論和歷史的教科書，使我們甚至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研究院裏也沒有教授蘇維埃文學史的滿意綱要。

個別的批評家，也像作家協會的領導人和它機關刊物的編輯一樣，在其評價作品時作為指針的並非在意識上和藝術上發展蘇維埃文學的利益，並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集團的，友好的，個人的考慮。這特別在由這些鼓動而起的誇張功績中和對那些屬於「自己人」團體的作家的稱頌中找到了自己的表現，報章雜誌的紙張就是用來達到這種目的的。這特別是指「十月」雜誌的編輯部。

理事會認為，批評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協會裏這方面工作的完全荒廢，在理論方面培養批評幹部、組織批評家批評以及為他們的工作建立相當的條件等方面的不關心。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方面之領導各雜誌編輯部與「蘇聯作家」（«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出版局——在這種領導工作的實踐中有許多重要的缺點——是完全令人不滿的。這削弱了各雜誌與「文學報」編輯機構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助長了不相干的影響之侵入各雜誌報紙。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與協會理事會工作在總的方面的最大缺點乃是對蘇聯各民族文學的領導不力，這使個別的文學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趨向獲得了復蘇（如基里柳克（Кириллюк）關於烏克蘭文學史的概要，對於韃靼和巴希基里亞的葉奇蓋的汗國封建史詩的表揚）。聯邦共和

國裏批評家的理論工作尤其落後。必需指出：蘇聯各民族的某些作家有一種離開同時代的複雜題材而到遼遠的過去歷史的趨向。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和理事會領導工作在總的方面的所有這些重大缺點和漏洞也許不會出現，如果這一工作是滲透着對人民及黨負責在共產主義精神上用藝術文學來教育人民大眾的感覺，滲透着布爾雪維克的原則性，滲透着公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氣氛的話。但是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不會是這種文學生活的創作領導中心，對於意識與創作問題從事得很少並且偶然，對於展開作家組織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會加以保證。集體精神在主席團的工作中並未獲得保證，廣大的作家活動羣並未吸引到這工作中去。在協會主席團的成員中有着不少並未履行其文學領導人員的責任的作家。

有一些作家避開同時代的根本問題，不知道人民的生活和質問，不會描寫蘇維埃人的最優秀特徵和氣質。蘇聯作家協會的理事會，代替了為更進一步發展文學去指導作家的創作，事實上却是避開在創作上領導作家，它對提高製就的作品的意識與藝術水準並無所為，也不同文學中的平庸與低劣鬥爭。

在作家協會的意識生活與工作中必需有根本的轉變。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的蘇維埃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是這樣的文學，其中除了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之外，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蘇維埃文學的任務就在於幫助國家準確地教育青年，回答他們的質問，把新的一代教育成精神百倍，深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準備克服任何障礙的一代。

因此任何缺乏意識、無視政治、「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教，都被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宣告為與蘇維埃文學無關的，對蘇維埃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有害的說教。這種說教在我們的雜誌上，書本上，文學團體的生活中是不應當有位置的。

協會的主席團認為必需把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以法令的形式發表的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指示作為自己往後工作的基礎，必需斷然改變意識上藝術上領導的方法。反對文學上的無關影響、反對任何缺乏意識與無視政治的現象的鬥爭，使蘇維埃作家成為人民與蘇維埃國家的利益的忠實與靈敏的表達者、成為黨以共產主義教育人民時

的助手的教育，——應當是作家協會全部工作的主要內容。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提出了它最重要的任務：使作家協會各領導機關，它的雜誌和出版局，以及全體作家都注意到同時代的題材，注意到我們人民在復興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以及反映蘇維埃人的長處和氣質中的英勇勞動的題材，——這些長處和氣質是蘇維埃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發揮過，而在目前鞏固社會主義祖國的威力的建設工作中則更以新的力量在發揮着。

必需在作家中間有系統地宣傳黨在國內外生活基本問題上的政策，廣泛地通知作家以黨及政府的決定，

整個這一工作需要用共產主義的積極進取意識的戰鬥精神加以培養。

鞭笞着其中發見了某些對資產階級的西方的諂媚現象——這種諂媚對蘇維埃人是這樣的不相符——的作品時，武裝着列寧史大林學說的作家應當在自己作品中揭破資本主義包圍的本性，同包圍的腐化影響作鬥爭，闡明那隱藏着新流血戰爭的威脅的現代帝國主義的性質。

作家協會主席團認為必需從一切作家團體、雜誌和出版局方面來提高對於作品的藝術品質的要求，不許草率的，不潔的，證實係不嚴肅的濫草工作的，污辱文學語言的作品問世。

要在作家協會的全部工作中實現這一斷然的轉變，祇有在作家中間展開公正的有原則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才有為能。

主席團認為必需以下列各項作為最近期間的實際措施：

一、解除鐵霍諾夫同志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職務。

二、在十月召集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全體大會，討論相應於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的協會改組工作。

三、建議各共和國協會理事會和各州的蘇聯作家協會分會在九月初召集作家討論中央委員會的法令。派遣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理事到最大的團體去，在履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中加以實際的幫助。在同一時期中舉行全莫斯科的作家大會。

四、在最近期內討論「十月」，「旗幟」，「新世界」各雜誌編輯部以及「文學報」編輯部和「蘇維埃作家」出版局的報告，所取的角度是由它們來實行中央委員會的法令。幫助「星」雜誌和列寧格勒的蘇聯



作家協會分會在最短期內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實行分會的根本改組。

五、根本改組作家協會的整個工作系統以培養青年文學幹部。幫助文學研究院的工作，為院裏學習生活與創作生活建立良好的條件，保證協會主席團對研究院活動的有系統的影響。

六、協會主席團應定出方策並研討有關保證批評幹部在理論上成長和政治上鍛鍊以及為他們的工作設置相當的條件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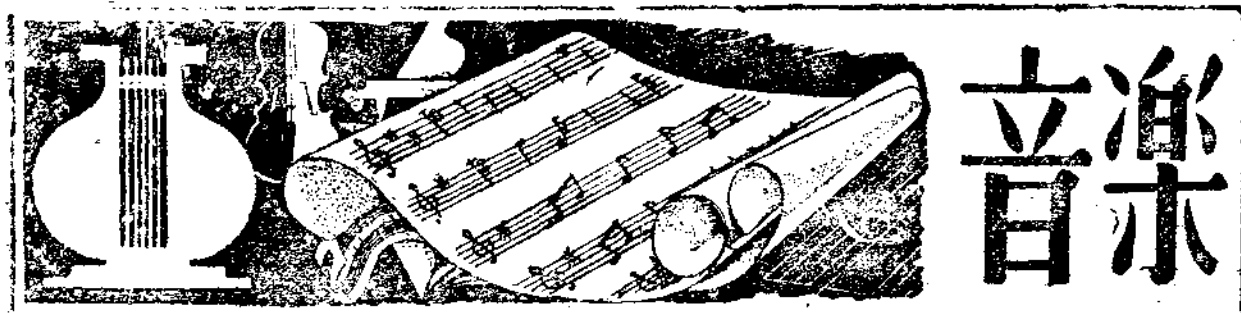
七、開除淑希慶柯和阿赫馬托娃的蘇聯作家協會會員籍，因在其創作中並不符合協會會章第二節的要求，這一節說：「凡擁護蘇維埃政權並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皆得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

協會主席團號召全體作家團結在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任務的解決上，並向黨中央委員會和史大林同志保證：作家的團體一定會去除已揭發的缺點並布爾雪維克式地履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的法令。

（水 夫譯）

## 蘇聯作家協會秘書處成立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於九月初會就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二雜誌之法令加以討論，結果成立一秘書處以領導協會之工作。秘書處包括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四人，秘書八人。主席團並選出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為秘書長，西蒙諾夫（К. М. Симонов），維希涅夫斯基（В. В. Вишневский），鐵霍諾夫（Н. С. Тихонов），柯爾納楚克（А. Е. Корнейчук）為副秘書長，戈爾巴朵夫（Б. Л. Горбатов），李昂諾夫（Л. М. Леонов），賽姆畢爾（И. Г. Семлер，愛沙尼亞），鄔畢特（А. М. Упит，拉脫維亞），文茨洛夫（А. Т. Венцлов，立陶宛），奇阿萬尼（С. И. Чиковани，喬治亞），艾別克·摩斯（Айбек Мус，烏士別克斯坦）和雅庫勃·柯拉斯（Якуб Колас，白俄羅斯）為秘書。



西尼亞維爾

Л. Синявер

## 俄羅斯音樂史綱〔五〕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 七 十九世紀末葉

恰伊柯夫斯基和「強力集」諸作曲家的作品的影響，在後來俄羅斯國民音樂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了許多時候。有時候，這些影響中有一種影響佔優勢，有時候各種影響結合起來，產生一種新的現象——即使沒有達到天才的導師們的水準，也可以在俄羅斯音樂生長的歷史過程中佔有一席確定的地位。

莫斯科和彼得堡仍舊是藝人生活的兩個主要中心。俄羅斯音樂文化中的玩票作風受到了高級的專門的職業性所排擠而漸漸消失了。俄羅斯的歌劇澈底排斥了以前曾經君臨過俄羅斯特權社會的意大利歌劇<sup>⊖</sup>。俄羅斯歌劇舞台上出現了第一流藝人，經常有交響音樂和室樂的演奏會的舉行，各大都市裏的音樂院的學生的教育也有了權威的領導，——這非但形成了興趣和知識，而且建立了如今成爲典範的傳統。

⊖ 這裏應該提一提樂隊指揮家愛德華·那普拉甫金（Эдуард Направкин 1889—1916）的活動。那普拉甫金是根據普希金的中篇小說所寫的名歌劇「杜勃洛夫斯基」（«Дубровский»）的作者。他在彼得堡瑪里因劇院工作四十年，一共表演了八十多部俄羅斯作家和外國作家的音樂的舞臺作品。

## 亞倫斯基

在上世紀末葉的許多與莫斯科學派有關的作曲家的名字之中，第一個可以舉出的是安東·亞倫斯基 (Антон Арениский 1861—1906)。亞倫斯基在彼得堡向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受教之後，從一八八二年起，在莫斯科音樂院中担任作曲科教師之職，在那裏培育了一羣嚴肅的音樂家。在他的學生中，祇要提出斯克里亞賓，拉赫馬尼諾夫和馬特聶爾諸巨匠的名字就已經夠了。亞倫斯基以十多年的教育經驗寫成了一冊和聲學實用讀本。這教本是恰伊柯夫斯基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領導的很好的補充。

亞倫斯基愛好的是抒情——哀愁。這一方面，他接近『悲愴交響曲』的作者，他曾與之結交赤誠的友誼。纏綿悱惻的哀愁以及對於過去的夢幻似的回憶被激烈的興奮性緒所取代的那種情感，這在倫斯基的室樂中比較多：旋律優美的羅曼斯曲，鋼琴曲，兩部四重奏曲中，特別是在一部抒情的三重奏曲中。但是聽覺上接受到的這些作品的技巧並怎麼特別動人，因為其中沒有深度，沒有鮮明的戲劇性。由於這種原因，所以亞倫斯基所創作的大型作品（兩部交響曲，舞劇曲『埃及之夜』〔«Египетская ночь»〕，三部歌劇）也很少有活氣。

他的第一部歌劇『伏爾加河上之夢』（«Сон на Волге»）是以俄羅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編寫的，完成於一八九〇年。這劇本所描寫的是一個俄國少女和愛人分離之後成為冥頑的富翁縱慾的犧牲品的悲劇。恰伊柯夫斯基對於這一部歌劇的批評是這樣：「有幾個場面好得簡直使我感動到流眼淚了……」很有趣，恰伊柯夫斯基自己的第一部歌劇『督軍』也是以此為題材的，他在這一部歌劇中將一切注意力集中在親昵的戀愛悲劇上（他因不滿意音樂而將曲譜毀了）。亞倫斯基，除了抒情作品之外，也相當地追隨着『強力集』的傳統而表現着人民生活的主题。但是這些人民生活的場面在力量和尖銳性方面都無法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鮑洛亭或摩索爾格斯基的歌劇中的相似的場面相比擬的。

亞倫斯基的另外兩部歌劇『拉非爾』（«Рафаэль»），描寫的故事發生在文藝復興時代）和『那爾與達馬揚蒂』（«Наль и Дамянти»）

俄國詩人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寫的印度傳說）——也不是歌劇藝術中怎麼特別可貴的作品。這些歌劇中祇有很少幾個斷片，——例如，歌劇「拉菲爾」中的「心熱烈而柔弱地跳躍着」（«Страстью и негою сердце трепещет»）或者歌劇「那爾與達馬揚蒂」中的搖籃歌，——是能超越時間性的，至今還是和亞倫斯基的優秀的室樂抒情作品有着同等的價值。

亞倫斯基死於盛年。

## 卡 林 尼 柯 夫

華西里·卡林尼柯夫（Василий Калинников 1866—1900）的路還要短促。他從奧遼爾省來到莫斯科進音樂學校攻讀（順便提及，這一所學校，和莫斯科音樂院一樣，也訓育出了一大羣俄羅斯藝術家）。學校使他獲得了用交響樂發揮思想的本領，不過他創作的有力的一方面並不在這裏。請你聽聽他那至今為俄羅斯任何初學的鋼琴手所熟悉的「愁曲」（«Грустная песенка»）；請你聽聽「在古墳上」（«На старом кургане»）。這裏，卡林尼柯夫的抒情曲總是如此，令人不勝感動的乃是樸實而富有表情的旋律。

卡林尼柯夫的最風行的作品——G短調交響曲，在彼得堡，莫斯科，巴黎和倫敦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它的抒情的直接性，情感的溫暖性和誠懇性，它的旋律，在精神上多麼是俄羅斯的，——總之一句話，這交響曲的一切性質都有一種真正俄羅斯風格的典範作品的印象。

寄在卡林尼柯夫身上的希望並沒有實現到底：他在三十五歲時染肺病而死。兩部交響曲，劇本「鮑里斯皇」（«Царь Борис»）的樂曲，未完成的歌劇「一八一二年」（«1812 год»）的引子，——這就是他死後留下來的不多而可貴的作品的全部。亞倫斯基和卡林尼柯夫，並不是恰伊柯夫斯基的學生，但是受他的影響很大。

## 達 聶 葉 夫

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位音樂家——恰伊柯夫斯基和尼古拉·羅賓斯坦的直系學生賽爾蓋·達聶葉夫（Сергей Танеев）。有許多年，他深深崇拜着他自己的兩位先生的人格，但是他的音樂的思想及其表現

方法，已經走着完全另一條獨立的路了。達聶葉夫生於一八五六年，五歲起就開始學鋼琴。他在莫斯科音樂院畢業時獲得了金獎章（在畢業以前，達聶夫的名字就已經寫在音樂院大廈的大理石的榮譽板上了）。除了音樂會上的鋼琴演奏之外，他並且獻身於作曲家、樂隊指揮家、理論家和教育家的活動。

有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他在莫斯科音樂院執教。達聶葉夫將他的深邃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敘述在「**謹嚴體流動性對位法**」教本中（《Подвижной контрапункт строгого письма》）。他在這教本中確定了俄羅斯古典複音樂的法則與規律。該書是獻給有名的音樂家拉羅許（Ларош）的，因為後者認為俄國必須經過精通歐洲古典音樂形式的路。達聶葉夫的這部多年的精心傑構是完全響應這一個號召的。達聶葉夫仔細地研究了巴赫，亨代爾，悲多汶以及從葛林卡到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為止的俄羅斯音樂。他研究了俄羅斯民間音樂的特點和尋找在俄羅斯音樂中應用世界文化所蓄積的豐富的技術和表現方法的路。

他成了複音樂的專家，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合唱音樂藝術的專家。這看了他下列兩部傑出的孔塔塔曲特別可以了解——「**約翰·大馬色金**」（《Иоан Дамаскин》，這是紀念死於一八八一年的老師尼古拉·羅賓斯坦的作品）和「**吟詠聖歌隨感**」（《По прочтении псалма》1914）。

達聶葉夫化了近十年的時間取材於古希臘作家愛斯希爾的三部曲寫了唯一的歌劇「**奧萊斯蒂**」（《Орестея》188）。內容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奧萊斯蒂的親生的母親殺死了丈夫希臘大將亞迦曼儂，因此奧萊斯蒂也將他的母親殺死。達聶葉夫將主人公們的悲劇情緒表現在動人的音樂中，音樂將最細小地方處理得很技巧，結構謹嚴而勻整，一切都從屬於清楚的理知。關於達聶葉夫的音樂的特點，蘇聯名音樂家鮑里斯·亞薩非葉夫（Борис Асафьев）說得好。「**達聶葉夫的作品，**」他寫道，「**包括他的羅曼斯曲在內，彷彿是些好詩，應該不止一次地詠讀才行，每讀一次，就可以在其中發現更主要和更重要的東西，至於第一次的印象所指示的不過是成熟的技巧和謹嚴的風格而已。**」

達聶葉夫是當得起「**俄國巴哈**」的綽號的。這不僅是由於古典的明朗的複音樂風格，而且也由於情感與樂思的崇高無上。除了上述的作品

之外，我們再引些作品爲證：合唱曲，聲響曲，羅曼斯曲（「梅奴哀曲」〔«Менуэт»〕，「冬路」〔«Зимний путь»〕，「不安定的心跳躍着」〔«Бьется сердце беспокойное»〕和其他許多作品等等）。

然而，達聶葉夫將他自己的藝術思想表現得最完全的領域是器樂曲。他寫過兩部三重奏曲，六部弦樂四重奏曲，一部鋼琴曲，兩部五重奏曲，四部交響曲（其中祇發表了一部——C短調）。

達聶葉夫在一九一五年死於莫斯科。他爲俄羅斯音樂完成了意義重大的事業，作爲藝術家和教育家的他，和諧地將智慧的科學和細膩的藝術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了。

（本節完，全文未完）

（高 明譯）

塞 巴 林  
( В. Шебалин )

## 音樂藝術的成功

( УСПЕХИ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

在早已就得到世界的承認的蘇維埃音樂藝術的特出的成就上又加添了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的膺獲史大林獎金的新作品。

我們人民的全部的情感和努力所產生的多變化的樣式，充實的思想，豐富的情感，形式的寫實性，——這就是不變地使蘇維埃作曲家們的創作顯得與眾不同的地方。

在部長會議以史大林獎金授予一九四五年音樂界的特出作品的法令中，我們遇到許多年齡不同的作曲家的名字——從培養了許多已經獲得廣泛的承認的巨匠的米亞斯柯夫斯基起，至莫斯科音樂院的畢業生們亞塞拜然的作曲家們——卡斯·卡拉葉夫和第四學年的學生阿赫米特·茹特席葉夫為止。

史大林獎金得獎作曲家的新名簿以謝爾蓋·泊洛柯菲葉夫的名字展開，他的才華此刻正在怒放的時候。

在泊洛柯菲葉夫的以前因獲得史大林獎金而成名的（第五交響曲，第七和第八鋼琴獨奏曲）創作的勝利上加添了『淑羅盧卡』——巴萊舞劇曲，泊洛柯菲葉夫在它裏面繼續着俄羅斯巴萊舞的傳統，一面照着交響樂的形象的展露而達到壓倒人的表現力。

史大林獎金三次授給現代最特出的交響樂作家之一的尼古拉·米亞斯柯夫斯基，這次他因為一部中音提琴獨奏和管絃樂合奏的協奏曲而得到高度的褒賞，——這是一部以作曲家固有的成熟的技術的最優良的特點而令人注意的作品，這位作曲家摒絕了這個樣式的傳統的圓熟的光輝，



大德齊克共和國之民族藝術。圖為歌劇「伏塞的警報」。



而用深刻的內容充實了獨奏和管絃樂的協奏曲。

蘇維埃作曲家們在歌劇藝術領域的成就是愛沙尼亞作曲家愛烏金和亞塞拜然人卡拉·卡拉葉夫和阿赫米特·茄特席葉夫。卡拉的獲得史大林獎金的歌劇『復仇之火』是獻給愛沙尼亞的農民反對德國人的英勇的暴動的。卡拉的民族性的獨創的音樂在這個在愛沙尼亞享有應得的成功歌劇中鮮明地表現出來。做歌劇主題的歷史事件和在德國佔領時候降落到愛沙尼亞人民身上的艱苦的試煉互相呼應着。青年天才作曲家卡拉葉夫和茄特席葉夫創作的歌劇『祖國』講到亞塞拜然人民和德國佔領者的英勇戰鬥以及在戰爭期間的偉大的勞動的熱情高昂，他們的獲得史大林獎金是我國藝術的年青匠人幹部的成長和昇進的鮮明的證據。

華諾·姆拉吉爾的獲得史大林獎金的第二交響曲無疑是這位天才作曲家的最佳作品，他早就因為他的紀念基洛夫的第一交響曲而特出了。姆拉吉爾的創作固有的絢爛的情感，清新和音樂語音的生動在他的第二交響曲裏面異常有力地表現出來。

里夫·克尼佩爾的絃樂隊的小夜曲也屬於蘇維埃交響樂藝術的無可矜養的成就之列，他享有現代最佳管絃樂隊作曲家之一的令譽是無愧的。這個美質在他的小夜曲裏也充分地表現出來，在這小夜曲裏抒情的親切和管絃樂調色板的鮮明燦爛以及曲譜的名家的磨錘調合着。

一九四五年完成的室樂曲的獲得史大林獎金證明室內器樂在蘇聯的繁榮。

卡巴里夫斯基的第二絃樂四重奏的出色的地方是被構想的藝術統一所結合的所有各部分的和諧的均衡，作曲家將這個構想的體現在俄羅斯曲調的特徵的耐久的和音的基礎上實現出來。

蘇維埃的輿論界以深切的滿足感歡迎李亞托欣斯基，因為他的鋼琴和絃樂器的『烏克蘭五重奏』獲得史大林獎金。崇高的的褒賞適當地獎勵了烏克蘭最特出的巨匠之一的多年的活動，他在衛國戰爭期間工作得特別多。李亞托欣斯基的『烏克蘭五重奏』——這是關於戰爭的艱苦的年代，關於試煉和辛酸的喪失，關於戰鬥中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關於英勇和勝利的戲劇性的故事。在這個作品中光芒四射地發揮了作曲家的感練，和他的獨創地反映出烏克蘭樂曲的民族性特點，而同時又有組織地接近俄羅斯音樂藝術的傳統的天賦。

這一年，莫斯科最老作曲家之一，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的學生葛森欣和列寧格勒青年作曲家史維李道夫加入了史大林獎金得獎人的家庭，他們的得獎，前者是因為鋼琴和絃樂器的幻想彌拿大，後者是因為鋼琴、小提琴和中音提琴的三重奏。

這些作品也屬於去年創作的最佳室樂曲之列，而它們的對照更一次令人確信蘇維埃音樂發展的多樣化的道路，和音樂大師的創造風格的獨創性。

作曲家勃蘭梯爾，因為他的最流行的，獲得一致公認的歌曲：「在巴爾幹的星光之下」，「上遠路」，「我的愛人」，「在前綫附近的森林中」，而獲得史大林獎金，這些歌曲因為在愛好這些歌曲的廣大的人羣中找着反響的抒情的表現力而引人注意。

蘇依古姆諾夫——我們舉國引以為驕的莫斯科鋼琴藝術學校創辦人，亞歷克山得洛夫和史維虛尼考夫——合唱工作的最優秀的巨匠，獲得愛護和承認的著名合唱團的創立人等那樣輝煌的俄羅斯演奏藝術的巨匠們今年獲得了史大林獎金。

同樣也得到史大林獎金的樂隊指揮契爾尼茨基以他在軍樂隊領域內的多年的有成效的活動，對於史大林獎金是受之無愧的。

獲得史大林獎金的拉脫維亞女唱歌家愛爾芙麗達·泊枯爾是屬於不倦地完成，創作地怒放的最優秀蘇維埃聲樂藝術大家之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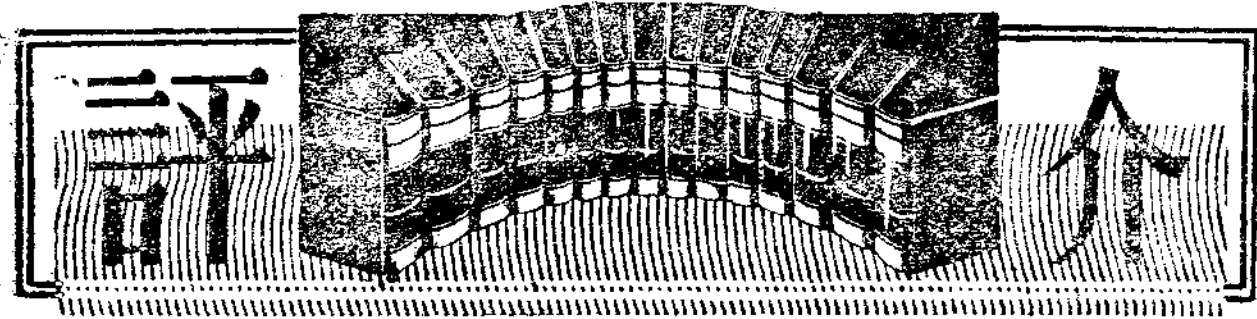
蘇維埃演奏藝術的重要的成就因為在歌劇和巴萊舞藝術範圍中的整串卓越的成就——因為在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劇院上演「奧爾良的少女」（即聖女貞德），在葉季華恩斯克的史賓吉阿洛夫劇院上演歌劇「阿爾狄克第二」，在史維爾特洛夫斯克的魯那却爾斯基劇院上演歌劇「奧賽羅」，在蘇聯大劇院上演巴萊「淑魯虛卡」——而獲得史大林獎金。這些表演的創造人——哈依庚，泊李奧勃拉欣斯卡亞，史吉邦諾夫，許李泊亞諾夫，得米特里葉夫，古拉克雅恩，泰夫李齊阿恩，夏拉·泰里雅恩，瑪爾古里李雅恩，泊李奧勃拉欣斯基，阿茨李喀恩，喀謝里夫斯卡亞，勃里爾，柴哈洛夫，法依艾爾，維里雅姆司，烏拉諾娃，李庇欣斯卡亞，泊里奧勃拉欣斯基，加巴維契，克里基爾——都受到史大林獎金獎勵。

除了因為在舞蹈藝術領域裏的卓越的成就外而獲得獎金外，史大林

獎金更頒給古典舞的最優秀的女教師華加諾華亞——她培養了整代巴萊舞的演員，和拉夫洛夫斯基，著名的巴萊舞指揮，許多有趣的表演的演出者。

史大林獎金頒布給音樂和音樂歌劇藝術方面的卓越的作品非但總決算了一九四五年音樂創作和演奏藝術的成就，而且更向前召喚着新的，更重要的，相當於新的史大林五年計劃的時代的成就。

(磊 然譯)



尼古拉·鐵霍諾夫  
(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

## 蘇聯文學中幾種優秀的作品<sup>⊙</sup>

(ВЫДАЮЩИЕС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和平的日子裏，按着最高蘇維埃歷史性的會議上所通過的新的五年計劃在生活着。震撼大地震耳欲聾的砲聲已經靜息。血液滲透進泥土。廢墟已經蓋滿了青草。戰壕也已經和大地齊平。第一個和平的夏季已經來臨了。龐大的創建工作正在開始。具有着建設新社會主義社會的十年鬥爭的卓越經驗的蘇聯人民，正在從事着這個工作。

文學也在戰場上生活過。它描繪英雄人物，最初都是粗略地，好像一個目擊者最初所提出的見證一樣，它透息着一種向在激戰中的英雄人物直接表示出的崇高的感激之情。為光榮所覆蓋着的蘇聯人民，經歷了恐怖的戰爭的考驗，已經回到了和平勞動的道路。他們是世界文化的保衛者，他們又重新以勞作者、探險家、自然的征服者，元素的馴服者和

⊙ 今年六月底蘇聯政府公佈了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金得獎者的名單及作品，鐵霍諾夫的這篇文章，就是專介紹這次得獎的小說、詩歌及戲劇作品的。

新事物的創造者的姿態出現。

當作家們重新回想起戰爭的日子時，他們所要尋求的，已經不再是對於英雄人物的粗略描繪，而是精細地、熟慮地、用表現真實的全部的藝術力量，來揭發英雄人物的內心生活，並且還不厭其詳。他們的題材，也已經超越出簡單地觀察和狹窄地描寫英勇事蹟兩者單純相結合的範圍。在榮獲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金的作品當中，我們可以找到關於蘇聯的青年、偉大的共產主義青年的題材，關於蘇維埃人道主義的題材，關於被戰時嚴酷的現實拋棄在戰爭大路上的孩子們的命運的題材。

在那些榮獲史大林文藝獎金的詩歌中，表現出人民詩人們的壯麗的靈感；這些詩人們創造了關於祖國的偉大、關於愛國主義的力量、關於蘇聯人民的勇敢與不可征服性的優美的詩句。

## 散 文 作 品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адеев）創造出了一本關於克拉斯諾頓（Краснодон）從事地下工作的青年團員們的偉大的英雄史詩。這本小說的名字，就叫做「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sup>①</sup>。這些曾經真實地存在過，名字為大家所知曉，並且還為全蘇聯人民懷着激動與感謝他們的偉蹟的心情重覆講着的一羣青年男女——奧廖格·柯歇伏伊（Олег Кошевой），伊凡·席姆奴霍夫（Иван Земнухов），鄔麗亞·葛羅摩娃（Ульяна Громова），塞爾格·邱萊寧（Сергей Тюленин），劉波芙·謝夫卓娃（Любовь Шевцова）以及其他許多人，他們都以全部的生命力量活躍在這本小說的篇頁上。

而更值得提及的，就是這本小說，並不是用一種冷漠的，敘事詩的文體寫成的，而是用熱情，悲傷和忿恨寫成的。我們可以看見這些為生活置身於鬥爭及死亡之前的年青人，是多麼卓越驚人；我們可以聽見他們響亮的聲音；看見他們出自他們永不妥協的和永不能克服的蘇維埃心靈深處的行動。我們每天都注意着這些地下工作者的絕望的工作，但無論是敵人的力量，無論是敵人的獸性的、狂暴的和慘無人道的抵抗，都絲毫不能動搖他們。

① 這本小說，已由水夫譯成中文，自本刊第二十一期起開始連載。

他們使得他們自己的小城克拉斯諾頓光榮有名，對於全蘇聯的人民，它已成為一個偉大的，親近的和勝利的城市了。至於這本小說之所以能吸引住讀者，是因為讀者可以在此地見到充滿了舒暢的呼吸，充滿了人的溫暖，充滿了對於我們勝利的有力的信心和對於我們人民的未來的信心的——生命之每一分鐘的真理。

讀者可以從實際行動中，看出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教養，看出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產生出了怎樣優越的人的品質。法捷耶夫只表現了克拉斯諾頓一羣年青的戰士們，但這些英雄人物，也足以代表成千成萬在蘇聯廣闊的土地上和法西斯侵略者及劊子手鬥爭的蘇聯青年的。這些和舒爾加（Шулга）及華爾柯（Валько）等老布爾塞維克並肩作戰的青年幹部，表現出一個平凡的蘇聯人的勇敢已經達到了怎樣的高度，表現出這個人是怎樣自覺，他的心又是多麼熱烈而美麗。

蘇聯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這個公式，已由克拉斯諾頓的英雄們，用他們最真實的形象，用他們全部的生命與死亡寫出來了。

由於這個題材所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法捷耶夫在描寫繁多的事件和繁多的人物時，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許多困難。但在此地，法捷耶夫顯露了他能表現出在行動中的各種不同的性格的優越的才能，「青年近衛軍」一小說中的人物是那樣的，有如生活中一樣地龐雜。事件發生的地點時時刻刻在變換着，悲劇性的地方也常以預料不到的形式表現出來。除此之外，兩個敵對世界的衝突，又要求作者詳細地、現實地、不受在戰爭小說中常見的有限制性的簡略描寫的限制，而將敵人的情形全部描繪出來。小說中的德國人，正因為他們是那樣可以想像出，可以感觸到，是那樣的日常而平凡，懷着他們所特有的敵意在生活着，因此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都包藏着一種威脅，並且對於蘇聯人民，這些德國人都是可厭的、異己的。

在這本小說中，關於這個小城在敵人佔領期間的蛻變，關於像烏雲一樣地籠罩在這個城市的房屋、大街和花園上的悲哀，都表現得很好，同樣地，也表現出了人民心中那種不惜犧牲一切的模糊的反抗的感覺；這種感覺最初差不多是以一種不自覺的力量在青年人的心中擴展開來，後來隨着活動的發展，就變成爲戰勝敵人的不朽的和不可征服的青春力量的勝利的頌歌。

我們可以相信這些英勇的青年，因在我們前面的，並不是頭頂上帶着光環的聖潔的殉道者，而是些最平常的人們，我們正像注意我們最熟悉的朋友們的一切生活細節似地，注意着這些人的生活。我們看見他們怎樣生活着、受難着、漂泊着、鬥爭着、愛戀着、死亡着。作者在這本敘事詩篇中所用的抒情的手法，時常也是意想不到的，並且更加強調了生活情況中可以感觸到的一份溫暖，而這些生活情況，就使得這些年青人和內戰時代的英勇的青年團員、和作者本人參加游擊隊時的青年生活更為接近。

當這些年青人懷着受難和驕傲的心情死掉時，每個人都會全心地憐惜他們，因為這些死掉的人，是些最優秀的、最好的、最健康的和最美麗的蘇聯青年男女；假如他們不死，那麼在戰爭結束之後，當他們回返到和平的情況時，他們也會傑出地生活下去的。

烏茲拜克作家阿伊拜克（Айбек）的長篇小說『拉伏伊』（«Навон»），也得到了史大林文藝獎金。阿伊拜克是位詩人、散文作家和科學院的會員。他所寫的，是本關於阿里謝爾·拉伏伊（Алишер Навои）的小說。阿里謝爾·拉伏伊是十五世紀的一位天才的人物，他的名字，是和中央亞細亞各民族的文化發展史緊密聯繫着的。他是位詩人、哲學家、作曲家、政治家。他是烏茲拜克文學的創始者。並且還是個多方面的和有着驚人的性格的人。他的時代還很少被人研究過。在文藝作品中，阿伊拜克的小說，可說是關於這個特別有趣的時代的第一個深刻的、多方面的鑽研。

阿伊拜克成功地表現出了這個遙遠的時代的許多圖景，許多人物，和拉伏伊作為當時一代進步人物的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胡塞因·巴伊卡爾（Хусейн Байкар）專制統治的條件之下，拉伏伊永遠忠於他對於建立美好的世界和人性之完成的理想。

阿伊拜克讓讀者感覺到那個時代的芬香和這位偉大人物的全部悲劇。廣大的讀者層，從這部小說中，可以比從許多專門的論著中，知道更多的關於中央亞細亞的生活。

阿伊拜克把讀者引到為好多世紀從我們隔離開的事件的深處去。他向我描繪出了當時的大道、遊牧商隊的棧房、宮殿、村莊、擠滿了人的廣場，進行着哲學爭論的菴堂，戰場，鄉村的現實和城市的生活。

拉伏伊是第一個開始用烏茲拜克文寫作的人，他是烏茲拜克文學之父，深知道人民語言的意義和力量，當人們向他證明出，說伊朗語言是世界上第一種最豐富和最美麗的語言時，他精確地講出了自己祖國語言的意義和力量。拉伏伊這樣回答有學問的摩拉（Мулла，回教的神學家）道：『……我們的語言之優越——這對於我是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從童年時起，就把它保藏在自己的心中，並且把這種摯愛一直保藏到我死的一天為止。爲了我們人民的愛好和習慣，我用它的語言來寫作，爲的是要用美麗如花的思想來充實人民的心；我用土耳其人的旋律來歌唱，爲的是要使得人民的心靈發生感動。願我們的人民是自己語言園地中的幸福的主人吧，——無疑的，這種語言，比起我們人民所不熟悉的伊朗語言，還更要高超……』。

阿伊拜克今天『在自己的民族語言的園地中』，在蘇維埃時代，在百花怒放的美麗的烏茲拜克斯坦，在史大林世紀的偉大的成果前面，向我們顯示出了第一本用烏茲拜克文寫的歷史小說的誕生；他爲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自己民族的舊的和新的生活的烏茲拜克的作家們，展開了一條寬大的道路。

在華倫丁·卡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的中篇小說『團的兒子』（«Сын полка»）當中<sup>②</sup>，小孩子凡尼亞·松采夫（Ваня Солнцев）找到了一個把他從滅亡中拯救出來的非凡的集團。這個戰鬥的集團，是個砲兵團，是個由偉大的誓言聯結起來的蘇聯人民的團體。在這個集團裏面，這個流亡在戰爭大道上的小孩子，並不是一個受到庇護的養子，而是一個最小的戰士。

他是一個蘇維埃的兒童，在他的性格當中絲毫沒有一點感傷性，而他所有的孩子的特點，都表示出從他這樣一個小小的砲兵和偵察兵，可以成長一個怎樣有着偉大心靈的人。卡泰耶夫有着一個快樂的和有興味的講故事的人的才能。但在這種快樂和興味之下，却隱藏着許多深刻的東西。也許，這本講兒童和團象的中篇小說的缺點，就在於它的某些教訓的成份，這個小孩子可能不進蘇瓦洛夫軍人子弟學校（Суворовское училище），但毫無疑問地，就是這個小孩子，正是那些可以成長爲優秀的祖國保衛者的兒童之一。他正是那些從童年時起就知道羅

② 這本小說已有茅盾的譯本，萬葉書店版。



苦的考驗和靠着自己的摸索而走向生活的一個人。

我們知道很多這樣的小孩子，他們在紅軍中就過，在游擊隊裏就過，體驗了戰爭的一切曲折，而現在坐在學校的板凳上了。但是他們所見到的一切，永不能從他們的心靈上消除掉。卡泰耶夫就為我們繪了第一幅關於這類兒童的畫像，並且繪得很真實。

除掉這個小孩子之外，在小說裏面，我們還可以找到兩個永遠留在我們記憶裏的人：一個是葉拉吉耶夫上尉（Капитан Енакиев），一個是雖然年歲已經很老，頭髮已經斑白，但還是大胆的砲手——蘇聯英雄柯伐遼夫（Ковалев）。我們大家都知道，都記得，都喜歡「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當中的屠辛上尉（Капитан Тушин）那個永遠忘記不了的形象<sup>②</sup>。這位質樸的英勇的上尉之所以留在我們記憶中，是因為我們在他生命的決定的日子裏看見過他，並且還把他作為一個老朋友愛着。

同樣地，葉拉吉耶夫上尉在一個為戰鬥情況限制着的行動中，也這樣向我們顯示出來。但就在這個短促的時間當中，已經足夠讓我們瞭解，他對於我們是多麼親近，還又多麼可愛。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了一個蘇聯人和俄羅斯人的性格，也反映出了我們稱之為紅軍的那所偉大的教養所的性格。

砲手柯伐遼夫，也是在行動中和他的「機械」——從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熟悉的大砲同時顯現出的。他是一個正確射擊的能手。大砲也像人一樣地改變的。但改變的不只是大砲。其他的東西也在改變。在第一次帝國主義的戰爭中，柯伐遼夫也是在開砲，但他只有在這一次才瞭解道，什麼是祖國，和知道這個字的全部意義。

而小孩子凡尼亞，是我們一個最現代化的團隊的團的兒子。在過去也有過這樣的兒童，變成為團隊的兒子的。當把他們送進軍樂隊去的時候，大家當時還稱他們是少年兵。卡泰耶夫成功地寫出了一本關於我們當代人的合時的、沒有限制的，但却又是生動的小說。

拉特維亞的人民作家安德萊·鄔畢茲（Андрей Упитс）也得到了史大林文藝獎金。他稱他自己的長篇小說「綠土」（«Зеленая земля»），是本文化與歷史的小說。它的情節，發生在一九〇五年革命

② 托爾斯泰名著「戰爭與和平」中的一個人物。

的前夜。是上一個世紀末的一個拉特維亞的鄉村。富農們緊握着每一寸土地，從那些所謂「佃戶」（Издольщик）的不幸的人們身上擠出他們最後的一滴血汗。作者曾深澈地研究了這樣一國佃農想建立獨立生活的幻想。他的一切期望都粉碎了，生活也被損害了。在這本範圍廣闊的、有力的和繪畫似的小說中，鄔華茲描繪出了當時拉特維亞農村中的生活，從一個人的誕生一直到這個人的悲慘的死亡爲止。

現在這些過着不輕鬆的生活和不幸的生活的人，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富農姚爾吉斯·瓦拉格斯（Иоргис Ванатс），用着掠奪的手段進行着自己的積蓄的事業，但他又懷着恐懼的心情生活着，害怕他那不走正路的兒子，會把父親所有的積蓄都花得精光，而女兒也並不是一個好的助手。他的一切勞作都是徒然的——他永不能達到像齊威爾斯伯爵（Барон Зиверс）所達到的那種威望和富庶。他欺騙所有的人，和自己的佃農們狡滑，積蓄着每一個戈比，他希望着幸福，但這一切都是徒然的。他死了之後，一切都化爲灰燼。

而他的佃農奧西斯（Осис）及其家庭，也是徒然地在枉想着，希望罷棄了他自己的奴隸似的長久的勞作，最後爲自己弄到即使是一塊最壞的田地。這種幸福並沒有來臨。他那樣辛苦弄到的一小塊田地，還是被人家奪走了。最後這一天終於來臨了，那時他相信：他已經活够了，而他和他的妻子，還是像他們可怕的和貧窮的生活的最初開始時一樣地窮，他的妻子向他說道：『現在一切都應該重新開始』，但是他和她都沒有氣力了。

婦女們是各有各的不幸。奧西斯的妻子是個紡織工，成天成夜地工作着；而失掉了未婚夫的蘭娜·拜爾金尼（Лена Берзинь），嫁給了一個像畜生一樣的德國殖民者，——這兩個人，在黑暗和無出路的生活，都是不幸的。

鄔華茲並沒有在黑暗面前退却，他向我們描繪出這些人，指出在黑暗當中他們生活的那條到處不通的可憐的小路。墮落、貧窮、苦難——這就是拉特維亞農村的現實。堅強的人鼓起他們所有的力量在鬥爭着，但這些孤獨的人還是不能戰勝這個黑暗。和善和溫柔的蘭娜，在這種鬥爭之後變成了一個殘暴激怒的人。安娜·奧西斯在年紀未到之前就變成了一個老太婆。

奧西斯的孩子們都到城裏去了。在那兒，黎明的曙光開始向他們微弱地閃着光亮。在那兒，有許多和這個黑暗與貧困作鬥爭的人們，有許多起來反抗奴隸生活的革命家。

但勝利還遙遠得很。這就是鄔畢茲在他這本範圍廣泛的小說中所表現的生活的一角，他用他傑出的才能的全部真實性，把這種生活無情而又尖銳地表現出來。

鄔畢茲給了拉特維亞的資產階級的作家們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他們想表示出在佃農和地主之間存在着一種宗族制的合作，他們想繪出一幅富足的生活的圖景，——在這種生活裏充滿着各種希望——就是拉特維亞的農民的物質生活可以逐漸得到改善。

鄔畢茲還指出了革命思想在拉特維亞勞動農民羣衆中發展的情形。

廣大的蘇聯讀者羣，本來很少知道這位寫過許多長篇小說的作者的優秀的天才，本來很少知道這位拉特維亞的人民作家和拉特維亞文化的傑出的工作者，現在都懷着很大的關切來讀鄔畢茲這本長篇小說了。

## 詩 歌 作 品

兩位傑出的歌者，兩位年老的詩人——阿威梯克·伊薩克揚（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和雅庫勃·柯拉斯（Якуб Колас），得到了史大林文藝獎金中的詩歌獎金。在他們雙肩上的，是富於詩的靈感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也因為各種外在的事件而豐富。當祖國經歷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時，他們的聲音也是永遠響着的。

他們當中，一個人是誕生在炎熱多山的亞美尼亞，另一個人是誕生在森林和沼澤的白俄羅斯，但這並不能妨礙他們，在他們對於蘇維埃祖國，對於導領着我國祖國各民族的人民走向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的偉大領袖的頌歌中，將他們的聲音聯合在一起。

像阿威梯克·伊薩克揚的「獻給我的祖國」（«Моей родине»）、「獻給偉大的史大林」（«Великому Сталину»）、「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Сердце мое на вершинах гор»）等許多詩，不只是在蘇聯，就是在它的邊疆以外也是很有名的<sup>⑥</sup>。亞美尼亞的年青的詩人們，從這位偉大的抒情詩人，學習詩的力量與表現力，學習深遠的

⑥ 上述各詩，已由戈賓權譯出，載本刊第二十三期。

思想 and 形象的偉大性。

阿威梯克·伊薩克揚有着各種各樣的詩歌的主題。他歌詠過人民悲愁的年代，他歌詠過親愛的祖國的美麗，他歌詠過人的感情的力量。在偉大愛國戰爭的年代中，他熱情地投近了鬥爭，而他作為一個詩人的語言，作為一個政論家的語言，帶着青春的新鮮的力量在響着。

正像在沙里揚(Сарьян)的畫布上的色彩的交響中<sup>⑧</sup>，正像在這個永不知疲竭、永遠開着花朵和歌頌着祖國的繪畫的精力中，我們可以享受到真實的亞美尼亞的美貌；同樣地，在阿威梯克·伊薩克揚的詩歌的繪畫的多樣性中，也活着一個真正的偉大詩歌的心靈，我們一會兒在桑格蘇爾(Загезур)的山岩中，一會兒在色望湖(Севан)的空曠上，一會兒在阿拉加茲(Арагац)山脚，在德里疆(Делижан)的樹蔭下的古老的村莊的深處，聽見了它的聲音。

這些詩歌的樂曲是異常驚人的。作曲家們已經把伊薩克揚的八十多篇作品，譜成唱歌和民謠。他的詩歌非常豐富，它包含了各種最不同的形式——從民間歌者的短歌一直到長的詩篇。在他的詩歌中，高出於一切題材之上的，就是關於祖國——驚人的亞美尼亞的題材。他也想從將來更遙遠的詩人們聲音中，聽到這個題材。「還有你，我心愛的永遠年青的語言——你那聲遙遠，那樣偉大，——將在奇美的歌聲中，永遠響着，響着，響着！」

雅庫勃·柯詩斯是個僅次於楊卡·庫巴拉(Янка Купала)的詩人<sup>⑨</sup>，是白俄羅斯詩歌的喉舌，是位有着樸素、真實和深刻之美的歌者與詩人。他的詩歌，有如他故鄉森林的春季的沉思的喧響，有如靜靜的溪流的潺潺之聲，有如暮色時田野間的靜寂的道路，有如他同鄉人關於自由、關於勞動、關於生活的歌聲。在戰爭的年代當中，他用激動的詩句，鼓舞起白俄羅斯的游擊隊員。他的詩作：「五月天」(«Майские дни»)，「沿着光榮之路」(«Дорогой славы»)，「薩拉爾」(«Салар»)，「親愛的路」(«Родной путь»)，「向西方」(«На запад»)，「大地的聲音」(«Голос земли»)及其他等許多在戰

⑧ 沙里揚是亞美尼亞的名畫家。

⑨ 楊卡·庫巴拉是白俄羅斯著名的人民詩人，其詩作中文有朱笈譯的「盧笛集」。

爭中所寫的詩，都表現出了他的創造的成熟。

蘇聯的人民都熟悉和喜歡雅庫勃·柯拉斯的詩。雅庫勃·柯拉斯的激怒的聲音，粉碎了法西斯的侵略者，號召大家爲了親愛的故鄉之破壞而復仇，和解放了明斯克（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都）的勝利的戰士們同向西方前進，直到投降了的柏林。

在雅庫勃·柯拉斯的詩歌中，活着幾百年以來的人民的智慧。他聽過很多的民歌，他深刻地感觸到自己人民的一切詩歌的寶藏，他把自己的耳朵緊貼着祖國的大地，希望在他的詩歌中有着這種民歌的血緣，並爲人民服務。

這位鄉土的詩人，爲嚴酷的環境所迫而移居到我們國家東方一個遙遠的城市中去，在他一篇意味深遠的詩歌「薩拉爾」當中，穿透過圍繞着他的新的地方的抒情的美，懷着巨大的悲哀，懷着人的溫情，回想起他遙遠的親愛的故鄉。

他把自己的生命放進詩歌，而文字對於他——就是他生命的事實。他的詩歌的傳記——就是他的傳記中的各種事實的累積。他和他的詩歌，是分不開的，從這種意義上講起來，雅庫勃·柯拉斯是位愛人民的詩人。

傑出的烏克蘭詩人米柯拉·巴尙（Микола Бафан），是史大林格勒之戰及解放烏克蘭之戰的直接參加者，他在「史大林格勒手冊」（«Сталинградская тетрадь»）和其他關於偉大祖國戰爭的詩歌中，用他自己確切的，堅實寫成的，充滿了精力和沸騰着靈感的詩句，詩詠着戰鬥的日子。米柯拉·巴尙是位有經驗的、探求的和嚴肅的詩人，他是屬於在詩歌後面隱藏着深刻的思想與遼闊的詩的沈思的那個詩派的。

在歷史詩「達尼爾·迦里茲基」（«Даниил Галицкий»）當中，他用着巨大的印象力量，描繪出在伏林尼（Волынь）的德羅吉青城郊（Дрогичин）粉碎日耳曼武士的軍隊的情形

當我在前面講道米柯拉·巴尙是位思想的詩人時，我還想再講到一點，就是當他寫詩時，他仔細地推敲字句，使得他的詩歌有充實的內容，再用有分量的，美麗的但又是明澈的形象的密層層之交織來裝飾它，那時候，我們所看見的事實，就像是真實的。像那本斯大林格勒詩集，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薇拉·英蓀爾（Вера Инбер）在列寧格勒被圍困的時候，寫出了她著名的長詩『布爾柯夫子午綫』（«Пулковский Меридиан»）。當德國人想以特有的殘暴毀滅我們祖國的文化珍寶時，摧毀我們偉大的列寧格勒時，她帶着詩篇出現了，在她的詩裏面，響着蘇維埃人道主義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反對新的野蠻人的，並且是帶着確信的真誠的。

『從俄羅斯的村莊到捷克的火車站，  
從克里米亞的高山到里比亞的荒漠，  
爲了不讓蜘蛛的腿爬上，  
人類聖蹟的大理石，  
要將世界、要將星球從瘟疫中拯救出——這才是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者——那就是我們』。

在詩篇裏，她描繪出她在被圍困的城市中的生活，描繪出落在列寧格勒的居民命運上的非常的考驗，描繪出最可怕的飢寒的冬天，還有列寧格勒保衛者的勇敢。薇娜·英蓀爾堅強地忍受了包圍的漫長的月日，在轟炸和砲擊之下生活着，不斷地寫着她的詩篇，她在自己的詩歌中，成功地記錄下了許多永不能覆現的英雄史詩的圖景，她在這個親愛的城市的最艱難的日子裏，就講起我們最後的勝利，這種信心，活躍在她的詩篇中，也活躍在她列寧格勒的日記——『將近三年』（«Почти три года»）一書的篇頁中；在這本日記中，她詳細地描寫出了在封鎖包圍時的每天的體驗與感觸，並且粗獷地描繪出了這個被包圍的城市，它的居民和它的生活。

## 戲 劇 作 品

在戲劇部門中，鮑里斯·拉甫列烏夫（Борис Ларвнев）的『爲『那些在海上的英雄們』（«За тех, кто в море»）和烏拉地米爾·梭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的『偉大的國君』（«Великий государь»），榮膺史大林文藝獎金的獎賞。

鮑里斯·拉甫列烏夫是位年長的有經驗的劇作家，他曾經以『潰毀』（«Разлом»）一劇本聞名，並在當時獲得很大的成功。他寫過很多關於內戰時期的艦隊生活的作品，現在他這個劇本，是以海軍爲題材，

講在偉大愛國戰爭中與德國人作戰的海軍。這是本關於戰爭的作品，描繪出了真正的英勇，講起海戰中的複雜的插話，和現代的海軍指揮官。在所有以海軍為題材的作品中，拉甫列遼夫的劇本，以它的生動的人物，以他對於作戰情況的知識和真正的戲劇情景而更為出色。

烏拉地米爾·梭洛維約夫的劇本，是關於伊凡暴君（Иван Грозный）時代的許多劇本中的一個劇本，大家都知道，近年來，這個題材已成為歷史題材中佔着領導地位的題材。關於這個題材，已經有很多的劇本、小說和電影脚本。在亞歷克塞·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之後，烏拉地米爾·梭洛維約夫這個劇本是有着更大的成功的。它在很多的戲院裏上演，而它的成功，是可以拿它的美麗的戲劇性和在劇本中充滿着的劇場效果來解釋的。

我們的作家們、詩人們和劇作家們，將會多次地回想起手裏拿着武器保衛着我們祖國的光榮與獨立的蘇聯人民，將會多次地回想起在我們大後方的人民，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真實的巨著是講這些人們的。但是英雄人物已經從戰場轉到和平復興的勞動，因此我們可以期待着，就是和蘇聯英雄並排，不久就會出現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的英雄，在蘇聯文學的編年紀事中，他們將會像兩個力量與真理相等，充滿了真實的技能的真實的熱情的形象，永遠並立着。

每年在頒發史大林獎金的這一天，我們都體驗着一種驕傲的感情，盛節的感情，因為我們看到蘇聯文學，為了我們人民的光榮，為了我們天才的前進的人民——在走向新而更新的成功，而不斷地臻於完美和成長下去。

（北 泉譯）

勃洛甫曼  
(Г. Бровман)

# 關於一九四五年的 藝術散文隨筆

(ЗАМЕТКИ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Е 1945 Г.)

## 一 在戰爭與和平的邊緣上

在我們面前放着一堆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書籍和雜誌。這些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在戰爭與和平的邊緣上看見了光明。

在一九四五年的前夜，我們的軍隊還是作戰的部隊，戰鬥員們在壕溝裏迎接新年，戰錢依舊激動着蘇維埃人民——手裏握着自動槍的那些人和站在合金爐或是耕種機旁邊的那些人——的頭腦和心靈。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前夜大砲已經沉寂了，紅軍戰鬥員在被征服的柏林和回返祖國懷抱的千島羣島上迎接新年，而不久以前令人胆戰心驚的那些事件變成了歷史的資料。

可是難道這些日子在我們的意識中會被塗抹掉，難道，讀者們，我們和你們會不保藏

在行軍水瓶中的

記憶 關於德聶泊，

關於去年九月的基輔，

關於黑海

和靜靜的薩恩河，



我們讀着一九四五年的書籍，戰爭的火焰重又灼痛着我們。讓大砲停止轟轟地響吧——文學還要長久地經歷着這個偉大的時代，因為人民的苦難還從未有過這樣地無限，他的堅忍不屈和剛毅也從未有過這樣地壯烈。

「至於說到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所有曾經經歷過的戰爭中，這一次的戰爭對於祖國是最殘酷，最艱難的。」（史大林）

在事情是關涉到自由或是奴服，生存或是死亡的時候，在這些艱苦試煉的日子中，正是在這些嚴酷的日子中，新的人民，勝利者的性格莊嚴地出現了。

累積在頭腦裏和心裏的一切，可能是看不見的，不知不覺的，逐日逐步地累積在學校或是高等學校的書案上，在工場的作場裏或是田野上，在建設的響聲中或是紅軍營中，——這一切在蘇維埃人民的心靈的風格中都顯露出來了。在勝利的榮光中，世界上出現了一個由蘇維埃社會制度所產生和培養出來的性格。

「我們的勝利的最大的意識，」史大林同志說，「是我們的蘇維埃社會制度勝利了，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爭的砲火中成功地通過了試煉而且證明了它的充沛的生命力……戰爭指示出蘇維埃社會制度確實是從民衆的內層裏生長起來和擁有人民的強大的擁護的人民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社會建構的生命力充沛的和鞏固的形式。」

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開始，我們和你們，讀者們，這些年中在遮暗的莫斯科，在被包圍的列寧格勒，在西伐斯托波爾或是史大林格勒城下，在維斯多拉河上或是柏林城下，在遊擊隊裏，在烏拉爾的工廠裏或是在集體農場的田地上的某處所看見的那裏面——在讀者和我們在報章上所閱讀到的和從故事裏所知道那一切裏面，都鮮明地顯露了新人的性格的特徵。

現代文學自然而然地致力於描寫生活的這些方面。我們的作家們並非初次着手描寫我們時代英雄的性格，它的特徵也不單是在舊國戰爭的時期纔顯露在文學的觀察面前。在搜尋在社會革命和內戰期中所形成的新個性的特點中，我們的嚴肅的藝術性的散文便開始了。許多才氣橫溢

的作家用關於內戰的作品開始了自己創作的道路。這些書籍成爲蘇維埃藝術的裝飾。我們回憶到『毀滅』和『夏伯陽』，『鐵甲列車14—69』和『羅』，較後有『靜靜的頓河』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一代的工匠們當時寫了『鐵流』，『苦難歷程』和『士敏土』。

這個光榮的時期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非但感應了藝術家——它更給了他們思想的武裝和主題，向他們暗示了詩的形式。那個時代的許多作品是真正地革新的。銘記在這些書籍裏的事件和日子，——是幾百萬人的事件和日子；在它們裏面描寫的功績，在這些作品中謳歌稱頌的廣大的人民大眾的英雄主義的表現和戰鬥與勝利構成在全世界歷史性的人類進化中的紀元。

我們的印數幾萬份，舉世皆名的關於這些難忘的日子的最初的書本早已進入學校課目，佔滿了文選的書頁。這些作品成爲教養新一代的蘇維埃人民的最重要的方法，成爲青年的心愛的讀物。

現在我們看見新時代——偉大衛國戰爭時代——的偉大的事件怎樣在我們文學的鏡子裏反映出來。

積極地參加自己人民的戰鬥和渴望着思想和藝術的發現的蘇維埃文學不能不努力於這些事件的描寫，前進的人類所受的如此偉大的痛苦和楚的如此偉大的希望是和這些事實有關聯的。

戰事開始時的我們的文學主要地是政論的和素描的。論文和素描自然是反響和描寫使讀者激動的前綫艱苦事件的最有效的形式。可是一九四二年的年尾已經給我們帶來了更繁複的樣式的作品。

葛洛曼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是先聲。後來出現了戈爾巴朵夫的『不屈的人們』，紋達·華西里夫卡斯亞的『虹』，蕭洛霍夫的新小說的幾章，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和貝克的『伏勞考拉姆大道』，新作家加里寧和碧立茲柯發表了『在南方』和『師長』。

我們散文中的戰爭題材完成了從素描到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合法的演進，因爲對於事件的簡單的描繪和實際的戰鬥的戰爭方面的形容已經不能像描寫一個在前綫上的人，他的經歷，他的靈魂的藝術性的描寫那樣使讀者強烈地激動了。托爾斯泰在『衝擊』中寫道：『一個兵士用什麼方法和在什麼情緒的影響之下殺死另一個兵士比阿烏斯德爾里茨或德魯諾一役的軍隊的配置使我更關心地要知道。』我們的許多作家跟

隨着托爾斯泰也可以重複這句話。

很容易理解，對於確定一個在前綫的蘇維埃人在戰鬥中和在全部艱苦的戰壕生活行爲的思想和情緒的描寫，那就是在歷史性事變的背景上的，現實的前綫環境中戰士的性情的藝術性的表現，需要有極大的敘事詩的形式。許多人都着手寫長篇小說。

戰事的勝利的結束更廣泛地散佈了現代的題材：兵士和軍官從前綫歸來。經過四年的離別他們回到家中，工廠裏，集體農場裏。這個題材帶來了多少抵觸，它向作者許給了多少攝人心靈的戲劇性的形勢！這當然也是長篇小說的資料。

所以去年就出現了許多長篇小說：法捷也夫的『青年近衛軍』，畢爾文采夫的『火地』（Огненная земля），潘菲洛夫的『和平的鬥爭』（Борьба за мир），淑寧的『海上友情』（Мор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加里寧的『同志們』（Товарищи），瑪爾采夫的『溫泉』（Горячие ключи）等等。

好像讀者的渴望可以完全被滿足了。

但是讀者期待的不是簡單的現代小說。他渴望着藝術的發見，他期待現代最尖銳的問題的有才氣的啓示，他尋找着內容上和形式上的創造性的革新。

對於生活中新的東西的萌芽加以注意，憧憬在藝術的作品中尋找和表現它們（萌芽）永遠是蘇聯優秀作家的特徵並且是我們文學中最吸引人的各方面之一。我國有幾本書籍依舊是所謂的描寫小說，它重複舊事，謳歌稱頌早已就描寫過的東西。這些描繪事變的彩色畫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類似翻印畫的東西。

這樣的小說對於真理不會感覺飢荒，對於智慧也不給予糧食。

這一類小說裏的主人公常常是智力上受局限，心靈上貧乏，有時竟簡直表現出是愚笨和冷酷的。這一類書的缺乏思想注定主人公的思想上無收穫的命運。求上帝讓他稍稍辨別一下早已過去的事。從他那裏可能期待到讀者從他那裏期待得到的新真理的發見或是人生道路的指示嗎？

白林斯基稱這一類的作品是死的：

「……如果一部藝術作品祇是爲了描寫生活而描寫生活，却沒有有任何在時代的佔優勢的思想中有着自己的基礎的有力的主觀的感情：

如果它不是痛苦的慨嘆或是狂喜的頌讚；如果它不是問題或是問題的解答，那末這部藝術作品就是死的。」

一九四五年的文學面臨着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大胆地形成：在這次戰爭中的前綫上和後方獲得勝利的蘇維埃人是怎樣的，他在戰後要如何生活？

## 二 將舊的充作新的時候

在祖國保衛者的隊伍中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他們的愛國情緒在深度上和性質上也有分別。有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有共產黨員和無黨派的人。有軍官和兵士。他們大家都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力量。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莫斯科史大林選舉區選舉人選舉大會上的演講中，史大林同志說，無黨無派的人和共產黨員在這次戰爭中團結成一個蘇維埃人民的共同的集體。

「生活在共同的集體裏面，」史大林同志說，「他們為鞏固我們國家的威力一同鬥爭，為了我們祖國的自由和偉大一同作戰和在前綫流血，一同鍛鍊和鍊成了戰勝我國敵人的勝利。」

我們文學中描寫的最大的興趣應該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所產生的，將共產黨員和無黨無派的人聯合起來，和他們為了它的名義而流血的那個新的東西。假如不將我們人民的道德政治團結的這些輪廓在每一個人的個性的特點中表現出來，藝術家恐怕不會能創造蘇維埃戰士的真實的現實的形象的。

然而有幾個作家堅信我們的戰士——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者——和歷史上聞名的所有的兵士是一樣的；他們用詩的言語說：

「年紀不輕的，留着鬍鬚的，  
他的臉像  
所有戰爭中和所有時代中的，  
當兵的農夫。」

其他的文學家敏對着這個論題。

「不，」他們說，「紅軍戰鬥員和以前各時代的兵士們並無一點共

新著。」

要提出一張構成藝術形象的理論的方式是困難的。這祇有實地的——在創造中——方能現實，真實的藝術家的任務也就在這裏面。當俄羅斯兵士的原始的特徵在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功績中用新的方法顯露自己的時候，藝術家應該在蘇維埃戰士的獨特的個性中，全部複雜的性格中，和性格的全部生活的多方面性中現實地複製蘇維埃戰士的各個個體的典型。單方面地決定任務不能領到成功……

在這次戰爭中勝利的人是簡單，謙遜甚至是溫順的。他的忍耐力，安詳甚至沈着自若使他超然與衆不同。才氣橫溢的安得列·泊拉東諾夫這樣說。他的小說「往日落的一面」(В сторону заката солнца)的主人公們是這樣的，我們的雜誌當時就對它起了反響。

指揮員向戰爭員伊凡·托洛克納問到他的健康狀態：

「我一向覺得很好，上尉同志。」

「爲什麼一向呢？」上尉開始發生興趣起來。

「是按照着必需，」托洛克納解釋道。

在另一篇小說裏一個被遣游泳渡過德聶泊的兵士報告說：

「少尉同志，我要渡過去。我游泳得不好，可是游泳是需要的——極大的需要。」

你們記得：「他烘麵包，他煮飯，他縫衣服，鉋東西，綴靴子。」「他整個的身體有着柔韌，猶其是結實和堅固的樣子，」——這是泊拉東·卡拉泰葉夫。在「往日落的一面」一書中卡拉葉夫非常自在。他祇被稍稍化了裝。可是卡拉泰葉夫是他的時代裏的人，有一個被偉大作家打開的，和反映出自己時代的肯定的歷史性的特徵的靈魂。就在這裏，在泊拉東諾夫的書裏，軍人的生涯是沒有真正的靈魂，沒有情感，沒有憎恨，沒有愛，而且沒有蘇維埃意識，而是馬馬虎虎，「按照需要」，按照必需就可以過去的。

不，如果講到共同的特徵，不是忍耐和簡單使衛國戰爭的參加者顯得出類拔萃，也不是溫順和沈着自若是他的特點。這不是整個的真理——因此也就不是真理！

或者你拿起伊凡諾夫的「在鮑洛吉諾戰場上」(На бородинском поле)。紅軍戰鬥員們在這裏這樣思考：「我們中間有一個人海闊天

空地想着，另外一個人想得窄狹些，可是我們大家擠在一小艇上到一個河岸上去——我們載着俄羅斯。」

這是真的。可是紅軍的戰鬥員載的是怎樣的俄羅斯呢？是那個存在於陳年古代的深不可測的俄羅斯呢，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新俄羅斯呢？在伊凡諾夫的這本書裏的各篇小說裏看不出舊俄羅斯和新俄羅斯之間的分別，而舊的俄羅斯愛國主義目下和蘇維埃的愛國主義簡直被認為是一樣的。

兵士們是爲了什麼遭受千辛萬苦，他們是爲了什麼犧牲自己的生命呢？這一點，許多關於戰爭的小說都沒有答覆，或是答覆得不清楚，不正確。

要將舊的古老的充作新的和現代的渴望區別出許多獻給戰爭和前線上的人的作品。這不是出於惡意的陰謀。作家沒有充分清晰地看見我們生活中的新的東西和俄羅斯蘇維埃戰士面貌裏的新的東西。

然而如果不將十月革命後所經過的十年是根本地改變了俄羅斯人對於變爲自己的，血緣的國家的關係，對於成爲集體財產的土地的關係，對於變成榮譽工作的勞動的態度那種情形考慮一下，那是不能了解這一個人在戰爭中的行動的。

社會變革惹起了個人意識中變革。五年計劃的年代，文化革命，社會主義理想的具體表現非但改變了國家的物質面貌，同時也改變了蘇維埃人民的精神面貌。這一切都他的心靈中，情感中，閱歷中表現出來。

然而有幾個作家不去深入洞察新人的精神世界，却去常常利用著名的文學回想錄。

在描寫戰爭和俄羅斯兵士之中，傳統固然應該考慮到。不過如果不去精密地把握它，連極美好的文學傳統也可以變爲有害的，那時候傳統就變成惰性……

托爾斯泰筆下的杜欣上尉是很好的。安得列王子認爲他是「極端地動人」。我們也同情於俄羅斯軍官，勇士和愛國者的這個人物。蘇維埃的軍官也帶着和他同樣的肩章。不過也許我們的作者沒有注意到蘇維埃軍官除了肩章以外，軍帽上還有一枚五角星，沒有注意到他是蘇維埃愛國者，在他們的作品裏你可以遇這個被畫了穿着和他不相稱的服飾的作

爲江軍軍官的杜欣的拙劣的摹本。描寫英雄主義者和戰功，而沒有作爲它們的基礎的內心的激情，有時領到悲觀的結果。

因此蘇維埃戰士的英勇常常變成魯濱遜式的英勇，我們早就熟悉的人物突然以社會主義時代人物的姿態出現。

在第七期「旗幟」上我們讀了按照這個方式寫成的拉庚（Лагин）的「戰鬥艦「阿紐泰」號」

同時在第四十期「文學報」上我們看到契杜諾華亞的論文「關於性格」，這篇論文這樣開始道：「我要說到在藝術方面遠非完全的拉庚的中篇小說「戰鬥艦「阿紐泰」號，因爲照我的觀察，它忠實地在讀者面前提出蘇維埃人的性格問題。」

這個開頭使我們側耳傾聽。「在藝術方面遠非完全的」，「忠實地在讀者面前提出蘇維埃人的性格問題」。

照我們知道白斯基關於這一方面說道：

「毫無疑義，藝術最大的前題應該是藝術，然後它纔可以是某一個時代的內心的和社會的傾向的表現。無論一首詩是充滿了怎樣極美麗的思想，無論它對現代問題的反應是多麼厲害，如果在它裏面沒有詩意，它裏面就不可能有美麗思想和任何問題，而在它所能發覺的一切不過是愚笨地填滿的美麗的企圖。」

可惜我們的批評現在很少遵守這種看法。相反地，罵作者的非藝術性，立刻又不離原處地稱讚他的真實性，稱讚他在這個非藝術性的作品中「提出」和「啓示」的思想和問題反而成了「風氣」。

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可以稍稍讓步。在第五十一期「文學報」上，關於一個現代劇本寫道：

「我們對於劇本的藝術的弱點決不佯作不見。描寫和人物佈置上的公式化也是弱點之一，每個人物彷彿在「說明」一個或是另一個政治黨派，在我們面前的與其說是深刻地，細節地研究出來的，個性化的性格的劇本，還不如說是戲劇性論題的劇本。對於文體的雜亂和缺乏藝術性的完整——彷彿作者在試嘗各色各樣的藝術素描——也不能不指出來。

「不過在這個劇本裏有正確的時代感，我們時代的氣氛，鬥爭和丈夫氣的英勇的氣氛，有今日世界的政治生活的廣大、複雜和尖銳的戲劇性的感覺。」

一個嚴重的問題產生了：當這個劇本是無有力量的，人物是公式化的，解釋性的，性格一般是不存在的，沒有完整性而文體又是雜亂的時候，這個正確的時代感，鬥爭的氣氛，生活的廣大、複雜和戲劇性究竟是在那裏和怎麼表現出來的呢？那時候你就直直爽爽地說，沒有劇本，也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或是證明出來，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藝術作品（讓它是有缺點的），那時我們就會相信，在它裏面表現着時代感和生活的戲劇性。可是這是做不成的。批評讀出作品裏的思想，講出它的內容，向作者焚了香，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執行了。

現代題材作家所寫的在質的方面藝術不高的作品逐漸地得到寬恕，因為其他的批評家對於藝術的了解是非常獨特的。這樣，畢爾卓夫斷言，藝術性，需要有一個條件，它不但要在圖畫裏和色彩裏表現出來，而應該在對於事物的看法裏，和在事物的新的方面的發掘中表現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呢？作者固然應該發掘生活的新的方面。不過對於藝術作品的事物的新看法難道可以像在繪畫裏用另一種方法表現，難道對於事物的新方面的發掘不應該用色彩描繪出來嗎？如果這個對立不是為了暗示對事物的看法和它的新的方面的發掘是可以存在於作品裏面，而與圖畫和色彩無關和是在它們的範圍之外的，那它是爲了什麼呢？那末爲什麼需要繪畫和色彩，和一般地爲什麼需要藝術呢？對於事物的新的看法在科學論文裏也可以很好地敘述出來。畢爾卓夫的最陳舊的思想（沒有藝術理解力和概想化的「事實的文學」的宣傳）突然在他的論文的字行中露出來了。

描寫現代性的文學作品不能希望打折扣。它們應該是用形象表現出來的思考。「真理報」在批評泊郭金的劇本「創造天地」的評論中正確地述到：「我們一方面用種種方法支持劇作家採用現代題材的開端，一方面希望看見他們劇本的思想是用精神飽滿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

然而我們仍舊回來談談契杜諾華亞，她在上述的批評拉庚的小說的論文中以較惡意的形式提出某幾個批評家的特有的錯誤：完全不顧作品的文學結構……

在拉庚的小說裏有下面的情形發生：三個西伐斯托波爾的水兵——維爾尼維契爾，阿克立葉夫和枯托伏依在汪洋大海裏的一隻偶然遇到的自動汽油艇上得救。他們熬過「密失士密特」的襲擊，在艱苦的戰鬥中



撻沉敵 的汽油艇，沒有燃料，遭受饑渴和其他的痛苦。在這個為爭取生存的磨折人的戰鬥的第五個晝夜上，一隻蘇聯掃海艇搭救了他們，而他們就像英雄似的，走上了它的船舷。

這樣的故事是不是忠實的呢？是的，一般地是忠實的。蘇聯的水手能不能碰到這樣的故事呢？他們是不是會有足夠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英勇來忍耐這樣的試煉呢！是的，毫無疑問！衛國戰爭的事件是滿充着類似的例子。可是這樣的故事不在我們衛國戰爭的條件下，甚至也不在這一百年裏能不能發生呢？照我看是可能的。你要提起傑克·倫敦和但尼兒·笛福。

一切的問題都在於這是怎樣寫法的，這些人是怎樣的，他們怎麼想法和怎樣感覺，他們的理想是怎樣的，他們爲了什麼進行這次從未聽過的鬥爭？如果作者沒有把這個表示出來，那末單單根據主題的結構，我們就不願意在這些主人公的身上看見新的特性。這裏有什麼是新的呢？自衛的本能嗎？求生的渴望嗎？這是不是受什麼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和感覺所孕育的呢？如果沒有這個，那末新特性的問題在這裏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回到原文上。

拉庚的小說的敘述的部分是用無數的航海冒險故事的精神表現出來的，這些航海冒險故事在文學上有着最鞏固的傳統，對於這一點可以不必反對，祇要作者一對主人公們加以自己的觀察，講述到他們的思想（更正確地說，是證實思想的缺乏）和述到他們的經歷，「請」他們「發言」的時候，就開始糟了。在這裏又弄明白，這些主人公是智力上愚笨，蒼白，和心靈上的貧乏。讀者聽到他們的言語（這是靈魂的鏡子），心裏就覺得好像是在觀察某種笑諺。

在德國人兇猛的進攻中，這些人的生命是千鈞一髮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段對話：

「史吉邦！你活着嗎？」

「活着！」維爾尼維契爾經過甲板室的敞開的小門答應說。

「你現在沒有受傷？」

「暫時還是好好的。」

「呸，你看吧。如果你受了傷，那你不要客氣，馬上來報告！」

我們就算有這種情形，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一句開玩笑的暗示從口邊會滑出來。不過在這裏這不是例外，而是規則，拉庚的主人公一般地都是這樣地思想和感覺的。可是在這裏面也顯出他們的內心的貧乏。

「你忙着去找死，」阿克里葉夫冷冷地確認說，「我不懂得爲什麼要這樣匆忙。天國是沒有的，我正式對你宣告這一點。」

阿克里葉夫在另外一點上又是多麼活潑：「他還沒有知道她的名字叫嘉麗亞·謝洛華洛娃和她是在幼稚園裏做女教師的，而他已經愛她愛到發瘋的地步！」

契杜諾娃寫道：「拉庚沒有向我們敘述，他的主人公們的政治思想如何，可是在那個指示着阿克里葉夫的全部行動的勤懇的責任感裏，仍舊還猜測得出社會主義的人的意識。」

這個（沒有政治頭腦的）社會主義的人的意識到底是在那裏呢？在對於死的「新」的「態度」（「天國是沒有的……」）裏呢？還是在對愛情的「新」的態度（……還沒有知道她的姓名，便愛得發瘋）裏面呢？

您以爲，祇有阿克里葉夫這樣思想嗎？完全沒有這回事！所有三個人都是這樣思想。您且聽枯托伏依對於一個意氣沮喪的同志企圖自殺的反應如何。「流浪者，你也要養成一種習慣，稍微有一點什麼，就像跳到浴室裏的一個浴池裏似的跳到海裏去。」

這裏是第三個水兵維爾尼維契爾。作者希望表示他的忍耐力和堅韌不折、您看看這一個結果如何：

「一二小時，也或許是整整的三小時都這樣在沉默中過去了。後來艙室的門吱吱地響了，維爾尼維契爾就在門口出現了。他的于思于思的頰，遮着稀疏的毛髮，雙頰陷進去，有一種難看的土色的陰影，陷進去的眼睛閃爍着不健康的光輝。他患了熱病。饑渴和劇烈的疼痛一面使他貧血，一面準確地，模範地，像醫學課本裏一般做着自己的工作。維爾尼維契爾幾乎站不住，不過他連訴苦的思想也沒有。」

「晒黑了吧！」他撐着低低的門框微笑了。「而且，是最好的健康環境。空氣，陽光和水。」

這就叫做克制痛苦嗎？「他連訴苦的思想也沒有」，或許是的。不過這個不自然的滑稽的語調有什麼凡處？這個插科打諢有什麼用處呢？作者不會在生活中看見和藝術地顯示出蘇維埃人的性格的真正的特性和

他的現實的經閱，却把這些諧謔插進他的主人公們的嘴裏，蘇維埃人在戰爭中當然也愛說說笑笑。不過他對於生活和戀愛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並非永遠對死懷着諷刺，和因為受苦而微笑的傾向的。可是如果他將痛苦也壓倒了，那末他用的是體力的和道德的努力的代價，而不是用荒唐和瘋愚。

或許在這裏想起蕭洛霍夫的尙未完成的新小說裏的攻鐵甲車戰士彼得·勞巴興是合時的。勞巴興，照我們知道，是一個快樂和喜歡開玩笑的人。他說：「說說笑話，生活着和打起仗來都輕快些。」可是勞巴興的這種愉快是和他的崇高的責任的自覺，和他的靈魂的溫暖與同情結合起來，作者在勞巴興的每一句談諧後面都顯露出他的靈魂。勞巴興的愉快和諧謔的話，並不是出於他的沒有頭腦和空虛的個性，像拉庚的主人公們那樣，而是由於天賦的豐富和淵博。在「戰鬥艇「阿紐泰」號」裏，這些戲謔遮掩着內心的貧乏。他們就希望將這些完全失去精神生活的影響的人物向我們假充做新的人。

祇有不顧原文的根本的分析或是準備同意現代主人公可以擺脫精神生活的那個人纔能下一個結論說：在這樣的小說裏面有着訴的性格的無病的複製。

### 三 年 青 一 代 的 形 象

在這一年之中我們在「旗幟」雜誌的每一本新書上都遇到來自克拉斯諾頓的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屏息注視着法捷也夫的小說，注視着他們的青年怎樣發展，性格怎樣開始形成，最初的愛苗怎樣在他們的心中萌芽，筋肉怎樣充實，智力怎樣成熟和他們怎樣投入狂暴的海的生活，我們起初因為他們的不多的喜悅而和他們一同感到喜悅，後來和他們一同體驗他們許多的辛酸。雖然臨到他們身上的幸福的日子彷彿很少，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幸福的，因為生活得無愧於度過的日子，為個人的尊嚴和祖國的自由而生活着豈不是一個人的最高的幸福嗎？

現在我們得到了十二冊雜誌，閱讀了我們從前已經知道的那件事，可是我們的想像，並不像藝術家在「青年近衛軍」的滅亡的悲劇性的插

曲裏面將它在我們面前重建的那樣的現實。在這最後幾章裏面的情況的敘述雖然顯著地壓迫了對於主人公的青年近衛軍的經閱的分析，可是描繪這個組織的滅亡的幾個場面到底是充滿了雄渾的大力的。我們在讀這幾頁時所體驗的情緒使我們回憶起這位作家的另一部名作（也是獻給爭取自由的英勇的鬥爭的。）可是也和「青年近衛軍」一樣，那本書也滿注着偉大的樂觀論調。

革命的樂觀主義的火燄本來不是在搖旗吶喊中能夠表現出來的。唉，有幾個作家偏偏就用這樣的方法企圖喚起讀者的樂觀情緒。這一類作品中的主人公腳上踏着高底靴，頭上圍着光圈出場。他身上穿着負有虛名的皮的短大衣（俄國革命時的革命者都穿這種短大衣），心裏毫無疑惑，腦子裏毫無一點不明白的問題。他的眼睛裏永遠閃爍着堅毅的光輝，聲如金石，我們中間比刻有誰還記得這些主人公呢？

可是在二十年前出現了「毀滅」。這是現實主義者的作家的藝術性的宣言，他對於新性格的形成是充滿了探究的關切，這本書較許多的宣言書更甚地說到了俄羅斯文學的傳統，也說到了革命藝術的改革。

「毀滅」一書為我們非但保存了歷史性的，認識的價值，而且也保存了美學的價值。我們非但從它那裏汲取着關於時代的報道，非但會知道在內戰的日子裏人們是怎樣生活和鬥爭的，——我們還為他們的命運而激動，體驗到他們的喪失，和他們一同欣喜和悲哀。

不久以前我們曾經到過特烈梯維考夫斯基畫廊，在蘇維埃藝術之部裏面我們看見新的陳列，同時也注意到有許多在以前相當著名的圖畫並沒有陳列出來。

「人們也經不要看了，」畫廊主任惆悵地說起這些油畫。

法捷也夫的「毀滅」「有人看」，是因為它裏面以雄渾的藝術的力量銘刻着偉大的時代和它的令人激動的問題，描繪着創造這個時代和向着未來邁進的人們的新發展的形成。萊奮生形象的感憤就在生活的現實主義的了解和心靈的浪漫主義的情緒的統一中。

「而萊奮生激動着，因為他所想到的一切是最深刻和最重要的，關於這個他祇能想想而已，因為他的私生活的根本意義就在於克服這整個的貧乏和窮困，因為如果他心中沒有一個極大的，無論什麼其他的希望都不能比擬的，希望有一個美好，強健，善良的新人類的渴望；就不會

有什麼萊喬生，而會是另外一個別人。可是在成千成萬的人們逼不得[  
逼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這樣不可置信地貧乏的生活之前，還談得上  
什麼美好的新人呢。]

萊喬生的畫像中模模糊糊地描繪出來的這個新人，——他的夢想和  
悲哀的對象，——過了二十年後被法捷也夫在軍事組織「青年近衛軍」  
的參加者的人物中體現出來。法捷也夫是不是因為在他的心裏，也和他的  
主人公的心裏一樣，一直有着一個新人的渴望，而着手寫作青年近衛  
軍的悲劇的史詩呢。

在和奧廖格·柯歇伏依初次相識的那一分鐘裏，在他們面前出現的  
青年主人公的那種風格裏面——豈不就是這個善良，美好和力量嗎？

「一大羣栗色的馬發了狂，在被踐踏的穀物上在人羣和荷轎中間橫  
衝直撞，後腳豎立起來，鼻子呼呼地響着，噴着沫。忽然從前面的四輪  
馬車上跳下一個高大，寬肩，淺色頭髮的少年來，他光着頭，彷彿是衝  
到這羣馬底下去。

「鄔麗亞不能立刻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一霎那後她在鬣毛聳立  
，下顎把牙齒都露出來的馬頭中間看見他的非常年少的，新鮮的臉，眼  
睛閃爍發光，帶有不平常的緊張和用力的表情，頰上有一片紅壓，高頰  
骨。

「少年用一隻有力的手在緊靠轡頭的地方抓住一隻碎碎發響的馬的  
韁繩，他站在馬和車桿中間，在馬身上壓得更重些，可以不要被車桿打  
倒，少年站着，好像是釘牢在那裏——成長的，精確的，穿着一套裨得  
很平的灰色西裝，打着深紅色的領帶，從上衣的小口袋裏露出自來水筆的白  
骨的箭頭。他用另一隻手在車桿上面企圖抓住另一隻馬的韁繩。祇有從  
在灰色上衣下隆起的一塊肌肉上面和從他握馬的晒黑的手腕處的劇烈地  
顯露出來的一根根的血管上面，纔看得出這要使他花掉怎樣的氣力。」

「哪……哪……」他不十分響，但是命令式地說。

「就在他抓住第二隻馬的韁繩的那一分鐘裏，兩隻馬忽然立刻，他  
的手裏溫順下來。它們還振着鬣毛，用野獸的眼睛斜睨着他，可是在它  
們沒有完全安靜下來之前，他不肯放開它們。

「少年手裏放下了韁繩，他做的第一件事使鄔麗亞非常驚奇，——  
他用大手掌精確地撫摸了他的差不多沒有凌亂的梳成斜分式的淡色的頭

髮。後來他向鄒麗亞抬起他那孩子似的，完全汗濕了的，高顴骨的，金色的長睫毛裏面有着一雙大眼睛的臉來，豪爽地，心地純潔地和愉快地微笑了一笑。」

古代的繪畫的錢條在這個場面裏，和少年的浪漫主義色彩的突發很融洽地和諧着。年青人的自然的力量被他的奮不顧身的精神增加了。質樸的功績充滿了美感。

這暫時還不過是共鳴的，康健迸潑的少年時代，可是在它裏面已經可以感到那個其大無比的，誰也不知道的力，這種力很快就要在「青年近衛軍」的富於戲劇性的日子裏光輝燦爛地出現。

奧廖格·柯歌伏依和他的同志們在十月革命以後十年出世。他們只能從故事和書本上知道關於他們的父兄的英勇鬥爭的情形。可是他們在體現父兄的理想的社会中誕生和受到教育。

不過到底還有些人有時考慮：這些青年是不是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他們是不是能深刻地感受這些偉大的理想，是不是承認這些著名的話：「你們面前放着一個建設的任務，而你們祇要俱有一切現代的知識，會將共產主義從現成的背熟了的公式、箴言、教條、指令、和綱領裏面變化成那個活的，將你們的不集中的工作統一起來的东西，——你們就可以解決這個任務。」向他們表現的列寧的希望是對的呢？

共產主義對於這一代是不是變成一種活的，統一的力量，還是仍舊是背熟了的公式，教條和指令呢？我們的青年在四年恐怖的戰爭的日子裏的行爲對於這些問題也答覆了。「青年近衛軍」的組織是證明教育青年力量的黨的政策的正確性的最使人折服的證據之一。

加里寧於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裏在教師前面出場，以他獨有的形象性描繪出教育蘇維埃青年的計劃。他說到應該把人類最好的德性：「愛，對於自己的人民的愛，對於勞動羣衆的愛」，「誠實」，「勇毅」，「同志的結合」，「對於勞動的尊重」，灌輸給青年。

「需要有同志的結合。」加里寧說，「它是需要的，因為我們是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因為在進行對於我們的聯邦的有系統的狩獵，和每一個布爾喬亞都等待着一個適當的機會可以壓碎蘇維埃聯邦。當然他們不會等到這樣的時機，可是這意思是蘇維埃聯邦祇可能用一堵鋼壁來保護，蘇聯將要更堅強，如果蘇維埃人民有同志的結合，從小時就要受

到教育——從學齡時代就有真正的，堅固的同志的結合。那時候，如果一個人進入紅軍或是上前綫，他就會比較容易地插入戰鬥的結合。他來的時候已經被對於社會主義的祖國的愛所熔合了」。

在戰前的最後數年中，我們國裏的青年成長了，愛、誠實、勇毅、同志的結合、和對於勞動的尊重對於他們成爲個人的不可廢除的原質，是個人的表現和生活的方式。

大家都看到這一點，懂得這一點嗎？作家在解釋這個問題，

馬特維·柯斯吉也維奇·舒爾加被留在克拉斯諾頓做地下工作。在訪問他曾經愛過的李莎·雷巴勞娃的房屋的時候，舒爾加對於他的鄰室裏發生的事既不窺視也不發生興趣。在那邊一羣年青人圍着躺在床上的他的同志伏洛佳·奧西摩興喧嘩着。他們在撤退之前和他告別。

在舒爾加的觀念中這是些善於惡作劇的，充其量不過是讀書很好的男孩和女孩。這些青年靠着什麼生活，呼吸什麼，——舒爾加雖然是一個大黨的工作者，他卻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他的頭腦裏想也不會想到，在游擊隊的黨的地下工作的艱苦的條件下，將來可以希望這些青年。他走過去，這個不正確的脚步便是他的向死走去的第一步……

「難道我們就要這樣簡單地生活嗎？」伏洛佳目光閃閃地說。「我們要鬥爭，對嗎，道麗亞？並且黨的區委員會裏不會沒有一個人留在這裏做地下工作。我們要找到他們。難道我們不可以有用處嗎？」

可是舒爾加沒有聽見這些話。對於將舒爾加領往過早的死亡的，舒爾加的對於「青年近衛軍」的關係的描寫構成小說中有趣的地方。藝術家用藝術的手腕，栩栩如生的形象向我們描繪着戲劇性的集體生活之一。一個黨員兼游擊隊員的人看不見站在他面前的一心一意趨向地下工作的共青團員們。他不信任他們的英勇和意志，他痛心疾首後悔這件事。

舒爾加在死刑之前在牢獄裏對安得列·華爾柯說：

「我從李莎·雷巴勞娃家裏出來，我看見那邊有三個少年和一個小姑娘，她的兒子和女兒，還有她們的兩個同志，我懂得……安得列！……他們的眼睛是怎樣的啊！它們怎樣向我抬起來！有一回夜裏我在這裏，在獨室裏醒來，我渾身都顫起來了。共青團員！一定是共青團員！我怎麼會和他們失之交臂呢？那件事怎麼能夠發生的呢？爲什麼呢？」

法捷也夫一面借喻地表現出舒爾加和類似他的人們的錯誤，一面矯

証它。他寫了一本小說，在它裏面他用藝術的手腕非但把蘇維埃時代的新青年的性格描繪出來，而且也確信他是我們時代的主人。

在着手寫這樣的題材的藝術家面前所產生的困難，我們不可以將它估計過高。法捷也夫本人非常懂得這一點。早在戰前作家在一篇演講中說：『……我們寫到那些寫起來比較吃力的東西。寫到舊的情感，個人主義的悲劇，甚至寫到有思想的或是單純地誠懇的個人在正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和它的如狼如虎的法律（在它們的描寫中有着永久的文學的悲劇）的環境中的悲劇——要比高舉起新世界的新人的形象容易得多。』

而且法捷也夫描繪了他的肖像的這一代在生活中果然從個人主義的悲劇中，從私有制度和奴隸制度的道路中解脫出來。關於這些年青人祇有從耳聞上知道的舊社會的原則，列寧寫道：『或者你搶奪別人，或者是別人搶你，或者你是奴隸主，或者你是奴隸』。我們的青年，對於像列寧所說的那個人是難以理解的，——『祇關心到有自己的東西，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管』。他們現在在別人的傳統中受到教育，而同志的團結感，相互的救贖感，和加里寧稱爲『戰鬥的結合』的那種集體感成爲蘇維埃少年的性格中的確定的一點。他對於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勞動等等的態度甚至連一絲私有制度的陰影都沒有，因爲對於『自己』的了解已經不帶着貪慾和利潤的印痕。

自己的和公共的並不相對。有着自己的東西，並不是意思說對於別人的便不關心，因爲自己的和別人的這都是公共的，每人都擁有它，和每個人在祖國和人民的面前都對它負有責任。

個人對於公共事業所負的責任的自覺——這是新青年的最重要的性格。關於這個神聖的感覺產生的情形，法捷也夫在他的小說的許多地方都會講到，因爲吸引着心理藝術家的最大的注意力的正是這個將無憂無慮的惡作劇的孩子們改變成對於公共事業負責的自覺的戰鬥員的過程。

『昨天他們還不過是同學們，不知憂慮，淘氣，而現在他們每個人好像和自己的過去告別了。從他們宣誓的那天起，他們好像斷絕了以往的不負責任的友誼關係，來進入在思想上一致的友誼，組織的友誼，和每個人宣誓爲解放祖國的土地而流的血的友誼的新的更崇高的關係。』

新青年的思想是壯麗的和多樣化的。我們在這裏不過接觸到他的內在性格的某幾個方面。作家立體化地，浮彫地描繪着他的主人公們。他



指出，從舊世代的經驗中所獲得到的一些東西、不知不覺之間從書本上所汲取的、他們本身所體驗到的、和從初步的現實的計劃中所得得到的一些什麼、怎樣一同在每個青年的「心的坩鍋」裏溶化着。這個內心的溶化的分析也構成小說的特殊的可貴。這位藝術家指出血緣的人的痛苦（青年近衛軍們是它的目擊者）怎樣成爲他們中間每個人的切身的痛苦，和人民的英勇和百折不撓的精神怎樣感應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舉動。

正像「毀滅」在自己的時代中是反對千篇一律的關於內戰的意見的獨特的創造性的論戰一樣，現在「青年近衛軍」的方向是反對文學上的德國戰爭的定型。

當現實的歷史的事實作爲作品的基礎的時候，比方說，說明文學永遠是走着經歷和故事重述的道路的。在戰爭期間會寫了多少這樣的著名事件的小說化的敘述。

現實的原型和歷史給予他們的命運的事先的決定，永遠不會使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手足無措。他反而要着手寫那個事件，並且或許正是帶着悲劇的結局，以爲解答它裏面的在致命的災變的時刻裏特別鮮明地顯露出來的主人公的角色和他的心理，顯露人類內心的永久燃燒中的新的方面。

我們的人民在承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裏和在爲爭取自由、榮譽和獨立的殘酷的鬥爭的年代中的偉大歷史性的行動，在奧廖格·柯歌伏依和謝廖薩·邱列寧心裏，在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和伏洛佳·奧西摩與心裏，在鄔麗亞·葛洛摩娃和柳巴·謝夫卓夫心裏，——在每一個「青年近衛軍」的參加者的心裏都變了形。可是它的變形當然是用不同的方式。

作家渴欲描寫我們面前的組織參加者的互相顯得不同的個性，他可惜並非永遠達到目標，（如果不說到主要的人物，）而年青近衛軍的主人公的撇開個別的共同的性格，卻比作者創造出來的具體人物中間的某幾個更鮮明地生活在讀者的意識中。這一點在最後幾章裏是格外明顯，在那裏面組織的命運，著意地被描寫着，可是個別的青年近衛軍的英勇的死亡，卻沒有真正地被顯示出來。

「青年近衛軍」以挾有雄厚的魄力的廣泛地發展的展示開始，是像

一本性格的小說，而在這一方面作家也獲得了藝術上的成功，可是結束却因爲過多的事件，妨礙了末尾的個人命運的描寫，而使它變成一個像記事小說的東西。這種情形在確定的結構的散漫上面，特別是在第二部裏也顯露出來。

對於任何一部藝術創作都可以用批評性的判斷。「青年近衛軍」的情形也是如此，關於它可以說出許多指責，可是却不能不承認它是當年最好的文藝作品。

這位藝術家跟隨着現代歷史的新鮮的足跡，一面現實主義地銘印着直到現在文學還沒有知道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所培養出來的新青年的性格，一面描繪了各個主人公的樂觀的悲劇，我們可以用一個前蘇詩人的言語來說這些主人公們：

『可是我們的生命到底是，  
我要在臨死之前說，  
早期的溫暖的一小部分，  
而不是夜裏的嚴寒。  
擊退黑暗正來臨，  
飽經厄運，  
我們雖然還不是太陽，  
卻也是早晨的星光。』

#### 四 戰爭小說和回憶錄

用藝術的方法來發揮蘇維埃人——戰功參加者——的性情的試嘗就在我們的戰爭小說裏面也成功地繼續着。這個樣式在一九四五年中曾經大量地出版，並且實際上構成了我們雜誌界出版的單行本書藉的基本內容。

跟隨着葛洛斯基的小說「人民不死」——它在自己的一類中是關於衛國戰爭的小說的先驅者；跟隨着這四年中其他最好的作品，一九四五年的小說作家們集中在戰場表面事件的注意力也不像集中在前綫上的人內的心生活的注意力那麼多。戰爭的要素將地位讓給心理方面的材料以後，便受到了更大的壓迫。關於作戰、空襲、地雷的嘈聲和急襲的描寫現在已經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自足的興趣，因爲，第一，它們失去了新穎

·第二，喪失了情報的驚心動魄的意義；現在不言而喻，已經不需要情報了。不過另一方面，像普式庚所說的，人類靈魂的曲折和經閱將要永遠具有吸力。

現代現實主義的小說在描寫理智和情感的艱難的道路上有着顯著的藝術成就。在它裏面的在生活的相互的關係中和思想與感情的自然的多變化中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的性格的複製。可是新性格的個別的特徵却成功地銘印在作家所描寫的形象裏面。可是甚至連新人的微微地標出的理想——像俄羅斯的進步的批評永遠確認的——比起『在生活全部的豐滿和全部的自由裏複製的花朵』來，豈不將要是更偉大的創造。

如果立在這個見解上，那末需要承認我們的小說文學的發展是在一條有效果的路上。這個看法的肯定的證據是——過去一年的許多小說：卡達耶夫的『團的兒子』，李奧尼道夫的『第三號病房』，奧維契庚的『前綫的間候』和却考夫斯基的『列寧格勒故事』等等。

這些小說以自己的藝術意義各有不同，可是它們都在水準上，這個水準也許講起它們的時候，像是講起一些藝術作品。

在却考夫斯基的才氣橫溢的小說裏面描寫一個插曲人物——坦克車手少尉安得里愛諾夫。他在醫院裏幾乎在絕望的情形中，他在一小塊紙上寫着『我們要突破！』給他的同志。我們可以把這個字做我們對於描寫戰爭人物的小說的最好的題詞，這些小說從不同的角度渴望描寫那掩藏在蘇維埃軍官或是兵士的心中的這個簡單的『突破』後面的情緒。

在『新世界』上發表的李奧尼道夫的小說『第三號病房』裏的主要人物——在前綫失明的——也希望向幸福突進，突進，突進生活！『我要用新的方式突進這個廣大的人生，阻礙是很小的——我的眼睛看不見。懂得嗎？我應該看見。』如果這句話祇是辭藻美麗的辭句，它在我們身上所起的作用就會是很小的。

我們讀到很多關於傷兵的故事，他們夢想着回返到生活和健康。我們甚至還創造了類似『醫藥文學』的東西，在它裏面主要地是討論着這個題材。殘疾的戰士的希望變為真正有價值的人和勞工的自然的憧憬永遠喚起作家們的尊敬和同情。不過他們有時陷入多愁善感和憐憫。含淚欲滴的情形妨礙看見現實的生活，有時領我們遠遠地離開真理。

請看一看柯諾寧柯的出版不久的小冊子『關於勝利的愛』作例子。

『文學報』的諷刺作家怎樣炯利地指出在這樣的作家們的描寫中，一個從醫院裏出來的獨腳的人是比兩隻腳的人還要幸福！藝術的真理是在這裏面嗎？！

關於這類的企圖感動讀者和賺取讀者的同情的作者們，可以用葛里波葉陀夫的話來說他們：

「當說到崇高的正直的時候，  
我們被什麼魔鬼感應着，——  
眼睛充血，面孔發燒，  
他自己哭着，我們大家號泣着。」

李奧尼道夫的小說遠非刺戟性的感傷。作者試圖詳細研究他的主人公的樂天知命的天性。

庇托姆采夫說：

「我現在到了前綫。一個砲彈在爆炸着，死神掛在頭上。我感到死神逼近而我不想死。並不是因為我貪生怕死，不，這不是自衛的本能。我要殺死敵人，而不是被他殺死。這是什麼：求生的渴望嗎？不，是求勝利的渴望。我關於這件事想得很多。在死神站在旁邊的時候，我想。」

這個說得還不够明白和令人折服。不過決定蘇維埃人民的意志的來源的關鍵在這裏正確地被摸索着了，求勝利的渴望在這來源裏面和求生的渴望不知不覺地融合起來。

作者標出用心理的方法來分析戰功的正確的道路。他企圖將作為主人公的高度發作的英勇和英雄主義的基礎的那樣東西顯露出來。

在小說裏面描寫着這樣一幕：

「從鄰室的病房裏傳來一聲刺耳的拖長的號泣：『看護！』這個號泣的聲音息了一會，重新又響起來了。它裏面一會是呼援的吶喊，一會是威嚇，或者是兩種都有。沿着甬道可以聽見值班看護的迅速地奔跑的腳步聲，號泣的聲音很快地就停止了。不過這時間並不長。它又帶着新的力量復活了，帶着短促的一秒鐘間隔繼續着，在叫喊的人的頂聲中可以聽到絕望，哀懇和威嚇。」

這是受傷的坦克車手夏理泊夫要嗎啡。庇托姆采夫上尉受不了這種叫喊便往鄰室的病室裏去。以前是無論什麼勸告在他身上都不能發生效力的坦克車手靜下來了。等庇托姆采夫回來，旁人問他怎樣安慰夏理泊

夫時候，他回答說：

「我對他說，他用他自己的舉動使紅軍蒙受到侮辱並且引起人家對於他個人的戰功的不信任。」

果然是真的！在英雄主義的行動中包括着如此的強力的意志，肉體和精神上那樣高度的緊張，以致『呼援的吶喊』，『絕望和哀懇』和這個不發生關聯。能夠完成英雄行爲的那個人就應該善於克制痛苦！

可是在蘇維埃人的戰功後面不但隱匿着非常的意志力，並且還隱匿着培育這種力量的，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感的意識，和那個所謂良心的道德鼓舞的清白。

「和敵人作戰——這是對祖國的義務，可是勇氣——却是對你的良心的義務。」

我們在彼得·維爾希郭的「良心清白的人們」的日記裏讀過這句話。在它裏面表現出祖國保衛者的意識。

祇有清白的良心，對於自己的人民的忠誠，個人的無私和奮不顧身纔能使人民給自己命定在游擊隊的行動中忍受這樣艱苦的喪失和固定的危險。

跟着伊葛那托夫的書，去年我們這裏出現了關於游擊隊的生活和鬥爭的充實的回憶文學。柯爾柏出版了『從普提佛爾到喀爾巴阡』散記；勞古諾娃出了『斯摩李欣那的森林中』，關於維爾希郭拉的日記我們已經提到過。

讀者懷着很大的興趣歡迎這些回憶錄和日記。游擊行動在衛國戰爭的時代中構成幾乎是人民與德國佔領者作戰的最羅曼蒂克的一頁。在這個行動中的一切都是那樣地充滿了崇高的情緒和經歷，人們表現了那麼多的詭計和冒險，尖銳的戲劇性的衝突是那麼多，生活是那麼枯燥和毫無憐憫，竟使目睹者所描寫這個情形的簡單忠實的故事構成已經具有魅惑性的讀物。

然而，我們不必想游擊隨筆不過是記載散隊的挺進或是軍事活動，以為它只帶着情報歷史性的特徵。絕對不是！當然，這些東西是用不同的方法寫成的，是看各個目睹的作者的觀察力和創作能力而定的。文學的精製材料的質也佔有重要性。

可是應該承認，這個別創一格的回憶文學的作者們中間沒有一個祇

停留在事實的記載上，他們渴望對於行動參加者的心理也予以分析。柯夫泊克的這個材料少些，勞古諾娃的多些。講到維爾希郭拉的回憶錄呢，它的內容不單是個人的觀察，而且也有着一定的普及的要素，而在維爾希郭爾所描繪的游擊戰的具體參加者的肖像中，我們當然看見這個偉大的游擊行動的活動者的典型的特徵。

這對於羅德森夫指揮員的形象特別有關係，維爾希郭拉不但用對於思想和游擊行動的尖銳的問題的深刻的了解，並且還用力和用藝術的鮮明將它表現出來。對於維爾希郭爾，而且也像對於勞古諾娃一樣，要想窺入游擊戰鬥員的內心和在每一個個別的場合裏不但把將人領進部隊的環境暴露出來並且顯示出這個行動的內心動機的那種熱望是富有特徵的。

明顯的，在這些日記裏第一步是作者本人的靈魂被打開着，而且，像一條規例，這些故事都帶着自傳的特點。然而如果勞古諾娃是比較主觀的和她的隨筆都帶着強調的個人的特徵的話，那末維爾希郭拉比較更是站在廣泛地評定世界的價值的研究者的地位上。

維爾希郭拉對於游擊生活和戰鬥的插曲予以栩栩如生的描繪，同時也全面地分析部隊裏面的事物的環境，描出性格的輪廓和顯示出行動的不同參加者（從編隊指揮員到普通的游擊隊員）的舉動。維爾希郭拉的回憶錄目前祇公布了第一部，可是他的工作的價值已經是非常明顯的。要說出全部關於游擊生活的真理的熱望，對於連在這樣的獨特的行動中不可能沒有的各個陰影方面也不諱言的精神也需要歸在它的價值中。可是這本書的讀者所得到的主要的感覺是維爾希郭拉所描寫的人們都有着寬大清白的良心。

這些講到在游擊隊裏和前綫上的經歷的故事在我們的藝術文學的發展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它們可以作為將來關於我們時代的古典創作的材料。這些日記和隨筆表現出經閱過壯烈的驚魂駭魄和可怖的危險的人們要向現代的人們和後代的人們講到它們的熱望。這些書籍的出現——是過去一年的文學上的本質的特徵。

我們不能向這些書提出我們向實際的藝術作品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可是我們要在括弧中註出這些關於游擊生活和游擊行動的人們的描寫有時比常常問世的游擊主題的小說是更為鮮明和深刻。

我們拿舒賓的小說「維李卡諾夫醫生在思慮和行動」裏面的游擊隊

活動的描寫來做比方。在一本有着良好的幽默和抒情的情緒的才氣橫溢的作品裏面正是這些場面是最最可攻擊的地方。

在描繪承平時時代維季卡諾夫醫生在醫院場合裏的生活的時候，色彩是鮮豔如畫的，在作者把行動移到戰爭中去的時候，它竟黯然無光了。

如果講到我們散文的更共同更嚴重的缺點，那末第一須要說到我們可以稱之爲描寫不深刻的缺點的那一點。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了解匆促的新聞體裁的工作在作家的作品中遺留的那一點，了解在生活一天的報紙上或許被承認，可是在小說中無論如何不許有的那件東西。我們當然並不打算反對作爲現在文學上的一個確定的樣式的藝術素描，不過我們須要明白素描的好處正在於像一個素描。小說是另外一件事。

當你拿了一本相當充實地記載關於一個著名的戰鬥的小說來做比方，而有許多人物像走馬燈似的在你面前旋轉的時候，你就要不由自主地開始回憶到從前當這個戰鬥是非常緊急和有着事實的確實性的時候，在什麼地方曾經寫到過這件事。那時候我對於戰鬥的經過是相當熟悉，並且知道它的參加者的姓名——我就很滿意了。而現在我要弄明白戰鬥的深長的意義，理解它的創作者。我要看見這一場殊死戰在人們心中的反映，並且作爲認識內心的崇高的意向和努力的表現來認識戰鬥本身。不然的話，無論這本書的大小怎樣，無論它裏面有多少部，和無論它是出了第幾版；它將是素描而不是小說。

在有着許多好的地方和個別的性格給人以印象的畢爾文采夫的忠實的有生氣的小說『火地』裏面，你也可以碰到，比方說，這樣的內心生活的描寫：

「柯姆吉夫以幫助俄羅斯戰士們在幾世紀以來的幾乎沒有間斷的保衛祖國土地的戰爭中保全和增加自己的力量鎮靜工夫顯得驚人地鎮靜。或許是葛拉德謝夫比布克里葉夫知道得更多，或許他顯示着習慣於困難的形勢，不論怎樣，柯姆吉夫的舉動總發生了良好的效應。他也不站起來，就命令將他手邊所有的一切，甚至連聯絡兵們都交給最受威脅的部隊，而在那邊這個不大的援軍竟恢復了形勢。他命令槍斃兩個企圖駕着橡皮艇到海上去的兵士，又呈請用勳章獎勵用手榴彈擊退汽車襲擊的工兵排。誰知道他，也許他心中完全不像他表現的那麼鎮靜，可是布克里葉夫從他那裏出來，彷彿是受了他的鎮靜的傳染。」

柯姆吉夫是不是鎮靜的呢？作者要向我們暗示他是鎮靜的。爲了這一點他抽象地引證俄羅斯戰士幾世紀以來的鎮靜，發出幾個「或許」的建議，提起幾個不被任何理由促成的外表的行動（「命令槍斃」，「呈請獎勵」）。在結論裏說：「誰知道他……」

這樣的一段在素描中可以是適得其所；在小說中却無論如何不是！當然這並不整個兒代替這本小說的特色，不過它同時指出它的本質上的缺點。

素描的風格是我們的許多戰爭小說和像雷思的「在城門口」，却考夫斯基「孤島上的夜晚」，克魯欣斯基的「你的同志」，安東諾夫的「德聶泊河上的城市」，和蕭欣的「巴李夏寧」等等故事書所固有的。

這樣的小說裏面，暫時在進行着事件的年代記的敘述和所謂的戰事插曲的描寫的時候，一切多多少少地都很好，只要一旦作者浸淫於人類的內心的世界，圖畫就要蒼白起來，色彩成爲晦澀無光，而讀過的東西轉瞬間就不翼而飛。

常常的情形是小說中戰爭的戰鬥和心理的描寫是那樣地膚淺和貧乏，竟致引起人們的反感。

蕭欣在小說「巴李夏寧」裏面寫到他的主人公柯斯蒂亞·席里亞葉夫：

「他在壕溝裏坐着，吃，喝，睡覺?! 疲憊（!）。德國人在他旁邊，他的惡恨沸騰着（!）而碰也碰不到他們，這是痛苦的。」

「柯斯蒂亞看見偵察兵和工兵的生活，非常羨慕他們。在他的目光中他們是隨心所欲的（!）生活着。他們出去打德國人，回來的時候是驕傲的（?!）有自信力的。最後柯斯底亞到指揮員那裏去請求「派他加入工兵或是加入偵察兵。」

「「加入工兵或者加入偵察兵在你都是一樣嗎？」指揮員問。

「「都一樣。祇要可以動動（?）。」

「「好吧……我考慮考慮你的希望。」

「晚上柯斯蒂亞被派去偵察。」

多麼簡單，讀者，不是嗎？他在壕溝裏吃，喝，睡覺……偵察兵和工兵「隨心所欲的生活着」。我們的主人公也想隨心所欲的生活便去向指揮員請求。



這是什麼——是戰爭還是小歌劇呢？

或者是這樣純粹的遊戲文章的描寫：

「我們的迫擊砲手將砲彈放在坦克車後面，切斷敵軍自動槍手到它們這裏來的路。

「『看這麼許多（?!），』密里虛柯說着，一面抵作自己的受過試驗的來福槍。」

可是想像一下，批評家史蒂青柯讀這個小說的時候留下了「由於真正的藝術的要素而產生的欣喜的印象」（「十月」第八號的論文「兩個中篇小說」）。至於講到主人公柯斯蒂亞，照批評家的見解，「那個人在戰爭中的行動像一個英雄，而我們相信他的勇氣，因為作者長於描寫真正的長處，人情的謹慎……」祇有完全缺乏幽默感或是不善於閱讀受到批評的原文的評論者纔會將上面引證的遊戲文章認作勇氣、真正的長處和人性的藝術的描寫。

## 五 兵士從前綫歸來

最後的排砲還沒有響完，可是已經明顯地顯示着勝利，人們都在考慮他們怎樣回去。經過四年的別離，兵士肩上扛着物襲向血緣的小屋走去，心中懷着憂愁來敲窗的那一剎那要開始了。

『在世界上最寶貴的，  
是在萬一的時候  
你即使有一扇你往那邊看的窗，  
在某個時候去敲它。  
在遠征中，在國外，  
在遼遠的異國中，  
啊，多麼穩意地保藏  
對於那扇窗子的又苦又甜的夢想！』

特華爾道夫斯基

前綫歸來對於語言藝術家永遠是具有吸引力的題材之一。我們回憶到在二十年代的開始出版的那些書。不過正像現在的偉大衛國戰爭和我們的人民以前所進行的歷次戰爭很少有相似之處一樣，現在的戰鬥員從

前綫回來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也不像。

蘇維埃軍官和兵士照字面的意義和轉義上是回到血緣的家庭。因為除了由親屬，父母，妻子組成的家庭以外在工廠和集體農場裏也有把他派上前綫和懷着愛和焦慮等待他的人們歡迎他。

這當然並不思想說，蘇維埃人從前綫的歸來和與親人的相見一定是帶着田園詩歌的特質和永遠令人想起牧歌，像其他的現代劇作家所特別熱中地試嘗證明的那樣，人生是太繁複和多方面了，你可以在質樸的計劃中伸縮自如地處理它，它裏面的色彩又太多，你無論如何不能用一種粉紅色來代替它們。

並不是所有的戰鬥員都回到住着愛他們的妻子或者母親的質地很好的小屋和百花怒放的花園裏。許多人來到被敵人毀壞和燒掉的鄉村和城市裏。他們在那裏會知道許多心酸的真情和關於他們的親人的命運。

被撤退到東方的那些人也回來了，被驅使着過奴隸生活和在德國人的懲役中保全生命的人們來了。人們從四面八方集合到親愛的地方，悲慘的圖畫立刻就顯露在他們眼前。這裏的一切都需要建築，重新建設，而且，有時是在一塊赤裸裸，只有着煙囪和灰堆的地方上。讀者們，我們和你們看見過多少這樣：圖畫啊！

應該把得未曾有的精力加在這塊土地上，使它重新開花，而且似乎祇有奇蹟纔能使這些死氣沉沉的空間變為重有生氣。

奧維契庚的小說『帶着前綫的問候』裏面的主人公史庇華克上尉說：

「可是，米柯拉，我怎樣看了一看我們的恩人，這些小兵和小孩子、我們一區的工人，他們此刻要在怎樣的環境下開始復興集體農業。我的老天，那個同一的前線，一點也不輕鬆……他們在播種。而耕種機，不論它們是怎樣的，都在耕作，我們的家畜病院扔掉的馬匹在工作，用牛耕田，還有人工用耙子掘土。」

他在受傷以後曾經休假過，此刻回到前線，他向他的同鄉，以前的農業家彼得連柯營長談到他們親愛的區域在驅逐掉德國佔領者以後的生活情形。實際上這整個的小說就是史庇華克和彼得連柯中間的對白。

這裏面的描寫材料很少——小說的整個內容和它的心理的負荷在史庇華克的言語和彼得連柯的同情的答辯中都實現出來。『帶着前綫的問候』——是帶有政治氣質的政論性的小說。從它那裏不必要求它裏面所

沒有的東西。而它裏面所有的那個東西是值得注意的。這個作品以現代生活的急迫問題的尖銳的設置、思想的激動、議論的調和的邏輯、和理由的確證來得到人的同情。奧維契庚的主人公們所說的和要求的，——接近着每個蘇維埃愛國者的心靈，並且表現出我們的渴望依照新的方法生活和工作的人們思想和情感。

像一九四五年的許多作品一樣，「帶着前綫的問候」這本小說表現生活，並沒有像講述到生活的時候那樣有力。

當然，文學不能立刻把握，理解，和藝術地體現正在目光中改建的人生。

和「帶着前綫的問候」一樣的那些作品實現着類似文學探求的工作。他們提出許多重要問題，報告關於人生中發生的，和應該有的事情。他們或許並未表現實際的多樣化，整個心理上和生活上的氣氛，不過沒有這些作品，能夠解決更複雜的美學上的任務的那樣的作品就不能出現。

受過嚴格的，不過是最有教訓的戰爭訓練的人們開始用新的目光來看世界，而主要的，是用新的方法珍視自己的祖國，這些人懷着在前綫所表現的同樣的熱情準備在勝利後的祖國的土地上工作，他們要向自己所有的忠實的同鄉作同樣的要求。

奧維契庚的主人公們「帶着前綫的問候」寫信給自己的一區，敘述這種念頭。

史庇華克上尉說：

「我不知道此刻在那邊是什麼比較多些。米柯拉，在人民中——是悲傷憂愁多呢還是希望過好日子的渴望多些。這些廢墟在人們身上起着兩重作用，性格軟弱的人，廢墟就威嚇他，比較堅強的人心裏懷着一種簡直是怨恨的情緒馬上就那樣地工作着，使火星四散到手底下。」

這本小說的情感——就在希望戰後的好生活的渴望中。可是爲了要使生活真正是好的，需要決然地向妨礙新的物事的萌芽的東西復仇。小說是充滿了對於那些不了解在戰後需要另樣地，較好地生活和工作的人們的憤怒。

「我們需要，」莫洛托夫同志在選舉人的選舉前的會議上說，「特別關心到那一點，使每個人的勞作成爲更有生產力，因爲這裏不但包含着每個勞作者的個人利益，並且也包含着國家的公共利益。唱着「杜賓

奴盧卡」工作的時候過去了。當然「杜賓奴盧卡」——是一隻好歌。「伏爾加船夫曲」也是一隻好歌。不過每一樣蔬菜都有時鮮的時候。」

奧維契庚的書充滿了必需用新的方法建設生活的意識。

史庇華克說：

「所以我不喜歡那邊有幾個勞工不完全理解這個環境和並不注意到此刻生活向他們提出的新要求的那種情形。」

小說中的嚴格的自我批評是誠真純的愛國心指揮着，因為「愛國心」——照白林斯基的說法——並不在華麗的宣言和公共的場所裏，而是在熱烈的愛祖國的情感中，這種情感沒有叫喚也會流露出來，並且不但是在因為好的事物而產生的狂喜中顯露出來，連在對於任何地方不可避免的惡事的痛苦的敵意中也顯露出來。」

比方說在史庇華克上尉的這個思想裏面是有着多少正義的憤怒：

「在有些人的腦子裏，過去發生的事還沒有安頓下來……德國人在的時候——是黑夜。蘇維埃政權來了——是白天。即使暫時還是在廢墟上，可是是白天。勝利是用寶貴的代價獲得的。每一個人應該感覺真理和法令回來了。需要非常深思地對付任何問題，不能讓任何疑惑掩蔽了此刻人們由於我們的勝利而得到喜悅。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容許——無論是在一個集體農場裏，無論是在一個家庭裏！……」

我們不必想奧維契庚的小說是在澈底研究戰後實際情形的問題，像有些人以為它是這樣的。在轉變了幾百萬人的生活狀態的戰爭以後所安頓下來的生活，當然是充滿了許許多多這樣的尖銳的戲劇性的情形和衝突，這些情形和衝突在這本小說裏沒有被接觸到，而且一般地在一部作品內是解決不了的。這是我們整個文學的事，它應該忠實而大胆地直視真理和看出將人們從戰爭的道路改上和平的道路的物質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再建設的困難、經過在戰爭中所受的艱苦的試煉以後的複雜的內心反應、和某些從前線回到老的工作的人因為覺得工作的平凡和受拘束而感到的痛苦。

可是奧維契庚看到了和講到了主要的一點：講到蘇維埃人在戰爭中的心靈上和智力上的長成，從前線回來的文學主人公應該是一個聰明智慧的主人公。作家的功績——就在於確認這個真理。

接觸到在最廣泛的意義中的歸來的主題的那些小說和故事的圈子是

相當廣大的。如果不算在莫斯科發表的那許多書（那謝德庚的「歸來」，和瑪爾采夫的「溫泉」等等）那末在各州的文藝作品集裏面——中篇小說：巴巴葉夫斯基的「鵝島」加里契的「將來」和「伏洛聶士文學」，「頓河」以及「基洛夫新地」各個文藝作品集裏面的許多小說裏面——的這個主題是特別幸運的。

關於戰鬥員回到親愛的家庭中的故事在過去一年中獲得特別廣大的散布。你在厚厚薄薄的雜誌和各州的文藝作品集裏面都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故事。這些東西大部分都是獻給丈夫和妻子、兒女，或是未婚夫和未婚妻的相會的動人的描寫。

這些故事的不幸當然並不在於它們繪畫幸福的圖畫，大團圓，或是所謂的良好結局。整個的問題都在於這是怎樣被描寫的。真正的幸福對於讀者永遠是有誘惑力的。他決不會尋找（違反別的唯美主義者的判斷）一定的悲劇的結局或是愁傷的結果。不過在任何情形下，一定要有生活的真實性和描寫的正确。

當你讀到描寫丈夫和妻子經過四年的艱苦的離別和聽見他們在這時候交換着演講者的宣言和字句，而且他們的臉好像是用橘皮果醬做的（意為甜蜜的）時候，你就不能不體驗到憤怒。有些人認為這樣的啓迪性的故事至少爲了安慰那些將要臨到會見，或許是憂鬱的會見的人們是有益的。某些青年文學工作者發起的這樣的慰藉的，動人的小說甚至得到廣大的流布。或許這些故事的確可以作爲一種善良的目標，不過它們，按照規則，是在藝術範圍之外的。

我們也遇到關於歸來的故事的另一個典型，它的產生彷彿和這個趨勢是對稱的。這樣的故事一定要建立在戲劇性的題材上。主人公們站在矛盾的地位上，這個矛盾或者後來顯出是想像的，或者用登場人物的相互的，不可解釋明白的恩赦的方法來解決。在這樣的故事中普通有着許多不幸的假設注定主人公要受痛苦和苦難。幸虧這些作者們是那樣地菩薩心腸，他們非常迅速地停止了這些苦惱。弄明白這些描寫原來是沒有根據的。

莫里夫的「試煉」可以做這樣的故事的典型的例子。書名本身已經使讀者感覺強烈的戲劇性。

愛人費爾道在前綫上的女主人公寶麗亞將要忍受一些怎樣的試煉

呢？

第一號試煉：費道爾好久沒有寫信。寶麗亞痛苦着，可是等待着：送信的安慰她：「我很快就送來，小愛人，等待着吧。」這個試煉在第一頁上就結束了。費道爾的信來了。

第二號試煉：費道爾成爲蘇聯英雄，寶麗亞開始懷疑他會不會愛她了。「他現在不會回到我們這裏來，」寶麗亞看着旁邊，啞聲地說出來。」這些痛苦忽然在下一頁上結束——寶麗亞從車廂的窗口看見了費道爾。

可是這裏產生着第三號試煉：「他走在兩個少女中間」。其中有一個挽着他的臂。「我已經知道要這樣的」寶麗亞想。後來她「用手帕掩住臉，不要讓人看見從眼睛裏迸出來的淚珠」。可是連這個試煉，榮耀歸於至高的神，也很快地結束了。弄明白，一個少女是受傷的費道爾所住的醫院裏來的陪伴者，另外一個是偶然的同路人。一切都美好地結束了！

我們的女主人公們是多麼不折不撓地忍受着無情的，不過懺悔了的作者在她的道路上所建築的一切惡意的試煉。在這個故事裏面連她的生活和她的實際的試煉的氣息都嗅不出。

像這樣的故事並不少，在它們裏面人與人之間的現實的矛盾和自然的衝突都被想像的形勢和抵觸所取代着。在它們的解決中不需要遵照生活的理論或是各個性格的合法行爲。它可以簡單地從一個合理化的計劃出發，在這個計劃裏面有着赤裸裸的善和惡以及事先測量就的比例。

這樣的故事有時給人尖銳的和有問題的印象，可是在逼視的時候就暴露出來，這個尖銳性和有問題是一種假定。而在結局一定要說教一番的美德，完全不是美德。

布拉紋在「愛」的故事中描繪在前綫軍人弗拉吉米·阿維里雅諾夫的家庭中演出的事變。他的妻子薇拉得到丈夫的噩耗。他的最接近的同志葛里郭里（故事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起初不過是安慰朋友的妻子，可是後來竟愛上了她。薇拉以相互的愛來答覆他。在作者的描寫中，一個幸福的新家庭組成了。驀地裏，我們的炯眼的讀者也等待着這樣，弗拉吉米回來了。產生了「悲劇的衝突」。薇拉愛葛里郭里。「我不要回到你那裏，」她對弗拉吉米說。可是這時候場面上出現了小女兒塔妮契卡，因爲對於孩子和舊家庭的義務，薇拉留下來和弗拉吉米在一塊，而

葛里郭里便離開這個城市。

我們可以舉出我們的小說裏面的幾十個類似的題材。實際上要反對這種認可是困難的。它可以作為好故事，也可以作為壞故事的基礎。一切的問題都在於這個故事是怎樣寫成的。

可惜這些故事的大部份都是沒有真正地深入人類的內心生活的情感的貧乏的公式化。因此宣布任何情感的勝利並不費作者吹灰之力，而他，自然是傾向於風雅和有體面。

然而你仔細觀察一下這裏歌頌的美德。這原來是沒有相互的感情的結合，沒有愛的家庭……是爲了義務的陰鬱的同居！

如果義務感和愛情是敵對的，這樣的故事的作者說，那末就讓前者勝利——幸福和美德就在這裏面！可是在生活中並不永遠是這樣的。而且生活中實際情形的描寫構成要比在這樣的作品中所解決的更爲不可測量地複雜的任務。

## 六 關於勞工和日常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的文學對於實際的戰爭主題、前綫和游擊行動的英雄、和以體力與心靈方面的特殊的緊張在公開的戰鬥中獲得對敵人的勝利的人加以如此重大的注意，完全是很自然的情形。至於講到在後方的人民的偉大的功績呢，關於它的描寫將成爲現代文學的表格上的一個空白。去年關於這個主題並沒有大量的創作，而所讀過的，這樣或那樣地接觸到工人或是集體農民的生活的作品實際上祇描寫出材料的輪廓，而這個材料是應該成爲描寫的對象的。這暫時祇是未來的書本的大綱，而不是書的本身。

據說，寫到工廠的情形和工廠的人們並非一件易事。戰場的事件和人的戰功對於藝術家，永遠比烏拉爾山脈後面的某處的勞工的村莊裏樸素的日常生活的描寫來得有更大的誘惑力。

在這裏彷彿沒有個性所顯露的那個熱情的和羅曼蒂克的感憤的火花，沒有那個理智和意志的緊張的遊戲，這種個性在現代戰爭的複雜的環境中起着作用——它永久是控制人的藝術對象。

果戈里還說過，在平凡中表現不平凡要困難得多，可是，他正是在

這裏面確定了藝術的最高貴的任務。可是在這些艱苦的年代裏的勞動階級和農民的平凡的生活中發生了多少真正不平凡的和從未曾有的事啊！在一個勞動是光榮、勇毅和英勇的工作的國家裏的作家，照理說，應該將自己的最優秀的創作力致力於描寫於那些構成我們人民的基本羣衆的人們。

『勞工和農民，』史大林同志說，『沒有響聲和金鐵相擊聲聳立着的工廠和製造廠、鑛洞和鐵道、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創造着一切的生活幸福，給全世界以衣食，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

他們等待着他們的在文學上的描寫。

可是還不是所有的人懂得這個問題在現代文學動向上的實際情形。在一九四五年我們『新世界』的第四期上，葛拉德柯夫發表了一篇『作家隨筆』，在那裏面恰好接觸到了使我們關心的問題。蘇聯文學上的勞工主題的先驅者和它的不倦的宣傳者，費道爾·葛拉德柯夫公正地確認，『勞工階級的主題對於文學以前是，並且仍舊將要是非常需要化極大的工作的，按照事情的實際，它是一種新的題材。我們國家的工人——主人和組織者——在言語的藝術中還沒有是根本的主人公。他的思想——是我們時代的優越的思想，可是他對於許多文學家——仍舊是一個神祕的陌生人。』

作者的這個想法和其他的想法喚起了出人意外的反應。『文學報』的批評家一面估計『新世界』第四期的價值，一面寫道：

『公正地埋怨我們的評論的弱點的葛拉得柯夫的《作家隨筆》，同時給人一種奇怪的印象：作者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一些不但早已就喪失了尖銳性，而且甚至喪失了無論多少生氣勃勃的響聲的問題。比方說，論文的立場之一：『……還有那樣的《唯美主義者》，他們確信工廠和製造廠——不是藝術的題材：那邊的情形，勞動的過程、和人的關係是太枯燥無味和嚴酷了。機械、金屬、和原料等等怎樣能夠有詩趣呢！』』

、『作者熱烈地敵對着這些『唯美主義』，他用真實無偽的熱情證明他們的粗魯的謬誤。可是作者到底在那裏發現了這樣的發掘出來的『唯美主義者』？在那一個展覽會上？在文學的那一條走不通的小路上？對於任何一個正在寫作的蘇聯文學家，這個問題被束之高閣，已在十年之上，並且是完完全全地不存在的。』



不錯，理論上這個問題已經早已束之高閣了，可是它仍舊保持着它全部的急迫性，因為將勞作詩意化的作品，我們幾乎沒有看見。或許認為工廠不是藝術的主題的唯美主義者們也消失了，可是寫到工廠和它的人們的藝術家們到底在那裏呢？選擇勞動人民做自己的創作的主题的那些人在那裏呢？不知為什麼看不見他們呢？我們以為不應該和葛拉得柯夫爭論，而應該支持他。

而且，問題甚至並不那樣嚴重地在於一定要描寫工人或是農民，也不在作家所描寫的人的職業的或是生產的特徵方面，問題是在，我們的文學對於普通的百姓，新生活的創造者，不够關切。對於不平凡的東西的熱情掩暗了藝術家目中的普通人，他的生活在它整個的平凡中不會沒有使正確而好探究地對待四週的一切的，真正的，現實主義者的作家關切的東西的。

藝術家姚茄遜在他的一篇登在「蘇維埃藝術」的論文裏面，引證十九世紀俄羅斯畫家的創作，公正地抱怨我們的藝術家們不從事於風俗畫，以致我們現在沒有風俗圖畫。正式的戰爭主題在藝術上佔着優勢。我們也需要顯露日常生活的圖畫——姚茄遜寫道。這是正確的意見。它整個兒和文學也有關係，這種文學很少寫到日常的，很少寫到構成幾百萬平常人的現實生活和他們的平凡的興趣和經歷，他們的喜悅和悲傷的情形。

這裏有着怎樣大海一般廣泛的主題，這裏有着多少能够構成創作的體現的對象的情感和熱情。

可是吸引我們的某幾個作家的不是活的生活，而是文學回憶錄的被踏破了的的小道。如果你翻閱一下幾卷列寧格勒的雜誌「星」，你就會看見，甚至在描寫一個被封鎖的城市裏面的英勇的生活和戰鬥的時候，作家們也不能够抗拒文藝腔的誘惑。

你去問隨便那個細心的讀者，他會向你提起幾十部帶着一個或是同一的主人公的集合的關於列寧格勒的作品。一個知覺麻木的藝術家畫一幅上凍的街道的風景。一個無力的建築師在自己的最上的一層上救幾塊古代的圍垣。饑餓的學者祇關心到，全責重的蒐集。提琴家用硬化了的手指奏出却依考夫斯基的作品（一定要却依考夫斯基的！）。也可以遇到其誰的主人公：播音委員會的歌手、詩人、鋼琴夜音的人。可是如果

是一個普通的人，那末便一定是戲迷、音樂狂或是愛上一個女演員的飛行員。

難道故事在列寧格勒徵集了單是從藝術界來的主人公嗎？或者是作者們正是拿這樣的主人公們來描繪敏銳善感的靈魂的複雜的衝突，來表現音樂聽衆的偉大的無我，和來顯露戰爭時期的美學問題呢？如果是這樣！一檢查，衝突和問題原來常常是假想的，而無我也是偽裝的。作者需要這些主人公們祇是爲了佈下帶着這樣的「藝術學」的渦卷和傷感的終局的好作奇論的情節而已。可是我們就算我們面前的這些描寫裏的是實地的經歷和實的情感。可是難道它們祇是所謂的敏感的性格的人們所特有的嗎？難道形成列寧的城市的英雄的基本羣衆的那些人們都喪失了這些情感嗎？

勇敢和英雄氣的列寧格勒的人民。戰士，工人，婦女。這纔是關於列寧格勒的中心的文學主題。這纔是它的主要的主人公。早在戰事開始時構成的惡劣的文學傳統將這個主題置之不理。

可惜，連一九四五年的「星」雜誌也做了這個惰性的俘虜。我們可以把載在雜誌上的：郭爾的中篇小說「莫霍街上的一所房屋」，貝爾郭里茨和瑪可哥寧柯的脚本「列寧格勒交響曲」，淑寧、許坦因、尼基丁、伏葉伏金等的故事等等都歸入這一類的作品。

在這本載着中篇小說和故事的雜誌裏面很少有地方會講到英雄的列寧格勒人，講到保衛血緣的城市的英勇的蘇維埃人，講到史大林同志不久以前祝賀他們的那些普通人。

## 七 過去面對現在

歷史主題的發光以去年在「新世界」上發表的小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第三冊的新的幾章開始。這些優越的幾頁竟成爲這位特出的作家的生命和創作中的最後的幾頁。

柯斯退里夫出版了關於伊凡雷帝的三部曲的第二部（「海上的史實」）。奧爾加·福煦在「星」上發表了關於彼得堡的長篇小說，薩福諾夫寫了一本關於葉爾烏克（西伯利亞征服者）的書「往自由之路」；華傑茨基、高魯賓夫、和克拉脫發表了一些歷史性的中篇小說和故事。「

新世界」裏面對於這些出版的某幾部已經有了評論。

我們這裏出版的費定的長篇小說「最初的喜悅」是接觸着我們祖國的過去的主題。

費定的作品值得受到獨立的，全面的批評。雖然這不過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說，它已經給予我們嚴肅地談到一般地關於我們的藝術，尤其是關於費定的創作，關於藝術家啓示的人生問題和藝術問題的動機。

關於小說的真實性和關於作家的熟練的問題值得受到特別的研究。在最近一個時期內我們可惜很少談到和寫到這些重要的事情。「最初的喜悅」重新提醒我們，祇有高度的藝術的熟練，纔能給予真正的美的滿足。

經過多年在有韻節的散文和錯綜複雜的結構的彎彎曲曲的道路上搜尋特別的詩的形式，經過許許多多的試探——它們將作者誘入邪路，作者本人稱它們是「文學的麻疹」（「對於栩栩如生的言語的愛的高熱，有節奏的發寒和故事惹起的輕微的謔語」）——以後，費定走上樸素的路。可是這個樸素顯出是作家藝術上的最高造詣。作品的明白，文字的簡潔，描寫的彫刻似的容積，和內心體驗的精工的分析構成費定新作品實際的價值。

不過這一切都是特殊談話的對象。

我們現在祇停留在小說和我們的概觀的題材有關係的那一方面。

雖然作者將我們浸沉在一九一〇年的一個帶有舊俄羅斯內省的全部傳統的屬性的，微微有點昏昏欲睡的伏爾加河岸上的城市的生活中，可是我們一直感覺在這裏面的什麼地方有一種被召喚着完成將來的力量會成熟起來。這片在城市的公園裏，在寂靜的街道上和在伏爾加河岸旁邊統治着的幻影似的寂靜並不欺騙我們。我們知道無論是在商人米爾枯里·阿德吉葉維奇·米盧考夫的家裏，是在劇作者巴士屠霍夫和他的唱戲的朋友赤維屠欣的團體裏，是在脚夫巴拉布庚在那裏過他的窮日子的寄宿所裏，是在地主、檢事、和中校的泊勞坦采夫的事務所裏面都沒有安靜。

在這城市的和它的社會的生活的浮雕刻畫裏面，在人們的深刻的心理特性裏面，在鮮明的，呼之欲出的世俗畫裏面都可以感到一個嚴格的藝術家的手。在雲莎的靈魂中醒覺的那情感裏面包含着多少魅力和多

少詩意，秋天是多麼憂鬱和悲慘……在小說裏面大多數主人公的日子是怎樣欣喜地開始，而到結局他們的生活又是多麼艱苦地形成。

不過這一切的狂喜和恐慌，一切的魅惑和苦難放在落到那些負起爭取新生活的重大使命的人們身上的試驗旁邊便顯得黯然無光。縱然基里爾·伊茲維柯夫顯得是孤獨的，是在將他培養成一個戰士的那個環境之外，——我們同樣地仍舊看見他是活生生的，我們了解他的感情，相信他。

一個謙遜的技術學校的學生，基里爾·伊茲維柯夫——是控制這個城市的不同的社會階級的許多人民的不安的來源。而他——伊茲維柯夫——從我們相識的第一分鐘起就支配着讀者的意識，因為小說的感憤就在這個少年身上。

你沒有忘記伊茲維柯夫第一次怎樣在我們面前出現嗎？這裏就是這有力的一幕：

『在學校的一扇敞着的小門口站着一個少年，他在領口帶着鍍金鈕扣的白色毛布襯衫上面穿着藝術學校的雙襟短大衣。』

『看見了一個受驚嚇的女孩子和在她後面追趕的脚夫，他閃開了，指指小門。安諾契卡飛跑着跨過門檻跳到院子裏，而他立刻站在原來的地方，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小門。』

『巴拉布庚喘着，他的頭顱動着，蹣髮在日光底下映得像一團亂七八糟的褪色的稻草，兩頰飽滿的蒼白的臉上因為汗珠而有光澤。』

『「你讓開，技師，」他吐着氣，一面伸出手來除去路上的突如其來的障礙物。』

『在這時候不容現出猶豫不決的態度——追趕是那樣的急切，巴拉布庚要抓住幾乎要追上而忽然溜掉的小女孩的熱望沸騰着。』

『「把手拿掉，」少年鎮靜而不響地說出來。』

『「你是個什麼人？管……」』

『「我住在這裏。」』

『「你住在那裏……管我的屁事……你滾開。這是我的女兒……你怎麼把她藏起來？」』

『「不管是誰都一樣。院子裏我不放你進來。」』

『巴拉布庚的脚往後退，把袖子捲起來，手開始舉起來。』

「你來試試看，」少年同樣鎮靜地，不過強硬地說。

強硬的態度在他整個的結實的，已經雄糾糾構成的身體裏面出現了。他的個子不高，甚至是矮胖的——就是那種所謂四四方方的人：他的削肩頑梗地突出來，顎部凸出得很厲害，額上的頭髮、眉毛、口部和下巴的筆直的平行綫彷彿是用畫圖鉛筆描出來的，或者繪畫的畫筆祇及到他的目光，用熱情的深黃色觸到了它。他沒有動，拳頭插在腰裏，用撐開的肘闔上小門，在他的瘦弱的堅固的支撐的樣子上可以看得出是不容易把他移開的。

「巴拉布庚把手放下來。」

「你這個人是從那裏來的，小鬼！」

你考慮一下這個插曲，你就會猜出蘊藏在基科爾·伊茲維柯夫裏面的巨大的內在的威力。這又不是一場誰有更大的膂力誰就會勝利的格鬥。這是意志力的決鬥。

基科爾的行動並非出於孩子氣的任性或是頑皮，崇高的鼓舞在指揮着他。他保衛這個小姑娘並且為她的饑餓的家庭救下緊握在她手裏的半個盧布。從這個最初的特性上，我們便可以立刻承認伊茲維柯夫是一個非但要考慮到生活，而且被高貴的理想感應着要製造生活的青年。

你會想起我們和法捷也夫的主人公奧里格·柯歇伏依的相識。我們在上面會引出過這一幕。一個蘇維埃的學生勇毅而冒險地止住一羣被轟炸嚇得發狂的馬，這些馬可以給附近的人們帶來死亡。

這個對照可能顯得是沒有理由的。當然，奧里格·柯歇伏依——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機構的少年。不過有許多特徵使他們發生密切的關係。而這並不是偶然的。在革命家互相交替的世代中豈不是有着一些形成一個確定的傳統的共同特徵，這個傳統不會不以顯著的程度在伊茲維柯夫和柯歇伏依的身上顯露出來。在我們時代的新青年身上體現了被多年的酷戰形成的，俄羅斯革命家的性格的最好的特徵。

難道伊茲維柯夫沒有說過硬話：「我選擇了一道路，我無論往那裏都不轉灣。不管要走多少路都是一樣——走九年或是走二十九年。」

難道這個讀者的對於行動的憧憬、這個戰爭的渴望、將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年青一代裏面輝煌地發展，和法捷也夫把它說得很好的那一類的情感對於伊茲維柯夫不是很特徵的？法捷也夫關於那一類的情

感說道：

『那個非常的要求活動的渴望，要表現整個自己的希望，懷着要在它們裏面帶進一點什麼自己的，更完全的，更迅速地轉變和充滿了新的內容的東西的條件打進人們的生活和他們的活動的希望，——這個還沒有充分地考慮過的，可是把他整個都控制住的，和形成他的性格的基礎的心靈的力量控制着奧廖格。』

打進生活——是新的文學英雄的座右銘。青年受着相信自己的思想是正確的信念培養着，充滿了崇高的公民的感憤，它將要爲了改建生活而參與生活。當人類的尊嚴和自由被放到秤盤上的時候，青年就表現出異常的情感的力量和對行動的意志。

奧廖格·柯歌伏依在德國佔領的幾年中，就像伊茲維柯夫在革命前的一個伏爾加河畔的城市裏一樣，混入一個地下印刷所，在那裏鉛粉侵蝕着年青的眼睛。青年參加會議，創立戰鬥的機構，手裏拿着武器。他蔑視死亡，衝入毀滅性的格鬥。你會想起來，基列爾·伊茲維柯夫在憲兵面前受審的時候怎樣支持着。你會想起來，奧廖格·柯歌伏依在蓋世太保面前受審的時候怎樣支持着。在這兩個情形裏面，青年爭取崇高理想的戰士的道德上的卓越是驚人的。

在一九四五年——給蘇維埃人，將歐洲從法西斯蒂的野蠻中拯救出來的解放者，帶來空前勝利的一年——裏寫成和發表的這兩部小說在我們看來是合法的。在蘇維埃作家的這些小說裏面我們看見一種熱望要擺脫懸在形成社會發展和革命戰鬥的不同的歷史階段上的人的性格的過程上面的幕，因爲在一九一〇年準備着未來的社會革命的伊茲維柯夫的一代和在衛國戰爭的艱苦的年代中防禦它的侵略的柯歌伏依的一代中間——有着確定的繼承。

偉大的理想感應着許多熱誠地獻身給民衆的青年，我們的祖國的兒子。他們的青春的羅曼蒂克的夢想並不成爲空洞的夢想。他們在行動中被表現出來，他們染着了血。這是些有着清白的良心和高貴的思想的人們。在祖國的社會改革不同的時代中，忠實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傳統的。他們在歷史的崗位上互相交替着，一面能够完成偉大的十月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和在困苦戰鬥中保衛它避免德寇的侵略。

這些小說裏面動人的地方是法捷也夫和費定都表現着崇高的道德。

內心德性的清白、道德觀念的美麗不但深入青年的社會理想和他們對羣衆的服務，並且也深入他們和周圍的世界，和人們，一直到最親密的人們的一切的關係中。

我們要舉出這樣的說明。基利爾·伊茲維考夫和奧廖格·柯歇伏依都是沒有了父親被培養大的。或許這就是這些小說裏面的兒子對母親的愛的主題，是這樣有力地響鳴着的緣故。

奧廖格·柯歇伏依反映出我們蘇維埃世界的關係的衆多。那一切構成這青年的平日的和節日的日常生活的東西，有益地形成了他的性格。對祖國的感情對於奧廖格和他的青年近衛軍的同志們是一種簡單的，同時又是多樣化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對周圍的人的一切關係，和第一在對母親的關係中體現出來，奧廖格奉獻給母親的獨白是多麼熱情奔放啊！

在我們作家的描寫中，對母親的愛——是一種偉大的感激、友誼、愛慕和尊敬的感情。而在兒子身上培養了道德力量的母親並不是哭哭啼啼和歇斯底利亞地對待兒子，而是懷着信念，同情和了解。

費定的小說裏面的基利爾·伊茲維考夫的同志從兒子被流放的地方寫信給他的母親：『我還要說，您對於自己的兒子可以不必懷疑，他的年紀雖輕，可是可以給其他年紀大的人做模型。期限很快地就會過去，基利爾會成爲您或者意料不到的支柱。不要惋惜他將試煉放在你的肩上，試煉對於他，像對於一個堅強的人，是有益的。我在結論裏要說，他振翅飛向燦爛的生活，他也永遠不會惋惜，因爲他的振翅高飛是他的力量够得到的。』

你且聽母親的覆信：

『我也相信，相信他會用那種使他在眼中顯得和別人不同的長處來忍受痛苦。可是有多少危險在道路上等待着他，多少危險和磨難！幫助他，既然您教會了他自稱爲同志，而他也用這個名字稱呼您！可是主要的是在他會變壞的時候，在人們因爲他的軟弱和胆小而背棄他的時候，在疲憊，絕望和下流的誘惑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會來，）不要扔掉他。我答應您，他不會知道我的一滴眼淚。因爲現在我從你那裏知道，他親自選擇了一條道路，他現在順着這條路走，讓我做他的旅杖，而不是這條路上的裝着石子的囊。幫助他創造一個燦爛的生活，如果他感覺自己裏面有力量創造它。』

基利爾·伊茲維柯夫創造了一個燦爛輝煌的生活。奧廖格·柯歇伏依創造了一個燦爛輝煌的生活。我們祖國的人民正在創造作一個輝煌的生活。

## 八 結 論

一百年前，在一八四六年的一月裏出版了「祖國紀事」第四十四卷，上面載着白林斯基的評論「一八四五年的俄羅斯文學」：

「悄悄地，不知不覺地又是一年消失在永恆中，就像蒼海中的一粟。」這篇評論以這個出人意外地憂傷的字行開始。不過你再往下讀，你就會看見，這不是憤世的嘆息，也不是憂鬱的詞句。這不過是充滿了對於人生的，惆悵的，受到靈感的批評性的交響樂的最初的和音。

「……對於每一個人，最好個別地用自己的事業，或是即使用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的範圍來測量自己的時間。在整個的一年中一件事也不做，一樣成就也沒有，什麼也沒有達到，一點收穫也沒有——意思說失去了一年，意思說在整整的一年當中沒有生活。不做事——就是不生活；對於一個死人這不是一個大的厄運，可是對於活人，不生活——是可怕的！」

不生活，對於一個活人是可怕的！當他檢視着一八四五年的文學的時候，這個呼喚反覆地從評論家的嘴裏滑出來。這一年裏大部分小說的主人公都什麼事也不做，沒有什麼成就，也沒有達到什麼。他們沒有生活，他們祇是生存着。可是這個生存並不是生活。生活，這是行動，而行動，這是戰鬥。白林斯基是多麼常常地重複着這一句心愛的話。

可是如果人們不行動，那末用什麼來填滿他們的生存呢？白林斯基回答說祇用幻想和考慮。「在我們的時代裏，」我們在上述的評論中讀到，「幻想和考慮的人是特別多，而且，關於他們，不是永遠能說他們同時也是思想的人。不生活，可是夢想和考慮到生活——這就是他們的生活。」這就是這位偉大的評論家為什麼為那些不只是幻想和考慮生活，並且真正地生活，思想和行動的人發愁的緣故。這就是他為什麼痛心疾首地大聲疾呼着「不生活，對於一個活人——是可怕的！」

一八四五年的文學喚起了白林斯基的這樣的考慮。



檢視着一九四五年的文學，我們不能抱怨這一年是無影無蹤地消失在永恆中，像蒼海一粟一樣，這一年給我們的人民帶來了他的歷史上的偉大的勝利，它將以燦爛不滅的光輝永久地照耀着，好像是蘇維埃人民威力的象徵，是將祖國救出致命的危險的象徵。

我們不能抱怨一九四五年的文學的主人公祇是夢想和考慮到生活。不，優秀作品中的主人公思想和行動着，創造生活。一九四五年的文學上的主人公——是英勇高貴的蘇維埃人，祖國的解放者。固然，這個主人公並不能在去年的很多的作品中找着完全的藝術的體現；文學技術的未來發展的任務繼續以整個的尖銳性放在我們作家們的面前，然而這一年的書本，仍舊是獻給他——我們時代的主人公的。

我們的人民爲了爭取自己的獨立和共產主義的理想的解放戰爭的嚴酷時代所培養的這個主人公的性格成長了和鍛煉成了。

一九四五年的文學繼續照明着這個性格。一個有着高尚的思想和多方面的情感的人，他非但考慮到幸福的生活，並且也創造它——一百年前的白林斯基豈不就夢想着這個文學的主人公嗎？

（榆 青譯）

## 作者介紹

**布留索夫**——俄羅斯大詩人，生於一八七三年，死於一九二四年。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他和他許多反蘇的舊友斷絕了關係，把自己的命運同蘇維埃政權聯結了起來。一九二〇年他加入布爾雪維克黨。

**伊薩科夫斯基**——米哈伊爾·華西里耶維奇·伊薩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Исаковский）以一九〇〇年生於斯摩倫斯克郡葉爾尼亞縣奧塞爾鄉的一個貧農之家。一九一三年他畢業鄉村小學。由於當地教師的協助，他進入了中學，但是過了兩年，因為經濟的原因而被逼輟學。有一個時期他在鄉下教書，於一九一八年入黨。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在葉爾尼亞編輯縣報，此後就在斯摩倫斯克的報紙「工人之路」裏工作了十年。一九三一年他遷居莫斯科編輯「集體農民」雜誌。

伊薩科夫斯基小時就寫詩，但是他自己認為一九二四年才是他開始自覺的文學活動的一年。一九二七年他出版了一本高爾基很為讚賞的書「稻草裏的電綫」（«Провода в соломе»）。此後的幾年中他出版了很多詩集：「外省」（«Провинция»），「土地的匠人」（«Мастера земли»），「給兒子的指示」（«Наказ сыну»），「祖國歌」（«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等。他還翻譯了很多的白俄羅斯詩和烏克蘭詩。

伊薩科夫斯基所寫的詩歌有好多非常的流行。值得指出的是下列幾首：「沿着鄉村」（«Вдоль деревни»），「惜別」（«Провожанье»），「而誰又知道他」（«И кто его знает»），「卡秋霞」（«Катюша»）等。他曾兩次獲得勞動紅旗勳章。一九四三年他獲得了一等史大林獎金。

編輯室

# 目 錄

(第二十四期 一九四六年十月號)

## 十月革命廿九周年紀念

- 阿里魯耶娃 十月的日子……………(葆 荃譯)…… 3  
奧爾宗尼基子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嚴 洪譯)…… 19

## ~~~~ 小 說 ~~~~

- 卡達耶夫 我們在天上的父……………(榆 青譯)…… 23  
● 茲捷耶夫 青年近衛軍(三續)……………(水 夫譯)…… 32

## ~~~~ 詩 歌 ~~~~

- 布留索夫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戈實權譯)…… 56  
● 伊薩科夫斯基 祖國頌歌四首……………(戈實權譯)…… 58

## ~~~~ 戰 前 作 品 ~~~~

- 費 定 城與年(一續)……………(曹靖華譯)…… 64

## ~~~~ 文 錄 ~~~~

- 高 爾 基 小市民(劇本,續完)……………(林 陵譯)… 129

~~~~ 文 獻 ~~~~

-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聯共(布)黨中央員委會關於  
『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法令……(水 夫譯)… 154
-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的決  
議……………(水 夫譯)… 159

~~~~ 音 樂 ~~~~

- 西尼亞維爾 俄羅斯音樂史綱(四續)……(高 明譯)… 167
- 塞 巴 林 音樂藝術的成功……………(磊 然譯)… 172

~~~~ 評 介 ~~~~

- 鐵 霍 諾 夫 蘇聯文學中幾種優秀的作品……(北 泉譯)… 176
- 勃 洛 甫 曼 關於一九四五年的藝術散文隨筆 榆 青譯)… 188
- 作者介紹…………… 230

插圖：衝擊冬宮(斯達洛諾索夫木刻)16—17, 一九一七  
年十月史話56—57, 高爾基誦讀童話詩『少女與死  
神』(克拉甫欽柯畫)144—145, 大德齊克歌劇『  
伏塞的警報』172—17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4

蘇 聯 文 藝

第 二 十 四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號 ★

|   |   |   |   |   |   |
|---|---|---|---|---|---|
| 編 | 輯 | 人 | 羅 | 果 | 夫 |
| 發 | 行 | 人 | 匝 | 開 | 莫 |
| 總 | 經 | 售 | 時 | 代 | 書 |
|   |   |   | 報 | 出 | 版 |
|   |   |   | 社 |   |   |
|   |   |   | 上 | 海 | 斜 |
|   |   |   | 橋 | 弄 | 六 |
|   |   |   | 十 | 號 |   |

每冊定價 元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24, Шанхай

Октябрь 1946 г.

## 29 ле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                 |                                                                               |    |
|-----------------|-------------------------------------------------------------------------------|----|
| А. С. Алилуева  | — Октябрьские дни 1917 года (из книг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3  |
| З.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 —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з книги «Путь большевика») | 19 |

### ПРОЗА

- |                 |                                 |    |
|-----------------|---------------------------------|----|
|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 — Отче наш                      | 23 |
| Ал. Фадеев      |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32 |

### СТИХИ

- |                 |                     |    |
|-----------------|---------------------|----|
| 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  | — Октябрь 1917 года | 56 |
| Мих. Исаковский | — Стихи: о родине   | 58 |

### ДОВО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          |                               |    |
|----------|-------------------------------|----|
| К. Федин | —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64 |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 |                |                    |     |
|----------------|--------------------|-----|
|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 — Мещане (4-й акт) | 129 |
|----------------|--------------------|-----|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                                                          |                                                     |     |
|----------------------------------------------------------|-----------------------------------------------------|-----|
|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 — Из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ЦК ВКП (б) от 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 | 154 |
| Резолюц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Правления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от 4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ода                             | 159 |

### МУЗЫКА

- |            |                                                                                      |     |
|------------|--------------------------------------------------------------------------------------|-----|
| А. Синявер |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7. Аренский, Калинин, Танеев. Белаяевский кружок | 167 |
| В. Шебалин | — Успехи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 172 |

###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              |                                                |     |
|--------------|------------------------------------------------|-----|
| Ник. Тихонов | — Выдающиес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76 |
| П. Бровман   | — Заметки о прозе 1945 года                    | 188 |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230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ИЦАХ: Штурм Зимнего дворца (гравюра худ. Староносова) — стр. 16-17. Эпизоды Октября 1917 года (гравюры) — стр. 56-57.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читает свою сказку «Девушка и Смерть» — с картинами худ. А. Яр-Кравченко — стр. 144-145. Таджикская опера «Тревога Вессе» — стр. 172-173.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七四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二四六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